

# 第一部

## 第一章 永远别同陌生人交谈

春日，炎热的黄昏时分，莫斯科牧首塘畔，来了两位公民。第一位穿身夏季灰西装，小个子，肥胖，秃顶，一顶考究的包子状礼帽拿在手中，刮得干净的脸上架副特大号黑框角质眼镜。第二位是个年轻人，宽肩，浅棕色头发乱蓬蓬竖着，后脑勺歪扣一顶方格鸭舌帽，身穿方格翻领衬衫和皱巴巴白色长裤，脚上是一双黑色运动鞋。

第一位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别尔利奥兹，莫斯科很有号召力的文学团体之一——莫斯科文学协会、简称莫文协的主席，他同时也是一家大型文学杂志的编辑。而他那位年轻的同伴，是诗人伊万·尼古拉耶维奇·波内廖夫，笔名别兹多姆内，意即无家可归者。

两位作家刚来到一片刚刚发芽的椴树荫下，立即朝一个漆得五颜六色、挂着“啤酒·矿泉水”牌子的小商亭扑去。是的，必须提提这可怕的五月之夜的第一桩怪事。不但小商亭，而且整条林荫路及与它平行的小布龙街上，都不闻人息。此刻正是把莫斯科晒得发烫、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太阳在干雾中朝花园环行路后边落下去的时候。可是椴树下、长椅上竟然没有人，林荫道显得空荡荡的。

“来瓶矿泉水。”别尔利奥兹说。

“没有矿泉水。”商亭里的女人答道，不知为何很不客气。

“啤酒有吗？”别兹多姆内沙哑着嗓子问。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啤酒晚上运来。”女人回答。

“那你有什么？”别尔利奥兹问。

“杏子汁，不过是温的。”女人说。

“好吧，好吧，来一杯……”

杏子汁起了许多黄沫，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理发店的气味。两位作家喝完杏子汁，顿时打起嗝儿来。他俩付过钱，坐到一张临背布龙街的长椅上。

这时发生了只和别尔利奥兹有关的第二桩怪事。他突然停止了打嗝，心脏却猛地跳了一下，并于刹那间朝什么地方陷了下去，然后复位，却又像扎进了一根钝针。同时，别尔利奥兹被一种毫无根据、却十分强烈的恐惧感所笼罩，想立刻从牧首塘畔头也不回地跑开。不过别尔利奥兹还是苦恼地回头望了一眼，不明白他自己在害怕什么。他脸色煞白，用手帕擦擦脑门，思忖：“我这是怎么啦？这可从没有过……心脏出了毛病……过度疲劳了。得了，什么也别管，先上基斯洛沃茨克疗养疗养再说……”

这时，一股热气聚在他跟前，并幻化出一个模样古怪的透明公民。他小脑袋上戴顶瓜皮似的骑手帽，穿件方格薄纱短上衣……身高两米有余，可肩膀很窄，瘦得出奇，而且，请注意，他脸上带着副嘲弄人的表情。

别尔利奥兹这辈子还没遇上过这等离奇的事，一时不知所措。他脸色更加惨白，眼珠子瞪得溜圆，心想：“这种事决不可能！……”

可是事实如此，透过长长的身影可见一位公民，悬浮在他眼前，左右摇晃着。

这下可把别尔利奥兹吓得双眼紧闭。待到他睁开眼睛，一切全结束了，海市蜃楼消失，方格上衣不见踪影，就连扎进心脏的那根钝针也不翼而飞。

“嘿，真见鬼！”编辑叫道，“你知道吗，伊万，刚才热得差

点昏过去！甚至还好像产生了幻觉。”他想挤出一丝笑容，可目中却闪着惊慌，双手直哆嗦。

但他渐渐平静下来，用手帕扇了几下，振作精神说：“哦，那么……”被杏子汁打断的谈话又重新开始。

这场谈话，事后得知，原来是有关耶稣基督的。起因是编辑曾向诗人约稿，让他为下一期杂志写首反宗教长诗。伊万·尼古拉耶维奇在很短时间里完成了这首长诗，不过，遗憾的事，编辑对它极不满意。尽管别兹多姆内把自己长诗的主人公，即耶稣描写得一无是处，然而编辑依然认为，长诗不得不重写。于是目前编辑像念什么讲义那样，正在给诗人讲述耶稣，目的是着重指出诗人的主要错误。给伊万·尼古拉耶维奇带来麻烦的究竟是什么，是他与生俱来的表达能力，还是不熟悉所写的主题？很难说。不过，他笔下的耶稣形象还是蛮生动的，虽说这并非一个招人喜欢的角色。而别尔利奥兹想告诉世人，并不在于耶稣是何许人，是好人还是坏人；而是在于作为个人，耶稣在世上根本就不存在，所有有关他的故事，纯属臆造，是最普通不过的无稽之谈。必须指出，编辑是位博学多识之士，他擅于在自己言谈中指出，许多古代历史学家，像著名的亚历山大的斐洛，像知识渊博的优素福·弗拉维，都从未提及过耶稣的存在。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在显示过自己的饱学多识之后，又顺便告诉诗人，在塔西陀著名的《纪年史》第15卷第44章中，曾有一处提及耶稣之死，但也是后人增补的伪托。

对诗人来说，编辑所说的一切都十分新奇，他那对既机敏但又缺乏阅历的眼睛紧盯着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听得十分仔细，只是偶而打个嗝儿，悄声骂一句可恶的杏子汁。

“任何一个东方宗教，”别尔利奥兹说，“通常都有贞女生神的故事。基督教并没有发明什么新东西，它同样造了一个自己的耶稣，其实他从未存在过。需要特别强调的就是这一点……”别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尔利奥兹的大嗓门在空荡荡的林荫道上回荡，这时也只有像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这样的饱学之士，才有可能不受杀头的威胁，涉足如此深奥的领域，而诗人也得以了解更多既有趣又有益的东西，如关于埃及的仁慈之神和天地之子欧希里斯，关于腓尼基的法穆兹神，关于巴比伦的守护神马尔杜克，甚至关于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人曾经甚为敬崇却鲜为人知的雷神乌伊茨洛波奇特利。

正当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向诗人描述阿兹特克人如何用泥捏成乌伊茨洛波奇特利的形象时，林荫道上出现了第一个人。

后来，当各单位呈送报告，描述此人时，老实说，已经是马后炮。把这些报告汇总起来加以对照，令人大惊失色。譬如，头一份报告叙述，此人小个，镶金牙，右腿瘸。第二份说此人身材魁梧，镶白金牙套，瘸左腿。第三份寥寥数笔，说此人无明显特征。必须承认，这些报告没有一份是有意义的。

首先，被描述的人并不瘸，个子不矮也不魁梧，只是身材十分高大。至于牙齿，左面镶的是白金牙套，右面是金牙。他穿的是昂贵的灰西服，脚上是一双同色的进口鞋。灰色圆形软帽不怀好意地歪戴在耳朵上，腋下夹根手杖，手杖上端的黑色镶头雕成鬃毛狗头形状。看样子，他四十出头。嘴有点歪。胡子刮得光光的。黑头发。右眼乌黑，左眼不知为什么碧绿。黑眉毛，但一高一低。总之，他是个外国人。

外国人从编辑和诗人所坐的长椅旁走过，朝他们瞟了一眼，停住脚步，突然坐在旁边那张椅上，距两位仁兄两步之遥。“德国人，”别尔利奥兹心想。

“英国人，”别兹多姆内暗忖，“瞧，还戴副手套，也不嫌热。”外国人朝环塘而筑、围成方形的幢幢高楼扫视了一番，显然他初临此地，故而显得兴味盎然。他的目光停留在大楼的最高

几层，那儿的窗玻璃耀眼地反射出即将永远离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而去的曲折阳光。接着他目光下移，那里的玻璃窗在黄昏中开始变得黯淡。不知为何，他宽厚地微微一笑，双手搁在手杖镶头上，又把下巴颏靠在手背上。

“伊万，”别尔利奥兹说，“你有些段落，譬如上帝的儿子耶稣降生那段，写得极为精采，非常讽刺。不过问题的症结在于，耶稣之前已经出生了许多神子，比如佛律癸亚的阿提斯。简而言之，他们谁也没有出生过，谁也没有存在过，其中包括耶稣。代替降生，以及，比如说，代替术士来临之类的描写，你应该写有关这次降生的荒诞不经的传说。否则，根据你的叙述，就引出耶稣确实降生过似的！……”

这时，别兹多姆内屏住一口气，试图把令他痛苦不堪的一个嗝憋回去，结果打出的嗝儿更难受，更响亮。而此刻，别尔利奥兹住了口，因为外国人突然起身，正朝两位作家走来。

他们俩诧异地望着他。

“请原谅，”来人带着洋腔说道，不过吐字倒还清楚，“我们素不相识，不揣冒昧……不过，两位深奥的话题极有意思。”他彬彬有礼地摘下圆形软帽，于是两位朋友除了起身致意，毫无办法。

“不，多半是法国人……”别尔利奥兹心想。

“难道是波兰人”别兹多姆内暗忖。

必须补充几句，自打外国人开口说话，他给诗人的印象就不好，不过别尔利奥兹倒挺喜欢他的，或者说，不算喜欢吧，也可以……怎么说呢，算得上挺感兴趣。

“我可以坐在旁边吗”外国人有礼貌地说，两位朋友不由得挪了挪身子；外国人灵活地就势坐到他们俩中间，立即加入了谈话。

“如果我没听错，您方才说世上没有耶稣？”外国人用左边的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碧眼盯着别尔利奥兹问。

“不，您没听错，”别尔利奥兹谦恭地说，“我是这么说的。”

“啊，太有意思了！”外国人叫道。

“他想干什么？”别尔利奥兹心想，皱起了眉头。

“那么您同意贵友的看法吗？”向右扭头，问别兹多姆内。

“完全同意！百分之百！”诗人肯定道，他喜欢别出心裁、形象的表达。

“妙极了！”不速之客叫道，莫名其妙鬼鬼祟祟回头望了望，压低声音道：“请原谅我的纠缠，别的姑且不论，以我的理解，您们还没有信仰上帝吧？”他以害怕的眼神补上一句：“我发誓，对谁也不说。”

“是的，我们不信上帝，”别尔利奥兹对外国游客的惊恐失措微微一笑，答道。“这种事情完全可以放心大胆说嘛。”

外国人往椅背上一靠，问道，由于好奇，声音中甚至夹杂些许尖叫声：

“您们是无神论者？！”

“是啊，我们是无神论者，”别尔利奥兹微笑道，别兹多姆内却生气地暗忖：“瞧这个洋鬼子，穷追不舍的”

“哦，太妙了！”奇怪的外国人叫道，转动脑袋，朝两位文学家东瞧西瞧。

“在我国没人会对无神论大惊小怪的，”别尔利奥兹以外交式的礼貌回答说，“我们的大多数居民早就自觉不信关于上帝的神话了。”

这时，外国人竟然冒冒失失站起身，握住惊讶不已的编辑的手，说了下面这句话：

“请允许我向您表示衷心感谢！”

“您干嘛感谢他”别兹多姆内眨巴着眼睛询问道。

“因为他提供了一条重要情报，这对于像我这样的旅游者太

有意思了。”洋怪人竖起一根手指，意味深长地解释道。

显然，这条重要情报给旅游者的印象实在太深，只见他朝大楼环视了一番，仿佛害怕每扇窗户里都能见到无神论者。

“不，他不是英国人，”别尔利奥兹心想，而别兹多姆内则暗忖：“真有意思，他是在哪儿学会这么一口地道的俄语的！”并且再次皱起了眉头。

“不过，请问，”忐忑不安的思索过后，外国客人又开口说道，“对那些证明上帝存在的证据该怎么办呢？你们知道，它们有五条之多。”

“嘿！”别尔利奥兹遗憾地说，“一条也不值，人类早把它们送进档案馆了。您得承认，在理性领域，绝没有上帝存在的证据。”

“说得好！”外国人叫道，“说得好！在这一点上，您完全重复了令人心烦的老头伊玛努埃尔的思想。可是很可笑：他虽然断然推翻了全部的那五条证据，后来却又自嘲般搞了第六条证据！”“康德的证据，”博学的编辑含蓄地微微一笑道，“同样毫无说服力。难怪席勒说，康德在这一问题上的论断，只能使奴才高兴，而施特劳斯对这一证据只付诸一笑。”

别尔利奥兹边说边心里嘀咕：“可是他究竟是什么人？他俄语怎么说得那么好？”

“该把这个康德抓起来，就凭这些证据也得让他到索洛韦茨基呆上三年！”伊万·尼古拉耶维奇突然冒出这么一句。“伊万！”别尔利奥兹觉得不好意思，悄声说。

然而把康德发配到索洛韦茨基群岛的建议，非但没让外国人吃惊，他反倒显得挺高兴。

“您说的太对了，”他叫喊起来，死盯着别尔利奥兹的那只左眼，放射出绿色的光，“那里对他最合适！那天吃早饭的时候，我对他说：教授，随您的便，您琢磨的那些东西可不怎么样！也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许很高明，但不好理解。会给人取笑的。”

别尔利奥兹瞪大了眼睛。“吃早饭的时候……对康德说？他都胡诌些什么？”他心想。

“可是，”外国人并不理会别尔利奥兹的大惊小怪，对着诗人继续说，“因为那条理由而把他打发到索洛韦茨基去，是不可能的，一百多年前他已经去了一个比索洛韦茨基更加遥远的地方。请您相信，无法再把他从那里弄出来！”

“真遗憾！”好惹事生非的诗人说。

“我也很遗憾！”陌生人证实道，双眼炯炯发光，他接着说道：“不过有个问题让我很担心：倘若没有上帝，那么请问，谁来支配人的一生呢，世上的一切又由谁来安排呢？”

“当然由人自己来支配，”别兹多姆内气冲冲急忙回答说，不过，说实在的，这个问题他也搞不清。

“请原谅，”陌生人柔声说，“为了支配，不管怎样，总得有个短期限符合实际的计划吧，哪怕在某个适当的期限内。请问，如果一个人，他非但不能在一个短得可笑的期限内，比如说一千年，制定出某个计划，甚至连自己的明天都无法保障的话，那么他又怎能支配呢？说实在的，”这时，他转向别尔利奥兹，“试想，譬如您开始支配别人和自己，发号施令，总之可以说正在春风得意的时候，您的肺部突然……唔……唔……长了个肿瘤……”此刻，外国人美滋滋地笑了一下，好像肺部肿瘤的想法使他得到了满足似的，“是的，一个肿瘤，”他像只猫似的眯缝起眼睛，把这个刺耳的词又重复了一遍，“于是，您的支配就结束了！任何命运，除了自己的，您都不会再关心。亲人们开始对您说假话，您感到自己出了毛病，于是四处求医，接着便求助于江湖骗子，甚至问卦算命。无论是医生、骗子，还是算命先生，全都无济于事，您自己心里明白。结局很悲惨：不久前还以为支配着一切，突然间便躺进了棺材里，一动不动；周围的人也明白，死去



的人再也没有用处，便把他扔进炉子，焚烧了事。有时更糟：有人正打算去基斯洛沃茨克疗养，”此刻外国人朝别尔利奥兹眯缝下眼睛，“这本是小事一桩，可就连这么点小事他也无法实现了，因为不知为何他突然，比如说吧，滑了一跤，跌到电车轮子底下！您能说，他是自己支配自己这么干的吗？说完全是别人在支配着他，不是更确切些？”这时，陌生人古怪地笑了起来。

别尔利奥兹聚精会神听完了关于肿瘤和电车的奇谈怪论，各种不安的想法开始折磨他。“他不是外国人！他不是外国人！”他心想。“他是个非常古怪的人……可是，他究竟是什么人呢？”“我看，您烟瘾犯了？”陌生人突然对别兹多姆内说，“您更喜欢抽什么烟？”

“您难道各种烟都有？”诗人阴沉地问，他的烟果真抽完了。

“您更喜欢哪种？”陌生人又问。

“哦，国产的，”别兹多姆内恶狠狠回答说。

陌生人立刻从口袋里掏出一只扁烟盒，递给别兹多姆内：

“国产的。”

使编辑和诗人大吃一惊的，主要不是烟盒里果真是“国产烟”，而是烟盒本身。它尺寸很大，赤金，打开烟盒时，盒盖上的那颗三角形钻石闪耀着蓝白两色光芒。

这时，两位文学家各怀鬼胎。别尔利奥兹想：“不，他是外国人！”而别兹多姆内想：“真见鬼！啊？”

诗人和烟盒的主人开始吸烟，而不吸烟的别尔利奥兹谢绝了。

“应该这么反驳他，”别尔利奥兹决定，“是的，人总有一死，这谁也不反对，也没有争议。问题在于……”

然而不等他说出这些话，外国人倒先开了口：

“不错，人总有一死，但这还算不了什么。糟糕的是，有时他会突然死亡，怪就怪在这里！谁也说不准，他今晚会出现什么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事。”“这样讲太荒谬……”别尔利奥兹心里想着，嘴上却说：“哦，这有点言过其实了。对今天晚上，我多多少少还是心里有数的。结果就很明显，倘若在布龙街有块砖头砸到我头上的话——”“砖头从不会无缘无故砸到谁头上来的，”陌生人威严地打断他的话，“其中包括您。我担保，砖头决不会伤着您。您会是另一种死法。”

“也许，您知道我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死法？”别尔利奥兹以一种十分自然的嘲讽口气询问，他已经参加到这场确实荒诞不经的谈话中，“能否赐教？”

“十分乐意为您服务，”陌生人应声道。他把别尔利奥兹打量了一番，仿佛打算给他量体裁衣似的，嘴里还念念有词，好像在说：“一，二……墨丘利在二层……月亮隐去……六是不幸……七是晚上……”突然他高兴地大声宣布：“您将死于斩首”

别兹多姆内惊恐地对肆无忌惮的陌生人怒目而视，别尔利奥兹则讪笑着问：

“那么砍我脑袋的是谁？是敌人？还是武装干涉者？”

“不是，”陌生人回答说，“是个俄罗斯女人，一名共青团员。”

“哼……”被陌生人的戏言惹怒的别尔利奥兹闷声闷气哼了一下，“对不起，这很难令人相信。”

“请原谅，”外国人说，“可这是命中注定。对了，我想问您，今晚您将做什么，如果不保密的话？”

“没什么好隐瞒的。现在我要回花园街自己家，晚十点莫斯科文协开会，我得去当主席。”

“不，这会决对开不成。”外国人斩钉截铁地说。

“为什么？”

“因为，”外国人眯起眼睛朝天上望了一眼，几只黑鸟预感到夜晚的凉爽正在那儿安静地飞翔，“安努什卡已经买来葵花籽油，

不但买了，而且灌在了瓶子里。因此会议便开不成了。”这时，明显地，椴树荫下一片寂静。

“对不起，”短暂停顿后，别尔利奥兹瞥一眼胡说八道的外国人，开腔道，“会能否开成功跟葵花籽油有什么关系……安努什卡是谁？”“与葵花籽油毫无关系，”别兹多姆内突然说，看来他决心向这位不速之客宣战，“公民，您是否患有精神病？”“伊万！……”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轻声喊道。

但是外国人毫不介意，很高兴地大笑起来。

“进过，进过，还不止一次！”他边笑边嚷，但毫无笑意的眼睛却目不转睛地盯着诗人。“我哪儿都去过！只可惜我无暇请教教授什么是精神分裂症。因此请您自个儿去问问他吧，伊万·尼古拉耶维奇！”

“您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好了，伊万·尼古拉耶维奇，谁不知道您啊？”这时外国人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昨天的《文学报》，伊万·尼古拉耶维奇在第一页上见到了自己的照片和照片下面自己的诗作。

但是，这昨天还是让人兴奋的具有声望的证据证明，如今却丝毫也没让诗人高兴起来。

“对不起，”神情黯淡的诗人说，“您能否稍候片刻？我想和同事说句话。”

“哦，当然行！”陌生人叫道，“这里的椴树荫真是好极了，况且我也不急着上哪儿。”

“听着，米沙，”诗人把别尔利奥兹拽到一旁，悄声说，“他决不是什么外国游客，而是个间谍。这是个被派遣回来的俄国侨民。向他要证件，否则他会溜走的……”

“你确定？”惊慌不安的别尔利奥兹小声说，心里却想：“他是对的！”

“你得相信我，”诗人贴着他耳朵声音嘶哑地说，“他在装傻，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套我们话。你听他俄语说得多棒，”诗人边说，边偷瞥着，提防陌生人溜掉，“我们走，拖住他，不然他会溜……”

诗人又把别尔利奥兹拽到长椅旁。

陌生人没有坐在长椅上，而是站在旁边，手里拿着本深灰色小本、一个纸质很好装得鼓鼓的信封和一张名片。

“对不起，我在激烈争论时忘了作自我介绍。这是我的名片、护照和到莫斯科当顾问的邀请信。”陌生人毫不心虚地说，目光锐利地注视着两位文学家。

那两位显得很尴尬。“鬼东西，全被他听见了……”别尔利奥兹心想，礼貌地做了个手势，表示没必要出示什么证件。当外国人把这些东西塞给编辑时，诗人瞥见名片上用外文印着的“教授”字样和姓的首字母——“W”。

“很高兴认识您，”就在这时编辑不好意思地咕哝了一句，外国人这才把证件揣进了口袋。

适才的关系就这样恢复了，三人重又坐到长椅上。

“教授，您是应邀到我国当顾问的？”别尔利奥兹问。

“是的，来当顾问。”

“您是德国人？”别兹多姆内试探地问。

“我吗？……”教授重问了一遍，并且突然犹豫起来。“是的，好像是德国人……”他说。

“您的俄语说得真好，”别兹多姆内说。

“嗯，总体上我是个语言通，通晓很多种语言。”教授回答说。

“那么您搞什么专业？”别尔利奥兹问。

“我是个魔法专家。”

“嘿！……”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脑袋嗡地一下。

“那……那您是以这个专业被邀请来的？”他结结巴巴地问。

“是的，凭这个专业，”教授证实道，然后又解释说：“这里

的国立图书馆发现了十世纪魔法师海尔伯特·阿夫里拉克斯基的手稿真迹。于是请我鉴别。我是世界上唯一的专家。”

“哦！您是历史学家？”别尔利奥兹松了口气，尊敬地问。

“我是历史学家，”教授承认，并且又不伦不类地补充说：“今天晚上，牧首塘畔将有一段精彩历史！”

编辑和诗人再次感到异常惊讶，而教授朝他们招招手，当他们俩朝他俯身时，便悄声道：

“一定记住是有耶稣的。”

“您要知道，教授，”别尔利奥兹强挤出一丝笑容说。“我们尊重您的渊博知识，不过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持不同观点。”

“不需要任何观点！”怪教授答道，“只要他存在过，其他不重要。”

“可是总得有什么证据吧……”别尔利奥兹又说。

“不需要任何证据，”教授答道，并且开始小声说话，同时不知什么原因他的口音也消失了：“一切都很简单。”

## 第二章 审 判

古罗马犹太总督本丢·彼拉多身披一袭猩红衬里白色斗蓬于孟春正月十四日清晨，以骑兵特有的沙沙作响的步伐，来到希律一世宫邸两栋侧楼间的带顶柱廊上。

总督在世上最恨玫瑰油香味，眼下的一切预示今天不是个好日子，因为从拂晓起这股香味就一直阴魂不散。总督觉得花园里的柏树和棕搁散发着玫瑰花香，甚至皮具和卫队的气味中也掺杂着这股可恶的玫瑰香味。从配殿到王宫后院部署着随从，释注总督本丢·彼拉多，公元 2636 年罗马帝国驻犹太总督。根据优素福·弗拉维的记载和《新约》传统说法，是他判处耶稣死刑，将其钉死于十字架上。一起进驻耶路撒冷的第 12 闪击军团第 1 大队，那里烟雾迷漫，说明各小队的厨子们开始准备午膳。这股带点苦味的烟雾穿过花园上层平台飘到柱廊，居然也混杂着浓郁的玫瑰香味。哦，神啊，你们为何要惩罚我？

“是的，毫无疑问！这是它，又是它，难以治愈的可怕疾病——偏头痛，发作时半个脑袋疼痛难熬。无药可治，无计可施。只能试着停止思考。”

喷水池旁的拼花地坪上已经放置了一把扶手椅，总督目不旁顾，落座后手往边上一伸。

书记官往这只手上恭恭敬敬呈上一张羊皮纸。总督疼得一脸丑相，斜眼随意瞥了一眼，便把羊皮纸还给书记官，吃力地说：“受侦讯的人来自加利利？案卷送交四分领军政长官了吗？”

“是的，大人，”书记官答道。

“他是什么意思？”

“他拒绝结案，吩咐把长老会议的死刑判决送呈您裁定。”书记官说。

总督的脸颊抽搐起来，轻声说：

“把被告带上来。”

立刻，两名兵士押着一名二十七岁的男子，从花园平台来到圆柱下的阳台上，让他站立在总督座前。此人身穿一件浅蓝色破“接着”。破旧希通。他头缠白布，额上勒着皮条，双手反缚，嘴角有擦伤，凝着血块。被押来后，他既好奇又忐忑不安地注视着总督。

总督沉默不语，然后用阿拉美亚语轻声问道：

“唆使民众捣毁耶路撒冷神庙的就是你？”

此刻总督像尊石像似的端坐着，说话时只有双唇轻微翕动。他之所以像尊石像，是因为害怕晃动剧烈疼痛的脑袋。双手被缚的人稍稍往前挪动了一下，开口说道：

“善良的人！请相信我……”

但是总督像原先那样纹丝不动，以同样的声调，立即打断了他：

“你称我是善良的人？你错了。在耶路撒冷，人人都在对我窃窃私议，说我是个凶残的恶魔，而且这完全言之有理。”接着，用同样索然寡味的语调接着说：

“传小队长克雷索博伊。”

当外号大老鼠的特种部队小队长马克出现在总督面前时，所有人都觉得，阳台上顿时变黑了。

克雷索博伊比军团里最高的兵士还高出一头，肩膀宽得竟然完全挡住了尚在半空中的太阳。

总督用拉丁语对小队长说：

“罪犯称我是‘善良的人’。你立刻把他带下，让他明白，该怎样同我说话。不过别让他变成残废。”

除了纹丝不动的总督，人人都目送着大老鼠马克，马克朝囚犯挥了挥手，示意他跟随其后。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无论克雷索博伊出现在哪里，所有人的目光都追随着他，这是因他的高大身躯，而那些初次见到他的人，还另有个原因，那就是小队长的面目奇丑无比：他的鼻子曾给日耳曼人的大槌打扁。

马克沉重的皮靴敲着拼花地坪，发出咚咚巨响，被缚的人跟在他身后悄无声息走着，柱廊上静悄悄地，只听见阳台旁花园平台上鸽子咕咕的叫声和喷水池里水柱那奇妙动听的响声。总督想欠起身子，把太阳穴挪到水柱下，就这样一动不动。但他知道，这对他无济于事。

克雷索博伊将囚犯从柱廊带到花园里，从站立在青铜像台座旁的一名兵士手中接过长鞭，轻轻一挥，抽在囚犯肩上。小队长动作随便而轻巧，但被缚的人转瞬间扑通一声栽倒在地，恰似被人砍断了双腿。他呼吸困难，面色惨白，双目无神。马克轻轻伸展左臂，像提空口袋似的把倒地的人举在半空，使他惊骇万分，同时操着蹩脚的阿拉美亚语瓮声瓮气说：

“对罗马总督该称大人。别的不许说。站直了。你准备听从我的话，还是再挨顿抽？”

囚犯摇摇晃晃，但控制住了自己，脸上又有了血色。他喘口气，嘶哑着回答说：

“我听你的。请别再打我。”

很快，他重又站在总督面前。

响起了无生气、病恹恹的声音：

“你的名字？”

“您的名字？”囚犯急忙说，全心全意表示打算明明白白回答问题，不想激起更大的怒火。

总督轻声说：

“我的名字，我自然知道。别装糊涂。说你的名字。”

“我叫耶稣，”囚犯慌忙回答。



“有化名吗？”

“伽诺茨里。”

“什么籍贯？”

“伯利恒镇人，”囚犯答道，并用脑袋指出，他的右面，北方，一处遥远的地方有个小镇伯利恒。

“血统？”

“我确实不清楚，”囚犯多话地说，“我记不得自己的双亲。人们对我说，我父亲是叙利亚人……”

“常住哪儿？”

“居无定所，”囚徒羞怯地答道，“我在城镇之间东游西荡。”

“那么简单地说，是个流浪汉，”总督说，接着又问：“有亲人吗？”

“没有。我没有亲人。”

“识字吗？”

“识。”

“除了阿拉美亚语，还懂什么语吗？”

“懂。懂希腊语。”

一只肿眼皮微微抬起，因痛苦而湿润的眼睛凝视着囚犯。另一只眼睛依然紧闭。

彼拉多开始用希腊语说：

“那么聚众闹事、企图捣毁神庙的是你？”

这时，囚犯再次多话起来，他的目光不再显出恐惧，并且也用希腊语说道：

“我，善良的……”立即囚犯的目中闪过一丝恐惧，因为他差点失言，“我，大人，一辈子也没想捣毁神庙，一辈子也没教唆过谁去做这种无理智的举动。”

伏身矮桌上记录口供的书记官，脸上现出惊讶的神色。他抬起头，但立即又朝羊皮纸埋下头去。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节前，这座城市各色人物大集合。术士，星相家，预言家，杀人犯，无所不有，”总督声音单调地说，“而骗子也混迹其中。譬如，你就是一个。这里记录得清清楚楚：煽动捣毁神庙。有人作证。”

“这些善良的人们，”囚犯刚开口说，便急忙补上一句：“大人，”然后才接着说：“他们不学无术，误解了我的意思。我开始担心，这种混乱状况将持续很长时间。这一切，都因为他错误地把账全记在了我身上。”

寂静无声。此刻总督已是两只病眼吃力地盯着囚犯。

“我再对你重复一遍，不过最后一次：别再装疯卖傻，暴徒，”彼拉多语调平和单调地说，“记在你身上的并不多，但记录在案的，就足以判你绞刑了。”

“不，不，大人，”囚犯显得十分紧张，竭力想说服对方，“总有一个人拿着羊皮纸跟在我后面，不停地写着。有次我朝羊皮纸瞅了一眼，吓得胆战心惊。上面记的，我根本没说过。我求他：请你千万把它烧了吧！但是他从我手里夺过羊皮纸就跑了。”

“他是什么人？”彼拉多用手摸摸太阳穴，厌恶地问。

“利未·马太，”囚犯欣然说，“他以前是个税吏，我第一次遇见他是在去伯法其的路上，大路拐角处有个无花果园，我们就在那里聊了起来。起初他对我很不友善，甚至侮辱我，管我叫畜生，”这时囚徒冷冷一笑，“我毫不介意，畜生没什么不好的……”书记官停下笔，偷偷投去惊讶的一瞥，不过不是对囚犯，而是朝总督。

“……但听了一会儿，他变得温和起来，”耶稣继续道，“最后他把钱扔到路边，说是要跟我一起去游历……”

彼拉多皮笑肉不笑地动了动半边脸颊，露出一排黄牙，然后扭过整个身子，对书记官说：

“瞧这个耶路撒冷！什么怪事都有！您听听，一个税吏把钱

扔在了大路上！”

书记官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只得重复了一下彼拉多刚才的笑容。

“他说，未来的日子他痛恨金钱，”耶稣对利未·马太的古怪行为解释说，而且补充道，“从此他就成了我的旅伴。”

总督依然龇着牙，瞧着囚犯，随后他把目光移向坚定不移地往上升起的太阳。远处的右下方是赛马场，太阳已经挂在赛马场那座群马雕塑的上方。他突然感到了厌烦，心想干脆说声：“绞死他”，把这个流浪的暴徒赶出阳台算了。再赶走卫队，离开柱廊回宫，吩咐手下把房间遮得暗暗的，躺在卧榻上，来上杯凉水，把爱犬班加叫来，向它诉说偏头痛的痛苦。突然，总统那疼痛难忍的头脑里，又极有诱惑力地闪过服毒的念头。

他用模糊不清的目光望着囚犯，沉默了好一阵子，陷入痛苦的思索中：被打得满脸伤痕的囚犯，何必要在耶路撒冷午前灼人的太阳底下站在他跟前呢，他还需要提哪些不必要的问题呢？“利未·马太？”生病的人闭着眼睛声音沙哑地问。

“是的，是利未·马太，”传来令他痛苦的尖细的回答。

“那么你在集市上关于神庙对百姓究竟说了什么？”

回话人的声音好像扎进了太阳穴，使他痛苦难忍：

“大人，我说旧信仰的神庙将要倒塌，真理的新神庙将要建立。这样说是为了更明白易懂。”

“流浪汉，你为何要在集市上煽动民众闹事，宣讲连你也不明白的真理？真理究竟是什么？”

这时，总督心想：“哦，神啊！审判时我问了那些毫无意义的话……我已经智穷力竭……”他仿佛又看见一碗黑色液体。

“给我下毒，下毒！”

他再次听到声音：

“真理首先就是你头疼，而且疼得那么厉害，使你胆怯地想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死。你不但无力同我说话，而且连看我一眼都很困难。眼下，我无意中成了迫害你的人，这使我很难过。你甚至已经无法思索，只想让你的狗来，看来这是你唯一依依不舍的生物。不过你的痛苦很快将结束，头也不会再疼了。”

书记官瞪大眼睛望着囚犯，没把话记全。

彼拉多朝囚徒抬起痛苦难忍的目光，见到太阳已经高高升起在赛马场上空，一道阳光钻进柱廊，爬到耶稣鞋跟已破的平底鞋旁，发现此人在躲避阳光。

这时总督从扶手椅上站起身，双手紧抱住头，面色略黄、刮得光光的脸上露出恐惧。但他旋即用自己的意志压抑住它，重新坐到椅子上。

囚犯此刻仍在说话，但书记官已经不再作记录，他只是像鹅一样的伸长脖子，竭力不漏掉一句话。

“你看，一切全结束了，”囚犯说，友善地望着彼拉多，“对此我十分高兴，我建议你，大人，暂时忘掉宫廷，步行到某个地方，到郊外，哪怕到橄榄山上的果园去散散步。暴风雨就将来临，”囚犯转过身去，朝太阳眯缝起眼睛，“晚一会，黄昏前。散步对你大有好处，我将很乐意陪你。我有一些新的想法，我想，它会让你感兴趣的。我也很乐意告诉你，尤其是你给我的印象是个你是个很有头脑的人。”

书记官的脸色惨白得要命，连羊皮纸卷都掉在了地上。

“糟糕的是，”囚犯滔滔不绝地说，谁也无法打断他，“你过分孤僻，对人完全丧失信心。你得承认，你总不能把自己全部心思放在一条狗身上吧。你的生活太枯燥乏味，大人。”这时他肆无忌惮地笑了。

现在书记官脑子里想的只有一点，他该不该相信自己的耳朵。不得不信。他极力想象，脾气暴躁的总督面对囚犯这种前所未闻的粗鲁言行，会以何种乖戾方式来发泄怒火。尽管书记官很

了解总督，但他依然无法想象。

这时总督用拉丁语声音沙哑地开口说：

“给他松绑。”

一名押解犯人的军团兵士敲了下长矛，把它交给别人，走上前来，替囚犯解开了绳索。书记官拣起羊皮纸卷，决定暂且停止记录，对什么也不表惊讶。

“招供吧，”彼拉多悄声用希腊语问，“你是神医？”

“不，总督，我不是医生，”囚犯心满意足地揉着满是皱纹、红肿的手腕，回答说。

彼拉多皱起眉头，炯炯目光猛地射向囚犯，目中已无惶惑，迸发出的是人人熟悉的火花。

“我不是问你，”彼拉多说，“可能你听得懂拉丁语？”

“是的，我懂，”囚犯回答。

彼拉多略黄的面颊上现出红晕，他用拉丁语问：

“你怎么知道，我想将狗叫来？”

“这很简单，”囚犯用拉丁语答道，“你的手在半空中动了动，”囚犯重复彼拉多的手势，“像是想抚摩，而且你的嘴唇……”“不错，”彼拉多说。

两人默不作声，接着彼拉多用希腊语提问：

“那么，你是医生？”

“不，不，”囚犯赶忙回答，“请相信我，我不是医生。”

“那好吧，假如你想保守秘密，随便你。这与案子无直接关系。那么你肯定没有煽动捣毁……或是纵火，或是用别的什么方法毁掉神庙？”

“大人，我再说一遍，我没有煽动谁去做类似的事情。难道我像个愚蠢的人吗？”

“那倒是，你并不像个低能的人，”总督轻声说，脸上露出某种可怖的笑容，“那你就指天发誓，没有此事。”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想要我以什么起誓呢？”被松绑的人问，精神振奋。

“哦，哪怕用你的生命，”总督说，“用它起誓正是时候，因为你的生命处于千钧一发之间，知道吗！”

“你是否以为，是你把它吊在发丝上的吗，大人？”囚犯问，“如若这样，你就大错特错了。”

彼拉多战栗一下，咬着牙说道：

“我可以割断发丝。”

“那你又错了，”囚犯快活地笑了笑，用手挡住阳光，说，“你得承认，大概只有那个系发丝的人才有可能割断发丝？”

“的确如此，”彼拉多冷笑着说，“现在我毫不怀疑，节日里耶路撒冷一大帮爱看热闹的人会摩肩接踵追随于你。我不知是谁调教了你这根舌头，不过它确实能说会道，极擅词令。顺便请你说说：你是否在一群贱民簇拥下，经苏兹门骑驴进耶路撒冷的，他们呼叫着向你表示欢迎，如同欢迎预示神意者那样？”这时总督指了指羊皮纸卷。

囚犯疑惑地望着总督。

“大人，我可没有什么毛驴，”他说，“我经苏兹门进耶路撒冷不假，不过是步行，只有利未·马太一人跟随着我，也没人呼叫欢迎我，因为当时在耶路撒冷谁也不认识我。”

“那些人你是不是也不认识，”彼拉多继续问，目不转睛地盯着囚犯，“一个叫狄斯马斯，另一个是赫斯塔斯，第三个是巴—巴拉巴？”

“我不认识这些善良的人，”囚犯回答。

“你说的是真话？”

“当真。”

“那么现在告诉我，你一直使用‘善良的人’这个词，是什么意思？难道你对谁都这么称呼吗？”

“对谁都如此，”囚犯回答说，“世上没有坏人。”

“这可是头一回听说，”彼拉多冷笑道，“不过，也许是我孤陋寡闻！往后您可以不用记了，”他对书记官说，虽说他根本就没有记，接着又对囚犯说：“这是你从希腊的某部著作中读到的？”“不，是用我自己的头脑想出来的。”

“因此你就用来布道？”

“是这样。”

“那么，比如，小队长马克，大家都叫他大老鼠，他也是善良的人？”

“是的，”囚犯答道，“他真是个不幸的人。自从善良的人们把他毁容后，他就变得冷酷无情。我倒是很想知道，是谁把他弄残疾的？”

“乐意奉告，”彼拉多说，“因为亲眼目睹此事。善良的人们朝他扑去，就像群犬扑向一头熊。日耳曼人抓住他的脖子和手脚。罗马的一个步兵中队陷入了包围圈，倘若不是一支骑兵小队从翼侧杀入，而指挥官正是本人，那么，哲学家，就不可能同克雷索博伊交谈了。这是发生在伊底斯塔维卓附近贞女谷里的一场战斗。”

“如果我能同他谈谈，”囚犯突然妄想，“他是会有明显变化的，我相信。”

“我想，”彼拉多说，“倘若你打算同军团副帅的军官或兵士交谈的话，是不会令他高兴的。幸好此事并未发生，否则第一个过问此事的，便将是我。”

这时，一只燕子疾飞进柱廊，在金顶下转了一圈，在低空盘旋，尖尖的翅膀差点触及壁龛里铜像的脸部，最后消失在柱廊的柱头后面。也许，它想在那里筑巢。

就在燕子飞来飞去的这段时间里，总督那既清醒又轻松的头脑里，已经形成一个方案。它是这样的：总督审理了化名伽诺茨里的流浪哲学家耶稣一案，并未在案情中发现犯罪成分。特别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是，未发现在耶稣的行为和不久前发生在耶路撒冷的骚乱之间有最细微的联系。流浪哲学家原来是个精神病人。由于这个理由，小长老会议提交的对伽诺茨里的死刑判决，总督不予批准。但是，因伽诺茨里精神错乱的空想言论可能在耶路撒冷引起骚动，总督决定将耶稣逐出耶路撒冷，囚禁于地中海的该撒里亚，即总督府邸所在地。

剩下的事情只是向书记官口授结论了。

燕子的翅膀在总督头上扑棱，它掠过喷水池的圆盘，往户外飞去。总督抬眼望着囚犯，见到他身旁尘埃在阳光下燃起了一道光柱。

“他的事都审了吧？”彼拉多问书记官。

“没有，很遗憾，”书记官出乎意料回答说，递给彼拉多另一卷羊皮纸。

“又有什么事？”彼拉多问，皱起了眉头。

读罢呈文，他脸色大变。不知是不是一股黑殷殷的血涌上他的脖颈和脸庞，还是由于别的什么原因，原先略黄的皮肤变成了酱紫色，双眼仿佛也凹陷了。

也许还是血液的过错，它涌到太阳穴，使太阳穴上青筋直跳，总督的视力好像出了什么问题。他仿佛觉得，囚犯的脑袋飘走了，代替它又出现另一颗脑袋。这颗秃脑袋上戴顶疏齿状金冠；脑门上有个圆形伤口，伤口上涂着油膏，四周的皮肤溃烂；没牙的嘴瘪着，下嘴唇异样地耷拉着。彼拉多似乎感到，阳台的玫瑰色圆柱消失了，远处，花园后面，耶路撒冷的屋顶也消失了，四周的一切全都隐没在喀普里亚式果园茂密的绿荫中。听力也出现了什么怪事，远处好像军号声声，声音不大但很威武；一个鼻音，声调傲慢拖着长声，清楚地说：“欺君之罪法律难容……”一些简略的、毫不连贯的、非同寻常的念头一闪而过：“毁了！”，“全毁了！……”而它们中最荒谬的念头是某种必须永



存（同谁?!）的念头，即某种永生，而这种永生不知为何引来的却是无法忍受的忧愁。

彼拉多集中注意力，驱散幻觉，目光又回到阳台上，重新囚犯的那双眼睛。

“听着，伽诺茨里，”总督说，古怪地盯着耶稣：脸色严峻，但眼神慌乱，“你对伟大的凯撒说没说过什么？回答！说过什么？……或是……没……说过？”彼拉多把那个“没”字拖得很长，超出审讯时一般的规矩，并以眼神向耶稣暗示，他好像想对囚犯劝说什么。

“说真话才轻松愉快，”囚犯说。

“我不必知道，”彼拉多嗓音暗哑恶狠狠说，“你说真话愉快还是不愉快。但你必须说真话。不过说话时你得掂量一下每句话的分量，倘若你不想受酷刑而死的话。对你来说死是不可避免的。”

谁也不清楚，犹太总督怎么的了，但是他抬了一下手，好像是遮挡阳光，而在这只如挡箭牌似的手后，他给囚犯递了一个暗示的眼色。

“那么，”他说，“你回答，你是否认识一个叫犹大的加略人，你都对他说过些什么，如果你对他说过的话，关于凯撒？”

“事情是这样的，”囚犯欣然道，“前天傍晚，我在神庙附近认识了一个年轻人，自称是加略人犹大。他邀请我到 he 下城的家中，作客并请我吃了饭……”

“一个善良的人？”彼拉多问，他的眸中闪烁着魔鬼般凶狠的火花。

“一个善良而又好学的人，”囚犯说，“他对我的思想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接待我十分殷勤好客……”

“他点燃了灯……”彼拉多透过牙缝用和囚犯相同的语调说，眼睛闪光。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对。”耶稣对总督的消息灵通稍稍有些吃惊，继续说，“他问我自己对国家政权的看法。这个问题他异乎寻常地感兴趣。”“那你说了些什么？”彼拉多问。“或者你回答说过的全忘了？”彼拉多语调里流露出的已经是绝望。

“我说过，”囚犯叙述道，“任何政权都是对民众的暴力，一个既无凯撒政权也无别的什么政权的时代迟早将到来。人将进入一个真理和正义的王国，那里将全然无需任何政权。”

“继续讲！”

“没有了，”囚犯说，“这时跑来许多人，把我五花大绑，送进了监狱。”

书记官尽力毫不遗漏，在羊皮纸上飞速记着。

“对天下百姓来说，世上过去、现在、将来的政权，唯有提比留皇帝的政权是最伟大、最完美的政权！”彼拉多沙哑、病恹恹的声音越来越大。

“而你，一个精神错乱的罪犯怎么配谈论政权！”彼拉多喊道：“把卫队给我撤走！”又转向书记官补充道：“单独留下我和罪犯，这是国家事务。”

卫队提起长矛，铁掌军靴敲着有节奏的咚咚声，从阳台撤至花园，书记官也跟随卫队下去了。

阳台上寂静无声，有一段时间只有喷水池流水的潺潺声。彼拉多看着水流如何在喇叭状水盘里涌起，如何漫过盘沿落下，如何变成细流飘洒。

首先打破沉默是囚犯：

“我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不幸，因为我同这个加略青年谈了话。大人，我有种预感，他遭到了不幸，我很可怜他。”

“我认为，”总督古怪地冷笑道，“世上比加略人犹大更该可怜的人有的是，他们的处境比犹大糟得多！那么，大老鼠马克，冷酷而坚定的刽子手，以及那些，正如我看到的，”总督指着耶

稣被打得鼻青脸肿的脸庞，“因为你布道而痛打你们的人们，杀人犯狄斯马斯和赫斯塔斯，他们同同伴一起杀害了四名兵士，还有那个卑鄙龌龊的叛徒犹大——所有这些人难道都是善良的人吗？”

“是的。”囚犯说。

“真理的王国还会到来？”

“会的，大人，”耶稣坚定不移地回答。

“它永远不会到来！”彼拉多突然大叫道，声音如此可怖，使耶稣不由向旁边躲去。许多年前，在贞女谷，彼拉多也曾对自己的骑兵这样高喊：“砍死他们！砍死他们！巨人克雷索博伊被俘了！”他提高因喊口令而变沙哑的嗓门大声喊叫，想让花园里的人们全听见：“罪犯！罪犯！罪犯！”

而后，他又压低嗓音问：

“耶稣·伽诺里茨，你信什么神？”

“上帝，”耶稣答道，“信仰他。”

“那就向他祈祷！忠贞地祈祷！不过，”这时彼拉多的嗓子全哑了，“这已经没用了。没有娶妻吧？”不知为何彼拉多苦恼地问，自己也不明白，他是怎么了。

“没有，我独身。”

“可憎的城市，”总督突然没头没脑咕哝道，肩膀哆嗦一下，好像觉得冷，搓着手，好似在洗手，“说实话倘若你在同加略人犹大见面前就给人杀了，反倒好些。”

“你会释放我的，大人，”囚犯突然请求道，他的声音显得惊慌不安，“我意识到有人想杀我。”

彼拉多的脸抽搐得变了形，他发炎的、布满血丝的眼睛看向耶稣，说：

“你以为，不幸的人，罗马总督会放了一个像你这样胡说八道的人吗？哦，神啊，神！或是你以为，我打算步你后尘？你那些想法我并不赞同！听着：假如从现在起你哪怕再说一句话，再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跟任何人说话，你就小心！再说一遍：你就小心。”

“大人……”

“闭嘴！”彼拉多喝道，并以狂怒的目光注视着再次飞入阳台的燕子。“来人！”彼拉多喊道。

等到书记官和卫队回到自己的岗位，彼拉多宣布，他批准小长老会议对罪犯耶稣·伽诺茨里作出的死刑判决。书记官将彼拉多的命令记录在案。

立即，大老鼠马克站到总督身前。总督命他将犯人交枢密处长官，并转达总督口喻，将耶稣·伽诺茨里与其他犯人隔离，并严禁枢密处人员同耶稣交谈，或回答他的任何问题，违者严惩不贷。

马克打手势命令，卫队把耶稣团团围住，押离阳台。

随后，一个身材匀称、浅黄胡须的美男子来到总督跟前。他头戴雕翎战盔，胸系两面金光闪闪的狮面护胸，佩剑的佩带上和长及至膝、系带、三层底的战靴上及披在左肩的猩红斗篷上，均镶着金灿灿的金属片。此人便是军团副帅。总督问他，塞巴斯蒂大队现在在哪。副帅报告说，该大队的兵士正在赛马场前封锁向民众宣判罪犯的广场。

总督当即命令副帅从罗马大队抽调两个小队。一个小队由克雷索博伊指挥，负责押送罪犯和装载刑具、刽子手的马车前往骷髅地，抵达后立即将该地区严密封锁。另一小队必须立即开赴骷髅地，并毫不迟延地开始封锁。为实现封锁，也即为了守卫该山地，总督还请副帅派遣一支援军——叙利亚骑兵团。

副帅离去后，总督命书记官邀请长老会议主席及其两名成员和耶路撒冷神庙卫队长进宫，同时嘱咐一定要安排他：在同这些人士议事前，使他能同长老会议主席先进行单独会晤。

总督的命令执行得迅速而正确。当总督和担任长老会议主席职务的犹太大司祭约瑟·该法在花园的上层平顶凉台那两尊守卫

楼梯的大理石白狮子旁会面时，这些天来一直以某种不可思议的热量灼烤着耶路撒冷的太阳，还未上升到正空。

花园里静悄悄。总督离开柱廊来到洒满阳光的花园顶层平台，那里的棕榈树全如象腿那么粗。站在平台上，总督眼前展现出他所痛恨的耶路撒冷的全貌，城里吊桥横空，城堡林立，最主要的建筑物，便是那座耶路撒冷神庙，神庙的屋顶未受任何描写的支配，竟然是块带金光闪闪龙鳞纹图案的巨大大理石。总督敏锐的听觉捕捉到在一道石墙把王宫花园的低层阳台与城市广场隔开的远处下方，传来低沉的嗡嗡声，声音中还间或夹杂有微弱的尖锐声音，不知是呻吟声，还是叫喊声。

总督明白，那边广场上已聚集起不可胜数的耶路撒冷居民，他们被连日来的骚动搞得惊慌不安，如今正焦急地等待着判决结果。他也知道，人群中那些令人心烦的卖水小贩正在声声叫卖。

总督先请大司祭登上阳台，避避无情的酷热，但该法礼貌地表示歉意，拒绝了这种建议。彼拉多把斗篷的风帽扣在自己微秃的脑袋上，开始谈话。这次谈话是用希腊语进行的。

彼拉多说，他审查了耶稣·伽诺茨里一案，并批准了死刑。于是，被判死刑并于今天行刑的，除三名暴徒狄斯马斯、赫斯塔斯和巴拉巴外，还有耶稣·伽诺茨里。前两名打算煽动民众暴动，推翻凯撒，动武时被罗马当局捕获，属总督职权范围，因此他们将不在这里议论。后两名，即巴拉巴和伽诺茨里，为地方当局逮捕，并由长老会议定罪。依照法律和习俗，为庆祝今天的盛大的逾越节，这两名罪犯中的一名可获自由。

因此，总督想知道，长老会议打算让两名罪犯中的谁获释：巴拉巴，还是伽诺茨里？该法低下头表示已想清楚，并回答道：

“长老会议请求宽恕巴拉巴。”

总督早已料到大司祭会这样回答他，但他的任务是得装出一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副这样的回答使他感到不胜惊讶的样子。

彼拉多表演得相当高明。总督傲慢的脸上，眉毛高挑，眼睛直勾勾盯着大司祭，显得十分吃惊。

“说真的，这回答使我感到惊讶，”总督柔声说，“我怕这里有其他的误会。”

彼拉多解释道：罗马当局丝毫不想侵犯当地教会的权力，大司祭对此十分清楚，但目前情况下教会的决定带有明显错误。当然，罗马当局对纠正这一错误深表关切。

其实，巴拉巴和伽诺茨里的罪行，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如果后者，一个精神明显失常的人所作的错事是在耶路撒冷和别的地方对民众说过一些怪诞的疯话，那么前者的罪行则要严重得多。他不但敢于直接鼓动暴乱，而且在逮捕他时，还杀了一名军士。巴拉巴与伽诺茨里比起来要危险得多。

鉴于上述理由，总督提请大司祭重新考虑决定，将两名已判死刑的罪犯中危害较轻者予以释放，毫无疑问，此人应是伽诺茨里。不是吗？

该法直视着彼拉多，语调平静而坚定地说，长老会议对案情了然于胸，因此再次宣布准备释放巴拉巴。

“怎么？甚至我说情也不行？罗马当局代表说情也不行？”

大司祭，请再说一遍。”

“我们第三次宣布释放巴拉巴，”该法轻声说。

全结束了，什么也不用说了。伽诺茨里永远消失了，总督那可怕而可恶的疼痛无人能治了；除了死，无药可救了。但现在使彼拉多吃惊的并非这个想法。原先已经在阳台上出现过的那种莫名的忧郁又笼罩他的全身。他立刻想把它解释清楚，但解释却很古怪：总督隐约感到，他还有什么话没有对罪犯说清楚，或者是没有听清楚。

彼拉多赶走了这个想法，它突然就飞走了，有如它突然飞临

时那样。它飞走了，而忧郁依然无法解释，因为另一个如闪电般闪现又立即消失的短暂想法：“永生……永生来临……”同样未能把忧郁解释清楚。谁的永生降临了？对此总督不清楚，但有关这神秘莫解的永生的想法，却让他在太阳地里发抖。

“好吧，”彼拉多说，“就这样吧。”

这时，他回头，朝看得见世界扫了一眼，眼前发生的变化让他吃惊。繁花朵朵的玫瑰花丛消失了，上层平顶凉台四周的柏树消失了，石榴树、绿茵中的白色雕像，以及绿茵本身全消失了。代替所有这一切的，是一团血红色的稠东西在漂浮，许多水藻在它里面摇摆，往某处移动，随它们移动的还有彼拉多本人。如今一团十分可怕的怒火，无能为力的怒火使他窒息，烧灼着他，毁灭着他。

“憋死我了，”彼拉多说，“憋死我了！”

他那冰冷潮湿的手猛地揪下斗篷领口上的扣环，扣环落在了沙地上。

“今天太闷热，什么地方在下雷雨，”该法说，目光没从总督紫涨的面孔上移开，并预感到还将面临的各种痛苦，“噢，今年的正月多可怕！”

“不，”彼拉多说，“这不是因为闷热，而是同你在一起，我觉得憋得慌，该法，”彼拉多眯起眼睛，冷笑着补充道：“多保重，大司祭。”

大司祭的黑眼睛一闪，脸上也露出惊讶的神色，较之总督刚才的表演毫不逊色。

“我听到了什么，总督？”该法高傲而平静地回答说，“你在你亲自作出批准的判决之后威胁我？是这样吗？我们习惯于在说什么之前让罗马总督斟酌定夺。我们的谈话没人听得见，大人？”

彼拉多了无生气的眼睛盯着大司祭，咧嘴强现出一丝笑容。“哪能啊，大司祭！现在在这里谁能听到我们？难道我像那个今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天将被处决的到处流浪的年轻疯子？我是孩子吗，该法？我知道我们是在什么地方说话。花园被封锁，王宫被封锁，因此连只老鼠也别想钻进来！不但老鼠，就是那个，他叫什么来着……加略人也别想钻进来。顺便问一句，大司祭，你认识这个人吗？是啊……倘若此人钻到这里来，他会追悔莫及的，这点你自然是相信我的？你给我记住，从今以后，大司祭，你将不得平安宁静？无论是你，还是你的子民，”彼拉多往右边的远处指了指，那里的山顶上神庙被阳光照得通亮，“这是我金矛骑士本丢·彼拉多对你说的话！”

“我知道，我知道！”黑须该法回答道，面无惧色，目光炯炯。他朝天空高举起手，继续道：“犹太子民们都知道，你对他们充满刻骨仇恨，你将让他们遭受许多痛苦，但你绝对毁灭不了他们！上帝将保佑他们！上帝会听到我们，拥有无限权力的凯撒会听到我们，掩护我们避开灾星彼拉多！”

“哦，不！”彼拉多喊道，随着说出的每个字，他变得越来越轻松：再也不用装模作样，再也不用字斟句酌。“你向凯撒说了我许多坏话，现在轮到我了，该法！现在我将迅速传出消息去，不是禀告地方官安提奥基亚和罗马，而是直接传往卡普里岛，向最高统帅禀告，告发你们在耶路撒冷包庇十恶不赦的暴乱分子免受死刑。我曾多么想为了你们的利益，引所罗门池水来灌溉耶路撒冷，如今绝不！不，浇灌耶路撒冷的决不是水！你要记住，我曾为了你们不得不一次次从墙上摘下带最高统帅花押字的盾牌，调动大军，要知道，不得不披挂亲征，察看你们那里出了什么事！记住我的话，大司祭。你将看到耶路撒冷城里不止一支罗马军队，不止！罗马的闪击军团将兵临城下，阿拉伯骑兵将奔袭而来，那时你将听到痛苦的哭泣声和呻吟声！那时你将想起因你而免于死亡的巴拉巴，并将懊悔，你曾让一个哲学家带着他和平的布道稿命赴黄泉！”



大司祭脸上神色变化莫定，双眼冒火。他也像总督那样，咧嘴冷笑道：

“你是否相信，总督，你是要为现在说过的话付出代价的？不，你不会信的！这个引诱百姓者，带给我们的不是和平，他给耶路撒冷带来的不是和平。你，骑士，对此一清二楚。你想把他放出来，目的是让他煽动子民闹事，污辱信仰，使子民遭罗马的刀兵之灾！但是我，犹太大司祭，一息尚存，决不让信仰受辱，子民遭难！你听见没有，彼拉多！”接着该法威严地举起手：“你仔细听着，总督！”

该法不再作声，而总督仿佛重又听到朝希律王御花园围墙奔腾而来的大海的喧嚣声。这喧嚣声从地下升起，朝总督扑面而来。而在他身后，王宫配殿后面则传来令人惊慌不安的军号声，成百双脚沉重的脚步声和兵器的丁当声——总督方始明白罗马步兵已按他的命令出动，飞速赶赴令暴徒和闹事者心惊胆颤的刑前阅兵式。

“你听着，总督，”大司祭轻声说，“难道你想对我说的就是这些，”这时大司祭举起双手，黑色风帽从该法头上掉落下来，“是否传那个不幸的暴徒巴拉巴？”

总督用手背擦了擦湿漉漉、冷冰冰的前额，朝地上望了一眼，然后眯起眼睛望望天空，发现烧得火红的太阳几乎到了他头顶上，而该法的影子在石狮尾部已经缩成一团，于是他轻声而冷淡地说：

“时已近午。我们太专心谈话了，不过这事可没完。”

他风度文雅地向大司祭道了声歉，请他在木兰树荫下的一张长椅上稍坐，等他把其他人召来，需要再作简短的商议和发布一项与关于行刑命令。

该法把手放在胸口，礼貌地鞠了个躬，留在了花园里，而彼拉多返回到阳台上。在那里，他吩咐等候着他的书记官邀请军团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副帅、大队指挥官、长老会议的两位成员和神庙卫队长进花园。这些人正在那个有喷水池的花园低层平台里，坐在圆形小凉亭中等待召见。彼拉多补充说，他本人也马上前去，便走进殿内。就在书记官召集会议的当儿，总督在一间用黑窗帷挡着阳光房间里，会见了一个人，此人的脸被风帽遮住了半面，尽管屋里的阳光不够充足。这次会晤极为简短。总督小声对来人说了几句，此人便离去了，而彼拉多穿过柱廊到花园里。那里，他想见的人全部到齐，总督庄重冷漠地重申，他批准了耶稣·伽诺茨里的死刑，并正式询问长老会议的两名成员，他们愿意让两个罪犯中的哪一个继续活着。得到的回答是那个巴拉巴，总督说：

“很好，”并吩咐书记官立即记录下来，他手中攥着书记官从沙地上拣起的扣环，庄严地说：“时候到！”

所有到场的人随即顺宽阔的大理石石阶往下走，石阶两旁是散发着熏人欲醉芳香的玫瑰花墙。他们一直往下，往下，走到宫墙和大门，大门通向一个铺砌平整的大广场，广场尽头可见耶路撒冷赛马场的圆柱和雕塑。

这些人没带随从，从花园出来步入广场，又登上了突出于广场上面的一个巨大石台。彼拉多透过眯缝起的眼睑，四望，把四周情况看了个明白。他刚才通过的空地，也即从宫墙到石台的那块空地阒无一人，但在自己前方，彼拉多已经看不到广场，它已被人群吞没。如果彼拉多左首的塞巴斯蒂的三支部队和他右首的那支叙利亚骑兵辅助部队，不把人群挡住的话，他们也会将石台淹没的。

就这样，彼拉多登上了石台，手心里机械地攥着毫无用处的扣环，眯缝起眼睛。总督眯起双眼并非因太阳会灼伤他眼睛，绝不是！他不知为何只是不愿见到那帮被判了刑的犯人，他很清楚，现在他们正紧随其后被押上台来。

当猩红色衬里的白色斗篷刚出现在人海边缘上空那个石头峭

壁上时，紧闭双目的彼拉多耳畔便响起一排声浪：“啊啊啊……”起源于远处赛马场那边的这股声浪起初并不大，后来却变得雷鸣般震耳，持续了一会儿，才开始平息。“他们看见我了，”总督心想。声浪未等落到最低点，突然间又开始变大，它回荡着，一浪高过一浪，第二个声浪中，有如海涛上沸腾着的泡沫，唢哨声和透过雷鸣般喧嚣声清晰可辨的女人的呻吟声，达到了顶点。“这是他们被押上台了……”彼拉多想，“而呻吟声，是因为人群往前拥的时候，踩伤踩死一些女人。”

他等候了片刻，因为他知道当人们没有把郁结在心中的一切发泄出来和自行平息下去之前，任何力量均无法迫使人群安静。当这一时刻来到时，总督倏地往上伸出右手，人群中最后一点嘈杂声也消歇了。

此时，彼拉多尽全力，往胸中猛吸一口热烘烘的空气，高喊起来，他那沙哑的声音在成千上万人的头顶上回响：“以最高统帅凯撒的名义！”

顿时，他的耳畔响起坚定有力、粗犷的喊声——罗马大军里，兵士们高举长矛旗帜，震天地齐声呼喊：

“凯撒万岁！”

彼拉多扬起头，直视太阳。他的眼睑下突然冒出绿色火焰，由于这股火焰大脑也燃烧起来，声音嘶哑的阿拉美亚语在人群头上飞翔：

“因杀人罪、教唆暴动罪和侮辱法律及信仰罪而在耶路撒冷被捕的四名罪犯，被判极刑——绞刑！死刑将马上在骷髅地执行！罪犯的名字是：狄斯马斯、赫斯塔斯、巴拉巴和伽诺茨里。瞧，他们就在你们面前！”

彼拉多右手一指，虽没看见任何罪犯，但知道他们就在那里，在他们该待的位置上。

人群以长时间的嘈杂声作为回答，像是惊诧或是轻松。当嘈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杂声停息时，彼拉多继续说：

“但是他们中只有三人将被处决，因为依照法律和习俗，为庆祝逾越节，被判死刑的罪犯中将有一人，由小长老会议挑选，并经罗马当局批准，宽宏大量的凯撒最高统帅饶恕他可鄙的生命！”

彼拉多在大声说这些话的同时，就听到那嘈杂声已为巨大的寂静所取代。此刻无论是叹息声、还是沙沙声都没有传到他耳中，甚至一瞬间，彼拉多仿佛觉得周遭的一切全部消失不见了。他所痛恨的城市消失了，只有被直射的阳光灼伤的他死盯着天空，屹然独立着。彼拉多暂时没出声，接着开始高喊：

“那个当着你们的面立即释放的犯人，名字是……”

他作了一个停顿，先不说出名字，而是检查话是否全说了，因为他知道，只要一说出幸运儿的名字，无声的城市便将苏醒，以后什么都听不见了。

“全说了！”彼拉多无声地自言自语。“全说了！该说名字了！”于是，他对沉寂的城市大声喊道，把“巴”字说得尤为响亮：

“巴拉巴！”

这时他仿佛觉得，太阳发出清脆的响声，在他头上爆裂，火焰充满了他的双耳。怒吼声，尖叫声，呻吟声，狂笑声和唢哨声在火焰中猛烈燃烧。

彼多拉转身往回走，他走向石台的台阶，心神专一，只看着脚下铺砌的彩色方格图案，以免踩空。他知道，现在在他身后，铜币、海枣就会像冰雹似的飞上石台，嚎叫着的人群就会互相推挤，爬上肩头，以便亲眼目睹这奇迹——一个已经落在死神手中的人如何从这双手里挣脱出来！目睹罗马军团的兵士如何替他松绑，无意中碰着他受审时脱臼的手臂，使他遭受刺骨的疼痛；他如何皱着眉啊唷乱叫，但依然挂着茫然的疯疯癫癫的笑容。

他知道，此刻押送队已经把反缚双手、绑在一起的三名罪犯押向侧梯，带他们上路，前往城后西郊的骷髅地。只是已到达台后，彼拉多才睁开眼，他知道他已经安全——已经看不到这些被判死刑的罪犯了。

如今，人群开始安静，他们的呻吟声中，夹杂着宣读公文的官吏们刺耳的叫喊声，他们有的用阿拉美亚语，有的用希腊语重复着总督从石台上呼喊过的内容，声音清晰可辨。此外，总督耳际还传来细碎的越来越近的马蹄声和短促明快在呼喊着什么的军号声。随后，作为回答，从市场通往赛马场广场的那条大街上，男孩子们在屋顶上吹起了尖锐的唢呐，高喊着：“快躲开！”一名兵士站在已变无人的广场空地上，神色惊讶地挥动着手中的小旗，这时总督、军团副帅、书记官和卫队全都停住了脚步。

那支叙利亚骑兵部队骑马飞奔，飞速冲进广场，打算绕过熙熙攘攘的人群，横穿广场，顺着一条爬满葡萄藤的石墙下的小巷，抄近路奔赴骷髅地。

骑兵团长是个叙利亚人，身材矮小像个孩子，皮肤黝黑像个混血儿，当他追赶上彼拉多时，细声喊了句什么，并从剑鞘里抽出了佩剑。他跨下的那匹遍体汗液的乌驴急速闪开，蹿向一边，竖起了前蹄。骑兵团长将宝剑插回剑鞘，朝马颈抽了一鞭，使它保持平稳，朝小巷奔驰而去。他身后，骑兵们排成三列纵队在遮天盖地的尘土中疾驰，轻巧的竹矛尖颤动着，白色丘尔邦下一张张被对照得越发黝黑的脸庞从总督身旁掠过，兴高采烈地露出一副副亮晶晶的牙齿。骑兵部队把团团尘土扬入半空，冲入小巷绝尘而去。最后一名骑兵从彼拉多身旁疾驰而过，背后的军号在阳光下闪烁着光辉。

彼拉多用手捂着嘴挡住尘土，不满地皱着眉，继续前行，疾步朝御花园大门走去，副帅、书记官和卫队紧随其后。

此时是上午十时左右。

## 第三章 第七条证据

“不错，时间是上午十点左右，最尊敬的伊万·尼古拉耶维奇。”教授说。

诗人用手抹一下脸，像是刚回过神来，这时才发现牧首塘畔已是夜色朦胧。

池水变黑，一叶轻舟荡漾在池面上，传来船桨拍水声和小舟上一个女公民短促的笑声。林荫道上的长椅上有了人影，不过只是在正方形的那三面，我们三位朋友的这面，依然如故。莫斯科上面的天空仿佛褪了颜色，高处的一轮满月清晰可见，不过还不是金灿灿的，而是白晃晃的。呼吸开始变得轻松，椴树下的说话声这会儿也柔和多了，按着夜晚的方式。

“我怎么没发现，他竟然来得及编出一个完整的故事？……”别兹多姆内惊异地想。“瞧，天已黑了！也许，不是他讲了个什么故事，而是我睡着了，做了个梦？”

不过，不得不认为教授是讲了个故事，否则就只好假设别尔利奥兹也做了相同的梦，因为他关切地盯着外国人的脸说：“您的故事太精彩了，教授，尽管它不完全与福音书的故事一致。”

“得了吧，”教授宽厚地微笑道，“别人不说，你总得清楚，福音书里所写的东西其实根本从未发生过，如果我们准备把福音书当做历史文献来引用的话……”他又笑了笑，而别尔利奥兹一时语塞，因为他同别兹多姆内沿布龙街朝牧首塘漫步的时候，简直就说过一模一样的话。

“可也是，”别尔利奥兹说，“不过我担心，谁也无法证实您给我们所讲的确实是真的。”

“噢，不！这谁都可以证实！”教授又开始用蹩脚的外语说，回答得十分肯定，突然间他神秘地向两位朋友招招手，让他们靠

他近些。

他们俩在两侧朝他俯下头，他开腔说，但已经毫无洋腔，鬼知道为什么，他的洋腔一会儿有一会儿无：

“问题在于……”这时，教授害怕地回头看了看，悄声说，“这一切我都在场。无论是在本丢·彼拉多的阳台上，还是在花园里当他与该法交谈时，或是在石台上，我全在场，只不过是偷偷的，化名的，因此说，请你们对谁也不要泄露一个字，绝对保密！……嘘！”

不发一言，别尔利奥兹脸都白了。

“您……您在莫斯科待多久了？”他声音颤抖着问。

“我刚到莫斯科一会儿，”教授张皇失措回答说，这时两位朋友才想到该好好看看他的眼睛，并且肯定他的左眼碧绿，完全是精神错乱的，而乌黑的右眼则呆滞和毫无表情。

“这样就全知道了！”别尔利奥兹心慌意乱地想，“来了一个德国疯子，或是到牧首塘才疯的。竟有这等事！”

是的，确实全搞清楚了：什么已故哲学家康德那里最为荒诞不经的早餐，什么有关葵花籽油和安努什卡的蠢话，什么将斩首而死的预言，所有的一切，全说明教授是个疯子。

别尔利奥兹当即想到应该怎么做。他靠在椅背上，从教授背后朝别兹多姆内使了个眼色，意思是说别跟他发生矛盾，可是六神无主的诗人却不明白这警告的意思。

“你说的对”别尔利奥兹激动地说，“其实，这一切都是可能的！甚至十分可能，无论是本丢·彼拉多，阳台，还是别的什么……哦，您是一个人来的，还是偕夫人同行？”

“一个人，一个人，我始终是一个人，”教授痛苦地说。

“哦，您的行李在哪里，教授？”别尔利奥兹讨好地，“是在大都会饭店？您在哪里下榻？”

“我？哪儿也不，”精神错乱的德国人回答说，忧愁而惊慌地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用一只绿眼朝牧首塘四处乱瞥。

“怎么？那……您将住哪儿？”

“到您家，”疯子突然随意回答说，还挤了下眼睛。

“我……我很高兴，”别尔利奥兹喃喃说，“不过，真的，在我家您会感到不方便的……大都会有非常好的房间，这是家一流饭店……”

“那么魔鬼也没有吗？”教授突然向伊万·尼古拉耶维奇高兴地打听道。

“魔鬼也没……”

“别和他争执！”别尔利奥兹两片嘴唇发出轻微的响声，从教授背后责怪道，同时使劲挤眉弄眼。

“什么魔鬼也没有！”被这种胡扯搞得六神无主的伊万·尼古拉耶维奇喊道，“真是难受！您别再装疯卖傻了！”

这时疯子却哈哈大笑起来，使得他们头顶上一只麻雀从椴树里轻盈地飞了起来。

“这真是有趣，”笑得浑身打颤的教授说，“你们这里是怎么回事，什么也找不到，什么也没有！”突然间他不再大笑，并且显然是精神病发作了，笑过之后又陷入另一种极端——激动而又厉声地叫道：“那么，就是说，真的没有吗？”

“您放心，放心，千万别担心，教授，”别尔利奥兹怕病人激动，嘟哝道，“您同别兹多姆内同志在这儿稍坐片刻，我只是到拐角去打个电话，然后您想上哪儿，我们陪您去。要知道您并不熟悉道路别尔利奥兹的打算应该承认是对的：现在他必须到最近的自动电话亭，通知外国人管理局，说是国外来的一位顾问待在牧首塘，情况明显不正常。看来必须采取措施，否则会闹出什么不愉快的事的。

“打电话？那好吧，去打吧。”病人忧伤地说，突然又热烈地请求道：“但是您走时我恳求您，请您至少相信魔鬼是存在的！”



别的我就不求您了。请您记住，证明这件事的是第七条证据，而且十分可靠！它现在就会向您显示的。”

“好，好，”别尔利奥兹假装亲热地说，并且朝心绪不佳、为看守德国疯子的想法而不悦的诗人使了个眼色，便急匆匆朝牧首塘入口处跑去，入口处位于布龙街和叶尔莫拉耶夫街的拐角上。

而教授仿佛顿时康复了，变得和蔼可亲起来。

“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他追着朝别尔利奥兹喊道。

别尔利奥兹战栗一下，回过头来，但想到他的名字和姓同样也是教授从某张报纸上得知的，便放下心来。而教授把双手在嘴边卷成喇叭状呼喊道：

“您要不要委托我现在往基辅给您的姑夫发封电报？”

别尔利奥兹又是一哆嗦。疯子怎么知道他在基辅的姑夫？这可是哪家报纸都只字未提过的事情啊。哎唷，莫非别兹多姆内搞错了？万一这些证件是伪造的可怎么办呢？嘿，这家伙简直怪异透顶！打电话！打电话！马上打电话！很快就会水落石出的！别尔利奥兹什么也不再听了，撒腿便往前跑。

这时，在面对布龙街的出口处旁，有个人迎着编辑从长椅上站起身来，此人与在阳光下由一股黏糊糊的热气幻化出的公民长得一模一样。只是眼下他已经不是虚幻的影子，而是个普普通通的血肉之躯，别尔利奥兹在苍茫暮色中还清晰看到他那两撇鸡毛似的小胡子，一对小眼睛满含讥讽，略有醉意，方格裤子往上吊着，露出脏兮兮的白袜子。

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一个劲地往后退，但暗自安慰自己，这只是个无聊的巧合，现在没工夫考虑这些。“您找旋转栅门，公民？”方格型家伙颤抖着尖嗓音问道，“请往这边！笔直走，您就到您该去的地方了。给您指路，您得打上四两酒……喝点解醉酒……给退休的合唱指挥！”这家伙装腔作势，一挥手，摘下了自己的骑手帽。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别尔利奥兹不再理会合唱指挥的纠缠不休和装腔作势，向旋转栅门跑去，一把抓住了它。他转过身来，刚想迈上有轨电车的钢轨，他的对面突然冒出红白两色的灯光：一只玻璃匣子亮着“小心电车”的字样。

立即，一辆沿着新铺线路从叶尔莫拉耶夫街拐上布龙街的电车飞驶到了跟前。电车拐过弯后驶上直道，蓦地车厢里的电灯亮了，它吼叫着，加快了速度。

小心谨慎的别尔利奥兹认为虽说站着毫无危险，还是决定回身去抓住旋转栅门的叉形把手，他把手放到叉形把手上，往后退了一步。他的手突然滑了一下，没有抓住，一条腿收不住，就像滑冰似的，顺着卵石路面通往钢轨的斜坡滑了下去，另一条腿也被颠了起来，他的整个身子就被抛到了钢轨上。

别尔利奥兹竭力想抓住什么，仰面倒下，后脑勺沉重地磕在卵石路面上，只来得及看见高处那轮被染成金色的月亮，至于是在左边还是右边，他已经分不清了。

他赶紧侧过身，猛地蜷起腿贴近肚子，这时他才看清一张因电车正以不可阻挡之势朝他飞驰而来的女电车司机因恐惧而变得惨白的脸庞和她的鲜红头巾。

别尔利奥兹没有发出大喊，倒是他的四周响起无数女人绝望的叫声，使得整条街都发出了尖叫声。女司机猛然一拉电闸，车厢鼻子撞地，霎时间震得跳起来，带着轰隆声和丁当声，玻璃从车窗里飞了出来。

此刻，别尔利奥兹的脑子里有人在绝望地叫喊：“莫非？……”月亮再次，也是最后一次闪现了一下，但已经裂成碎片，接着便是一片黑暗。

电车驶过了别尔利奥兹，牧首塘林荫道的栅栏下，一个黑黑的圆东西被抛上鹅卵石斜坡，在布龙街的卵石路面上跳动起来。这就是别尔利奥兹那颗被轧断的脑袋。

## 第四章 跟踪追击

女人们歇斯底里的叫声渐渐消失了，民警们的哨声不再划破夜空，两辆救护车也开走了：一辆装着断了头的尸体和那颗轧断的脑袋去了陈尸所，另一辆拉着被玻璃片扎伤的漂亮的女司机。系白围裙的清洁工清扫掉玻璃碎片，在一摊摊血上撒上沙子。伊万·尼古拉耶维奇没等跑到旋转栅门跟前，便倒在了长椅上，再也爬不起来。

他几次想站起来，但他的两条腿却不听使唤——他觉得自己好像得了什么麻痹症。

诗人刚听到第一声惨叫，撒腿便往旋转栅门跑，并见到有颗人头在马路上滚动。因此他在长椅上倒下前就已经变傻了，他一口咬住自己的手直到咬出了血。关于那个德国疯子他自然忘得一干二净，一门心思只是想搞清一件事，这怎么可能，刚才他还与别尔利奥兹在谈话，可一转眼——脑袋却……

林荫道上，激动不安的人们从诗人身边跑过，感慨地说着什么，但伊万·尼古拉耶维奇却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

然而有两个女人在他近处相遇，其中有位尖鼻、没系头巾的女人几乎就在诗人的耳朵上面对另一位喊道：

“是安努什卡，是我们的安努什卡！从花园街来的！这是她的工作！她在杂货铺买了点葵花籽油，瓶子碰在转门上，碎了！一条裙子全弄脏了……她那个骂呀！骂呀！这么说来，这个人真倒霉，给滑了一跤，就溜到钢轨上……”

女人嚷嚷了一通，伊万·尼古拉耶维奇紊乱的大脑所记住的，只有一个词“安努什卡”……

“安努什卡……安努什卡？”诗人喃喃道，惊惶地四下顾盼，“让我想想，让我想想……”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安努什卡”一词和“葵花籽油”一词拴在了一起，然而不知为何又连上个“本丢·彼拉多”。诗人把彼拉多抛开，重新从“安努什卡”开始，终于抓住了一条线索。而且这条小链子很快就连上了，并立刻引向了疯子教授。

请原谅！但是他说，会开不成了，因为安努什卡撒了葵花籽油。而且，没错，会就是没开成！这还不够：他直截了当地说过，一个女人将切断别尔利奥兹的头？！对，对，对。开车的不正是一个女人吗？！这是怎么回事？啊？

甚至丝毫也不用怀疑，这个神秘的顾问事先就已经准确知道别尔利奥兹惨死的全部情形。这时诗人有两个想法。第一个想法是：“他根本不是疯子！这全是胡扯！”第二个想法是：“莫非这一切全是他一手暗中安排的？！”

可是，请问，他是怎么做到的？！

“噢，不！这我们会搞清的！”

伊万·尼古拉耶维奇费好大劲才从长椅上站起来，飞快地朝他与教授交谈的地方跑去。结果，幸而此人还没离开。布龙街上已经亮起街灯，而牧首塘上空金色的月亮闪闪发光。在经常给人错觉的月光下，伊万·尼古拉耶维奇仿佛觉得，此人站立着，腋下夹的不是手杖，而是一把长剑。那个骗子，退休的合唱指挥坐在不久前伊万·尼古拉耶维奇自己坐过的位置上。现在合唱指挥的鼻梁上架着一副显然是多余的夹鼻眼镜，眼镜上一块根本没有镜片，另一块也有了裂纹。由此，这个方格子公民比那会儿给别尔利奥兹指路时更可恶。

心里发凉的伊万走近教授，望一眼他的脸，确信这张脸上从未有过疯癫迹象。

“赶快说，您是什么人？”伊万低沉地问。

外国人沉下脸来，好像头一次见到诗人似的瞥了一眼，很不友好地答道：

“我不懂……说俄国人的话……”

“他不懂俄语！”合唱指挥从长椅上插话道，虽说没人要他解释外国人的话。

“您别装了！”伊万厉声说，觉得心里发寒，“您刚才俄语还说得那么地道。您不是德国人，也不是教授！您是杀人犯和间谍！证件！”伊万恶狠狠喊道。

神秘的教授嫌恶地撇了下原本就歪斜的嘴，又耸了耸肩。“公民！”可恶的合唱指挥又插嘴道。“您干吗对外国旅客如此激动？为此您要受最严厉的处罚！”

形迹可疑的教授一副什么都不放在眼里的面孔，扭头便扬长而去。

“喂，公民，帮忙截住罪犯！您有义务这么做！”

合唱指挥异乎寻常活跃起来，跳起身大叫道：

“罪犯？他在哪儿？外国罪犯？”合唱指挥的小眼睛兴奋得闪闪发亮。“这个人？如果他是罪犯，那么首先就该喊：救命！否则他会跑掉的。来，咱俩一起喊！预备！”接着合唱指挥张开大嘴。六神无主的伊万听从了诡计多端的合唱指挥的话，高喊“救命！”，而合唱指挥骗了他，什么也没喊。

伊万孤单嘶哑的喊声没取得好效果。两个姑娘听到喊声闪到了一边，他听到一句“醉鬼”。

“啊，原来你和他是一伙的？”伊万气极了，大声喊道。“你这是怎么回事，想要愚弄我？让开！”

伊万冲到东，合唱指挥也到东！伊万冲到西，那个坏蛋也到西。

“您是故意使绊吗？”伊万怒吼道，“我把你也送警察局！”伊万想抓住坏蛋的衣袖，但扑空了，根本什么也没抓住。合唱指挥像入天遁地似的突然不见了。

伊万啊呀一声，向远处看了一眼，发现了那个可恨的陌生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人。此人已经到了通往牧首巷的出口处，且不是一人。更为可疑的合唱指挥已同他走在一起。但这还不是全部：这一伙里还有只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公猫，大得像头猪，黑得像烟油子或是乌鸦，长着无所顾忌的骑兵小胡子。一伙三人朝牧首巷走去，公猫竟然也是用后脚掌走路。

伊万尾随歹徒，紧追不舍，但随即明白要想追上他们很困难。

三个坏家伙转眼间穿过小巷来到斯皮里多尼耶大街。无论伊万怎么加快脚步，他们之间的距离一点儿也没缩短。连诗人也搞不清他是怎么经过僻静的斯皮里多尼耶街，不知不觉来到了尼基塔门，那里他的情况更糟。这里十分拥挤，伊万撞着一个行人，挨了一顿骂。这伙歹徒在这里也决定采用盗贼惯用的伎俩——四散跑开。

合唱指挥十分灵活，钻进了一辆正在行驶着的、开往阿尔巴特广场的公共汽车，溜走了。失去一个追踪目标之后，伊万集中注意力到公猫身上，发现这只奇怪的公猫走到一辆停靠在站台旁的电车第一节车厢的踏脚前，厚颜无耻地推开一个突然尖叫的妇女，一把抓住了把手，甚至企图通过因为闷热而开着的车窗，把十戈比硬币硬塞给女售票员。

公猫的行为使伊万大吃一惊，他站在拐角上一家杂货店门前震惊得动弹不得，接着女售票员的举动再次让他大吃一惊，而且更加强烈。她一见爬上电车的公猫，气得直哆嗦，恶狠狠地大叫大嚷：

“猫不许上车！不许带猫乘车！去！爬下去！不然我叫民警了！”

无论是女售票员，还是乘客都没有对事情的最本质之处感到吃惊：不是指公猫上车，这算不了什么，而是它竟然打算买票！原来公猫不仅具有支付能力，而且还是一种守纪律的动物。

女售票员刚吆喝了一下，它就不上车了，从踏脚上下来，坐在站台上，偶尔拿硬币蹭胡子。但只要女售票员猛然一拽铃绳，电车一开动，公猫就像所有被赶下车又得乘车的人那样行事。公猫先把前面三节车厢从自己身旁放过，然后跳上最后一节车厢的弓形滑接器，用爪子抓紧从侧板上伸出的某根带子，随车而去，这样还省去了十戈比。

伊万只顾盯着卑鄙的公猫，差点跟丢了三人中最重要的那位教授。但幸好他没来得及悄悄溜走。伊万在拥挤人群中发现那顶灰色圆形软帽，是在大尼基塔街或叫赫尔岑大街的起点。一眨眼，伊万自己也到了那里。但是，毫无所获。诗人加快脚步，然后开始小跑，推搡行人，与教授依然一厘米也没有接近。

无论伊万如何心绪不佳，在跟踪追击中产生的那种超自然速度，还是让他感到吃惊。刚才，伊万·尼古拉耶维奇还在尼基塔门，二十秒钟不到，阿尔巴特广场上的灯火已经照得他目眩。又过了几秒钟，已是一条黑漆漆的小胡同，人行道坑洼不平，伊万·尼古拉耶维奇在那里咕咚一声跌倒在地，摔破了膝盖。接着是一条灯火通明的大道——克鲁泡特金大街，然后是小巷，再后来是奥斯托仁卡大街，随后又是条凄凉、龌龊、灯光幽暗的小巷。也就是在这里，伊万·尼古拉耶维奇彻底跟丢了那个他最该抓住的人。教授消失了。

伊万·尼古拉耶维奇不知所措，但这样时间不久，因为他突然想起教授肯定应该在13楼47室。

他冲进大门，飞也似的爬上二楼，立刻找到了这个单元，迫不及待按响了门铃。等了不一会儿，一个五岁小姑娘给伊万开了门，什么也不问，扭头就走，不知进了哪间屋。

前厅很大，却零乱不堪，很久无人收拾过。高高的天花板又黑又脏，上面有一盏极小的角灯，墙上挂着辆没有外带的自行车，地上放着一只装食品的大木箱，包着铁皮，衣钩上方有块搁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板，上面放着一顶冬帽，长长的帽耳往下耷拉着。一扇门后的收音机里，一个男人的洪亮嗓音正声音洪亮地朗诵某人的诗句。

伊万·尼古拉耶维奇在陌生环境中丝毫不慌张，直接来到过道上，心想：“他当然藏在浴室里。”过道上漆黑一片，他好几次撞在墙上，见一扇门底下有道微弱的亮光，便摸索着找到门把，轻轻一拉。门钩脱落，伊万进的正是浴室，心想他自己真走运。不过还不足够走运！一股潮乎乎的热气朝伊万袭来，借着加热器里阴燃的煤发出的光亮，他看清墙上挂着几只大洗衣盆，还有一只浴缸，因为掉了搪瓷，通体都是可怕的黑斑。就在这只浴缸里站着一个赤裸的女公民，浑身都是肥皂沫，手里拿着一个擦子。她是近视，眯缝起双眼朝进来的伊万瞧着，显然在地狱般的亮光中她认错了人，高兴地小声说：

“基留什卡！别乱来！您怎么啦，疯啦？……费奥多尔·伊万内奇马上就会回来的。快走吧！”并朝伊万挥了下擦子。这是一场误会，而且显然是伊万·尼古拉耶维奇的过错。但他不愿认错，还责备了一声：“呸，荡妇！……”不知怎么又进到了厨房。昏暗中，全无人烟，石板上静静地搁着十来只熄了火的煤油炉子。一道月光透过灰尘扑扑、多年没擦拭的窗户渗了进来，微弱地照亮了一个角落，落满尘土和蛛网的角落里挂着一张被人遗忘的圣像，圣像前的神龛里伸出两支结婚时用的蜡烛头。大圣像下面垂着一张用别针别住的小的纸圣像。

谁也闹不清这时究竟是什么想法支配着伊万，只是当他从后门离开前，把一支蜡烛占为了己有，还有那张纸圣像。带着这两件东西他离开了陌生单元，嘴里叨叨着，想起刚才在浴室里的经历，就难为情，不由自主想猜出这个放肆的基留什卡是谁，那顶令人厌恶的带帽耳的帽子难道是他的。

诗人在空荡荡、凄切切的巷子里游目四顾，寻找逃犯，但他哪儿也没有。于是伊万坚定地对自己说：



“哼，他自然去了莫斯科河！前进！”

或许应该问伊万·尼古拉耶维奇，为什么他认为教授正是在莫斯科河上，而不是在别的什么地方。糟糕的是无人来问。齷齪得不得了的小巷子完全空无一人。

他在最快的速度到达，就可见到站在莫斯科河围成半圆形的花岗岩石阶上的伊万·尼古拉耶维奇了。

伊万脱下衣服，把它托给一位招人喜欢的大胡子照看，此人正在一件破烂的白色托尔斯泰式短衫和鞋带松开、穿歪脚后跟的皮鞋旁，抽他的自卷烟。伊万用手扇了扇，消消热气，接着一个燕式平衡，跃入水中。一口气憋得他很难过，水又十分凉，他甚至闪过一个念头，也许再也浮不上水面了。不过他还是冒了出来。呼哧呼哧直喘气，吓得眼睛瞪得溜圆。他开始在散发着石油味的黑糊糊的水中游了起来，岸上的灯火在水中荡漾，波纹粼粼。

当湿淋淋的伊万沿着石阶快乐地来到他拜托大胡子看衣服的地方，发现不仅衣服被偷走，连大胡子也不翼而飞。原先堆放衣服的地方只剩下一条带条纹的男式长衬裤，一件破烂的托尔斯泰式男短衫，一支蜡烛，一张圣像和一盒火柴。伊万气得没办法，朝远处一个人威胁地挥动拳头，穿上地上剩下的衣服。

这时两个情况开始让他发愁：第一是他从未离身的莫斯科文协会员证遗失了；第二是他这副模样怎能在莫斯科自由通行呢？毕竟他穿的是衬裤啊……虽说这跟别人没什么关系，但最好别遇上爱挑刺或是阻拦他的人。

伊万把扣在脚踝旁的两粒扣子从衬裤上扯下来，以为这样别人也许会把它当做夏天穿的外裤了。他拣起圣像、蜡烛、火柴便出发了，一边自言自语道：

“去格里鲍耶陀夫小楼！毫无疑问他在那儿。”

城市的夜生活已然开始。一辆辆载重车在团团尘埃中飞驰而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过，把铁链碰得丁当作响，男人们四仰八叉挺着肚子仰面躺在车厢麻袋上。各家窗户全敞开着，每个窗子都亮着灯，罩着橙黄色的灯罩。从所有窗户，所有门扉，所有门下空隙里，从屋顶和顶层搁楼上，从地下室和院子里都流泄出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波洛涅兹舞曲嘎哑的怒吼声。

伊万的担心完全得到了证实：行人们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他身上，还不时回头看。因此，他决定离开大街钻小胡同，那里很少有人会对光脚丫子的人紧随不舍，或者会提出有关衬裤的问题让他难堪，衬裤可不愿意变得像条外裤。

伊万说干就干，他开始进入阿尔巴特那条条小巷中，开始贴着墙根钻来钻去，胆怯地东张西望，一步一回头，有时还躲进门洞，绕过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和外交别墅的豪华大门。

在这段艰难的旅行全程中，不知为何总有一个男低音在一支无处不在的乐队伴奏下深沉地歌唱着自己对塔吉亚娜的爱情，这令他十分苦恼。

## 第五章 格里鲍耶陀夫事件

环城林荫路上有座花木凋零的花园，花园被一道雕花铁栅栏与环城路人行道隔开，花园深处有座奶油色旧式两层楼。楼前小院由沥青铺成，冬天它上面堆着雪堆，放着把铲子，夏天在帆布篷下它变成了夏日餐厅最富丽堂皇的单间。

楼房被叫做“格里鲍耶陀夫小楼”的原因，好像它的主人曾是作家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格里鲍耶陀夫的姑妈。事情是否属实，我们并不清楚。只记得好像格里鲍耶陀夫并没有一个作房东姑妈……不过，大家就这么叫开了。甚至有个莫斯科牛皮大王说，名作家就在二楼带柱子的圆厅里，给这位姑妈朗诵了《聪明误》某一章节，当时他姑妈是伸开四肢躺在沙发上听他朗读的。不过，没人知道是真是假，也许朗诵过，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倒是现下这幢小楼的主人是莫斯科文协，在不幸的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别尔利奥兹出现在牧首塘之前，就是他主持该协会的工作。

在莫文协成员们辉煌的时候，谁也不管这楼叫“格里鲍耶陀夫小楼”，全简单地称它“格里鲍耶陀夫”：“昨天我在格里鲍耶陀夫那里挤了两小时。”“喂，怎么样？”“搞到了去雅尔塔一个月的疗养证。”“真能干！”或是：“去找别尔利奥兹，他今儿四点到五点在格里鲍陀耶夫接待……”等等。

把莫文协设在格里鲍耶陀夫，别提多好多舒适了。每个到格里鲍耶陀夫的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各种各样体育团体的通知，以及莫文协会员们小组的和个人的照片，他们的照片挂满了通往二楼的楼梯两面的墙。

二楼第一个房间的门上可见“钓鱼避暑部”几个大字，旁边画着一条被钓住的鲫鱼。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2号房间的门上写有一句颇难理解话：“一日创作许可证。找波德洛日娜娅。”

下一扇门给自己人看的纸条，文字虽短，但根本看不懂：“佩列雷金诺”。接着，姑妈那扇胡桃木门上各式各样的题字，让偶然造访格里鲍耶陀夫的人目不暇接：“登记表在波克列夫金娜处领取”，“交款处”，“滑稽短剧作家个人交款处”……

穿过从楼下传达室开始排起的长队，可以看见一扇人们随时都想破门而入的门，门上有块牌子：“住房问题”。住房问题牌子后面，露出一张精致的招贴画，画面上一座山岩，一名骑士身披高加索斗篷，肩扛步枪在山峰上策马飞驰。下方画着棕榈和阳台，阳台上坐着个年轻人，头上乱蓬蓬的，正用非常非常勇敢机智的目光朝上看着，手中拿支自来水笔。上书：“容量丰富的创作假，从两周（短篇小说）至一年（长篇小说、三部曲）。雅尔塔、苏克-苏墓地、博罗沃耶、齐希斯济里、马欣焦里、列宁格勒（冬宫）。”这扇门旁也排着队，但不算长，也就一百五十人吧。

接着，受精巧奇妙的曲折通道和上下楼梯的引诱，格里鲍耶陀夫小楼里的“莫文协理事会”、“二、三、四、五号交款处”、“编委会”、“莫文协主席”、“弹子房”和各种附属机构，最后是那间姑妈观看天才侄儿喜剧的有柱子大厅，都被浏览了一遍。

任何一个来访者，当然，只要不是十足的笨蛋，一进格里鲍耶陀夫，立即就能明白莫文协会员们这帮幸运儿的日子过得有多舒坦。并且马上就会妒火中烧，痛苦地责问上帝，为何在他出生时不赐予他一份文学天才。没有这份天才，弄一张莫文协会员证，一张烫着宽金边、散发着珍贵皮革味的棕色会员证，一张在全莫斯科闻名遐迩的会员证，当然连想都别想。

有谁为维护这种嫉妒心理谈过什么议论？这是一种最恶劣的心理，但毕竟应该为来访者设身处地想一想。要知道他在二楼所

见到的，并不是全部，而且远非全部。姑妈小楼的一楼，整个儿被一家餐厅包了，而且那是一家怎么样的餐厅啊！说句公道话，它可算是莫斯科最好的餐厅了。这不只是因为它拥有两个大厅，拱形天花板上绘有雪青色骏马，亚述式长鬃飘逸洒脱，也不只是因为每张小桌上都备有纱罩台灯和这里是高级的，并非人人都能进来的地方，主要还是因为格里鲍耶陀夫以自己称得上价廉物美的美味佳肴的质量击败了莫斯科任何一家饭店。

因此，假若有一天这几行最为真实的文字的作者，在格里鲍耶陀夫的铁栅栏旁听到如下对话，那是十分平常的：

“你今儿在哪儿吃晚饭，阿姆夫罗西？”

“这还用问，当然在这儿，亲爱的福卡！阿尔奇巴尔德今儿私下对我说，将有现做的红焖梭鲈。那玩意带劲！”

“你真会过日子呀，阿姆夫罗西！”瘦弱、邋遢、脖子上长痛的福卡叹了口气，对红嘴唇巨人、金黄头发、脸颊松弛的诗人阿姆夫罗西说。

“我没什么特别能耐，”阿姆夫罗西说，“只有一个普普通通的愿望，活得像个人。你会说，福卡，斗兽场大饭店也能吃到梭鲈。可在斗兽场一份梭鲈要十三卢布十五戈比，而我们这里是只卖五卢布五十戈比！再说，保不定在斗兽场饭店，随便哪个小伙子从剧院胡同冲出来，一串葡萄就打在了你脸上。不，我绝对不去斗兽场。”美食家阿姆夫罗西对着整条林荫道气愤地说，“你别劝我，福卡！”

“我没劝你啊，阿姆夫罗西，”福卡尖声说，“吃晚饭可以在家里嘛。”

“我不敢答应，”阿姆夫罗西粗着嗓门说，“我想象得出你老婆在公用厨房里用小锅做红焖梭鲈时的那副模样！嘻嘻嘻！……拜拜，福卡！”阿姆夫罗西低声唱着，朝帆布篷下的凉台匆匆而去。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嘿，哈哈……不错，这件事确实发生过！……老莫斯科人全都记得那栋著名的格里鲍耶陀夫小楼啊！记得那现卖的红焖梭鲈哪！多便宜啊，亲爱的阿姆夫罗西！还有那鲟鱼，盛在小银锅里的鲟鱼，配上虾段和新鲜鱼子的鲟鱼块呢？还有盛在小碗里的鸡蛋香菇泥呢？去骨的鹌肉您不喜欢吗？配上了块菌？热那亚风味的鹌鹑喜欢吗？才十个半卢布！还有爵士乐队和礼貌周到的服务！七月里，全家都到郊外避暑，可紧急的文学事务让您留在了市里，——在凉台上，葡萄藤的荫凉地里，在雪白的桌布上那金灿灿的斑点上，有一小盘菜汤？记得吗，阿姆夫罗西？那有什么关系！我观察您的嘴唇得知，您全记得。记得您的白鲑，梭鲈！那按季节才有的中沙锥、姬鹬、田鹬、丘鹬呢？鹌鹑和山鹬呢？在喉咙里咝咝作响的矿泉水呢？！不过别再闲扯了，你离开了本题，读者！该我了！……

别尔利奥兹死在牧首塘的夜里十点半，格里鲍耶陀夫二楼上只有一个房间亮着灯，十二位聚在一起准备开会和等待着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的作家们在这间屋里苦熬。

坐在椅子上、桌子上，甚至两个窗台上的莫文协理事会成员在闷热中痛苦等待。大敞四开的窗户里没有透进一丝新鲜的凉爽空气。莫斯科把在沥青路面上积聚了一天的热气散发出来，显然夜间也不会带来轻松。姑妈的小楼里当作厨房的地下室，飘出一股大葱味，引得大家都想喝上一杯，人人烦躁不安，脾气暴躁。

小说家别斯库德尼科夫——一个性情温和、衣着得体、目光专注而又难以捉摸的人——掏出怀表。指针正指向十一点。别斯库德尼科夫用手指敲了下刻度盘，让邻座的诗人德武勃拉茨基瞅一眼。诗人坐在桌子上，正无聊地晃动着穿橡胶底黄皮鞋的双腿。

“可真是的，”德武勃拉茨基抱怨道。

“那家伙一定是在克利亚济马河耽搁了，”涅普列缅诺娃用低

沉的嗓音说，她是出身莫斯科商人家的一个孤儿，后来成了作家，以“航海家乔治”为笔名创作海上战斗故事。

“对不起！”通俗滑稽喜剧作家扎格里沃夫大胆说。“现下本人本应舒舒服服坐在小阳台上品茶的，没想到却要在这里受煎熬。要知道会议不是定在十点开吗？”

“现下最好是待在克利亚济马河上，”航海家乔治刺激着与会者，她知道，克利亚济马河的文学家避暑村佩列雷金诺是大伙儿的一个痛处。“现下夜莺可能正在歌唱哪。不知为何，我总是在郊外工作最容易，尤其在春天。”

“为了让得了甲状腺肿大病的妻子能去哪儿呆些日子，我已经是第三年交钱了，可毫无结果。”短篇小说作家波普里欣恶狠狠而又痛苦地说。

“这叫各有各的运气，”坐在窗台上的评论家阿巴勃科夫瓮声瓮气地说。

航海家乔治的小眼睛里闪烁着喜悦，她把自己的女低音变得柔和些说：

“同志们，别嫉妒嘛。别墅总共才二十二套，正在施工的还只是七套，而我们莫文协可有三千人哪。”

“3111人，”有人在角落里插话。

“你们瞧瞧，”航海家接着说，“有什么办法？很自然，得到别墅的是我们中最有才华的……”

“是将军们！”剧作家格卢哈列夫心直口快地说。

别斯库德尼科夫假意打了个哈欠，走出房间。

“在佩列雷金诺一个人就住五间，”格卢哈列夫在他身后说。“拉夫罗维奇一人占六间，”杰尼斯金叫道，“饭厅还包了橡木！”

“哎，现在重点不是这个，”阿巴勃科夫粗声粗气说，“问题是十一点半了。”

这下吵吵嚷嚷开始了，很有造反的形势。有人往该死的佩列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雷金诺挂电话，可是没接到那栋别墅，而是接到了拉夫罗维奇家里，当得知，拉夫罗维奇去了河边，大伙儿就更生气了，不假思索便拨副 930 号，把电话打到美文学委员会，自然那里也是谁也找不到。

“他可以来个电话嘛！”杰尼斯金、格卢哈列夫和克万特都叫喊起来。

嘿，他们都是白嚷嚷：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不能往任何地方打电话了。在离格里鲍耶陀夫很远很远的地方，一个巨大的厅堂里亮着许多一千支烛光的灯泡，三张锌制桌上躺着那个不久前还是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的东西。

第一张桌上是一具赤裸的、血已干透的尸体，一条胳膊折断，胸廓压扁。另一张上是一颗脑袋，牙齿掉落，双眼睁开有点浑浊，不畏强光。第三张上则是一堆变硬了的破布。

无头尸体旁，站着法医教授、病理解剖学家和他的病理解剖员、侦查人员代表，以及打电话从生病的妻子那里找来的别尔利奥兹在莫文协的副手，作家热尔德宾。

小汽车接了热尔德宾，并且首先同侦查人员一起，把他（这大约是半夜）送到死者的住所，在那里封了单元房，随后全体来到陈尸所。

现在站在死者遗骸旁的人们商议哪种办法更好：是把轧断的脑袋缝合在脖颈上，还是把死者用黑布严严实实盖到下颏处，然后将尸体移至格里鲍耶陀夫厅？

是的，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不可能再往哪儿打电话了，因此杰尼斯金、格卢哈列夫、克万特和别斯库德尼科夫气愤和喊叫完全是没有的。正好半夜十二点，十二位作家离开二楼下到餐厅。这时他们又暗自从坏的方面想起了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未到的原因。凉台上所有桌子自然已经客满，他们只得留在这两个美丽但闷热得喘不上气的大厅里就餐了。



也正是在半夜时分，第一间大厅里发出一声巨响，接着什么东西丁丁当当、劈里啪拉作响，跳动起来。顿时一个男子尖细的嗓音在音乐伴奏下，绝望地高喊：“哈利路亚！”著名的格里鲍耶陀夫爵士乐队奏响了打击乐。一张张布满汗水的脸庞好像开始发光，天花板上绘画的骏马仿佛活了，电灯似乎也更亮了。突然间，像挣脱锁链似的，两个大厅跳起舞来，随后凉台也跳开了。

格卢哈列夫与女诗人波卢麦夏茨跳了起来，克万特在跳，长篇小说作家茹科洛夫同一位穿黄色连衣裙的电影女演员在跳。翩翩起舞的还有：德拉贡斯基、切尔达克奇，小个子杰尼斯金和高大的航海家乔治，漂亮的女建筑师谢梅金娜—加尔被一位穿白粗纹布裤子的陌生男子搂得紧紧地跳。跳舞的有自己人和邀来的客人，有莫斯科人和外地人，有来自喀琅施塔得的作家约翰，有来自罗斯托夫的某个维佳·库夫季克，好像是位导演，整个面颊布满淡紫色的癣。跳舞的还有莫文协诗歌分部几位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帕维安诺夫、博戈胡利斯基、斯拉德基、什皮奇金和布兹佳克。跳舞的还有一帮不知干什么的、理着博克式头发、肩膀垫着棉花的年轻人和一个上了年纪、蓄着大胡子、胡子上沾着绿葱叶的男子，陪舞的是个好吃懒做、面无血色的老处女，穿件满是皱褶的橙红色丝连衣裙。

满头大汗的服务员提着高举过头、蒙着水汽的啤酒杯，嘶哑着嗓子恶狠狠喊道：“请让路，公民！”什么地方的扩音器里，有个声音在指挥：“卡尔斯基—！祖勃里克二！先生们的桶！！！”那个尖细的声音已经不是在唱，而是在嗥叫：“哈利路亚！”爵士乐队里金钹的轰隆声有时盖过了洗盘子女工把碗碟顺着斜面送进厨房时的丁当声。总而言之，一片嘈杂混乱。

这时深更半夜在一片嘈杂混乱中出现了幽灵。凉台上进来一个黑眼睛美男子，留着匕首似的胡子，身穿燕尾服，用威严的目光朝自己的领地扫视了一眼。说真话，一些神秘主义者说过，有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时他穿的不是燕尾服，而是扎上一条宽宽的皮腰带，腰带上戳着两把短枪，他那乌黑发亮的头发系着鲜红的绸带，指挥一艘双桅横帆船在加勒比海上游弋，船头高高飘扬着一面带骷髅图案的阴森的黑旗。

哦，不，不是！那帮勾引少女的神秘主义者在撒谎。世上哪有什么加勒比海，也没有天不怕地不怕的海盗在那里游弋，更没有克尔维特式轻巡航舰在追逐他们，汹涌的波涛上空也不曾有过战争。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发生过！瞧，干枯的椴树倒有一棵，铁栅栏有一道，它后面的林荫道有一条……还有，高脚盘里的冰块在融化，老远就能看见邻桌那边谁的一双铜铃大的眼睛在滴血，可怕，真可怕……哦上帝，我的天哪，给我毒药，毒药！……

蓦地那边桌上有人冒出一句：“是别尔利奥兹！！”突然间爵士乐队垮了，乐曲声停息了，好似有谁给了他一拳。“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别尔利奥兹！！！”人们纷纷跳起来，乱嚷嚷……是啊，听到关于别尔利奥兹的可怕消息，大海里扬起了波涛。有人开始忙碌，大声嚷嚷，说是必须现在，马上，当场集体起草一封电报，并毫不迟延发出去。

可是，我们要问，起草什么样的电报，往哪儿发？为什么发？事实上往哪儿发？不管怎样，现在此人被压扁的后脑勺正在病理解剖员戴胶皮手套的手中夹着，他的脖子被教授正用无数弯弯曲曲的针扎着，给他发电报还有何用？他死了，就再也不需要什么电报。一切全结束了，我们也就不必再增加电报局的负担。

是啊，死了，死了……可我们还得活下去！

是啊，扬起痛苦的波涛，但是扬一会儿，扬一会儿，它就开始消退，已经有人回到自己的小桌旁，而且先是悄悄地，后来便公开地喝上了伏特加，开始吃了起来。其实，谁愿意把鸡肉饼白白浪费了？我们能帮别尔利奥兹什么忙呢？就这么饿着肚皮呆

着？可我们还得活下去啊！

不用说，钢琴上了锁，爵士乐队散伙，有些记者回自己编辑部去写悼念文章。有消息称，热尔德宾从陈尸所回来了。他往死者的办公室里一坐，消息立刻不胫而走，说是他将接替别尔利奥兹。热尔德宾从餐厅把理事会十二名成员全都召来，在别尔利奥兹的办公室里开始紧急会议，讨论一些刻不容缓的问题：陈设格里鲍耶陀夫的圆柱大厅，把尸体从陈尸所运至这间大厅，开放大厅供人瞻仰，以及与这件悲痛事件有关的其他问题。

而餐厅的夜生活又象平常那样重新开始，假如不是出了桩事情，它就会持续到餐厅打烊，也即直到凌晨四点，这件事比起别尔利奥兹的死讯可是要奇怪得多，令餐厅客人们吃惊得多。

首先激动不安的是在格里鲍耶陀夫小楼旁当值的马车夫们。只听得他们中的一人从赶车人的座位上抬起身子，大声喊道：

“唷，你们快看哪！”

随着喊声，铁栅栏旁边的什么地方出现了一点火光，渐渐变大，并开始接近凉台。坐在小桌旁的人开始欠起身子，仔细观察，这才发现一个白色幽灵与火光一起朝餐厅移动。当它靠近花墙时，小桌旁餐叉上叉着鲟鱼块的食客，一个个瞪着大眼睛，仿佛全变成僵尸了。这时从餐厅存衣室来到院子里想抽口烟的看门人，一脚踩灭烟卷，朝幽灵走去，显然是想阻止他进餐厅，但不知为何并没这样做，却站住，傻呵呵乐着。

幽灵穿过花墙的窟窿，毫无阻挡地来到凉台上。人们这才看清，这哪是什么幽灵，他是伊万·尼古拉耶维奇·别兹多姆内——大名鼎鼎的诗人。

他光着脚，穿着撕破的白色托尔斯泰式短袖衫，胸前不知为何用英国大头针别着一张纸圣像，画面已然磨破，不知是哪路神仙，下身穿的是条纹白衬裤。伊万手中举着支点燃的喜烛。右脸颊有道新伤口。笼罩在凉台上的寂静甚至深不可测。只见啤酒从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名服务员歪斜的杯中流淌到地上。

诗人把蜡烛高举过头，大声说道：

“朋友们，你们好！”然后往最近的一张桌子底下扫了一眼，突然大叫道：“不，他不在这儿！”

这时大厅中有两种声音。男低音残酷地说：

“他完蛋了。震颤性谵妄。”

而第二个女人的惊慌失措的声音说：

“民警怎么让他这副模样在街上跑呢？”

伊万·尼古拉耶维奇听到了，回答说：

“他们拦住我两次，一次在斯卡捷尔塔胡同，一次就是在这里，在布龙街，但我一下就跳过了围墙，你们看，脸都划破了！”这时伊万举起蜡烛，突然大叫道：“文学界的兄弟们！（他那沙哑的嗓音变得坚定有力）你们请听我说！他出现了！立刻逮住他，不然他会干出难以描述的祸事来的！”

“什么？什么？他到底在说什么？谁出现了？”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顾问！”伊万答道。“这个顾问在牧首塘杀死了米沙·别尔利奥兹。”

这时人们拥出大厅来到凉台上，人群围绕在伊万的烛光四周。

“请原谅，请原谅，请说得准确些，”伊万的耳畔响起一个轻声、有礼貌的声音，“说说，是怎么杀的？谁杀的？”

“外国顾问，教授，间谍！”伊万小心地瞄着四周说。

“他叫什么名字？”耳畔有人轻声问。

“问题就在名字！”伊万苦恼地叫道。“要是我知道名字就好了！我就是没看清名片上的名字……我只记得第一个字母是‘万’，他姓万！有姓万的名字吗？”他用手按着脑门，自言自语地突然嘟哝起来：“万，万，万！瓦……沃……瓦什涅尔？瓦格涅尔？瓦伊涅尔？万格涅尔！维捷尔？”伊万紧张得全身发颤。

“吴尔夫？”有个妇女怜惜地喊出一个名字。

伊万大为生气。

“蠢货！”他大喝一声，用目光搜寻叫喊的女人。“这跟吴尔夫有什么关系？吴尔夫一点也不对！沃，沃……不行！我还是记不起来！喂，你们听着，公民们：立刻给警察局打电话，让他们派五辆摩托车，带上机关枪去把教授抓起来。千万别忘了，他还有两个同伙：一个细高个，穿格子衣服……夹鼻眼镜碎了……另一个乌黑，极胖。而我暂且得搜一下格里鲍耶陀夫……我感觉他在这里！”

伊万陷入不安之中，他推开众人，开始把蜡烛晃来晃去，蜡烛油滴在了自己身上，又往桌子底下瞅。这时听见有人在喊：“把大夫找来！”一张温和的、脸刮得光光、营养充足、戴副角质眼镜的胖脸出现在伊万面前。

“别兹多姆内同志，”这张脸用纪念会上的语调说，“请放心！您对我们大家敬爱的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不，米沙·别尔利奥兹同志的去世很伤心，我们深表理解。您需要休息。现在同志们就送您去睡觉，您稍稍打个盹儿……”

“你，”伊万呲牙咧嘴打断他，“得抓住那个教授，你懂吗？可你还一个劲儿冲我说这些蠢话！蠢货！”

“别兹多姆内同志，不要这样，”那张脸回答说，满脸通红，连连后退，已经后悔多管闲事。

“不，别人可以，你，我饶不了，”伊万·尼古拉耶维奇咬牙切齿地说。

抽搐使他的脸变得十分难看，他迅速把蜡烛从右手倒到左手，抡圆胳膊，朝那张体贴入微的脸扇了个大耳光。

这时人们才想起应该扑上去把伊万抱住，于是就扑了过去。

蜡烛熄灭了，从那张脸上掉落下来的眼镜一瞬间被踩得粉碎。伊万发出一声可怕的战斗的喊叫声后，开始自卫，那引起骚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动的声音甚至在林荫道上都听得见。从桌上掉下来的杯盘碗碟发出清脆的响声，女人们高声尖叫。

当服务员们把诗人用毛巾捆起来的时候，双桅船船长和看门人之间在存衣间里聊了起来。

“你没看到，他只穿条衬裤吗？”海盗毫无温度地说。

“可是，阿尔奇巴尔德·阿尔奇巴尔多维奇，”看门人怯生生地回答说，“我怎么能不放他进来呢，如果他是莫文协会员呢？”“你没看到他只穿条衬裤吗？”海盗重复道。

“请原谅，阿尔奇巴尔德·阿尔奇巴尔多维奇，”看门人脸涨得通红说，“我有什么办法？我也明白，凉台上坐着女士……”“这与女士们没关系，她们无所谓，”海盗说，那眼神简直想把看门人吃了，“但民警不会允许！一个穿着内衣的人只有一种情况可以在莫斯科大街上招摇过市，那就是由民警押着，也只有一个地方可待，那就是警察分局！你，如若是看门人，就该知道，见到这种人毫不犹豫，立刻鸣笛。听到没有？”

惊呆了的看门人听见凉台那边的咕咚声，打碎餐具的哗啦声和女人们的尖叫声。

“为此该怎么处理？”海盗问。

看门人脸上的皮肤红一阵白一阵，像得了伤寒，眼睛也失去了神采。他仿佛觉得那一头现下被梳成分头的黑发给系上了红绸带。白衬领和燕尾服消失了，皮带上露出一把手枪。看门人想象自己被吊在了第二节前桅的横桁上。他亲眼见到自己的舌头吐了出来，毫无生气的脑袋耷拉在肩膀上，甚至听到船舷旁海浪的拍打声。看门人的膝盖打弯。但这时海盗可怜起他，收回自己犀利的目光。

“你看着办吧，尼古拉！这是最后一次。我们餐厅不能浪费金钱雇用这样的看门人。你还是到教堂当看守吧。”说罢，船长指挥若定，命令准确，清晰，迅速：“找小菜间的潘捷列伊。民

警。记录。车。送精神病院。”并补充道：“鸣笛！”

一刻钟后，不止是餐厅里的，而且连林荫道上的和窗户朝向餐厅花园的人们都十分惊讶地看到潘捷列伊、看门人、民警、服务员和诗人柳欣就像抬木偶一样，把五花大绑的一个年轻人从格里鲍耶陀夫大门里抬了出来。年轻人流着泪，吐着唾沫，挣扎着想把那唾沫吐到柳欣身上，抽抽嗒嗒地哭着，叫喊着：

“一群流氓！”

卡车司机一脸凶相，启动发动机。马车夫在一旁用雪青色缰绳抽着马的臀部，想激起它的性子，高喊道：

“乘赛马用的马车吧！我去过精神病院！”

四周的人群发出窃语声音，议论着从未见过的事件：总之，是桩可恶的、卑鄙的、诱惑人的、不文明的丑闻，直到卡车拉着不幸的伊万·尼古拉耶维奇、民警、潘捷列伊和柳欣驶离格里鲍耶陀夫，这一事件才告结束。

## 第六章 果真是精神分裂症

当一个蓄着尖胡子、身穿白大褂的人走进不长时间前在莫斯科郊外的河岸上建成的著名精神病医院的候诊室时，已经是下半夜了。三个卫生员目不转睛地盯着坐在沙发上的伊万·尼古拉耶维奇。极度焦躁不安的诗人柳欣也在场。用来捆绑伊万·尼古拉耶维奇的毛巾在那张沙发上堆成一堆。伊万的手脚被解开了束缚。

看到进来的人，柳欣的面色变得煞白，他咳嗽一声，怯生生地说：

“您好，大夫。”

大夫朝柳欣点点头，但没正视他，而是望着伊万。伊万坐在那里纹丝不动，一脸凶相，皱起眉头，甚至连医生进来也没动弹。

“瞧，大夫，”柳欣不知为什么胆怯地回头朝伊万望了一眼，神秘地悄声说，“著名诗人伊万·别兹多姆内……瞧，您要知道……我们害怕，别是震颤性谵妄……”

“酒喝得厉害吗？”大夫透过牙缝问。

“不，挺喜欢喝酒但不那么厉害，以至于……”

“蟑螂、家鼠、小鬼或是到处乱窜的狗啊什么的，他抓吗？”

“不逮，”柳欣哆嗦一下，回答道，“我昨天见过他，还有今天上午。他身体完全健康……”

“那为何穿着衬裤呢？从床上逮住的吗？”

“大夫，今晚他就是这样子到餐厅的……”

“哦，哦，”大夫很满意地说，“那为什么有擦伤呢？同谁打架啦？”

“他从围墙上摔下来，后来在餐厅里打了一个……还把谁”



“好，好，好，”大夫说着转向伊万，补充道：“您好！”

“您好，害虫！”伊万恶狠狠地大声说。

柳欣难为情得不敢抬眼看一下彬彬有礼的大夫。但是大夫毫不见怪，而是用习惯成自然的灵巧手势摘下眼镜，稍稍撩起白大褂的下摆，把它塞进后裤兜里，接着问伊万：

“您今年贵庚？”

“你们最好全给我见鬼去吧！”伊万粗野地叫喊起来，扭过身去。

“您何必生气呢？难道我对您说了不中听的话？”

“本人二十三岁，”伊万激动地说，“我要控告你们。尤其是你，坏蛋！”他只对柳欣说。

“那您想控告什么呢？”

“控告你们把我，一个健康人抓起来，强行押进疯人院！”伊万怒气冲冲回答说。

这时柳欣仔细瞧了瞧伊万，打了个寒颤：此人的眼神里根本没有任何精神错乱的迹象。这对在格里鲍耶陀夫时显得浑浊的眼睛，如今变得跟从前一样明亮。

“我的老天爷！”柳欣惊慌地想，“他真的很正常？瞧，什么乱七八糟的！其实，我们干吗把他拉到这儿来呢？正常，全正常，只是脸上划破点皮……”

“您不是在疯人院，”医生平静地说，坐到有着亮闪闪腿的白凳子上，“而是在医院里，如果没有必要，谁也不能把您扣在这里。”

伊万·尼古拉耶维奇不信任地白了他一眼，但最终还是嘟哝道：

“谢天谢地！在这帮笨蛋当中，终于找到一个正常人，他们中的头号白痴就是那个不务正业、不学无术的萨什卡！”

“这个不学无术的萨什卡是谁？”医生问。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就是他，柳欣！”伊万说，伸出一个脏手指朝柳欣那边指了指。

柳欣火气得七窍生烟。

“就这么对待我！”他痛苦地想。“我这样关心他，连声谢谢都没有！这可实在是糟透了！”

“心理上是个典型的富农，”伊万说，显然非揭露出柳欣的本性不可，“而且是个精心披着无产阶级外衣的富农。瞧瞧他那张虚伪的面孔，再对照一下他写的那些动听的诗篇吧！嘿嘿嘿……您自己掂量掂量，仔细掂量一下，向他本质思考一下，看他心里都在想些什么……您会大吃一惊的！”伊万笑起来，令人毛骨悚然。柳欣呼吸困难，满脸通红，只觉得他在自己怀里揣暖了一条蛇，他所同情的人，原来是个凶恶的敌人。而最要命的是他毫无办法：能骂一个精神病人吗？！

“那他们究竟为何把您送我们这儿来的呢？”医生仔细听了别兹多姆内的揭发后问。

“去他们的吧，一帮大傻瓜！他们抓住我，把我用种破布捆上，就扛上了车！”

“请问，您怎么穿着内衣进了餐厅呢？”

“这没什么可奇怪的，”伊万回答说，“我到莫斯科河去洗澡，有人拿走了我的衣服，就留下这堆破烂！我总不能光着身子在莫斯科大街上走吧？我只好胡乱穿上，因为急着要去格里鲍耶陀夫餐厅呢。”

医生探询地瞥一眼柳欣，他阴沉着脸嘟哝道：

“餐厅就叫这个名字。”

“嗯，”医生说，“为何这么着急呢？有什么业务上的约见？”

“我要去抓个顾问，”伊万答道，惊慌不安地四下看了看。

“抓什么顾问？”

“您知道别尔利奥兹吗？”伊万意味深长地问。

“这……是个作曲家？”

伊万十分不悦。

“那里有什么作曲家？哦，对，是有一个，但他们不是一个人！作曲家与米沙·别尔利奥兹同姓。”

柳欣不想说什么，但不得不解释。

“莫文协书记别尔利奥兹今天傍晚在牧首塘给电车轧死了。”

“别胡扯，你什么也不知道！”伊万生气地骂柳欣。“当时在场的是我，而不是你！是顾问故意把他安排到电车底下去的！”

“推了一下？”

“这跟推有何关系？”伊万对大家同样的不明白挺生气，叫喊道。“顾问这样的人用不着推！他什么诡计都能使出来，当心吧！他事先就知道，别尔利奥兹会掉进电车底下去！”

“那么除了您，还有谁见到过这位顾问？”

“不幸就在于，只有我和别尔利奥兹见过他。”

“是这样。为了逮住这个凶手，您都采取了些什么措施呢？”

这时医生扭过头，朝坐在桌子旁的一位穿白大褂女人看了一眼。

女人抽出一张纸，在纸的各栏上的空白处填写起来。

“我主要做了几件事。我在厨房里拿了支蜡烛……”

“就是这支？”医生指了指女人面前桌子上同圣像放一起的那支断烛问。

“就是这支，而且……”

“那么圣像是因为什么？”

“哦，是的，圣像……”伊万脸红了，“圣像最让人害怕，”他又用手指朝柳欣那边比划了一下，“不过问题是在于，他，那个顾问，他，我们直说了吧……同不三不四的势力有来往……因此你逮不住他。”

三个卫生员不知为何垂手直立，目不转睛地盯着伊万。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是的，”伊万继续说，“有往来！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他个人曾同本丢·彼拉多谈过话。用不着这样看着我！我说的全是实话！他什么都见到过，无论是阳台，还是棕榈树。总之，他在本丢·彼拉多那里待过，我发誓。”

“哦，哦……”

“正因为这样，我把圣像别在胸上，就跑了……”

这时，时钟突然敲了两下。

“嗨！”伊万叫道，从沙发上站起来，“都两点了，可我还在这与您在浪费时间！对不起，电话在哪儿？”

“让他去打电话，”医生吩咐卫生员们说。

伊万抓起话筒，而女人这时轻声问柳欣：

“他结没结婚呢？”

“单身汉，”柳欣神色惊惶回答说。

“是工会会员？”

“是。”

“警察局吗？”伊万对着话筒喊。“民警局？值班员同志，请您马上吩咐派出五辆带机枪的摩托车去找一个外国顾问。什么？顺路把我带上吧，我亲自与你们一起去……我是诗人别兹多姆内，在疯人院打的电话……您的地址？”别兹多姆内捂住话筒，悄声问大夫，然后又朝话筒喊道：“您听到了吗？喂！……岂有此理！”伊万喊叫起来，把话筒往墙上一摔。他转向大夫，朝他伸出手，冷淡地说了声再见，便想离开。

“得了，您想去哪儿？”大夫盯着伊万说，“三更半夜，穿着内衣……您身体不好，就留我们这儿吧！”

“让开，”伊万对围在门旁的卫生员们说。“你们让不让开？”诗人用可怕的嗓音叫道。

柳欣颤抖起来，女人按了下小桌里的按钮，玻璃桌面上跳出一只闪亮的小盒和封口的小玻璃管。

“嗨，这样？！”伊万像困兽似的四望说，“那好吧！再见啦……”头朝前往窗帘扑去。响起撞击声，但窗帘后面未打碎的玻璃把他挡住，伊万顷刻就落到卫生员手中。他呼哧着，想咬人，叫喊道：

“原来你们安的是这种玻璃！……松手，松手，我说！”

注射器在大夫手中一闪，女人一下就撕下托尔斯泰式短衫的破袖子，用大得不像女人的力气抓住了他的胳膊。闻到一股乙醚的气味，伊万在四个人的手中变得衰弱无力，敏捷的医生利用这一时机，把针扎进伊万的手臂里。他们接着按住了伊万几秒钟后，便把他放倒在沙发上。

“一帮土匪！”伊万叫着从沙发上跳起来，但被按回去。刚一松手，他又跳起来，但已经是自己坐了回去。他不吭气了，古怪地四面张望，然后突然打了个哈欠，接着恶狠狠地笑了笑。

“到底把我关起来了，”他说着又打了个哈欠，突然躺下，头枕在靠垫上，拳头孩子似的托在腮下，开始嘟哝，声音已然变得睡意朦胧：“嘿，太好了……你们自己要为这一切付出代价。我警告过，随你们的便！现在我最感兴趣的是本丢·彼拉多……彼拉多……”这时他闭上了眼睛。

“治疗，送 117 单人病房，专人看守，”医生戴上眼镜，吩咐道。这时柳欣又哆嗦起来：两扇白色大门悄无声息地打开了，门后露出一条过道，亮着蓝色的夜明灯。从过道里推来一张胶轮床，不再作声的伊万被移到床上，送进了过道，他身后的门给锁上了。

“大夫，”浑身颤抖的柳欣低声问，“那么说他真的是病了？”  
“嗯，是的，”医生回答说。

“他得的是什么病？”柳欣怯怯地问。

疲惫的医生瞥一眼柳欣，精神低落地回答说：

“行动和语言呈兴奋状……谵妄型阐释……病例，显然很复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杂……精神分裂症，可以这么认为。加上嗜酒过度……”柳欣什么也没听懂，除了伊万的情况看来确实不妙外，他叹口气又问：

“那他老提一个什么顾问，是怎么回事？”

“他一定见到了什么人，刺激了他那不正常的兴奋点。也可能，是他发生了幻觉……”

几分钟后，卡车把柳欣拉到了莫斯科。天亮了，公路上尚未熄灭的路灯的光亮已经多余而又令人讨厌。司机对一晚上白白浪费而发脾气，把车开得飞快，在拐弯处车轮都向一边滑。

瞧，树林一闪就过去了，留在了后面的什么地方，河流也朝一边驰去，各种各样东西朝卡车迎面袭来：带岗亭的围墙，劈柴垛，高高的柱子和塔架，塔架上成串的线圈，大堆的碎石，布满沟渠的大地，总之，令人感到，她，莫斯科就在眼前，就在那个拐弯处后面，马上就会扑过来，围上来。

柳欣摇晃着，颠簸着，他坐着的一块什么东西，总想跑出来。早已乘无轨电车离去的民警和潘捷列伊扔下的餐厅毛巾，在车厢里来回移动。柳欣想把它们收拾起来，但不知为何恶狠狠低声嘟哝道：“去它们的！其实本来没我的事，像个傻瓜似的瞎转？……”他把餐巾一脚踢开，再也不朝它们看上一眼。

乘客的心情糟透了。显然，疯人院一行给他留下了非常不愉快的印象。柳欣极力想搞明白，是什么使他这么苦恼？是那条萦绕在记忆中的有蓝色灯光的过道？是关于世上没有比丧失理智更糟的不幸的想法？对，对，当然是这一条。可这是一种很普通的想法。那么还应该有什么。是什么呢？是委屈，就是它。是的，是的，是别兹多姆内直截了当说过的令人感到委屈的那番话。痛苦的并非在于这番话令人委屈，而在于它包含着真理。

诗人已经不再东张西望，而是盯着那脏兮兮的摆晃着的地板，开始喃喃低语，自艾自怨。

是啊，诗歌……他已经三十二岁！那么，从此以后呢？以后

他一年还将写那么几首诗。直到老？是的，直到老。这些诗将给他带来什么？声誉？“全是胡扯！别再自欺欺人了。声誉从来不会落到那个写些歪诗的人身上。它们怎么会是歪诗？说的是实话，是实话！”柳欣无情地批判自己。“无论如何我不相信自己写的东西！……”

受神经衰弱折磨的诗人摇晃了一下，身下的地板不再颠簸。柳欣抬起头，发现他早已到达莫斯科，而且莫斯科上空已是一片朝霞，云朵被照得金灿灿的，他的卡车排在其他车辆的长龙里，停在林荫道拐弯处，离它不远的台座上耸立着一个铁人，稍稍低着头，漠然地注视着林荫道。

一些奇怪的想法涌入生病的诗人脑袋里。“这才是真正幸运的典范……”这时，柳欣在卡车厢里站直身子，举起手，不知为何指责起谁也不招惹的那个铁人来。“无论他在生活中有过什么举动，无论他发生过什么事情，一切都对他有利，一切都归于他的荣誉！可是他做了什么？我不明白…这句诗里有什么特别之处：‘阴沉的风暴……’？我不明白！……真走运，真走运！”最后柳欣突然恶狠狠说，并且觉得他脚下的卡车颤动了一下，“这个白卫军分子朝他开枪，打伤了他的大腿，保证了他的永垂不朽……”车队移动起来。根本生病了和甚至变老了的诗人，过了不到两分钟便来到格里鲍耶陀夫的凉台上。已经空荡荡的了。角落里有一伙人喝完最后一杯酒，他们中间一个熟识的报幕员，戴顶绣花小圆帽，拿着盛有阿布劳葡萄酒的高脚杯，正在忙乎着。

被毛巾累得气喘吁吁的柳欣遇上了阿尔奇巴尔德·阿尔奇巴尔多维奇，那位人士十分殷勤，顿时使他摆脱了这堆可恶的破布。要不是柳欣在医院和卡车上受了那么多折磨，他必定会乘此机会，大讲特讲医院里所发生的一切，且胡编出许多细节来使精彩这个故事。但现在他对此毫无兴趣，此外，虽说柳欣几乎没有什么观察力，然而在卡车上经过一番精神上的折磨，现下他头一回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仔细注意了一下海盗的脸，并且明白尽管他问起别兹多姆内的情况，甚至还叫声“啊哟哟”，但其实，他对别兹多姆内的命运毫无兴趣，对他毫不同情。“哦，好样儿的！哦，做得对！”柳欣怀着对自己的怨恨在心中暗想，并且打断关于精神分裂症的谈话，请求道：

“阿尔奇巴尔德·阿尔奇巴尔多维奇，最好给我来瓶伏特加酒……”海盗作出一副同情的表情，悄声道：

“明白……马上……”朝服务员挥了下手。

一刻钟后，只有柳欣一人孤零零坐着，朝一盘小鱼弯着身子，一杯又一杯地喝着，他清楚地知道，要在他生活中改变点什么已经晚了，能做的只有忘掉。

当别人在尽兴欢宴的时候，诗人消磨了自己的夜晚，如今他明白了，时光永不能倒流。只消从灯上抬起头，往上看天空，就会明白，夜晚无可挽回地一去不返了。服务员们急急忙忙从桌上扯下桌布。在凉台附近窜来窜去的猫儿们身上有着清晨的风景。白天不可抗拒地朝诗人扑来。



## 第七章 不吉利的单元

倘若第二天早晨有人对斯乔帕·利霍杰耶夫说：“斯乔帕！你要是不立刻起床，就杀了你！”斯乔帕也会用无精打采、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回答说：“您就毙吧，想怎么处置我都可以，我就是不起床。”

别说起床，他好像连眼睛都不能睁，因为只要他睁眼，顿时电闪雷鸣，他的脑袋便将炸成碎块。这个脑袋里有口沉重的钟在嗡嗡作响，眼珠和紧闭的眼睑之间有许多褐色斑点和绿色火圈在漂浮，此外还恶心，而且似乎这种恶心还与一台惹人心烦的留声机的音响有关。

斯乔帕竭力想记起什么，但记得起来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好像他昨天在什么地方，手里拿着餐巾想吻一位太太，并且向她保证，第二天中午准时到她家里做客。太太婉拒说：“不，不，我不在家！”可斯乔帕固执地坚持道：“可我一定会去的！”

这位太太是谁，现在几点了，今天是几月几号——斯乔帕全不知道，更糟的是他不知道也搞不清楚，他究竟在何处。他努力想搞清楚，哪怕只是最后那个问题为此他把粘在一起的左眼皮不乐意地睁了开来。昏暗中有什么东西晦暗地反射着光。最后斯乔帕发现那面窗间镜，并且明白他仰面躺在自己床上，也就是躺在卧室里原珠宝商太太的床上。这时，他脑中阵刺痛，使他闭上眼睛，呻吟起来。

需要解释一下：斯乔帕·利霍杰耶夫，杂耍游艺场经理，早晨醒来时，是在自己家里，在花园街上一栋六层大楼里的一套与已故的别尔利奥兹各占一半的那个单元里。

应该说，这套单元——门牌 50 号——早已拥有一个即使不能说坏，无论如何也是怪的名声了。还在两年前，这套单元的主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人曾是珠宝商德富热莱的遗孀。安娜·弗兰采夫娜·德富热莱，是位五十岁的、可敬而又十分能干的太太，她把一个单元的五间房中的三间出租给房客们：一个房客好像姓别洛穆特，另一位遗失了姓名。

就在两年前，单元里开始出现无法解释的事故：人们开始从这个单元里突然地消失了。

一天，在休息日，单元里来了位民警，把第二位房客（他的姓名消失了）叫到前厅，对他说，请他马上到警察分局去一趟，作个什么登记。房客吩咐女房东安娜·弗兰采夫娜忠实的老女仆安菲萨，如果有人打给他电话，就说他过十分钟回来，便同戴白手套、十分有礼的民警一起走了。可是他不仅十分钟后没有回来，而且压根儿就再也没回来过。更令人吃惊的是，显然民警也同他一起消失了。

笃信上帝的，或者坦白说——是迷信的安菲萨，就这样直截了当地向伤心的安娜·弗兰采夫娜宣称这是一种魔法，并且知道是谁带走了房客和民警，只是天黑前她不想说。然而，所有人都知道，魔法只要一开始，便无法把它制止住。第二个房客的消失，记得是在星期一，而在星期三别洛穆特也像钻入地下似的失踪了，不过，这发生在另外的情形中。早晨，像往常一样，有辆小车来接他，送他去上班，但是小车不但谁也没送到，自己也没有再回来。别洛穆特太太的痛苦和恐惧是无法描述的。但是，唉，相隔时间很短又发生了第二件事。就在当天晚上，当安娜·弗兰采夫娜和安菲萨从她们因某事匆忙赶去的别墅回来的时候，单元里已经再也没有遇上女公民别洛穆特。可别洛穆特夫妇占用的两间房的门上却贴上了封条。

好不容易过了两天。第三天，这段时间一直失眠的安娜·弗兰采夫娜又急急忙忙去了别墅……还需要说吗，她也没有回来！

剩下一个安菲萨，痛哭了一场，躺下睡觉时是晚上两点。后

来她怎么样了，不知道，但据其他单元的住户们说，好像 50 号单元里整晚都传出敲击声，而且好像直到早晨窗户里还亮着灯光。早上一切全清楚了，安菲萨失踪了！

关于失踪的人和该死的单元，大楼里很长时间都有各种各样传说，譬如说这个干巴瘦的笃信上帝的安菲萨，好像在自己干瘪的胸脯上随身带着一个麂皮小袋，里面装着二十五颗属于安娜·弗兰采夫娜的大钻石。还有一说是在安娜·弗兰采夫娜急急忙忙去的那栋别墅的柴棚里，好像无意中发现了不计其数的珍宝，其中包括那些钻石，还有沙皇时代的金币……等等，诸如此类的传说。噢，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是无法作担保的。

不管怎样，单元空着，贴着封条，一共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后来有人搬了进来——已故的别尔利奥兹偕夫人和这个斯乔帕偕夫人。很自然，他们刚搬进这个该死的单元，家里就开始出鬼才知道的怪事。也就是，一个月内两位夫人全失踪了。但她们还不算无影无踪。对于别尔利奥兹的夫人，有人说好像见到她在哈尔科夫与一个芭蕾舞剧导演在一起，而斯乔帕的夫人好像在神堂街露过面，传说杂耍游艺场经理利用自己遍天下的朋友，竟然想办法给她搞到一间屋子，但有个条件，不许她再到花园街去……

总之，斯乔帕呻吟起来。他想叫女佣人格鲁尼娅，向她要一片匹拉米通，但仍能意识到，这有多蠢……格鲁尼娅当然不会有什么匹拉米通。他想叫别尔利奥兹帮忙，哼哼了两下：“米沙……米沙……”但是正如他自己明白的那样，未得到回答。单元里万籁俱寂。

斯乔帕动弹动弹脚趾头，想到他是穿袜子躺着的，他颤抖着用手摸摸大腿，想确定自己是否穿着外裤，结果没得到结论。终于，他发现，自己孤身一人被抛弃了，没有谁会来帮助他，便决心爬起来，无论作出什么努力也在所不惜。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斯乔帕睁开粘在一起的眼皮，看见穿衣镜里映出一个人的模样：往各个方向竖起的头发，蒙着一层黑色短髭的浮肿的脸，肿成一条缝的眼睛，穿着带领子的脏衬衣，系着领带，穿着衬裤和袜子。

他在镜子里看到的自己就是这副尊容，可是他发现镜子旁还站着个陌生人，穿身黑衣服，戴顶黑色圆形小帽。

斯乔帕坐起在床上，尽可能把充血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盯着陌生人。

这位陌生人打破沉默，用低沉的带洋腔的嗓音，说出下面一句话：

“早安，最最惹人喜爱的斯乔帕·波格丹诺维奇！”

一片沉寂，停顿过后，斯乔帕作出最为痛苦的努力，开腔道：

“您有何事？”自己也感到吃惊，自己的声音很陌生。

“您”字他用的是高音，“有”用的是低音，而“何事”根本就发出声来。

陌生人友好地微笑，掏出表壳上镶三角星钻石的大金表，听它响了十一下，说道：

“十一点！正好是我等您醒过来的时间，因为您约我十点到您这里，瞧，我来了！”

斯乔帕在床边一把椅子上摸到外裤，小声说：

“对不起……”他穿上裤子，嘶哑地问：“请问，您贵姓？”他说话很吃力。每说一个字，象有谁用针扎了他脑子一下，引起极度疼痛。

“怎么？您连我的姓都忘了？”这时陌生人又莞尔一笑。

“很抱歉……”斯乔帕嘶哑地说，觉得酩酊大醉带给他的新的症状：床四周的地板好像往什么地方移动，他似乎马上会头朝下掉进地狱。

“亲爱的斯乔帕·波格丹诺维奇，”客人诚挚地笑着说，“任何匹拉米通都帮不了您。还是应该照聪明的老规矩——以毒攻毒。唯一能让您清醒的，是两杯伏特加和一盘又热又辣的小菜。”斯乔帕是个有心计的人，无论病得多厉害，也猜到既然在这种情况下遇上他，承认一切是很有必要的。

“坦白说，”他勉强转动舌头，开始说，“昨天我稍许多……”  
“别再开口了！”来访者连人带圈椅走到一旁。

斯乔帕睁大眼睛，发现小桌上摆上了一个托盘，托盘里是切好的白面包，一小高脚盘压实的黑色咸鲑鱼子，一小碟醋渍白蘑菇，一小锅什么东西，最后是装在珠宝商太太容量很大的长颈玻璃瓶里的伏特加。最让斯乔帕吃惊的，是长颈玻璃瓶因为寒冷而蒙着一层水汽。不过这好理解，玻璃瓶是放在塞满冰块의 涮杯缸里冰镇过的。总而言之，这顿饭十分令人满意。

陌生人没等斯乔帕的惊奇发展为病态，便灵巧地给他斟了半杯伏特加。

“那您不喝吗？”斯乔帕尖声道。

“很高兴！”

斯乔帕颤抖着把酒杯举到唇边，而陌生人一口就把自己杯里的东西饮了。斯乔帕嚼着鱼子，勉强挤出几个字：

“您怎么……也来点菜吧？”

“多谢，我从不就菜，”陌生人回答说，又斟上第二杯。打开锅，锅里原来是茄汁小灌肠。

于是，眼前可恶的绿色光圈渐渐消失了，说话也利索了，而主要是，斯乔帕回想起了点东西。也就是，他记起昨天在斯霍德尼亚湖上、滑稽短剧作家胡斯托夫家避暑的情景。是胡斯托夫用出租汽车把他拉去的。他甚至还记起，他们怎样在大都会饭店前雇的这辆出租车，当时还有个像演员又不是演员的人……随身带着一台装在小手提箱里的留声机。是的，是的，是的，他们是要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去郊外避暑！还记得一群狗因这台留声机而汪汪叫……哦，只有那位斯乔帕想亲吻的女士，始终搞不清楚她到底是谁……天晓得她是谁……好像在电台工作，也许不是。

这样，昨天稍稍变得清晰起来，不过，斯乔帕眼下最感兴趣的是今天，特别是，卧室里出现了一个陌生人，还带了伏特加和下酒菜。这倒应该搞清楚！

“那么，好吧，我希望您记起了我的姓名？”

可是斯乔帕只是腼腆地笑笑，把两手一摊。

“哎哟！我明白了，喝完伏特加，您还得喝点波尔图葡萄酒！请原谅，这样可能有助于您的记忆！”

“我想请求您，这件事只有您我知道，不要告诉别人，”斯乔帕恳求道。

“嗯，当然，当然！不过胡斯托夫，我自然不能替他担保。”

“您难道认识胡斯托夫？”

“昨天在您办公室里匆匆见了此人一面，但只要看一下他的脸长相就足以明白，这是个下流胚、马屁精和看风使舵、惹是生非的家伙。”

“太对了！”斯乔帕想，给胡斯托夫下了这样一个正确、简明、符合实际的定义，让他感到惊奇。

是啊，由一些碎片粘成了昨天，但杂耍游艺场经理依然没有摆脱惊慌。原因是在这个昨天中露出一个巨大的黑洞。这个戴圆形软帽的陌生人，随您怎么说，斯乔帕昨天绝对没在自己办公室里见过。

“魔法教授沃兰德，”见到斯乔帕的窘样，来客坚定地说，并把所有情况依次叙述了一遍。

昨儿白天，他从国外抵达莫斯科，立刻来到斯乔帕处，建议把自己的巡回演出安排在杂耍游艺场。斯乔帕打电话给莫斯科州游艺表演委员会，并就此问题达成了协议（斯乔帕脸色苍白，直

眨巴眼睛)，与沃兰德教授签署了七场演出合同（斯乔帕大张着嘴），商定沃兰德于今天上午十点去他处就细节作更详细的高讨……于是沃兰德就来了！

来了后，遇见女佣人格鲁尼娅，她说她也是刚到，她是不住宿的女佣，据她说别尔利奥兹不在家，如果来访者想见斯乔帕·波格丹诺维奇，那么就自己到他卧室去。斯乔帕·波格丹诺维奇睡得那么死，她没法把他叫醒。看到斯乔帕醉得不省人事，表演家就打发格鲁尼娅到附近的熟食店买伏特加和下酒菜，到药店买冰块。“请让我同您把账清了，”沮丧的斯乔帕哀声道，并开始找皮夹子。

“噢，简直是胡扯！”巡回演员叫道，拒绝再谈论这一话题。于是，伏特加和下酒菜算是搞清楚了，可斯乔帕依旧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他压根就不记得什么合同的事，哪怕打死他，他昨天也没见过这位沃兰德。是的，胡斯托夫见过，而沃兰德当时不在。

“请允许我看一下合同书，”斯乔帕小声说。

“请吧，请吧……”

斯乔帕望着文件，整个人是呆若木鸡。一切正常。首先，有斯乔帕豪放的亲笔签字！一旁是财务经理里姆斯基手书的斜体批注，允许支付演员一万卢布，记在他七场演出应得的三万五千卢布账上。并且：这里还有沃兰德的一张收据，写明他已领取一万卢布！“这是怎么回事？！”不幸的斯乔帕想，脑袋开始迷糊。难道醉酒后记忆完全模糊了？！可是，合同书都出示了，再表示惊讶就有失体面。斯乔帕请求客人允许他暂时离开一会儿，就那样穿着袜子跑到前厅去打电话。路上他朝厨房方向喊了声：

“格鲁尼娅！”

可是没人应声。这时他朝别尔利奥兹书房的门瞥了一眼，原先它是紧挨着前厅的，顿时如常言说的，呆若木鸡了。他在门把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上看清了绳子上那个巨大的火漆印。“您好！”有人在斯乔帕的脑袋里大声喊。“竟有如此荒唐的事！”这时斯乔帕的思想已经沿着双轨的轨道飞奔着，但是如同发生惨祸时常有的那样，是朝一个方向，却天晓得往哪儿。

甚至很难表达斯乔帕脑子里的一团糟。那边是戴黑圆帽的妖魔鬼怪、冰镇伏特加和难以置信的合同；这边真糟糕，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封条！也就是说，通知世人，别尔利奥兹干了什么坏事！没人相信，真的，没人会相信的！可是封条，瞧那封条！真他妈的……

这时，斯乔帕的脑子里又想起一篇稿子的事，搅得他心乱如麻，那是不久前他好像故意为难似的硬塞给别尔利奥兹，想让他发表在杂志上。而文章，你知我知，糟糕透顶！一篇狗屁文章，稿费又少得可怜……

想起文章之后，马上又记起一次值得人怀疑的谈话，记得那是在四月二十四日晚上，就在食堂里，斯乔帕同别尔利奥兹在一起吃晚饭。也就是说，这次谈话真正有什么值得怀疑之处那也说不上那么严重（否则斯乔帕就不这么谈了），但谈话的话题有些不必要。公民们完全可以自由自在嘛，何必非要涉及这类话题呢。在上封条之前，这种交谈可以说简直就是小事一桩，可是瞧，贴封条之后……

“唉，别尔利奥兹，别尔利奥兹！”斯乔帕的头脑里像开了锅。“这一切简直无法理解！”

不过没必要长久惋惜下去，于是斯乔帕拨通了财务经理里姆斯基办公室的电话。斯乔帕的处境很微妙：首先，外国人可能会生气，因为在出示合同之后，斯乔帕还在审查他，况且与财务经理谈这件事也有点困难。实际上，你不能这么问他：“喂，昨天我是否同魔法教授签订了一项三万五千卢布的合同？”这么问不太好！



“喂！”话筒里传来里姆斯基刺耳的、令人讨厌的声音。

“您好，格里戈里·达尼洛维奇，”斯乔帕小声说，“是我，利霍杰耶夫。有件事……哎……哎……我家里来了这……这个……沃兰德演员……于是……我想问，今天晚上怎么安排？”

“嗯，魔法师吗？”里姆斯基在话筒里回答。“海报这就贴出去。”

“好吧，”斯乔帕声音微弱地说，“待会见……”

“您很快就来吗？”里姆斯基问。

“再过半小时，”斯乔帕说着挂了电话，双手紧压滚烫的脑袋。“唉，出了这档子事！这记性是怎么回事，公民们？啊？”可是继续待在前厅不妥当，斯乔帕立即制定计划：想方设法掩盖自己不可思议的健忘，而眼下先要施计谋从外国人那里打听出他本人今天打算在斯乔帕负责的游艺场里演出什么节目？斯乔帕从电话机旁转过身子，在前厅中那面懒格鲁尼娅好久没擦过的镜子中，看见一个怪人，细长个像根竹竿，戴副夹鼻眼镜（唉，要是伊万在这里该多好！他立刻就能辨别出那家伙是谁！）。可怪人一晃就不见了。斯乔帕提心吊胆往前厅深处一瞧，又吓得直打颤，因为镜子里窜过一只大黑猫，同样转眼便消失了。斯乔帕心中一怔，开始站不稳了。

“怎么回事？”他想。“是否我精神失常了？这些影像怎么出来的？！”他朝前厅瞥一眼，惊恐地叫道：

“格鲁尼娅！这是怎么回事猫都窜到我们家来了？是哪儿的？还有谁同它在一起？”

“别担心，斯乔帕·波格丹诺维奇，”一个声音说，但不是格鲁尼娅，而是卧室里的客人，“这只公猫是我的。别着急。格鲁尼娅不在，我打发她去了沃罗涅日，回家乡去了，因为她抱怨，您已经很久没放她假了。”

这些话简直又荒唐又突然，以致斯乔帕认定是自己听错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极度惊慌中，他跑回卧室，却僵住在门口。他的头发微微颤动，脑门上沁着稀稀落落的小汗珠。

待在卧室里的客人已经并非一人，而是一帮。第二把圈椅上坐着的正是那个在前厅仿佛看到过的家伙。现在可以看清楚他：野鸡毛似的胡子，夹鼻眼镜只有一片镜片时时闪出微光，另一边没有镜片。但是卧室里更糟的是：在珠宝商太太的软座凳子上，以十分放肆的姿势懒洋洋地手脚伸开躺着第三位，就是那只肥胖的大黑猫，一只爪子举着伏特加杯子，另一只爪子举着把叉子，叉子上它还叉着一块醋渍蘑菇。

卧室里原本就微弱的亮光，在斯乔帕眼前开始变得完全暗淡了。“原来如此，原来他们全是疯子！”他抓住门框，思忖着。“我看您有些吃惊啊，最尊敬的斯乔帕·波格丹诺维奇？”沃兰德问牙齿咯咯作响的斯乔帕。“其实没什么可吃惊的。这是我的侍从们。”

这时公猫喝干伏特加，斯乔帕的一只手顺着门框往下滑。“这些侍从要有个地方住，”沃兰德继续说，“因此我们四人中的某个人在这个单元里是多余的人。我觉得，这个多余的人，就是您！”

“他们，他们！”细长个的方格子扯着山羊嗓子叫起来，对着斯乔帕说他们，“最近他们尽干卑鄙下流勾当。酗酒，利用自己的地位搞女人，什么事也不做，什么事也不会做，因为对委托给他们的东西一窍不通。花言巧语蒙骗上司！”

“他还白坐公家汽车到处游玩！”公猫嚼着蘑菇敲边鼓。

当斯乔帕那只软弱无力的手抓着门框，已经完全瘫倒在地的时候，单元里出现了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人。

直接从穿衣镜里出来一个个子矮小，但肩膀宽得离奇的人，头上戴顶圆形礼帽，嘴里戳出一颗奇丑无比的犬牙，以致那张面孔变得极为可厌。同时他一头火红头发。

“我，”这位新来者参加谈话，“一点也不明白，他怎么当上了经理，”小丑说话的鼻音越来越重，“他是经理，我就能作高级僧正呢！”

“高级僧正你可不像，阿扎泽洛，”公猫说，把小灌肠叉到自己盘子里。

“我只是说说罢了，”小丑用鼻音说，朝沃兰德转过身子，恭敬地说：“大人，请允许我把他扔出莫斯科，去他的吧？”

“去！”公猫大吼一声，毛都竖了起来。

这时卧室在斯乔帕四周旋转起来，他一头撞在门框上，失去了知觉，心想：“我死了……”

但他没有死。他将眼皮撑起一条缝，发现自己坐在一块什么石头上。他四周什么东西发出哗哗的响声。当他尽可能睁大眼睛，才发现那是大海在喧哗，而且波涛就在他脚边翻腾，简单说，他正坐在防波堤的最尽头，头上是光彩夺目的蓝天，远处是座屹立在群山之中的美丽城市。

他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跑到这儿来。斯乔帕颤巍巍站起身，顺着防波堤朝岸上走去。

防波堤上站着个人，抽着烟，往海里吐唾沫。他粗野地朝斯乔帕瞥了一眼，不再吐唾沫。这时斯乔帕鲁莽做了件荒唐事：他冲着陌生的抽烟者跪下说：

“求求您，告诉我这是什么地方？”

“神经病！”无精打采的抽烟者说。

“我不是酒鬼，”斯乔帕嘶哑地说，“我病了，天哪，我病了……我在哪儿？这是什么地方？……”

“嘿，雅尔塔……”

斯乔帕轻声吁了口气，歪着身体摔倒，头撞在防波堤晒热的石头上。

## 第八章 教授和诗人间的论战

就在斯乔帕在雅尔塔失去知觉的时候，也就是上午十一点半，别兹多姆内却恢复了知觉，他做了一个沉重而长久的梦，醒了过来。开始时他想弄明白，他是怎么落到这间陌生房间里来的，白色的墙，发亮金属做的令人惊奇的床头小桌，白色的窗帘，窗帘后面可以感觉到灿烂的阳光。

伊万摇摇脑袋，奇怪的是头不疼了，他记起自己是在医院里。这一想法勾起他对别尔利奥兹死亡的记忆，但今天它已引不起伊万强烈的震颤。一觉醒来，伊万变得安静些，头脑也开始清醒些。他在干净、柔软、舒适的弹簧床上一动不动躺了一会儿，发现身边有个电铃按钮。因为他有乱摸东西的习惯，伊万按了按钮。按了之后，他等待着某种响声或什么事情，然而发生的和他想的完全不同。他床脚上的一个磨砂玻璃圆柱体亮了，显示出“喝水”的字样。过一会儿，圆柱体开始转动，直到跳出“女护理员”几个字。构思巧妙的圆柱体自然使伊万感到惊奇。“女护理员”接着又变成了“找医生”。

“哼……”伊万不知道拿这个圆柱体怎么办。但这时他无意地摆弄对了：他在“女医士”上第二次按了一下按钮。圆柱体轻轻地丁当响了几下作为回答后，停了，灯熄了，进来一位胖胖的、穿件干净白大褂的可爱女士，并且对伊万说：

“早上好！”

伊万没有回答，因为他认为这种问候在目前情况下并不合适。事实上，是他们把一个健康人强留在医院里，还装出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不过女人并没有改变脸上温厚的表情，她按动按钮把窗帘卷起，阳光透过一直安到天花板的宽而精巧的窗栅，蓦地射进屋

里。窗栅外展现出一座阳台，阳台后面是弯弯曲曲的河岸，对岸是一片令人心旷神怡的松树林。

“请接受浴疗，”女人邀请他开口，顺手一推，内墙移动，里面原来是一间浴疗间和设备极好的盥洗间。

伊万虽然拿定主意不同女人说话，但见到大股水流从锃亮的水龙头哗哗流进浴缸，便讽刺说：

“噢，简直是在大都会饭店！”

“噢，不，”女人自豪地回答说，“比它强多了。这样的设备哪儿也没有，国外也是。专家、医生专程来参观我们的医院。我们这里每天都有外国游客来。”

听到“外国游客”这几个字，伊万顿时记起昨天的顾问。他阴沉着脸，皱起眉头看了一眼说：

“外国游客……您把外国游客奉若神明竟到这种程度！他们当中，顺便提一下，什么人都有。比如说，昨天我就认识了那么一位，算什么好东西！”

他差点没把本丢·彼拉多的事又重新叙述一遍，可是忍住了，明白给她讲这些毫无用处，反正也帮不了他什么忙。洗得干干净净的伊万立刻得到浴后男人所需的一切：熨好的衬衣、长衬裤和袜子。但还不止如此：女医士打开小橱门，指着里面问：

“您想穿什么——长袍还是病人服？”

被强行留在新住所的伊万，遇上这么个举止随便的女人，差点没把两手举起轻轻一拍，只得默默用手指指红绒布病人服。随后，伊万被带着经过空无一人、寂静无声的走廊来到一间很大的研究室。伊万早已决定要对这栋装备古怪的大楼里的一切，抱嘲讽态度，因此当即暗地里管这间研究室叫“大型公共食堂”。

理由是，这里放着一些大柜和玻璃小柜，全是锃亮的镀镍器械。还有结构十分复杂的圈椅，某些带罩的大肚灯，许多玻璃器皿、煤气喷灯、电线和谁也搞不清楚的仪器。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研究室里准备研究伊万的共是三人——两女一男，都穿着白大褂。他们先把伊万领到角落里的一张小桌旁，显然为的是向他询问。伊万开始考虑他的处境。在他面前有三条路。最吸引人的是第一条：扑向这些灯具和稀奇古怪的东西，把它们统统砸烂，以此来抗议对他的无端扣押。

但今天的伊万与昨天的伊万已经不可同日而语，第一条路也许会给他带来噩运：怕是他们会更深地把他当作一个狂暴的疯子。因此第一条路被伊万摒弃了。第二条路是：立刻把有关顾问和本丢·彼拉多的情况讲清楚。但是昨天的经验表明，他们并不相信他的叙述，或者认为他心理异常。所以伊万放弃第二条而决心选择第三条：把自己锁在高傲的沉默中。

完全的沉默是很难实现的，不管自愿与否，必须回答一系列问题，哪怕愁眉苦脸、不轻易开口。

他们依例地询问了伊万过去生活的全部情况，甚至包括十五年前他什么时候、如何得的猩红热。他们为伊万记下了整整一页，又把它翻过来再记。一位穿白大褂的女人改而询问伊万父母亲的情况。于是无聊的浪费时间开始了：谁死了，何时何因，是否饮酒，是否得过性病，等等此类问题。最后，让他把昨天发生在牧首塘畔的事情叙述了一遍，但并不十分纠缠，对有关本丢·彼拉多的宣告也不觉得奇怪。

这时，那女人把伊万让给那个男的，此人对付伊万用的是另一种方法。他并不询问，只是量了下伊万的体温和脉搏，用某种灯照着伊万的眼睛，看了看。然后上来另一个女人给男的当帮手，他们不知用什么东西往伊万背上刺了一下，但并不疼，又用小锤柄在他胸部的皮肤上划了些什么痕迹，拿小锤敲他的膝盖，震得伊万的双腿一跳一跳的，刺破手指，取了点血，又在他肘弯处刺了一下，往手上套上胶皮套。

伊万只是暗自苦笑，寻思这一切搞得多愚蠢，多可笑。只要

想想就会了解！他本想警告大家来自陌生顾问的危险，打算把他逮住，结果却是他落到了某个秘密研究室，然后还让把曾在沃洛格达狂饮酗酒的费佳叔叔的所有丑事全抖搂出来。整件事蠢得让人无法忍受！

伊万终于被放出来。他被押送回自己房间，在那里得到一杯咖啡、两只煮得半熟的鸡蛋和一只奶油白面包。

吃喝完所有食物，伊万下决心等待这个单位某个主要领导人的到来，从他那里获得对自己的关注和公正。

很快，就在伊万用过早餐之后，他就等到了他。突然间，伊万房间的门打开了，进来一帮穿白大褂的人。走在所有人前面的是个四十五岁上下的男人，胡子修饰得像演员一样形状修得很精心，一双眼睛讨人喜欢，但目光很犀利，举止很有礼貌。随从们全表现出一副对他既关注又尊敬的模样，因此他的出场显得十分庄重。“像本丢·彼拉多的派头！”伊万暗忖。

对，毫无疑问，这是个管事的领导者。他坐在凳子上，而所有人全站着。

“斯特拉文斯基博士，”坐着的那位向伊万作自我介绍，并友好地望着他。

“请看病历，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一个蓄着整洁大胡子的人说，递给主事一张写满伊万病历的纸。

“还拼凑了整套档案！”伊万想。而主事用有经验的眼睛将那张纸浏览一遍，嘟哝道：“嗯，嗯……”并用几乎没人听得懂的语言同四周的人交换几句。

“他也像彼拉多似的，用拉丁语……”伊万痛苦地想。这时有个词让他打了个寒颤，这就是“精神分裂症”，“唉，昨天可恶的外国人在牧首塘听说的话，今天斯特拉文斯基教授又在这里重复一遍。”

“难道他也知道！”伊万惊慌不安地想。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看来，主事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凡事同大家商量，让大家高兴，不管周围的人对他说什么，而且还一个劲儿说“太好了，太好了……”

“太好了！”斯特拉文斯基说，把那张纸还给某人，然后对伊万说：“您是诗人？”

“没错，”伊万阴沉地回答说，头一回突然感到对诗歌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厌恶，一想起自己的诗就好像觉得不难受。

他皱起眉头，反问斯特拉文斯基：

“您是教授？”

对此，斯特拉文斯基殷勤而又礼貌地点了下头。

“您是这儿的领导者？”伊万继续问。

斯特拉文斯基对此又点了下头。

“我需要同您谈谈，”伊万富含深意地说。

“我就是为此而来，”斯特拉文斯基说。

“问题是，”伊万开始说，觉得他的时刻来了，“有人硬将我当作成个疯子，谁也不想听我的！……”

“噢，当然不，我们会很用心地听您的，”斯特拉文斯基认真而镇静地说，“把您说成是疯子我们决不允许。”

“那么请您听着：昨天晚上我在牧首塘遇见一个外国人又不像外国人的神秘人物，他事先就知道别尔利奥兹要去世，而且亲眼见过本丢·彼拉多。”

随从们默不作声，一动不动地听着诗人的叙述。

“彼拉多？彼拉多，这是在耶稣基督时期生存的人吗？”斯特拉文斯基眯起眼睛盯着伊万问。

“就是那个人。”

“啊哈，”斯特拉文斯基说，“而这位别尔利奥兹死在电车底下？”

“就是他，昨天在我眼前在牧首巷被电车轧死了，而且这位



最神秘的公民……”

“那个本丢·彼拉多的熟人？”斯特拉文斯基问，看来他的特点是有很强理解力。

“就是他，”伊万证实道，心里在琢磨斯特拉文斯基，“在这以前他事先说，安努什卡洒了葵花籽油……而他恰巧就在这地方滑倒了！您看天底下竟有这种事情？”伊万意味深长地探询道，希望自己的话能产生很大影响。

但这种影响并未出现，斯特拉文斯基很简单地提了下一个问题：

“这个安努什卡是什么人？”

这个问题使伊万有点慌乱，他的脸抽搐了一下。

“安努什卡在这里根本不重要，”他说，显得很急躁，“天知道她是谁。她只不过是某个从花园街来的蠢货。重要的是他事先，您明白吗，他事先就知道关于葵花籽油的事！您知道我在说什么吗？”“相当明白，”斯特拉文斯基认真地说，碰了下诗人的膝盖，补充道：“请别激动，继续讲。”

“我继续讲，”伊万说，极力对斯特拉文斯基说些容易接受的话，并且根据痛苦的经验已然知道，只有镇静才能帮助他，“于是这个可怕的家伙，他撒谎，说他是顾问，其实他具有某种特异功能……比如你在他后面追，可是根本无法追上他。同他在一起的还有一对儿，也是好样的，但各不相同：一个是瘦高个，戴副打碎镜片的眼镜，还有是一只大得不可思议的公猫，会自己乘电车。还有，”没人阻止他的话的伊万带着巨大的热情和说服力说，“他本人曾经在阳台上与本丢·彼拉多一起呆过，这毫无疑问。要知道这有什么可稀奇的？啊？他必须立刻逮捕，否则他会干出无法形容的灾难。”“所以您一定要把他逮捕？我理解得对吗？”斯特拉文斯基问。

“他是个聪明人，”伊万心想，“应该承认知识分子中也能碰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上几个聪明人。这一点不能否认！”于是答道：

“完全正确！因此我怎么能不做到这一点呢，您自己想啊！可是我反倒被强行扣押在这里，把灯塞到眼睛底下，把我淹在澡盆里，费佳叔叔的事不知为何也问个没完！……他早已不在人世！我要求立刻把我放了。”

“那不困难，太好了，太好了！”斯特拉文斯基说。“瞧，全搞清楚了。确实，把一个健康人关在医院里是什么意思？好。我立刻从这里把您放了，假如您告诉我您是个正常人。您不用证明，只要说一声。那么，您是正常人吗？”

这时静悄悄地无人发出声音，上午照料过伊万的胖女人虔敬地望着教授，而伊万再次暗忖：“真聪明。”

教授的建议他十分中意，但回答前，他再三考虑，蹙起额头，最后才坚定地说：

“我是正常的。”

“这样就太好了，”斯特拉文斯基轻松地叫道，“如果是这样，那么让我们合乎逻辑地来判断一下。我们先说您在昨天，”这时他扭过身子，立刻有人把伊万的病历卡递给他。“在寻找那个作为本丢·彼拉多的熟人向您作自我介绍的陌生人时，昨天您干过下面的事。”斯特拉文斯基屈起长长的手指，一会儿瞧瞧病历，一会儿瞧瞧伊万，“您曾把圣像别在胸上。有过吗？”“是的，”伊万愁眉苦脸同意道。

“您从围墙上掉下来，划破了脸。是这样吗？您手拿一支点燃的蜡烛出现在餐厅里，只穿着内衣并且在餐厅里打了人。人们把您捆着送到这里。到了这里，您曾给警察局打电话并且请求派机关枪。后来您企图从窗口跳下去。是这样吗？请问：您的所作所为是否可能抓住或者逮捕什么人？如果您是个正常人，那么您自己的回答便是：决不可能。您想离开这里？请吧。但是请允许我问您，您从这里将去哪儿？”

“当然去警察局，”伊万回答说，但已经不那么坚定，并且在教授的注视下有些局促不安。

“从这里直接去？”

“是，嗯。”

“不顺路回趟自己家？”斯特拉文斯基迅速问道。

“没时间回家！我到处去串门，他会偷偷溜走的！”

“好吧。那么您在民警局首先想说什么呢？”

“关于本丢·彼拉多。”伊万·尼古拉耶维奇回答说，显得有点闷闷不乐。

“嗯，太好了！”斯特拉文斯基温和地说，并对那个留大胡子的人吩咐道：“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劳驾给公民别兹多姆内开张进城证明。不过这间房间别动，床上用品也不用换。过两小时公民别兹多姆内还要回到这里。好吧，”他对诗人说，“我不祝您取得成功，因为我完全不信您会成功。后会有期！”他站起来，随从们也都活动起来。

“根据什么我还将回到这里？”伊万不安地问。

斯特拉文斯基好似就等着这个问题，马上又坐下说：

“根据是，您穿着衬裤只要一进民警局，并且说您曾见到一位本丢·彼拉多的熟人，他们立刻就会把您送回来的，您就重新在这间房子里待着。”

“这跟衬裤有何关系？”伊万问，惊恐地东张西望。“主要是本丢·彼拉多。但衬裤同样也是个事。要知道，我们把公家衣服从您身上脱下来，把您自己的穿着还给您。您是穿着衬裤被送到我们这里来的。同时您又不打算顺路回趟自己家，虽说我曾向您暗示过这点。接着便是彼拉多……事情不就齐了！”

这时，伊万也不知是怎么回事。他的意志被粉碎了，他觉得自己意志薄弱，需要别人给他拿主意。

“那可怎么办呢？”他问道，这次已是怯生生的。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那太好了！”斯特拉文斯基说，“这是个很有道理的问题。现在我来告诉您，您究竟出了什么事。昨天有个人把您吓坏了，而且用关于本丢·彼拉多的故事和别的事情把您搞得心慌意乱。于是您，一个精神极度紧张、受到极大刺激的人，就在城里四外乱跑，大讲本丢·彼拉多的故事。这样自然而然，大家就把您当成了疯子。现在您的出路只有一条——绝对保持安静。您必须留在这里。”

“可是他也必须给抓起来！”伊万叫喊道，已经是在哀求。“好的，不过为什么非得您自己去抓他呢？您把您的所有疑问和对此人的指控全在纸上写下来。把您的正式声明送往该送的地方，再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了，如果如您所想，我们是在与罪犯打交道，这一切就会很快搞清楚。但是只有一个条件：您别把头脑搞得太紧张，您得尽量少想本丢·彼拉多。不管别人会说什么！不是所有人都该相信的。”

“明白了，”伊万坚决地说，“请给我纸和笔。”

“给他几张纸和一支短铅笔，”斯特拉文斯基吩咐胖女人，而对伊万这么吩咐：“不过我劝您今天别写。”

“不，不，就今天，今天一定得写。”伊万惊惶不安地喊道。“那好吧。只是大脑别太紧张。今天写不成，明天再写。”

“他一定会逃跑的！”

“噢，不会的，”斯特拉文斯基坚定地说，“他无处可逃，我向您保证。您记住，在这里我们将全力帮助您，没有我们的帮助，您将毫无办法。您听清我说的吗？”斯特拉文斯基突然意味深长地问，把伊万的双手握在自己手中。他久久地盯着伊万，重复道：“这里会帮助您……您听清了吗？……这里会帮助您……这里会帮助您……您会放松自己。这里静悄悄，一切都很安静……这里会帮助您……”

伊万·尼古拉耶维奇突然打了个哈欠，脸部表情变柔和了。

“是的，是的，”他轻声说。

“这样就太好了！”斯特拉文斯基按照习惯结束了谈话，站起身来。“再见！”他握了下伊万的手，并且已经走出屋子以后，又回过头来，对留大胡子的人说：“对了，您试试氧气……和浴疗。”一会儿工夫，斯特拉文斯基和他的随从们全在伊万面前消失了。窗栅外对岸那片春意盎然令人心旷神怡的松树林，在正午的阳光下特别诱人，而近处的河流泛着粼粼波光。

## 第九章 科罗维耶夫的诡计

尼卡诺尔·伊万诺维奇·鲍索伊，是莫斯科花园街副 302 号楼的房管所主任，已故的别尔利奥兹就住在这幢大楼里，因此从出事的那天星期三晚上开始直到星期四，他简直忙得不可开交。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半夜里，热尔德宾参加的那个委员会来到大楼，找来鲍索伊，通知他有关别尔利奥兹的死讯，并同他一起前往 50 号单元。

在那里，他们一起对死者的手稿和物品进行了查封。这时候，不住宿的女佣格鲁尼娅和鲁莽的斯乔帕·波格丹诺维奇都不在单元里。委员会告知鲍索伊，死者的手稿将由他们取回整理，死者的住房，也就是三间屋（原珠宝商太太的书房、客厅和餐厅）归房管所支配，死者的物品在通知继承人之前，必须在住所指定地点妥为保管。

别尔利奥兹的死讯以某种异乎寻常的高速度传遍了整幢大楼，并且从星期四早晨七点起，人们就开始给鲍索伊打电话，接着又带着申请书亲自登门，申请书的内容是希望得到死者的住房。短短两个小时之内，鲍索伊共接到此类申请书三十二份。

申请书中有哀求、威胁、中伤、告密，有进行自费修缮的保证，无法忍受的拥挤情况说明，不能与土匪同居一单元的记述。其中有一份以自己的艺术感染力惊人地描述了发生在 31 号单元的盗窃案，有人竟然直接把饺子塞进了自己的上衣口袋里。有两份声称将以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有一份则承认自己已偷偷怀孕。

有人把鲍索伊叫到他单元的前厅，拽住袖子，喋喋不休，挤眉弄眼，保证不忘了他的好处。

这份难受一直忍受到中午刚过十二点，鲍索伊才从自己的单

元逃到大门旁的房管所，但发现那里也有人暗中守候着他，便又在那里逃了出来。好容易躲开那些穿过柏油院子穷追不舍的人们，鲍索伊躲进了六门，跑上五楼，那个不吉利的 50 号单元就在这里。

胖子鲍索伊在楼梯口喘过气来后，按响了门铃，但没人给他开门。他按了一次又一次，并且开始嘟哝和小声地骂人。但门还是没开。鲍索伊失去了耐性，从口袋里掏出一串属于房管所的备用钥匙，十分威风地用一只手打开门，走了进去。

“喂，女佣人！”鲍索伊在昏暗的前厅里喊道。“你怎么啦？格鲁尼娅，到底发生什么事？你不在吗？”

谁也不答腔。

于是鲍索伊拿掉书房门上的封条，从公文包里掏出米突尺，一步迈进了书房。

他迈是迈了，但在门口惊讶地住了脚，甚至还哆嗦了一下。

死者的桌子后面，坐着一位陌生公民，干瘪，细高个，穿件花格上衣，戴顶骑手帽，架着夹鼻眼镜……哼，总之一句话，就是那一个。

“您，究竟是什么人，公民？”鲍索伊惊惶地问。

“哎呀！尼卡诺尔·伊万诺维奇，”突然出现的公民用刺耳颤抖的男高音叫喊起来，并且跳起来，用强制而突然的握手向主任表示欢迎。这种欢迎并未令鲍索伊感到开心。

“对不起，”他疑虑重重地说，“您究竟是什么人？您是官方人士？”

“嗨，尼卡诺尔·伊万诺维奇！”陌生人诚恳地叫道，“官方人士和非官方人士究竟是什么？这一切取决于从什么观点出发看事物，这一切，尼卡诺尔·伊万诺维奇，是有条件的，又是模糊的。今天我是非官方人士，而明天，你知道，成了官方人士！而经常是相反，尼卡诺尔·伊万诺维奇。这种事太正常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番议论丝毫也未能使房管所主任满意。他天生是个疑心很重的人，他断定他面前的这位夸夸其谈的公民，准是个非官方人士，或许是个游手好闲的家伙。

“您究竟是什么人？您姓什么？”主任越来越严厉，甚至开始向陌生人威逼。

“我的姓嘛，”公民对严厉态度毫不在意，他说，“喏，比方说，叫科罗维耶夫。您想来点东西吗，尼卡诺尔·伊万诺维奇？不必客气！啊？”

“对不起，”鲍索伊已经怒气冲冲，“去他妈的下酒菜！”（必须承认，鲍索伊天生有点儿粗鲁，虽说这并不令人愉快）“不许呆在死者的屋里！您在这里干什么？”

“请您坐下，尼卡诺尔·伊万诺维奇，”那位公民丝毫不害怕，他一边说着，开始献殷勤，请主任坐转椅。

鲍索伊简直狂怒极了，拒绝转椅，拼命号叫起来：

“您究竟是什么人？”

“我，请注意，是为在这个单元里拥有一个公馆的外国人当翻译，”自称科罗维耶夫的人作自我介绍，红棕色脏皮鞋的鞋后跟喀嚓一碰。

鲍索伊张着大嘴。这个单元里出现了一个什么外国人，还带着一名翻译，对他来说绝对是意料之外的事情，于是他要求解释。

翻译很乐意地作了解释。外国演员沃兰德先生应杂耍游艺场经理斯乔帕的盛情邀请，在自己巡回演出的这段大约一周的时间里，下榻于他的单元里，为此他还于昨天致函尼卡诺尔·伊万诺维奇，目的是请求为外国人登记临时户口，斯乔帕本人暂时去了雅尔塔。

“他没给我写过任何东西，”主任十分惊讶地说。

“那您在自己皮包里找找，尼卡诺尔·伊万诺维奇，”科罗维



耶夫甜言蜜语建议道。

鲍索伊耸耸肩，打开公文包，发现里面有封斯乔帕的信。“我怎么会把它给忘了呢？”鲍索伊痴傻地望着拆开的信封，喃喃道。

“这是常有的事，常有的事，尼卡诺尔·伊万诺维奇！”科罗维耶夫喋喋不休地说起来，“心不在焉，心神不定，再说又疲劳过度，血压升高，我们亲爱的朋友尼卡诺尔·伊万诺维奇！我自己就心不在焉得厉害。什么时候喝两杯，我给您讲讲我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您非哈哈大笑不可！”

“斯乔帕什么时候去的雅尔塔？！”

“他已经走了，走了！”翻译叫起来。“他，您知道吗，已经乘车离开了！鬼知道他已经到了哪儿！”这时翻译挥动手臂，就像风车的叶片。

鲍索伊提出，他必须亲自见见外国人，但遭到翻译的拒绝：怎么样都不可以。他忙着呢。他在训练公猫。

“公猫嘛，如果您乐意，我倒可以让您见见。”科罗维耶夫提议。

对此，鲍索伊同样也表示拒绝，于是翻译立刻向主任作了一个出乎意料、但十分有意思的提议。

因为沃兰德先生无论如何也不愿意住饭店，而习惯于住得自由自在，那么房管所在沃兰德继续在莫斯科作巡回演出期间，何不将整套单元，也就是死者的三间房租给他一星期呢？“要知道，这一切都对死者没任何区别，”科罗维耶夫嘶哑着嗓子悄悄说，“现在这套单元，尼卡诺尔·伊万诺维奇，您当然也认为，对他来说毫无用处吗？”

鲍索伊有些犹豫不定地反驳道，据说外国人都应该住在“大都会”，而根本不能在私人单元里住宿……

“我对您说，他太任性，真是有点过分！”科罗维耶夫低声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说。“哼，横竖不愿意！不喜欢饭店！瞧这帮外国游客，他们哪能呆我家里啊！”科罗维耶夫亲昵地抱怨道，用指头戳自己青筋突起的脖子。“您相信吗，给他们折腾得全身乏力！比如最近那个狗崽子，他来了……或是搞间谍活动，或是随心所欲地耍性子，搞得全部神经都崩溃了：这也不好，那又不行！……不过您的房管所，尼卡诺尔·伊万诺维奇，完全是有利可图的，好处明摆着。他可不吝惜金钱，”科罗维耶夫四面打量一下，然后凑到主任耳朵上小声说：“百万富翁！”

翻译的提议里包含着明显的实际内容，话说得也很有分量，不过从他说话的腔调，他的衣着和他那副令人反感到极点、毫无用处的夹鼻眼镜中，总奇怪地透着某种不安全感。因此，某种隐隐约约的东西折磨着主任，让他不担心，但他仍然决定接受他的建议。这是因为房管所，唉，有非常大的亏空。秋天该买石油烧暖气，可哪来的钱哪——不知道。有了外国游客的这笔钱，也许就能摆脱困境。但是素来办事认真小心的鲍索伊声称，首先他必须就这个问题同国际旅行社联系一下。

“我明白，”科罗维耶夫叫道，“怎么能不联系呢，一定得联系。给您电话，尼卡诺尔·伊万诺维奇，您马上联系一下。钱的问题请不必客气。”他把主任领到前厅电话机跟前，小声补充说，“不拿他的钱，拿谁的！要是您去看看，他在法国尼斯有什么样的别墅该多好！明年夏天，您要是出国，一定得去看看——您一定得来！”

同国际旅行社的事情，通过电话以异乎寻常、令主任大吃一惊的高效率，得到顺利解决。原来那里已经知道沃兰德先生打算住在斯乔帕的私人单元里，对此完全赞成。

“简直太妙了！”科罗维耶夫大声说。

被他那没完没了的瞎唠叨搞得有些晕乎的主任声称，房管所同意将50号单元租给演员沃兰德一周，租金为……鲍索伊稍稍

犹豫了一下，才说：

“一天五百卢布。”

这时，科罗维耶夫令主任完全地震惊。他鬼鬼祟祟朝卧室方向使个眼色，那里传来一只沉重的猫轻轻的跳跃声，他嘶哑地说：

“也就是说，一星期合三千五百卢布？”

鲍索伊心想，他接着一定会补上这么句话：

“嘿，您真贪心啊，尼卡诺尔·伊万诺维奇！”但科罗维耶夫说的正相反：

“难道只要这么一点儿！跟他要五千，他会给的。”

鲍索伊不知所措地笑了笑，自己也没发现，他怎么站到了死者的书桌旁，科罗维耶夫在那里又快又灵巧地写出了一式两份合同。

然后他带着合同飞进卧室，又返回来，两份合同都已由外国人笔触豪放地签了字。主任也在合同上签了字。这时科罗维耶夫请他开张收据，数目是五……

“数目用文字，别用阿拉伯数字，尼卡诺尔·伊万诺维奇！……千卢布……”边说，边开玩笑似的用德语数着：“一、二、三！”然后拿给主任五叠崭新的银行钞票。

鲍原素点钞的时候夹杂着科罗维耶夫各种笑话和俏皮话，像“金钱爱盘算，盘算就来钱”，“自己的眼睛最牢靠”等等，诸如此类。点完钱，主任从科罗维耶夫手中接过给外国人登记临时户口的护照，把它和合同、钱一起放进公文包，这才忍不住羞怯地想要几张免费入场券。

“这有什么可说的！”科罗维耶夫大吼道。“您要几张，尼卡诺尔·伊万诺维奇，十二张，十五张？”

震惊不小的主任解释说，免费入场券他只需两张，他一张，佩拉格娅·安东诺夫娜，也就是他的夫人一张。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科罗维耶夫立刻掏出便条本，利落地给鲍索伊开了两张头排招待券。翻译左手把招待券灵巧地塞给鲍索伊，右手则又把厚厚一叠崭新的钞票放到他的另一只手里。鲍索伊把目光投向这叠钱，满脸通红，忙不迭把它推开。

“不能这么做……”他嘟哝着。

“我不想听，”科罗维耶夫贴着他耳朵小声说，“我们这里不允许，可外国人他们兴这一套，您会令他不悦的，尼卡诺尔·伊万诺维奇，这可不合适。您出了力……”

“这是被严厉禁止的，”主任朝四周望了望，悄悄说，声似蚊鸣。

“哪有证人啊？”科罗维耶夫凑到另一只耳朵小声说，“我问您，证人在哪儿？您别这样啊？”

这时出了件怪事，正如后来主任一口咬定的那样：这叠钱自己钻进了他的公文包。然后软弱无力、甚至摇摇晃晃的主任来到楼梯口，各种想法旋风般在他头脑里飞旋。法国尼斯的别墅，受过特殊训练的公猫，确实没有证人的想法，他的夫人见到招待券的高兴劲儿，全都在旋转。这是些彼此八杆子打不着的想法，但基本上都是令人高兴的。然而在他内心深处的什么地方却有枚什么针，使主任感到阵阵刺痛。这是枚惊慌不安的针。而且就在楼梯口，有如挨了一棒似的，一个想法突然出现：“如果门上了封条的话，那么翻译是怎么进到书房的呢？！他，鲍索伊怎么不问问呢？”好一会儿，主任就像一头公绵羊，盯着楼梯的台阶，然后决心不去管它，不再为这些浪费头脑的问题折磨自己……

主任刚离开单元，卧室里就传出一个低低的声音：

“这个尼卡诺尔·伊万诺维奇我不喜欢。他是个骗子和滑头的家伙。能否做到别让他再来了？”

“阁下，这您尽管吩咐！……”科罗维耶夫说，声音不再刺耳颤抖，而是又纯正又响亮。

可恶的翻译立刻来到前厅，在那里拨了个电话号码，不知理由十分感伤地在话筒里说起来：

“喂！我认为有责任报告，我们花园街副 302 号楼的房管主任尼卡诺尔·伊万诺维奇·鲍索伊，在倒卖外币。现在在他的 35 号单元厕所的通风装置里，有用报纸包着的四百美元。我是上述大楼 11 号单元的住户季莫菲·克瓦斯佐夫。但我恳求对我的名字保密。我担心上述主任的报复。”

这个卑鄙家伙挂上了电话。

50 号单元里后来出了什么事，并不清楚，清楚的是，鲍索伊家里出了事。他把自己反锁在家里的厕所里，从公文包里抽出翻译塞给他的那叠钞票，令他惊奇的是里面竟有四百卢布这么多的钱。鲍索伊把它用报纸包好，塞进了通风道。

五分钟后，主任坐到自己小饭厅的小桌旁。夫人给他从厨房里端来切得整整齐齐的鲱鱼块，还稠稠地撒上绿色的葱末。鲍索伊倒了一杯酒，干了，又倒上第二杯，又喝光了，用餐叉叉了三块鲱鱼……这时门铃响了，佩拉格娅·安东诺夫娜正端来热气腾腾的一锅汤，只要朝它看一眼，立刻就能猜到里面，在又稠又烫的红甜菜汤里面，是世上最美味不过的东西——带有骨髓的骨头。

鲍索伊咽了口唾沫，像狗吠似的狂叫起来：

“你们下地狱去吧！吃饭都不让安生。谁也别放进来，我不在，不在。告诉他们，别再为单元的事瞎忙了。一星期后再开会研究……”

夫人跑进前厅，而鲍索伊操起舀汤用的大勺子，从冒泡的滚汤中舀起了它，那根竖着裂了道缝的骨头。这时饭厅里进来了两个公民，同他们一起进来的是不知为何脸色特别苍白的佩拉格娅·安东诺夫娜。一见到这两位公民，鲍索伊也脸色发白猛地站了起来。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厕所在哪儿？”头一个担心地问，他穿件领扣在侧面的竖领白衬衫。

餐桌上有样东西砰的响了一下（这是鲍索伊把勺子掉到了漆布上）。

“在这里，在这里，”佩拉格娅连珠炮似的回答说。

来人立刻冲进过道。

“发生什么事了？”鲍索伊跟在来人后面小声问，“我们单元里不可能有那种东西……而你们的证件……对不起……”

头一个人边走边向鲍索伊出示证件，而第二位已经站在厕所的凳子上，把手伸进了通风道。鲍索伊两眼发黑。他们打开报纸，但那一叠钞票已经不是卢布，而是种陌生货币，不知是蓝色的，还是绿色的，还带有某个老头像。其实，所有这些鲍索伊都看不清楚，他眼前漂浮着某些斑点。

“通风道里是美元，”头一个深思地说，并温和有礼貌地问鲍索伊：“您的？”

“不是！”鲍索伊用可怕的声音回答说。“是敌人偷偷放的！”“这是常有的事，”头一个人说，仍然温和地补充说：“那好吧，该把其余的也交出来。”

“我没有！没有，对天发誓，从来没有有过美元！”主任绝望地叫喊道。

他急忙奔向抽屉柜，砰的一声拉开抽屉，从里面拽出公文包，同时乱七八糟胡乱地叫道：

“这是合同……翻译这个坏蛋偷偷放的……科罗维耶夫……戴夹鼻眼镜！”

他打开公文包，看了一眼，接着把手伸进去，脸色发青，公文包掉进红甜菜汤里。公文包里什么也没有：无论是斯乔帕的信，合同书，外国人的护照，钱，甚或还是免费入场券。总之，除了那把称心如意的米突尺，什么也没有。

“同志们！”主任发疯似的叫喊起来。“把他们关起来！我们大楼里有魔鬼！”

就在这时，也不知道佩拉格娅在想什么，她只是两手一拍，喊叫道：

“痛改前非吧，伊万内奇！会从轻发落的！”

鲍索伊两眼充血，在老婆头上举起双拳，嘶声叫道：

“哼，该死的蠢妇！”

这时他身子一软，倒在椅子上，看来打定主意屈从不可避免的命运了。

季莫菲·康德拉季耶维奇·克瓦斯佐夫此刻正在楼梯间贴在主任单元门的锁眼上，一会儿用耳朵，一会儿用眼睛，好奇得不得了。

五分钟过后，聚在院子里的大楼居民看到，主任由另外两人押着径直朝大楼的大门走去。他们绘声绘色地说，鲍索伊面如土色，摇摇晃晃走着，活像个醉鬼，嘴里还嘟嘟囔囔些什么。

又过了一小时，一位陌生公民来到第 11 号单元，正赶上季莫菲兴高采烈地上气不接下气地在对其他住户叙述主任是如何被带走的。他勾手指，让季莫菲从厨房来到前厅，不知对他说了些什么，就与他一起消失了。

## 第十章 来自雅尔塔的消息

正当鲍索伊遭到不幸的时候，就在相距花园街副 302 楼不远的地方，游艺场财务经理里姆斯基的办公室里坐着两个人：里姆斯基本人和游艺场的行政协理员瓦列努哈。

剧场二楼的大办公室有两扇窗户对着花园街，而坐在办公桌后面的财务经理，他背后正好有扇窗子，对着游艺场的夏季花园，那里设有冷饮小卖部、靶场和露天舞台。办公室的陈设，除了那张办公桌，就是那些耷拉在墙上的旧海报，一张上面放着个长颈玻璃瓶的小桌子，四把扶手椅，墙角上的一只架子，架子上放着本落满灰尘的评论杂志的过期样本。当然除了那些，办公室里还有一个体积不大的保险柜。这个保险柜因来回搬动而表层剥落得厉害，紧挨着里姆斯基办公桌的左首。

坐在办公桌后的里姆斯基，从上午起就情绪不佳，而瓦列努哈却与他相反，显得生气勃勃、令人不安地精力充沛。但是却有劲没地方用。

瓦列努哈现在躲在财务经理的办公室，是为了摆脱那些缠得他不得安生的想不花钱看戏的家伙，尤其是在更换节目的日子里。而今天恰好便是这样的日子。

只要电话铃一响，瓦列努哈抓起话筒便谎称：

“找谁？瓦列努哈？他不在。出去了。”

“请你再给斯乔帕打个电话嘛，”里姆斯基气恼地说。

“可他不在家。我已经派卡尔波夫跑了一趟。单元里一个人也没有。”

“天晓得怎么回事，”里姆斯基低声嘟哝道，把计算机敲得噼啪响。

门开了，引座员拉进来厚厚一大捆刚印好的增补的海报。绿



纸上印着鲜红大字：

今天和平日游艺场加演节目

沃兰德教授

魔法表演并揭示谜底

瓦列努哈把一张海报盖在杂志样本上，退后几步，欣赏了一会儿，吩咐引座员把所有海报立刻张贴出去。

“棒极了，鲜艳夺目，”引座员一走，瓦列努哈便说。

“我极端厌恶这玩意，”里姆斯基透过角质眼镜恶狠狠瞥一眼海报，嘟哝道，“我简直震惊，怎么会决定让他来上演这玩意！”

“不，格里戈里·达尼洛维奇，别说，这是相当巧妙的一着棋。这出戏的重头在于揭底。”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里没什么精华，他总是琢磨出这样的玩意儿！哪怕让我们见见这位魔法师也好。你见过他吗？他从哪儿挖出来的，没人知道！”

这才搞清楚，瓦列努哈与里姆斯基一样，也没见过魔法师。

昨天斯乔帕（按里姆斯基的说法，“像个疯子似的”）带着一份已经起草好的合同草案，跑来找财务经理，当场吩咐他另签现金凭证，并付钱。而这个魔法师却偷偷溜了，没人见过他，除了斯乔帕本人。

里姆斯基掏出表，发现它的指针已经指着两点五分，便勃然大怒。实在太过分了！斯乔帕大约十一点钟来过电话，说是半小时就到，可是不但没来，而且从单元里消失了！

“我还有事呢！”里姆斯基指着一大堆没有签署的文件吼叫道。

“他别像别尔利奥兹一样已经掉进电车下去了？”瓦列努哈说，把听筒贴近耳朵，听筒里传来低沉的、连续不断的、毫无希望的忙音依旧没人接。

“这多好啊……”里姆斯基透过牙缝说，声音勉强能听到。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正在这时，办公室里进来一位穿制服上衣、戴制帽，下穿黑裙和运动鞋的妇女。她从挂在腰带上的小包里，取出一张小方块形的白信封和小本，问道：

“这是游艺场吗？你们的加急电报。请签字。”

瓦列努哈在女人的小本上划了个什么花笔字，等门砰的一声刚在她的身后关上，赶紧拆开信封。

读完电报，他眨了眨眼，把它递给里姆斯基。

电报里的电文如下：“雅尔塔电莫斯科。游艺场。今日十一时半一栗发男子身穿睡衣外裤无靴的精神病患者来到刑侦处自称系游艺场经理斯乔帕请急电复雅尔塔刑侦处斯乔帕经理现在何处。”

“太好了，总算有您的下落了！”里姆斯基喊道，并补充一句：

“真是出人意外的消息！”

“伪德米特里，”瓦列努哈说，并对着电话筒说：“电报局吗？游艺场账户。请发封加急电报……您听到了吗？……雅尔塔，刑侦处……斯乔帕经理在莫斯科，财务经理里姆斯基……”不管有关雅尔塔假冒者的通告，瓦列努哈重新打电话四处寻找斯乔帕，无论哪儿都没有。正当瓦列努哈手握话筒，琢磨还应该往哪儿打电话的时候，那位送过第一份急电的女人又进来了，交给瓦列努哈第二封电报。瓦列努哈急忙拆开信封，读完电文吹了下口哨。

“又怎么啦？”里姆斯基神经紧张地颤动一下，问道。

瓦列努哈默默把电报递给他，于是财务经理看到电文如下：“恳请相信我被沃兰德施催眠术弃于雅尔塔请发急电向刑侦处证明本人系斯乔帕。”

里姆斯基和瓦列努哈互相头碰头反复读这份电报，读完一遍，便互相目不转睛地盯着。

“公民们！”女人突然生气了。“请签好字后，然后再随便发

呆吧！我还得送加急电报呢。”

瓦列努哈目光不离电报，歪歪扭扭在小本上划了几笔，女人便消失了。

“你不是在十一点刚过还跟他通过电话吗？”行政协理员说，完全给这件事搞得莫名其妙。

“说得真可笑！”里姆斯基刺耳地尖叫。“我通不通电话，他现在也不可能在雅尔塔！这太可笑了！”

“他喝醉了……”瓦列努哈说。

“谁喝醉了？”里姆斯基问，再次又目不转睛地互相盯着。

从雅尔塔发电报的是个假冒者或是疯子，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令人不解的是：雅尔塔那个故意设骗局愚弄人的家伙怎么会知道昨天刚到莫斯科的沃兰德？他怎么知道斯乔帕和沃兰德之间的关系？

“‘施催眠术’……”瓦列努哈重复着电报中的那句话。“他怎么知道沃兰德的情况？”他眨巴下眼睛，突然果断地叫喊起来：“不对，完全胡说八道！胡扯，胡扯！”

“真见鬼，这个沃兰德，他住什么地方？”里姆斯基问。瓦列努哈立刻同国际旅行社联系，令里姆斯基大吃一惊的是，那边说沃兰德就住在斯乔帕的单元里。随后，瓦列努哈又拨通了斯乔帕单元的电话，他久久地听着话筒里响起的低沉的嗡嗡声。这些嗡嗡声中还不知从遥远的什么地方传来沉重忧郁的歌声：“……巉岩，我的栖身之地……”瓦列努哈判断电话网不知在什么地方与无线电台串音了……

“单元里没人接，”瓦列努哈放下话筒说，“要不再打一个试试……”

话音未了，门口又出现那个女人，他们俩，里姆斯基和瓦列努哈，都起身迎上去，而她这次从包里掏出的不是白纸，而是某种黑纸。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开始有意思了，”瓦列努哈从牙缝里含含糊糊地挤出这句话，目送着女人离去。先拿到纸的是里姆斯基。

几行手书的黑字在相纸灰暗的底色上清晰可辨：“证明我的手迹我的签名请发急电重申请查明秘密监视沃兰德此人斯乔帕。”

瓦列努哈在剧场这二十年来，见过很多怪事，但此刻他觉得自己的智力好像蒙上了一层布，他什么也说不出，除了一句平常而又很荒唐的话：

“这不可能！”

里姆斯基的反应不同。他站起身，打开门，朝坐在凳子上的女通信员扯开嗓子喊道：

“除了邮电员，谁也不许放进来！”并用钥匙把办公室锁上。然后，他从办公桌里取出一叠文件，开始把相纸上向左斜的粗体字母和斯乔帕带螺旋形弯钩的批示及签字上的字母相对照。瓦列努哈用力地靠在桌子上，朝里姆斯基的脸颊上呼出热气。“这是他的笔迹，”终于财务经理坚定地说，而瓦列努哈回声似的附和道：

“没错，是他的。”

行政协理员打量着里姆斯基的面孔，为这张脸发生的变化大吃一惊。原本就瘦削的财务经理，仿佛更瘦了，甚至变老了，角框里的一对眼睛已失去平时的怨毒，那里面不仅是惶恐，甚至仿佛是痛苦。

瓦列努哈的表现，则让人觉得他正处于极度惊讶的时刻。他在办公室里满屋子跑，两次像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那样高举起双手，并把长颈玻璃瓶里略带黄色的水喝了整整一大缸，接着大喊：

“不明白！我真——不——明——白！”

里姆斯基则望着窗户，紧张地思索着什么。财务经理的处境十分为难。他必须立刻从这些离奇的现象中作出合乎情理的解释

释。

财务经理皱着眉头，想象斯乔帕穿着睡衣，不穿靴子，今天十一点半左右乘坐某架尚未出现过的超高速飞机飞走了，然后又是他斯乔帕，同样在十一点半只穿着袜子站在雅尔塔的机场上……鬼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也许，今天在自己的单元里同他通电话的，不是斯乔帕？不，说话的是斯乔帕！他绝对听得出斯乔帕的声音！如果今天通话的不是斯乔帕，可是要知道昨天傍晚就是斯乔帕从自己的书房带着这份可笑的合同来到这间办公室的，而且让财务经理对他的轻率生了一肚子气。那么他怎么可能乘车或是乘飞机离开，而不同剧场打声招呼呢？即使他昨天晚上乘飞机走了，今天中午前也飞不到雅尔塔啊。或是他真飞到了？

“到雅尔塔有多远？”里姆斯基问。

瓦列努哈不再跑动，大声嚷道：

“我想过！已经想过了！坐火车到塞瓦斯托波尔大约一千五百公里。那么到雅尔塔还得增加八十公里。不过空中当然要稍近些。”

唔……是啊……乘什么样的火车都白搭。可是当时是怎么回事呢？歼击机？谁会让斯乔帕连鞋都不穿登上什么歼击机呢？也许，他是飞到雅尔塔之后才脱掉靴子的？还是同样的问题：为什么？就是穿着靴子人家也不让他上歼击机的！再说，这跟歼击机毫不相干。要知道电报上写的是他十一点半已经在刑侦处，而他在莫斯科打电话是……让我想想……这时，里姆斯基的眼前重现了他手表的刻度盘……

他记起来，指针是在什么位置。太可怕了！是十一点二十分。这怎么可能？如果假定，斯乔帕通话之后立刻便冲向机场，并于比方说五分钟后到达，顺便说说，这同样是不可思议的，那就是说，飞机立刻起飞，五分钟便飞了一千多公里？因此它的时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速竟高达一万二千多公里！！这没有可能性，也就是说，他不可能在雅尔塔。

余下的是什么？催眠术？能把人抛到一千公里之外的催眠术，世上没这种催眠术！也许，他幻觉自己在雅尔塔！他产生幻觉或许有可能，可雅尔塔的刑侦处也产生了幻觉？！哦，不，对不起，这不可能！……但是，他们从哪儿发的电报呢？

财务经理的脸色实在吓人。这时，有人从外面在转动门把，使劲拽，并且听得女通信员在门外绝望地叫喊：

“不行！不许进！哪怕杀了我也不许！在开会！”

里姆斯基尽量控制自己，抓起电话听筒，对着它说：

“接雅尔塔，十万火急。”

“聪明！”瓦列努哈暗自叫道。

但与雅尔塔的长途没接通。里姆斯基放下话筒说：

“有意作对似的，线路坏了。”

看来，线路出毛病莫名其妙使他情绪极为低落，甚至迫使他沉思起来。考虑片刻，他又用一只手拿起话筒，而另一只手开始记下他对着话筒所说的话：

“请发一份加急电报。游艺场。是的。雅尔塔。刑侦处。是的。‘今日十一时左右斯乔帕在莫斯科与我通话，句号。此后未上班，电话寻找没有找到，句号。字迹我确认无误，句号。我已采取措施监视该演员。财务经理里姆斯基。”

“真有头脑！”瓦列努哈心想，但还没来得及好好琢磨，头脑里又闪过：“真蠢！他不可能在雅尔塔！”

就这么一会儿，里姆斯基做完了下面这件事：整整齐齐把所有收到的电报和抄本同自己发的电报稿摞成一叠，放进信封，粘好，在信封上写了几个字，把它交给瓦列努哈，并说：

“伊万·萨韦利耶维奇，请你立刻亲自送去。让他们那边去好好查。”

“瞧，这确实有头脑！”瓦列努哈心想，把信封藏进自己的公文包。接着他为防万一再次拨了下斯乔帕单元的电话。仔细听着，高兴而又神秘地使了个眼色，做了个鬼脸。里姆斯基把脖子伸得老长。

“可以请演员沃兰德听电话吗？”瓦列努哈甜丝丝地问。

“他们很忙，”话筒里颤抖的嗓音回答说，“请问您是哪位？”

“游艺场行政协理员瓦列努哈。”

“伊万·萨韦利耶维奇？”话筒那边高兴地叫喊起来。“听到您的声音太高兴了！您身体好吗？”

“谢谢，”瓦列努哈惊奇地回答，“您是哪位？”

“助手，他的助手兼翻译科罗维耶夫，”听筒吱吱叫着，“愿意为您效劳，最亲爱的伊万·萨韦利耶维奇！随时听您调遣。那么您有什么事呢？”“对不起，怎么，斯乔帕·波格丹诺维奇·利霍杰耶夫现在不在家吗？”

“唉，不在，不在！”话筒喊道。“走了。”

“去了哪儿？”

“坐上汽车到城外玩去了。”

“什……什么？玩……玩去了？……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说是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很快就回来！”

“这样……”瓦列努哈惘然若失地说，“谢谢。劳驾转告沃兰德先生，他今天的演出在第三部分。”

“遵命。一定。按时。保证。转达。”话筒断断续续发出敲击声。

“再见，”瓦列努哈惊奇地说。

“请接受，”话筒说，“我最最良好的、最最热烈的问候和祝愿！祝您成功！顺利。万事如意。再见！”

“哼，当然！我可是说过的！”行政协理员激动地叫道。“根本不在雅尔塔，他去了城外！”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嘿，如果真是这样，”财务经理恨得脸发白，“那么这确实是再没有比它更卑鄙的事情了！”

这时行政协理员跳了起来，大叫一声，吓得里姆斯基一机灵：

“记起来了！记起来了！普希金诺那里开张了一爿羊肉馅饼铺，叫‘雅尔塔’！全明白了！他去了那里，喝醉了就在那里发起电报来了！”

“这未免太过分了，”里姆斯基的脸颊抽搐着，眼睛里燃起真正难以抑制的忿恨，“好吧，为这次游逛他要付出很高代价的。”这时他突然间打住，犹豫不决地补充说：“那刑侦处怎么办……”“这是胡扯！他自己开的玩笑，”行事冲动的行政干部打断他，并问：“那东西还送吗？”

“一定得送，”里姆斯基回答。

门又开了，进来的是那个女人……“她！”里姆斯基不知为什么带着难以忍受的寂寞心想。他们俩站起来迎着女邮电员。这次，电报上写的是：

“感谢证实急汇五百卢布至刑侦处转我明天飞莫斯科斯乔帕。”

“他疯了……”瓦列努哈无奈地说。

里姆斯基把钥匙碰得丁当响，从保险柜抽屉里取出钱，点了五百卢布，按响电铃，交给一个男通信员，派他去了电报局。“得了吧，格里戈里·达尼洛维奇，”瓦列努哈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说道，“依我看，你寄这些钱是白费工夫。”

“它们会回来的，”里姆斯基轻声说。“为这次野餐他要受到严厉惩罚。”他指指瓦列努哈的公文包，继续说：“走吧，伊万·萨韦利耶维奇，别耽误。”

于是瓦列努哈夹着公文包走出了办公室。

他下到一楼，看到售票处旁边排起了长队，他从女售票员那



里了解到，她刚看到增补的海报，观众就蜂拥而来，再过一小时她就等着挂客满牌了。他吩咐女售票员收起三十张包厢和池座里最好位置的票，别出售，便从售票处离开，一路上挡回那些死乞白赖要免费入场券的人，钻进自己的小办公室，去取帽子。这时电话铃响了。

“喂！”瓦列努哈叫道。

“伊万·萨韦利耶维奇吗？”话筒里一个十分令人讨厌、鼻音很重的声音打探道。

“他不在剧院！”瓦列努哈叫道，但话筒另一边的人立刻打断他：

“别装傻，伊万·萨韦利耶维奇，听着。这些电报哪儿都不许送，任何人不许给看。”

“你是谁？”瓦列努哈咆哮起来。“公民，收起这些把戏！马上就会揭穿你的秘密的！你的电话号码？”

“瓦列努哈，”那个讨厌的声音说，“你懂俄语吗？电报不许送到任何地方。”

“啊，你还不停止？”行政协理员叫喊起来，愤怒极了。“那你等着瞧！你要为此受到惩罚的，”他还喊了什么威胁的话，但觉得话筒里已无人在听他的，便住了口。

这时小办公室里不知何故很快暗下来。瓦列努哈跑出来，砰的一声关上门，穿过侧门，急速向夏季花园奔去。

行政协理员情绪激动，精力充沛。接了可恶的电话之后，他确信，有一个流氓集团正在干一些丑恶勾当，而且这些勾当同斯乔帕的失踪有关。想揭穿歹徒的愿望折磨着行政协理员，不管这有多奇怪，他身上产生将遇上某种令人高兴事的预感。当一个人极力想成为注意中心，想往随便什么地方带去耸人听闻消息的时候，这是经常会发生的事。

花园里，一阵风劈头盖脸朝行政干部刮来，他眼里进了沙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子，好似要挡住去路，好似在发出警告。二楼上的一扇窗框砰的发出声，玻璃险些掉下来，槭树和椴树的树梢上发出惊惶不安的响声。天黑下来，也凉快起来。行政干部揉揉眼睛，看到莫斯科上空低低飘浮着一块腹部黄黄的、酝酿雷雨的乌云。远处开始发出密匝匝的轰隆的雷声。

尽管瓦列努哈急急忙忙赶路，一股无法遏止的愿望拽着他奔向夏季的露天厕所，想顺路检查一下电工是否给灯安上了网罩。

他从靶场边上跑过，走进茂密的丁香丛中，那里一间浅蓝色屋子便是厕所。电工原来是个很认真的人，男厕所顶下的灯已经罩上金属网，但令行政干部难过的是，甚至在雷雨前的昏暗中也能看清墙上已经被煤和铅笔涂画得乌七八糟。

“这是为什么！……”行政干部刚想开口，突然听到身后猫打呼噜般的声音：

“是您啊，伊万·萨韦利耶维奇？”

瓦列努哈一哆嗦，转过身子看见一个个人矮小的胖子，好像长着一副猫脸。

“是我，”瓦列努哈冷淡不热情地回答。

“非常，非常高兴，”猫样的胖子用非常尖细的嗓子说，突然抡起拳头，使劲打了瓦列努哈一个大耳光，打飞了行政干部头上的帽子，掉进便池的窟窿眼里消失得无影无踪。

随着胖子的一记耳光，整个厕所一瞬间充满了闪烁了光亮，天空中响起雷声。随后又亮起一道闪光，行政干部跟前出现了第二个家伙——小个子，却长着大力士所特有的双肩，棕红色头发像团火，一只眼睛长着白翳，嘴里戳出一颗犬牙。第二个家伙看来是个左撇子，又狠狠朝另一边揍了行政干部一记耳光。交相应，天上又响起雷声，倾盆大雨突然间泻落到厕所的木头屋顶上。

“你们在做什么，同志……”发愣的行政协理员喃喃道，顿

时想到“同志”一词无论如何不能用在伙在公共厕所行凶打人的强盗身上，便嘶哑着嗓子改称：“公民……”考虑到这一称呼他们也配不上，于是又得到两个陌生人中的一个更为猛烈的攻击，结果血从鼻子里涌出来，喷到托尔斯泰式短衫上。

“你的皮包里是什么，寄生虫？”像猫的家伙刺耳地喊道，“电报呢？不是电话里就警告过你，不许你往任何地方送吗？我问你那，没警告过你吗？”

“警……告……过……”行政协理员喘着气回答说。

“那你还去？把皮包放在这儿，坏蛋！”就是那个在电话里听到的鼻音很重的第二个家伙叫道，一把从瓦列努哈颤抖的手中夺过皮包。

两个家伙挟着行政干部的胳膊，把他拖出花园，带着他顺花园街飞奔起来。雷雨滂沱，漫天而来，带着隆隆声、怒号声冲向排水管道口，泡沫翻腾，波涛汹涌，不从排水管直接从房檐上一个劲儿哗哗流下，家家门口都涌出泛着泡沫的激流。所有人都被从花园街冲刷掉，因此没有谁来救伊万·萨韦利耶维奇。跳过浑浊的河流，顶着道道闪电，强盗们一眨眼就把半死的行政干部拖到了副302号大楼前，带着他飞进了大门，那里两个光着脚、手里拿着自己鞋袜的妇女倚墙而至紧缩着身子。接着他们急忙冲进六门，精神近乎失常的瓦列努哈被架上五楼，扔在了他十分熟悉的斯乔帕单元前厅的地板上。

这时两名强盗消失了，而取代他们出现在前厅的是一个赤身裸体的女郎——棕红头发，眼睛发磷光。

瓦列努哈明白，这是他所经历过的所有事情中最为可怕的一件事，他呻吟起来，闪到墙边。可女郎走到瓦列努哈的面前，把两只手掌搭在他肩上。瓦列努哈的头发直竖起来，因为甚至透过被雨水浸透的冰凉的托尔斯泰式短衫，他感到这双手掌更凉，凉得冰冷。

“让我亲亲你，”女郎温柔地说，一对发磷光的眼睛紧贴到他眼前。瓦列努哈这时已昏厥过去，对亲吻毫无感觉。

## 第十一章 伊万的自相矛盾

河对岸的松树林，一小时前还沐浴着五月的阳光，如今不再清晰了，迷蒙一片，融化在混沌中。

窗外，雨水如细密的幔帘倾盆而下。电光像条光带不时在空中闪烁，天破裂了，震碎了，病房被一道颤抖的、令人心惊胆战的闪电照亮。

伊万坐在床上，望着浑浊的、在泡沫中翻滚的河流，轻声哭泣。每当响起雷声，他便哀叫着双手捂脸。伊万写满字的纸片散乱一地；雷雨开始前一阵风刮进病房，吹落了那些纸片。他试图起草一份有关可怕的顾问的声明材料，但毫无结果。那个名叫费奥多罗夫娜的胖胖的女医士刚给他一支铅笔头和一张纸的时候，他还激动得搓了搓手，赶忙紧挨着小桌坐下。开头他写得十分流畅。

“致民警局。莫文协会员伊万·尼古拉耶维奇·别兹多姆内。声明书。昨晚我与已故的米·亚·别尔利奥兹一起来到牧首塘……”

但立刻诗人的思路就乱了，主要是因为“已故的”一词。马上就出现了某种不清楚的地方：怎么能这样——同“已故的”一起来到？死人还能走路！他们很可能就会认为你确实是个疯子。

这么一想，伊万便开始修改，改为：“……同后来去世的米·亚·别尔利奥兹一起……”这样仍未能令作者满意。不得不拟出第三稿，而这一稿还不如上两稿：“……同被电车轧死的别尔利奥兹一起……”而且这里还会与那个同姓的没人熟悉的作曲家纠缠不清，于是还得添写：“……并非作曲家……”伊万因为这两个别尔利奥兹吃足苦头，便把所写的全部划掉，决心重新开始，开头要具有重点，能立刻把读者注意力抓住，于是先写，有只公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猫坐在电车上，然后再写轧掉脑袋的情节。脑袋和顾问的预言接着又把他的思路引向本丢·彼拉多，为了更有说服力，伊万拿定主意把有关总督的故事整个叙述一遍，完完全全，从最初的那刻开始，总督如何身披猩红衬里的白斗篷，走进希律一世王宫的柱廊。

伊万全心全意工作着，一会儿把所写的一笔勾掉，一会儿增补新的词句，甚至试着画上本丢·彼拉多，接着又画用后爪直立的公猫。但就是这些画也没什么作用，越往后，诗人的声明书变得越混乱，越令人费解。

当远处出现一片吓人的乌云，云罅烟蒸雾绕，遮住松树林并狂风大作的时候，伊万感到疲惫不堪，再也对付不了声明书。他没有去拣那些四散飞落的纸片，而是轻声悲泣起来。

好心肠的女医士在雷雨大作的时候跑来看望诗人，见他在哭泣，开始担心，拉上窗帘，免得闪电吓着病人。她拣起地上的纸片，带着它们跑去找医生。

医生来了，在伊万的胳膊上扎了一针，请他放心，他不会再哭了，如今一切将过去，一切将改变，一切将被忘掉。医生没有错。很快对岸的松树林变得如初，在像原先那样一碧如洗的天空下，它连最后一棵松树都清晰可辨，河流也恢复了平静。扎针后忧悒很快开始离伊万而去，现在他平静地躺着，望着横贯天际的一道彩虹。

就这样持续到傍晚，他甚至都没发现彩虹如何慢慢散去，天空如何令人神伤地变得黯然失色，松树林如何变得漆黑一片。伊万喝足热牛奶重新躺下，对他的思想变化自己也感到惊讶。魔鬼般可恶的公猫，在记忆中变得有点模糊了，那颗轧断的脑袋也不那么吓人了，他不再想它，而是开始思忖其实在医院里也并不坏，斯特拉文斯基是个聪明人和名人，遇上他真是十分荣幸。况且暴雨后，夜晚的空气又清新宜人。

医院大楼变得寂静无声。静悄悄的走廊上，磨砂玻璃的白色灯全已熄灭，按规章亮起微弱的蓝色小灯，屋里也越来越难得听说过道的橡皮垫上女医士们尽量小心翼翼的脚步声。

现在伊万舒适而慵困地躺着，一会儿望望从天花板上发出柔和的灯光的带罩小灯，一会儿望望从黑黝黝的松树林后升起的月亮，自言自语着。

“说实在的，我为何要为别尔利奥兹倒在电车轮下那么激动不安呢？”诗人议论道，“无论如何他已经死了！其实我是谁，是他的干亲还是亲家？如果非得把这个问题弄个水落石出，那么我说实在甚至都未对死者好好了解过。其实，我对他了解吗？什么也不了解，除了知道他秃顶而且他是个十分厉害的雄辩家。此外，公民们，”伊万继续自己的发言，面对着不知是谁，“我们还得搞清楚一点：为何我对这个长着一只无足轻重黑眼睛的顾问、魔法师和教授，要大发雷霆之怒呢？为何我要穿着一条长衬裤，手里拿支蜡烛那么荒唐地追赶他，随后又在餐厅当个粗野的小丑呢？请您解释一下。”

突然间不知在何处，是在体内，还是在耳畔，原先的伊万对新伊万严厉地说：“关于别尔利奥兹的脑袋要轧断的那件事儿，要知道，顾问毕竟事先便知道会发生的。怎么能不激动呢？”

“同志们，这算什么话！”新伊万反对过时的、原先的伊万，“要说此事有点邪门，这连小孩子也明白。他绝对是个与众不同的神秘人物。但是，要知道，这才是最有意思之处！他本人曾是本丢·彼拉多的熟人，您难道还想知道比这更有趣的事吗？与其在牧首塘愚蠢透顶地吵闹，不如有礼貌地请教彼拉多和这个被捕的伽诺茨里接着发生了什么事，这样岂不更聪明些？”

“可我天晓得干了些什么！说实在的，杂志编辑被轧死是件重大事故！但因此又会怎样，难道杂志社就会关门吗？人总有一死，而且正如俗话所说，猝然就死了，你能有什么办法。噢，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愿他升天！哦，还会有别的编辑来的，甚至可能比原先的那位更能说会道。”

新伊万打了一会儿盹，阴险地问旧伊万：

“在这种情况下，我究竟是谁？”

“一个傻瓜，”有个低低的声音不知在何处清晰地说，那声音不属于伊万中的任何一个，倒十分像是顾问的低音。

伊万不知为何对“傻瓜”一词并不见怪，反而觉得高兴和惊讶，朦胧中还轻轻地笑了笑。伊万有些昏昏欲睡，他仿佛见到象腿粗的棕榈和一只公猫从旁而过——它并不可怕，而是十分快活，总之，就在伊万进入梦乡的时候，窗栅突然被毫无声息地移开，阳台上出现了一个神秘的身影，避开月光，用手指指着伊万威胁他。

伊万一点也不惊慌，他在床上欠起身子，发现阳台上有个男人。

这个男人把手指按在唇边，轻声说：

“嘘！”



### 第十二章 魔法和它的揭底

一个矮人，头戴黄色旧圆顶礼帽，套着深红色梨形鼻子，下面是方格图案裤子和漆皮鞋，骑着一辆普通的双轮自行车，登上了杂耍游艺场的舞台。在狐步舞曲伴奏下，他骑了一圈，然后发出一声不幸的哀叫，自行车蓦地直立起来。矮人骑在一只后轮上，翻过身子双腿向上，边骑边灵巧地卸转下前轮，把它扔进后台，接着用手摇着脚蹬子，继续用一只轮子前进。

一个胖胖的金发女郎，穿着针织紧身衣和缀满银白色小星星的短裙，骑着一辆坐垫在高高的金属支架上端的独轮车上场，并开始转圈。矮人同她相遇时，发出欢呼声，用脚脱下头上的圆顶礼帽致意。

最后，长着一张老人脸的八岁小男孩骑着一辆很小的双轮车，车上安着一只汽车大喇叭，来到场上，在成年人中间钻来钻去。

骑上几圈之后，全体成员在乐队一阵急急的鼓声中，驶向舞台最前边，头排观众吓得叫起来，身子忙向后仰，因为他们都以为三位演员将连人带车轰然掉进乐池。

但是，就在自行车前轮眼看就要滑向乐师们头上的深渊时，这一刹那间自行车恰好都停住了。车技演员们嗨地大叫一声，从车上一跃而下，鞠躬谢幕，同时，金发女郎向观众飞吻，而小家伙按响自己的喇叭，发出可笑的信号。

响声震动了建筑物，天蓝色幕布从两边移动，遮住了车技演员，门旁亮着“出口”字样的绿灯熄灭，圆顶下秋千那似太阳般的网状编织物里亮起了一个个白色小球。到了幕间休息时间了。

里姆斯基是唯一一个对朱丽叶一家的神奇车技丝毫不感兴趣的人。他孤身一人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咬住薄嘴唇，他的脸上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时抽搐着。继斯乔帕离奇地消失后，瓦列努哈又神奇失踪了。

里姆斯基知道他去了哪儿，但他离去后……却没有回来！里姆斯基耸耸肩，自言自语道：

“然而这是为什么？！”

也是怪事：像财务经理这样精明能干的人，当然最简单的，是往瓦列努哈去的地方打个电话，了解一下发生了什么事，但是都快晚上十点了，他还没有能迫使自己做这件事。

十点了，里姆斯基完成对自己真正的勉强，从电话机上摘下话筒，这时才确信他的电话毫无声音。通信员报告说，楼里的其余电话机也全坏了。这当然不是件愉快的事，但也不是异常事件，可是不知为何却使财务经理大为震惊，同时又感到庆幸：不必要打电话了。

正当财务经理头上的一盏红灯突然亮起来，并不断闪烁，提醒开始幕间休息的时候，通信员进来报告，外国演员到了。财务经理不知为何哆嗦了一下，而且脸色变得比乌云还阴沉，他动身去后台，迎接巡回演出的演员，因为没有别人去接待了。

走廊上一间大化妆室里，信号铃已经丁零作响，可好奇的人们还是以各种借口朝里张望。那儿有身穿鲜艳长袍、裹着缠头的魔术师，有身着白色针织上衣的旱冰演员，有香粉擦得满脸雪白的说故事人和化妆师。

到来的名魔法师以自己那样式古怪、长得出奇的燕尾服和半截面罩令所有人目瞪口呆。但最令人吃惊的是魔法师的两位同伴：穿方格衣、戴有裂缝夹鼻眼镜的细高个和肥胖的大黑猫。公猫后腿直立着走进化妆室，十分随便地往沙发上一蹲，眯起眼睛瞧着不带罩子、化妆用的小灯。

里姆斯基竭力想在脸上露出笑容，却因此使脸色变得又酸又凶，他向与公猫并排坐在沙发上默不作声的魔法师行礼致意，但没同他握手。举止随便、穿方格衣的人向财务经理作自我介绍，

自称是“魔法师的助手”。这情况使财务经理觉得奇怪和不愉快：合同上可根本没提到过什么助手。

里姆斯基十分勉强和干巴巴地向突然出现的方格子人询问演员的道具在哪里。

“最最亲爱的经理先生，您是我们天上的一颗钻石，”魔法师的助手用颤抖的声音回答说，“我们的道具总是随身携带。瞧它！一、二、三！”他用德语数到三，当着里姆斯基的面转动着骨节粗大的手指，突然从公猫耳朵里掏出里姆斯基带链子的金表，在此之前，金表是放在财务经理西装背心口袋里的，西服扣着纽扣，表链穿在扣眼里。

里姆斯基不由自主按住了肚子，在场的人惊讶得叫起来，往门里顺便看看的化妆师也赞赏的发出笑声。

“您的小金表？请收下，”方格子人放肆地笑着说，用脏兮兮的手掌托着金表把它递给了不知所措的里姆斯基本人。

“别同这样的人一起乘电车，”说故事人笑嘻嘻对化妆师小声说。

但公猫玩的把戏比取金表节目更干净利落。他突然从沙发上站起来，用两只后爪直立着走到摆镜子的小桌跟前，用一只前爪拔掉长颈玻璃瓶塞子，倒了一杯水，一饮而尽，然后又把瓶塞赛上，并用化妆室的抹布擦了下胡须。

此刻，甚至谁也叫不出声来，只是张着大嘴，而化妆师赞赏地轻声说：

“嗨，高水平！……”

这时第三遍铃声惊恐地响了起来，于是所有兴奋异常、预感到将有精彩节目的人都从化妆室跑了出来。

一分钟后，观众大厅里球形灯全熄了，亮起脚灯，帷幕下部映出一片淡红色反光，被照亮的幕隙中，面对观众出现一位胖子，像孩子那样兴奋，脸刮得很干净，却穿着件皱巴巴的燕尾服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和脏兮兮的衬衣。这就是全莫斯科都熟悉的报幕员乔治·别加利斯基。

“那么，公民们，”别加利斯基一脸天真无邪的笑容，开腔说，“现在在你们面前演出的是……”这时别加利斯基自己打断自己，用另一种口吻说：“我看到，看第三部分节目的观众人数又增加了。我们这里，今天几站有半个城市的人在这里！前些天我不知怎地遇上位朋友，我对他说：‘怎么不上我们那儿去？昨天我们那里有半个城市。’而他回答我：‘可我住在另一半！’”别加利斯基作个停顿，等待爆发出笑声，但由于谁也没笑，于是继续说：“那么，由著名外国演员沃兰德先生表演一场魔法！我和你们都知道，”这时别加利斯基作出故弄玄虚的微笑，“世上根本没有魔法，它无非是一种迷信，只不过由于艺术大师沃兰德高水准地掌握了魔术的技巧罢了，这将从最精彩的部分，也就是当揭开这一技巧之时可以看出，因为我们大家像一个人那样为欣赏它的技巧，为揭开它的密底而来，那就有请沃兰德先生！”

瞎说了一通之后，别加利斯基把两只手掌合在一起，朝幕口挥动致意，于是大幕轻轻响着，往两边徐徐拉开。

魔法师带着他的细高个助手和公猫上场，用后爪直立登上舞台的公猫，使观众非常喜欢。

“给我椅子，”沃兰德轻声喝令，刹那间舞台上出现了一把扶手椅，不知它是怎么来的并且从哪里来，椅子上坐着魔法师。“告诉我，亲爱的法戈特，”沃兰德问穿方格衣的小丑，看来他除了“科罗维耶夫”外，还有别的称呼，“要知道莫斯科市居民的变化很大，你怎么看？”

魔法师朝寂静无声、对凭空出现椅子感到惊奇的观众扫了一眼。

“是这样的，阁下，”法戈特——科罗维耶夫小声回答。

“你说得对。城市居民变化很大。表面上，我说，就同城市

本身一样，不过，关于服装，没什么说的，但出现了这些……像他们的……电车，汽车……”

“公共汽车，”法戈特恭恭敬敬提示道。

观众们聚精会神地听着他们的谈话，以为它是魔法的前奏。后台挤满了演员和舞台工作人员，他们中出现里姆斯基那张紧张、苍白的脸。

待在舞台一侧的别加利斯基的面部表情开始变得困惑莫解。他稍稍抬了抬眉毛，利用这一停顿，开口道：

“外国客人表达了自己对莫斯科在技术方面成长的印象和赞叹，同样也是对莫斯科人的赞美，”这时别加利斯基笑了两笑，开始冲池座观众，后来对着楼座。

沃兰德、法戈特和公猫朝报幕员那边扭过头去。

“难道我表达了赞叹？”魔法师问法戈特。

“决不是，阁下，您什么赞叹也没表达，”法戈特回答说。

“那么此人在说什么？”

“他简直在瞎扯！”方格子助手响亮地对整座剧场说，接着朝向别加利斯基补充说：“向您道喜啦，公民，够会胡扯的！”楼座上发出笑声，别加利斯基颤抖了一下，瞪大了眼睛。

“不过我，感兴趣的主要当然不是公共汽车、电话等等那些个……”

“道具！”方格子替他说完。

“完全正确，谢谢，”魔法师用低沉的低音慢条斯理道，“我最感兴趣的是重要问题：这些市民内心是否有什么变化？”

“是的，这是最重要的问题，老爷。”

后台上人们开始交换眼色和耸肩膀。别加利斯基满脸通红的站着，而里姆斯基脸色煞白。但这时，魔法师似乎猜到了开始惊慌的原因，于是说：

“但是我们只顾讲话了，亲爱的法戈特，观众好像感到无聊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了。作为开始，你先给我们来套什么平常的吧。”

大厅轻松地活动起来。法戈特和公猫顺着舞台各自往不同方向分开。法戈特打响弹指，豪放地叫道：

“三，四！”他从空中抓来一副纸牌，洗过牌，像连成一条带子似的把牌一张张抛给公猫。公猫抓住，又抛回去。像缎子一样光滑的长蛇发出嗤嗤声。法戈特张开嘴，像小孩那样，把整副牌，一张接一张全吞了下去。

此后，公猫鞠躬谢幕，左右掌喀嚓碰了一下，激起一阵让人难以相信的掌声。

“高水平，高水平！”侧幕后面人们赞叹道。

而法戈特指着池座说：

“现在这副牌，尊敬的公民们，在第七排一位公民帕尔切夫斯基身上，恰巧在一张三卢布钞票和一张因偿付女公民泽利科娃赡养费通知出庭的传票之间。”

池座里观众骚动起来，人们开始欠起身子，并且最后某个确实叫帕尔切夫斯基的公民，惊讶得满脸通红，从皮夹子里抽出副纸牌，把它往空中比划着，不知拿它怎么办。

“把它留给您作纪念吧！”法戈特叫道。“怪不得昨天吃晚饭您说要是没扑克，那么您在莫斯科的生活简直就不能够忍受。”“老把戏，”楼座上可以听到有人在喊，“池座里的那位是他们一伙的。”

“您这么认为？”法戈特朝楼座眯缝下眼睛，大叫起来。“这么说，您也是我们一伙的，因为它就在您口袋里！”

楼座上骚动起来，听到惊讶的声音：

“没错！在他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先别忙！这是一叠十卢布钞票！”

坐在池座里的都转过头去。楼座上有惊惶失措的公民在自己口袋里发现了一叠钱，用银行的方式捆着，封条上写有：“一

千卢布”。

邻座们朝他拥来，他惊讶地用指甲抠着封条，极力想弄清楚这是否一叠十卢布钞票，还是某种用来变魔术的道具。

“天哪，是真钞票！全是十卢布一张的钞票！”楼座上的观众高兴地叫喊。

“请给我也变副这样的纸牌，”池座中间有个胖子兴冲冲请求道。

“十分愿意！”法戈特说。“不过为何给您一个人变呢？大家都热情地参加吧！”并且下命令道：“请往上看！……一！”他手中有支手枪，他叫道：“二！”手枪往上举。他喊：“三！”火光一闪，砰的一声，顿时从圆顶下，从秋千之间飘飘扬扬开始往大厅里落下白色纸币来。

它们旋转着，向四处飘散，落满了楼座，撒进了乐池和舞台。几秒钟后，钱雨越来越密，撒到池座，观众们开始抓钱。

千百条手臂高高举起，观众们对着灯火通明的舞台照着钞票，看清了最可靠、最公正的水印。气味同样没有任何让人怀疑的地方：这是只有刚开封的钞票所特有的、什么也无法比拟的美妙气味。先是欢乐，后是惊讶笼罩了整座剧院。到处都嗡嗡响着一个词“十卢布纸币，十卢布纸币”，到处都传出“啊，啊”突然的叫声和欢笑声。已经有人在过道上爬行，在座位底下摸索。许多人站在坐椅上去抓好动任性的纸币。

民警们的脸上一点一点现出迷惑的神情，演员们毫不客气开始从后台探出身子。

二楼上传来声音：“你抓住什么了？这是我的！飞到我这儿的！”另一个声音：“你别推人，否则我也会这么推你的！”突然间传来耳光声。立刻从二楼上露出一顶民警的盔形帽，从二楼上带走了一个什么人。

总之，紧张气氛越来越浓，如果不是法戈特突然朝天吹了口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气，停止了钱雨，不知这里将会发生什么事。

两个年轻人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美滋滋的眼色，离座径直去了剧场小卖部。剧场里一片喧哗，所有观众都激动得眼睛放光。是的，是的，如果不是别加利斯基鼓起勇气、采取行动的话，真不知这一切会是什么结果呢。他极力控制住自己，习惯性地搓搓手，以宏亮的声音说道：

“瞧，公民们，刚才我与你们一起见识了一个所谓群众性催眠场面。这是一次纯科学实验，没有比它更好地证明，不存在任何奇迹和魔法。我们请艺术大师沃兰德给我们揭开这场实验的底。现在，公民们，你们将看到这些好像是钱的纸片将会突然消失，就像它们突然出现时那样。”

这时他鼓起掌来，却完全是孤身一人，同时他脸上虽装出自信的微笑，而眼神中决无这种自信，里面露出的却是哀求的神情。

观众们对别加利斯基的讲话并不感兴趣。场上寂静无声，打破沉默的是方格子法戈特。

“这又是一件所谓的谎话事实，”他用山羊一般的高嗓门说。“钞票，公民们，是真的。”

“好！”高处的什么地方有个男低音扯开嗓门说。

“顺便说说，这个人，”法戈特指着别加利斯基说，“令我讨厌。一直在瞎忙乎，谁会请他来，由于他的胡说八道把这场戏都搞砸了！我们该拿他怎么办？”

“把他脑袋拧下来！”楼座上有人严厉的说。

“您怎么说的？啊？”法戈特对这个蛮不讲理而且荒谬的建议作出反应。“把头拧下来？这主意不坏！别格莫特！”他对公猫叫道。“动手吧！一，二，三！！”

于是，人们从没有见过的事情发生了。黑猫竖起全身的毛，尖厉地叫了一声，随后缩成一团，像头豹子那样朝别加利斯基的



胸部直扑过去，又从胸部跳到头上。它发出咕噜声，用肥胖的爪子揪住报幕员稀疏的头发，狂吼一声，转了两圈，猛地一下把这颗脑袋从脖子上拧了下来。

剧场里二千五百名观众像一个人似的突然大叫一声。血像喷泉那样从脖子上被撕破的动脉上往上喷射，洒在胸衣和燕尾服上。无头躯体毫无道理地走了几步，跌倒在地板上。大厅里响起女人们歇斯底里的叫喊声。公猫把脑袋交给法戈特，法戈特抓住头发把它提起来给观众看，这颗头绝望地对着全剧场大喊：

“找大夫！”

“你以后还瞎说吗？”法戈特严厉地问哭泣着的脑袋。

“再也不啦！”脑袋嘶哑地说。

“看上帝面上，别折磨他了！”突然间，从包厢里响起一个女人的声音，盖过了喧哗声，魔法师朝这个声音方向转过脸去。“这样吧，公民们，饶了他，怎么样？”法戈特面对大厅，问道。“饶恕吧！饶恕吧！”起初传来的是个别人的，并且主要是女人们的声音，后来它们同男人们的声音一起，汇成了一股大家齐声发出的声音。

“您有什么意见，阁下？”法戈特问戴面具的人。

“好吧，”此人若有所思地说，“他们，都是普通的人。虽说爱钱，不过这也是人之常情……人类爱财，不管用什么都能做成东西，无论是皮革、纸张，还是青铜、黄金。哼，他们太肤浅……那有什么……他们有时也有慈悲心……普普通通的人们……总之，他们让人想起从前……只是住房问题叫他们头疼……”于是大声命令道：“把头装上。”

公猫比较准确地瞄准一下，把头扣在原来的脖子上，于是它便严丝合缝地装在了原位上，好像从未离开过。主要是，脖子上甚至没留下任何伤疤。公猫用爪子拂了拂别加利斯基的燕尾服和胸衣，血迹便从上面消失了。法戈特扶起跪坐在地板上的别加利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斯基，在他燕尾服口袋里塞了一叠十卢布钞票，把他撵下了舞台：“滚吧！没有您我们更快乐！”

报幕人茫然地环顾一下，踉踉跄跄地走了，他刚来到消防亭前，便出了事。他痛苦地叫起来：

“头，我的头！”

向他跑去的人里面有里姆斯基。报幕人哭泣着，双手向空中抓着什么，喃喃地说：

“把脑袋还给我！还我脑袋！单元你们拿去，画你们拿去，只是还我脑袋！”

通信员跑去找医生。人们试着让别加利斯基躺到化妆室的沙发上，但他开始拳打脚踢，变得十分歇斯底里。人们不得不叫来一辆四轮马车。不幸的报幕员被送走之后，里姆斯基跑回舞台，发现那里又出现了让不敢相信的事。对了，顺便说说，这时或是稍早些时候，当魔法师连同他那把退了色的椅子一起从舞台上消失时，观众们对此完全没有觉察，他们全被法戈特在舞台上显露的那些不寻常的把戏吸引住了。

法戈特把这个遭受折磨的报幕员打发走以后，向观众宣布：“现在，当我们把这个讨厌鬼打发掉之后，我们的妇女商店开张了！”

立刻舞台的地板上铺上了波斯地毯，出现了几面巨镜，两侧亮着浅绿色灯管，镜子之间是陈列柜，观众惊喜地发现玻璃陈列柜里是各种色彩和样式的巴黎女装。这是一部分陈列柜，别的陈列柜里是成千上百各式女帽，有带羽毛的，有不带羽毛的，有带扣环的，有不带扣环的；还有成千上百的女鞋，黑的，白的，黄的，皮的，缎子的，麂皮的，带小皮带的，镶小宝石的。鞋之间是小盒，里面水晶玻璃香水小瓶的晶面闪烁着亮晶晶的光芒。女用小手提包堆积如山，有羚羊皮的，麂皮的，丝绸的，而它们之间则是成堆压模镀金的长方形小匣，里面放着口红。

一个天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女郎站在陈列柜旁露出老板似的笑容，她棕红头发，穿件黑色晚礼服，倘若不是脖子上那块古怪的伤疤破了相，她还是蛮好看的。

法戈特得意洋洋宣布，这家商行出售的商品是完全免费的，可以用旧女装和女鞋换取巴黎时装和鞋子，同时他还补充道，手提包和香水之类也同样可以交换。

公猫把后爪喀地一碰，同时前爪做出看门人特有的开门迎客的那种姿势。

女郎用虽显沙哑但甜美的嗓音唱起来，发音不准，歌词很难懂，但根据池座里女士们的表情，唱得还是挺吸引人的：“盖尔伦，五号的沙涅尔，米楚科，纳尔西斯·努阿尔，晚礼服，时装鸡尾酒……”

法戈特曲意逢迎，大公猫鞠躬致意，红发女郎打开了玻璃柜。

“请！”法戈特大喊大叫，“用不着客气和不好意思！”观众们情绪激动，不过暂时谁也没有勇气走上舞台。终于池座第十排有个黑发女人走出来，微笑着，好像说她豁出去了，什么也不在乎，并从侧梯登上了舞台。

“好啊！”法戈特叫起来，“向第一位女客人致敬！别格莫特，椅子！我们从鞋子开始，夫人。”

黑发女人坐到椅子上，法戈特立刻在她面前的地毯上倒上一大堆鞋。

黑发女人脱下自己的右鞋，试了试雪青色的，在地毯上踩了踩，看了看脚后跟。

“它们不会挤脚吧？”她低声地问。

对此法戈特委曲地大叫：

“哪能呢，哪能呢！”公猫也委曲得叫了一声。

“我就挑这双吧，先生，”黑发女人庄重地说，穿上另一只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鞋。

黑发女郎的旧鞋被扔到了帘幔后面，她也随红发女郎和肩上搭着几件时装的法戈特到了那里。公猫也装着帮忙，还装模作样在脖子上挂了条米尺。

一会黑发女人从帘幔后出来，身上那件时装引得整个池座的观众响起一片叹息声。勇敢的女人显得惊人的漂亮，她站在镜子前，耸耸裸露的双肩，摸摸后脑勺上的头发，弯过身子，极力想看一看背后。

“商行送您这匣子作纪念，”法戈特说着递给黑发女人一只装有香水的打开的匣子。

“谢谢，”黑发女人傲慢地回答，并顺着侧梯回到池座。当她走过时，观众们都跳起来，去摸小匣子。

这时都乱了套，女人们从四面八方拥上了舞台。在一片激动的话音、笑声和叹息声中，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我不许你去！”和女人的声音：“暴君，市侩，别拽我的胳膊！”女人们消失在帷幔后面，在那里脱下自己的衣服，换上新的走出来。描金腿的凳子上坐着整整一排女士，用穿上新鞋的脚使劲在地毯上踩着。法戈特膝盖支地使用角质鞋拔子；公猫抱着手提包和鞋子，从玻璃柜到凳子来回走动；脖子上有伤疤的女郎跑进跑出忙得已是满嘴法国话，但让男士们惊讶的是所有女人，甚至那些连一句法国话也不懂的女人，对她的半截子话全能听明白。

一位混上舞台的男子引起大家的注意。他声称他的夫人得了流行性感冒，因此请求通过他向她转交些什么。为了证明他确实已婚，公民还准备出示结婚证。关心妻子的这位丈夫的声明引得一阵轰堂大笑，法戈特大声说，他就像相信自己那样相信他，因此不用结婚证也给了公民两双丝袜，公猫还以自己的名义补送了一支口红。

未赶上的女人们冲上舞台，幸运儿们穿着舞会盛装、绣龙睡

衣、端庄的会客服装，戴着遮住一条眉毛的礼帽从舞台上离开。这时，法戈特宣布因时间已晚，商店一分钟后准时关门，直到明晚，舞台上顿时出现难以置信的混乱。妇女们不用任何试样，一把抓起鞋子。一名妇女旋风似的冲到帷幔后面，在那里扔掉自己的衣服，从一大摞服装中，随手抢了件丝绸长袍，另外还随手抓了两瓶香水。

一分钟后，准时响起一记枪声，镜子消失了，玻璃柜和凳子消失了，地毯像帷幔那样在空气中慢慢散去。最后高山似的旧衣旧鞋也消失了，舞台又变得严肃、空荡和光秃。

这时候，有位新人物参与进来。

二号包厢里传来一个男中音，悦耳而且坚定的声音：

“演员公民，最好请您立刻当着观众的面把您的魔术技巧揭开，尤其是大变钞票的绝技。同样最好请报幕员回到台上。观众们都为他的命运担着心呢。”

这位男中音不是别人，正是今晚受人尊敬的客人阿尔卡基·阿波尔洛诺维奇·谢姆普列亚罗夫，莫斯科戏剧声响委员会主席。

与阿尔卡基一起同在包厢里的，还有两位女士：一位已过中年，穿着华贵入时，另一位年轻漂亮，穿着比较朴素。正如过不久就根据记录搞清楚的那样，第一位是阿尔卡基的夫人，而第二位是他的远房亲戚，从萨拉托夫来到莫斯科并住在阿尔卡基及其夫人单元里的一位初登舞台被寄予希望的女演员。

“请原谅！”法戈特说，“很抱歉，这里没什么好揭底的，一切都很清楚。”

“不，对不起！揭底是十分必要的。不揭底你们的精彩节目将会留下不愉快的印象。观众们都想弄清楚。”

“观众，”放肆无礼的小丑打断阿尔卡基的话，“他们似乎什么也没提出过啊？但是，考虑到您的最尊敬的愿望，阿尔卡基·阿波尔洛诺维奇，这样吧，就由我来揭底。不过为此，请允许我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再表演一个小节目？”

“为什么不呢，”阿尔卡基鼓励道，“可是一定得揭底！”

“遵命。那么请允许我提个问题，您昨晚在哪里，阿尔卡基·阿波尔洛诺维奇？”

听到这个不得当的、甚至粗野的问题，阿尔卡基的脸色变了，而且变得很厉害。

“阿尔卡基·阿波尔洛诺维奇昨晚在开声响委员会会议，”

阿尔卡基的夫人十分傲慢地说，“不过我看不出，这和这戏法有什么关系。”

“有的，夫人，”法戈特肯定道，“您自然不会明白。说到开会，您完全误解了。阿尔卡基乘车去开您提到的那个会，顺便说一句，这会并没有预定在昨天召开，到了清水塘声响委员会大楼旁，他让自己的司机开车回去了（全剧场鸦雀无声），而自己乘公共汽车到叶洛霍夫斯基大街区流动剧院女演员米莉察家中去做客，在她那里呆了大约四个小时。”

“啊呀！”在鸦雀无声中有人痛苦地叫喊起来。

阿尔卡基年轻的亲戚突然哈哈大笑起来，笑声低沉可怕。“全明白了！”她叫喊道。“这件事我早就有怀疑。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这个无能的女人得到了路易莎的角色！”

说着她突然挥起一把短而粗的淡紫色雨伞朝阿尔卡基头上打去。

可恶的法戈特，也就是科罗维耶夫叫道：

“瞧，尊敬的公民们，这就是一例阿尔卡基死活想得到的揭底！”

“你这个坏女人怎么敢打阿尔卡基·阿波尔洛诺维奇？”阿尔卡基的夫人在包厢里挺起自己高大的身躯，厉声问道。年轻的亲戚狠毒的笑了。

“别人不敢，”她回答说，哈哈大笑，“可我敢碰！”又一次响

起雨伞从阿尔卡基头上弹回来时发出的干巴巴的噼啪声。

“民警，把她抓起来！”阿尔卡基的夫人用十分恐怖的声音大叫，使许多人心里一阵发凉。

这时，公猫跳到脚灯旁，用人的声音朝整个大厅吼叫道：

“一场演出结束！艺术大师！把进行曲截掉一部分！”

发呆的指挥不知该做什么，稀里糊涂挥起指挥棒，乐队开始演奏，这哪里算是演奏，甚至连乱弹琴都算不上，恰如公猫令人讨厌的说法，是在把进行曲截成一段难以置信、四不像的难听的声音。

一瞬间，出现了一种幻觉，仿佛听到了很久以前在南国星空下一个小咖啡馆里听到过的、用这首进行曲填写的歌词，歌词虽然不是完全能听得懂，但意思却狂放恣肆：

清天大老爷

爱吃新鲜货

迷人大姑娘

他都保护下!!!

也许，根本就不是这些歌词，而是用这首曲子填的另一些很不像话的歌词。这倒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游艺场里在这之后开始变得一团糟乱。民警们朝阿尔卡基的包厢跑去，好奇的人们爬上栅栏，只听得一阵阵可怕的哄然大笑和疯狂的叫喊，淹没在乐队铜钹铿锵的当当声中。

可以看到，突然间舞台空了，骗子法戈特和厚颜无耻的公猫别格莫特也融化在空气中消失了，如同先前魔法师和那把面子退色的椅子一样不见踪影。

## 第十三章 主角出场

就这样，一个陌生人用手指威胁伊万，轻轻说了声“嘘！”。伊万把腿放下床，凝视着。陌生人正从阳台上小心翼翼朝屋子里望了望，他脸刮得很干净，黑发，尖鼻子，惊惶不安的眼睛，一络头发耷拉在前额上，大约三十八岁模样。

神秘来客确信只是伊万一人，又认真的听了一下，这才大着胆子进到屋里。这时伊万才发现来人也穿着病人服。他身上虽穿着病人服，却光脚趿着鞋，肩上还披件褐色长袍。

来客朝伊万使个眼色，把一串钥匙藏进口袋，小声问道：“可以坐一会儿吗？”得到许可后，便在扶手椅上坐下。

“您是怎么进来的？”伊万在他严厉的警告手势下，也小声问。“阳台的栅栏不是上了锁吗？”

“栅栏是上了锁，”客人承认，“但费奥多罗夫娜是个最讨人喜欢又漫不经心的人。一个月前我偷走了她这串钥匙，于是我就有了上公共阳台的可能，而阳台又围着整层楼，这样我又有了拜访邻居的可能性。”

“既然您能进阳台，那么您也能溜掉啊，是楼太高？”伊万发生了兴趣。

“不，”客人断然答道，“我不离开这儿不是因为高，而是因为无处可去。”停顿一下，他又补充说：“就这样，我们呆一会儿？”

“呆一会儿，”伊万说，瞧了瞧来客那对惊惶不安的栗色眼睛。

“是啊……”这时客人突然担心起来，“可是您，我希望，不是个好打架闹事的人吧？您知道，我忍受不了喧嚣、嘈杂、暴力和任何类似这种事。尤其痛恨人们的高喊，无论是痛苦的、暴怒



的，或是别的什么喊叫。请告诉我，您不是个暴躁的人吧，好让我放心？”

“昨天在餐厅里我倒是照一个家伙的狗脸扇了一巴掌，”改变面貌的诗人勇敢承认道。

“理由呢？”客人严厉地问。

“是啊，得承认，没有理由，”伊万不好意思地回答说。

“岂有此理，”客人指责伊万，接着说：“此外，您为什么这么说：照狗脸扇了一巴掌？我不明白，不管人是有狗脸还是人脸。大概毕竟还是脸吧。所以，您知道吗，用拳头……不，您还是不要再干这种事了。”

客人这样责怪伊万后，问：

“职业？”

“诗人，”不知为什么伊万十分不愿意的说。

来客感到不痛快。

“噢，我真不走运！”他感叹道，但马上醒悟过来，道声歉后问道：“那么贵姓？”

“别兹多姆内（流浪汉）。”

“唉，唉……”客人说，皱起眉头。

“怎么，您不喜欢我的诗？”伊万好奇地问。

“特别不喜欢。”

“那您读过哪些？”

“我不读您的任何诗！”客人神经嘻嘻的感叹。

“那您怎能这么说呢？”

“那又有什么关系，”客人说，“难道我不读别人的诗吗？”

不过……除非有奇迹？好吧，我打算相信。您的诗好吗，您自己说说？”

“糟糕透顶！”伊万突然毫不犹豫坦率承认道。

“别再写了！”来客恳求道。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保证不再写，并发誓！”伊万庄重地说。

握手使起誓有效，这时走廊里传来轻轻的脚步声和人声。

“嘘！”客人悄声说，跳上阳台，从自己身后关上了格栅栏。

费奥多罗夫娜四下瞧了瞧，问伊万自我感觉如何，愿意关灯睡还是开灯睡。伊万请求别关灯，于是费奥多罗夫娜道了声晚安，走了。当一切静下来后，客人又回来了。

客人悄悄告诉伊万，119号房间送来了一个新病人，是个胖子，面色深红，一直叨叨什么通风装置里可恶的外币，赌咒说他们花园街闹鬼了。

“不顾一切地骂普希金，总是喊叫：‘库罗列索夫，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客人说，惊慌地哆嗦着。安静下来后，他坐下说：“不过，上帝保佑他，”继续与伊万的交谈：“那么您是因为什么进来的？”

“因为本丢·彼拉多，”伊万阴沉地望着地上，回答说。

“什么？！”客人忘了小心谨慎，叫了起来，忙用手捂住自己的嘴，“惊人的巧合！恳求您，恳求您，说说吧！”

不知为什么伊万很相信这个陌生人，伊万开始讲述昨天在牧首塘发生的事情，起初有点胆怯，说得结结巴巴，后来便大胆起来。是的，神秘的偷钥匙者被伊万当做了知音！客人也没有把伊万当成疯子，他随着这个情节的发展对讲述的内容表现出极大兴趣，最后达到了狂热。他不时用赞叹声打断伊万。

“好家伙！接着讲，接着讲，求求您。而且，看在神的面上，什么也别漏掉！”

伊万什么也没漏掉，他觉得自己这样讲起来更容易些，并且逐渐讲到了那时刻，本丢·彼拉多如何身披猩红衬里白色斗篷，登上阳台。

这时客人祈祷似的双手合十，喃喃道：

“哦，我真猜到了！哦，我全猜到了！”

描述别尔利奥兹的惨死时，听者加上了几句神秘的评语，并且目露凶光。

“我只希望批评家拉通斯基或是作家姆斯季斯拉夫·拉夫罗维奇别替代别尔利奥兹。”他惊恐但轻声地喊道：“接着讲！”给女售票员付钱的公猫使客人十分开心，他望着因自己的故事获得成功而兴奋不已的伊万，如何蹲下轻轻学猫跳，又如何表演公猫用十戈比硬币蹭胡子，轻轻地笑得喘不过气来。

“因此，”讲到在格里鲍耶陀夫发生的事，伊万愁容满面，他结束道，“我就到了这里。”

客人同情地把手放在不幸的诗人肩上，说道：“不幸的诗人！但是，亲爱的，这全怪你们自己。不能对他那么放肆，甚至蛮横无礼。因此你们付出了代价。应该再说声谢谢，因为所有这一切对您来说还算是合理的。”

“那他究竟是什么人？”伊万激动地晃晃拳头问。

客人瞥了伊万一眼，反问道：

“您不会惹麻烦吧？这里所有的人都是靠不住的……

不会发生找医生、扎针等等事情吧？”

“不，不会！”伊万大声说。“告诉我，他究竟是什么人？”

“那好吧，”客人回答说，用沉重的声音一字一顿地说：“昨天你们在牧首塘遇见的，是魔王撒旦。”

伊万，正如他保证的那样，没有惹麻烦，但还是极度惊讶。

“这不可能！撒旦并不存在。”

“得了吧！这话别人可以说，可是您不能说。看来您是第一回遭受他折磨。您自己也明白，您被关进了精神病医院，可还一个劲儿地说他不存在。说实在的，这很奇怪！”

被弄得糊里糊涂的伊万缄默不语。

“您刚开始描述他，”客人继续说，“我就已经猜到了，您昨天有幸同谁交谈了。真的，令我吃惊的倒是别尔利奥兹！您当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然，还是个童男子，”这时客人又表示了歉意，“可是那个人，关于他我多少也听说过一点，毕竟我读过点什么！这位教授的开始的几句话便打消了我任何疑虑。不该不知道他，我的朋友！不过您……您毕竟要原谅我，我可并没搞错，您是个外行？”

“毫无疑问，”变得令人不敢认的伊万同意道。

“您看……要知道甚至您描述的脸庞……两只不同的眼睛，眉毛！请原谅，也许，您甚至连歌剧《浮士德》也没有听过吧？”伊万不知为何难为情死了，脸部发烧，开始嘟哝什么去雅尔塔疗养院的事……

“瞧，瞧……不足为怪！而别尔利奥兹，我再说一遍，真叫我吃惊。他不仅是个博学多识之士，而且非常有心眼。虽说为了维护他我应该说，沃兰德会迷惑更有心计人的眼睛。”

“怎么？！”伊万又叫起来。

“轻些！”

伊万挥手朝自己脑门拍了一掌，嘶哑地说：

“明白了，明白了，他的名片上有个字母‘V’。哎呀呀，原来是这样！”他心慌意乱地沉默了一会儿，盯着格栅外飘浮着的月亮，开始说：“这么说，他确实可能到过本丢·彼拉多那里？那时候他已经出世了？可他们却把我叫疯子！”伊万愤慨地指着门补充道。

客人的嘴角显出两道痛苦的皱纹。

“我们必须冷静地面对现实，”客人也朝穿过云层移动着的月亮转过脸去。“您和我都是疯子，干吗不承认！您看，他使您大伤元气，于是您发疯了，因为您本身显然就具备与此相适应的因子。但是，您所说的毫无疑问都是事实。可这又那么离奇，以致甚至连斯特拉文斯基这样天才的精神病学家也不相信您。他给您检查过吗？（伊万点点头。）您的交谈者曾到过彼拉多那里，在康德那里用过早餐，而现在他又访问莫斯科。”

“天知道他到这里来干什么！怎么也得抓住他吧？”在新伊万身上，原先还未彻底打倒的伊万，不怎么完全坚定地，却依然抬了头。

“您已经试过了，对您来说已经够啦，”客人讥讽道，“我同样也会劝别人不要去试。至于他干什么，这大可放心。唉，唉！我多么遗憾，同他见面的是您，而不是我！尽管一切已经烧成灰烬，栖身之地也蒙上了尘土，我发誓，为这样的会面我依旧愿意献出费奥多罗夫娜的这串钥匙，因为我再没有什么可贡献的。我是个乞丐！”

“为什么您必须见他？”

客人苦着脸，久久地颤抖着，但终于开口道：

“您瞧，多么奇怪的事情，我被关押在这里也是同一个原因，就是说，也是因为本丢·彼拉多，”这时客人心惊胆颤地朝四周张望了一下说：“问题是一年前我写了一部关于本丢·彼拉多的长篇小说。”

“您是作家？”诗人感兴趣问。

客人脸色忧郁起来，用拳头威胁了伊万一下，然后说：

“我是大师，”他的脸色变得十分严肃，并从病人服口袋里掏出一顶完全油腻腻的黑色小帽，上面用黄线绣着字母“M”。他戴上这顶帽子，让伊万看了正面和侧面，以此来证实，他是个大师。“这是她亲手给我绣的，”他神秘兮兮补充说。

“那您贵姓？”

“我再也没有姓了，”他带着一种阴沉而忧郁的鄙视神情回答说，“我抛弃了它，如同抛弃生活中的一切。我们把姓给忘了吧。”

“那么您说说您的长篇小说吧”伊万客气地问。

“好吧。我的经历，说实在的，并不十分普通。”客人开始说。……按照所受教育，他是个历史学家，两年前他还在莫斯科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一家博物馆工作，此外还从事翻译。

“您懂哪些语言？”伊万饶有兴味地问。

“我通晓五种语言，除了母语，”客人回答说，“英、法、德、拉丁语和希腊语。哦，还能用意大利语看点东西。”

“真有你的！”伊万嫉妒道。

历史学家一个人生活，哪儿都没有亲戚，而且在莫斯科也没有熟人。可是，您瞧，有一天他中了十万卢布。

“您想象一下我的惊讶，”戴小黑帽的客人悄悄说，“当我把手伸进装有脏衣服的小筐，一看：那上面的号码就是报纸上的那一个！是债券，”他解释道，“别人在博物馆替我买的。”

中了十万卢布之后，伊万那个谜一般的客人办了这些事：买了许多书，放弃了肉铺街的那间屋子……

“喔唷，那偏僻地方太可恶了！”客人吼道。

……于是他从房屋修建人那里租了离阿尔巴特街很近的一条巷子里的房子……

“您知道什么是房屋修建人吗？”客人问伊万，又立刻自己答道：“这是一群为数不多的地痞，不知用什么方式得以在莫斯科保全了下来……”

从房屋修建人那里租了两间房子，在一栋带小花园的小楼地下室住了下来。他放弃了博物馆的工作，他着手创作关于本丢·彼拉多的长篇小说。

“啊，这是个黄金时代，”讲故事人眼睛发亮悄声说，“完美的独单元，而且还有前厅，前厅里有个通自来水的盥洗池。”不知道为什么他高傲地强调说，“小窗户就在一条小路上方，直通篱笆门。正对面，四步远，栅栏下，有棵丁香，还有椴树和槭树。啊啊啊！冬天我很少看见小窗外有谁的黑脚，很少听见他们踏着雪的咯吱声。我的炉子里永远炉火熊熊！突然间春天来到了，透过不很透明的玻璃我开始看到的是光秃的后来是披上绿装

的丁香树丛。就在这时，去年春天，发生了一件远比得到十万卢布更加迷人。而这，您得承认这可是笔巨款！”

“对，”全神贯注的听着的伊万承认。

“我打开小窗，坐在里间很小的房间里，”客人开始用手比划，“是这样……这儿是沙发，对面是另一张沙发，它们中间是张小桌，小桌上有个漂亮台灯，小窗近处是书，那里有张小写字台，而在外间——相当大的屋子，十四米——是书，书和炉子。啊，我有一个多么好的环境啊！”

“丁香发出的香味也非同一般！我的头脑变得轻松，不再感到疲倦，彼拉多转眼就近尾声……”

“白色斗篷，猩红衬里！我明白！”伊万大声说。

“正是这样！彼拉多进展神速，已近尾声，我已经知道，长篇小说的最后几句将是：……第五任犹太总督，骑士本丢·彼拉多。自然，我出去散步。十万卢布是笔巨款，我有了套很好的灰西服。或是上某个便宜的饭馆去吃饭。阿尔巴特街上有个非常好的饭店，我不知道，它现在是否还在。”

这时，客人把眼睛睁得大大的，望着月亮，继续低声说：

“她手捧一束很难看的、令人不安的黄花。天知道叫什么花，但不知为何它们总是第一个出现在莫斯科。这些花在她那件黑色春季大衣中显得特别醒目。她捧着黄花！不好的颜色。她从特韦尔科伊大街拐进小胡同，这时候回过头来。哦，特韦尔科伊大街您知道吗？这条大街上有成千上万人走着，但是我向您保证，她看到的只是一个人，眼睛里流露出来的不仅是惊慌不安，而且甚至好像是病态。使我大吃一惊的主要还不是她的娇美，而是目光中不同一般、谁也没见过的孤独！”

“受这黄色信号驱使，我也拐进了小胡同，跟着她的足迹走。我们沿着这条不直的、落寂的小胡同默默走着，我在一边，她在另一边。小胡同里，您想想，竟然一个人也没有。我感到难受，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因为我觉得必须同她说点什么，又怕一句话也说不出，可她会离去的，我将永远见不到她。

“可是，您信不信，她突然开口说话了：

“‘您喜欢我的花吗？’”

“我清楚记得，她说话的声音，相当低，但很生硬，而且，不管这有多蠢，我觉得巷子里响起了回声，从脏兮兮的黄墙上折回。我快速的走到她那边，靠近她说：

“‘不。’

“她惊讶地望着我，我突然，完完全全出乎意外地发现，我一生所爱的正是这个女人！原来是这样，啊？您当然会以为我是个疯子？”

“我什么也没说！”伊万叫道，又补充说：“求求您，接着讲！”于是客人继续说：

“是的，她惊讶地望着我，然后盯着我这样问：

“‘您是不是不怎么喜欢花？’

“我觉得她的声音里充满敌意。我同她并排走着，尽量齐头并进，令我惊讶的是我没感到自己很拘束。

“‘不，我喜欢花，只是不喜欢这种，’我说。

“‘那您喜欢哪一种呢？’

“‘喜欢玫瑰。’

“这时我后悔自己这么说，因为她歉疚地笑了笑，把自己的花扔进了水沟里。我有点不知所措，还是把花拣起来递给她，但她微微一笑，把花推开，于是我把花捧在手里。我们就这样默默走了一段时间，直到她把花从我手中抽出来，把它们扔在马路上，接着她把自己戴着有喇叭口黑手套的手穿过我的胳膊，于是我们并肩走去。”

“接着说，”伊万说，“请什么也别忽略了。”

“接着说吗？”客人反问道。“也没什么了，接着您自己也能



猜出来。”他突然用右手的袖子擦了下突然出现的眼泪，继续说：“爱情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有如从地底下跳出的匪徒，在小胡同里立刻把我们俩全击中了！”

“就这样一道闪电击中了我们俩，就这样一把芬兰刀刺中了我们俩！”

“但她后来肯定地说，那一切不是这样的，其实我们互不相识，从未见过，但很久很久以前就相爱了，还说她同另一个人生活在一起，而我那时候……同她一样，也同一个女人……”

“同谁？”别兹多姆内问。

“同那个……嗯……那个，嗯……”客人回答说，用手指打了个响指。

“您结过婚？”

“哦，是的，所以我打了个响指……娶了那个……瓦莲卡，马涅奇卡……，不，是瓦莲卡……还有条纹连衣裙……博物馆……不过，我记不得了。”

“瞧，她还说，她手中捧着黄花在那天出来，为的是让我最终找到她，说是如果不发生这件事，她就服毒自杀，因为她的生活太无聊。”

“是的，爱情刹那间把我们击中。我了解这一点是在那一切发生的一小时之后，我们没有看到城市就到了克里姆林宫宫墙边的滨河街。”

“我们聊着，仿佛昨天才分别，仿佛已相识多年。我们相约，第二天依旧在莫斯科河畔约会，并且又见了面。五月的阳光照耀着我们。不久，不久这个女人就成了我的秘密妻子。”

“她每天都来我这里，而我从早晨便开始等候她。这等待表现在我把桌上的东西挪过来挪过去。十分钟前，我就坐在小窗前，开始谛听破旧的篱笆门是否发出响声。多么可笑：在与她邂逅之前，我们的小院是很少有人来的，干脆说，谁也不光临的，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可现在我觉得，整个城市都冲它而来。篱笆门砰的一响，我的心就怦的一跳，而且，信不信由您，在我脸的水平线上，窗外必定有双谁的脏靴子。是个磨刀的。可我们家里谁需要磨刀工呢？磨什么？什么刀？

“她每进一次篱笆门，在此之前我都感到心跳了不止十回。

我没说假话。然后，当她到来的时刻来临，指针指着十二点时，我的心脏甚至停止了跳动，那时几乎没有响声，几乎完全是静悄悄的，直至那双用钢扣环系紧的、带黑色蝴蝶结的皮鞋与窗子齐平。

“有时她淘气，停在第二扇窗子旁，用脚尖敲着窗户玻璃。我立刻来到这扇窗前，但皮鞋消失了，挡住亮光的黑丝绸消失了，我便去给她开门。

“谁也不知道我们的关系，这点我向您保证，虽说从未有过。她的丈夫不知道，熟人不知道。在一栋旧的独门独院的小楼里，那里有属于我的这个地下室，他们知道，当然也看到有个女人来到我的住处，但不知道她的名字。”

“她究竟是什么人？”伊万问，已经对这个爱情故事非常感兴趣。

客人做了个手势，表示他永远对谁也不透露这一点，并继续自己的叙述。

伊万开始知道，大师和那个陌生女人相爱得那么深，变得完全形影不离。伊万已经清晰的想象出一栋小楼的地下室里那两间屋子，由于丁香和栅栏，屋子里总是昏暗的。破旧的红木家具，一张老式写字台，上面放着个每半小时就丁零作响的钟，还有书，这些书从油漆地板一直码到熏黑的天花板，还有个小炉子。

伊万得知，客人和他的秘密妻子在相爱的最初几天里就作出结论，是命运让他们在特韦尔科伊街和小胡同的拐角处相遇，他们是天造地设的。

## 大师与玛格丽特

伊万从客人的叙述中得知，情人们是如何度过一天的。她来了，首先系上围裙，在狭窄的前厅里，那里有个不知为何令这个不幸的病人颇为自豪的那个盥洗池，在木桌上点上煤油炉，准备早饭，然后在第一间屋子的椭圆形桌子上摆好早饭。当五月的雷雨倾盆而下，大雨哗哗从暗淡的窗户旁流到门下的空隙，眼看要灌进最后的栖身之地的時候，情人们便生上小炉子，在炉子上烤土豆。土豆冒着气，乌黑的土豆皮弄得手指脏兮兮的。小小的地下室里传出笑声，雨后的树木从自己身上抛下断枝和白色的总状花序。当雷雨天过去，闷热的夏天来临时，花瓶里便出现等待已久的、他们俩所喜爱的玫瑰。

那个自称大师的人工作，而她把指甲修得尖尖的纤细的手指插进头发里，读着他写好的稿子，边读，边绣这顶小帽子。有时，她蹲在低架子旁，或是站在椅子上够着上层，用抹布擦拭千百册落满灰尘的书脊。她预示荣誉，她鞭策他，并且正是在这时开始叫他大师。她等待这些答应已是最后几行的有关犹太第五任总督的内容，拖长声调大声重复她喜欢的个别句子，并且说她的生命就在这部长篇小说中。

长篇在八月里写完了，交给了某个女打字员，她把长篇小说打印了五份。终于，离开秘密的栖身之地和走上正规的生活之路的时刻来到了。

“我捧着它走上生活之路，而这时我的生命也就结束了，”大师轻声说，低下头，那顶绣着黄色字母 M 的痛苦的黑色小帽久久摇晃着。

他接着讲自己的故事，但叙述变得有些不连贯。可以作为理解的只有一点，这时伊万的客人遭到了某种意外的不幸。

“我头一次进入文学界，但是现在，那一切已结束，我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一想起他就感到可怕！”大师神情庄重地低声说，并举起手。“是啊，他给了我非常致命的一击，唉，太致命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谁？”伊万勉强能听到地小声说，生怕打断焦躁不安的讲故事人。

“是编辑，我说的是编辑。是的，就是他看的稿。他那样瞧着我，好像我的脸颊犯牙龈脓肿肿起来似的，又不知为何斜着眼看着角落，甚至局促不安地嘻嘻笑。他没有必要地揉我的手稿，不满地作咯咯声。他给我提的问题，给我的印象像是个疯子在问话。其实他对长篇小说什么也没说，他问我究竟是谁，从哪儿突然冒出来的，我是否早就写作了和为何过去从未听说过我，而且甚至提了一个以我的观点看完全愚蠢的问题：是谁给我出主意写这种古怪题材的长篇小说的？最后，他让我烦了，我便直截了当问他，他是能发表这篇小说还是不能。

“这时，他慌乱起来，懒洋洋说了些什么，表示这个问题他个人无法回答，应该把我的作品让编委会的其他成员，也就是评论家拉通斯基和阿里曼以及作家拉夫罗维奇过目一下。他让我过两星期再来。

“两周后我去了，接待我的是个双眼因为总是胡说八道而朝鼻子歪斜的女郎。”

“这是拉普申尼科娃，编辑部秘书，”伊万冷笑着说，他对客人十分愤怒地描述的那个圈子很熟悉。

“可能，”客人斩钉截铁地说，“于是我从她那里拿到了自己的长篇小说，我的小说已满是油污，翻得又乱又破。拉普申尼科娃竭力不让自己的目光和我的目光相对，通知我，编辑部早已为自己准备了充足材料，足够用两年的，因此关于发表我的长篇小说这个问题，正如她所表达的，就告吹了。”

“这以后我还记得什么呢？”大师揉着太阳穴喃喃道，“是的，还记得撒满扉页的红色花瓣，还有我女友的那对眼睛。是的，这对眼睛我记得。”

伊万的客人的叙述变得越来越乱，越来越充满某些半吞半吐

的言语。他谈了什么斜雨，地下室栖身之地里的绝望，还说他曾去过什么地方。他悄声喊道，他对敦促他奋斗的她一点也不责怪，噢，不，不责怪！

“我记得，记得这张报纸上可恶的插页，”客人喃喃地说，用双手的两根指头在空中划出报纸，伊万从后面混乱的句子猜到，另一个编辑从那个自称大师的人的长篇小说中摘了一大段发表了。据他说，过了不到两天，在另一家报纸上又出现了批评家阿里曼的文章，文章叫做《编辑羽翼下的敌人》，文章说伊万的客人利用编辑的粗心和无知，企图把耶稣基督的护教论塞进刊物。“啊，我记得，我记得！”伊万叫起来，“可是我忘了您的名字！”

“我再说一遍，别提我的名字，它已经不存在了，”客人回答说。

“问题不在名字。过了一天，另一家报纸上又发现另一篇署名拉夫罗维奇的文章，文章作者建议要打击，坚决打击彼拉多主义和那个想把它塞进（又是这个可恶的字眼！）刊物的蹩脚圣像画匠。”

“这个‘彼拉多主义’一词，使我惊呆了，我翻开第三份报纸。这里有两篇文章：一篇是拉通斯基的，另一篇是署以字母H. D. 的。我向您保证，与拉通斯基的东西相比，阿里曼和拉夫罗维奇的文章可算是闹着玩。只要向您说一下拉通斯基文章的标题就足够了，它叫做《一个气势汹汹的古老信徒派教徒》。我那么全神贯注阅读关于我的文章，竟然没发现她是如何（我忘了关门）来到我面前的。她手里拿着把湿淋淋的雨伞和几张湿淋淋的报纸。她的眼睛冒火，手却冰凉，打着哆嗦。她先扑过来吻我，然后用嘶哑的声音并且拍着桌子说，她要把拉通斯基毒死。”

伊万不知道为什么局促不安地哼着，但什么也没说。

“毫无乐趣的凄惨日子来临了。长篇小说写完了，再没什么可干的，我们俩过着这样的生活，坐在小炉子旁地板上铺着的一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块小地毯上，看着炉火。但是，现在我们分开的时间比过去多了。她开始出去散步。而我这里则出了件怪事，这在我生活中倒是常事……我家里突然间来了位朋友。是的，是的，您想，我，通常，不喜欢与人结交，我有一种十分令人讨厌的怪脾气：很难与人们相处，疑心重，好多心。突然间——您想，在这种情况下却有某个从来没有想到的、突然出现的、外表天知道像什么的人理解我的心思，而且他还最喜欢我。

“就是在那么个可恶的时刻，我们小花园的小篱笆门给打开了，天气，我还记得，是那么宜人的秋天。她不在家。有个人走进小篱笆门，他似乎有什么事找我的房东，进了小楼，后来他来到了小花园，不知怎的很快就同我认识了。他向我自我介绍说是个记者。他让我喜欢得到了那种程度，您信不信，我直到现在有时还想起并挂念他。接着，更多的是，他开始上我这里来。我了解到，他是个单身汉，住在与我并排的大致一样的小楼里，他那里很拥挤，等等。不知为何他并不请我去他那儿。我的妻子对他特别不喜欢。但是我为他辩护。她说：

“‘你做什么，随你的便，但是我对你说，这个人给我的印象糟糕透了。’

“我笑起来。对啊，说实在的，他有什么吸引我之处？问题是，一个内心里，在自己抽屉里没有意外东西的人，一般是不招人喜欢的。这样意外的东西在阿洛伊齐（对了，我忘了说，我的新熟人叫阿洛伊齐·莫加雷奇）自己抽屉里是有的。也就是说，在这之前我从未遇见到，并且相信从未遇见过像阿洛伊齐那样聪明的人。如果我不明白报上某条简讯的意思，阿洛伊齐简直立刻就能把它向我解释清楚，而且显然，这种解释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对生活现象和问题同样如此。但这样的人太少啦。阿洛伊齐以自己对文学的酷爱令我折服。在他没有求我让他从头至尾读我的长篇小说之前，他一直不放心，读后他对长篇小说赞叹不

已，但是以十分惊人的准确性，就好像当时他在场似的，叙述了在那编辑部里有关这部长篇小说的全部评语。他一次又一次猜中了。此外，他给我所作的解释完全正确，我也猜想到了，没错，为什么我的长篇小说不能发表。他直截了当地说：这样的头脑是吃不开的……

“文章并未终止。它们中的头几篇，我加以嘲笑。可是它们出现得越多，我对它们的态度开始有所变化。第二阶段是惊奇。在这些文章的字里行间可以直接感觉到某种不真实的、没有把握的东西，尽管它们的语调很严厉，很坚定。我仿佛全感觉到了，但我无法摆脱掉，感到这些文章的作者所说的并非他们想说的，他们的狂怒也正是由此引起的。接着，您看，便是第三阶段——恐惧。不，不是害怕这些文章，您要明白，而是对于与文章或是长篇小说完全无关的别的东西所感到的恐惧。譬如说，我开始害怕黑暗。总之，到了精神疾病阶段。在这之前入睡时，我通常必须把小屋里的灯全部熄灭，但我仿佛觉得，通过小窗，虽说它是关着的，会爬进什么怪物，长着很长很长冰凉的触手。于是我睡觉便不得不亮着灯。”我的恋人变得很厉害（我当然没告诉她怪物的事。但她看出我发生了什么不顺心的事情），她消瘦了，脸色苍白，不再笑，并且一再请求我原谅她，为她对发表长篇小说的片断的建议。她说，要我抛开一切，到南方去，去黑海，把十万卢布剩下的钱全在这次旅行中花掉。

“她很固执，而我，为了不争吵（我有种预感，不该去黑海），答应她马上就办这件事。但她说，她自己替我去买票。在这种情况下，我便把自己所有的钱都取出来，也就是一万卢布左右，给了她。

“‘为什么要这么多？’她惊奇道。

“我说了好像这样的话，说是我怕小偷，请她在我动身前把钱保管好。她收下钱，把它放进手提包，开始吻我，并且说，在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样的情况下让我一人离开，还不如她死了更轻松些，但她说有人在等她，她服从需要，明天再来。她恳求我什么也别怕。

“这是黄昏时分，十月中旬，她走了。我躺在沙发上，没点上灯，就睡着了。我醒了过来，因为我觉得有怪物在这里。我在黑暗中摸索着，好不容易才点上灯。怀表指着深夜两点。我病恹恹地躺下，醒来时真病了。我突然感到秋天的黑暗将把窗玻璃挤碎，涌进屋子，我将被呛死，有如在墨水中那样。我起床时变了一个人，已经无法控制自己。我突然大叫一声，出现要到谁家去的念头，哪怕是到上面我的房东那里去。我像个精神错乱者同自己进行搏斗。我用尽力气勉强走到小炉子旁，点燃了劈柴。当它们开始发出噼啪的破裂声和小炉门发出碰撞声时，我才好像变得轻松些……我冲进前厅，在那儿点上灯，找到一瓶白葡萄酒，拔出瓶塞，对着瓶口喝起来。由此恐惧才稍许减少些——至少我不去房东家，于是我又回到小炉子边。我打开小炉门，炉火灼伤了我的脸和手，我悄声说：

“‘你猜到了，我是发生了不幸。快来，快来，快来！’

“但谁也没来。炉子里火焰呼呼作响，窗外雨水哗哗流着。这时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我从桌子抽屉里掏出长篇小说沉重的打印稿和草稿本，开始焚烧它们。这件事做起来可怕而又困难，因为写满字的纸不乐意烧着。我使劲撕碎笔记本，竖着把它们塞进劈柴里，用火钩子拨动纸片。纸灰有时战胜了我，也压制下火焰，但我仍同它搏斗着，长篇小说顽强反抗，还是完蛋了。熟悉的词句在我面前模模糊糊地闪着，黄点不可阻止地顺着一页页稿纸往上升起，但词句依旧在它上面依稀可辨。它们只是在纸片变黑和我用火钩子狂怒地捣碎它们的时候，才消失。

“这时，有人开始在窗上轻轻抓挠。我的心脏急剧跳动起来，我把最后一本草稿本塞进火里，奔跑着去开门。几级砖台阶从地下室通向正对院子的那扇门。我磕磕绊绊地向门跑去，并轻声



问：

“‘谁啊？’

“有个声音，是她的声音，回答我：

“‘是我。’

“我记不清我怎样战胜了锁链和钥匙。她刚跨进来就贴在我身上，全身湿透，湿淋淋的脸颊，披散着的头发，战栗不已。我能说的只有一个词：

“‘你……你？’我的声音止住了，我们往下跑。她在前厅脱下大衣，我们飞快跑进了外间。她轻叫了一声，光着双手从小炉子里把那里剩下的最后一叠底部烧着的稿子扔在地板上。黑烟顿时充满屋子。我用双脚把火踩灭，而她倒在沙发上，无法抑制地抽抽搭搭哭起来。

“等她平静下来，我说：

“‘我痛恨这部长篇小说，我害怕。我病了。我感到恐惧。’

“她站起来，开始说：

“‘天哪，你怎么病了。这是为什么？为了什么？但我要救你，我要救你。这是怎么回事？’

“我看着她那对因烟熏和痛哭变得红肿的眼睛，感觉到一双冰凉的手正在抚摩我的前额。

“‘我要把你治好，我要，’她俯在我肩上，喃喃说，‘你要把它重新写出来。为什么，为什么我自己不留一份！’

“她愤怒得张着嘴，她还说了句我没有听明白的话。接着她抿紧嘴唇，动手收拾那些表面已经燎焦的纸片，把它们弄平整。这是长篇中间的某一章，我记不清是哪一章了。她把燎焦的纸片整齐地归在一起，把它们用纸包好，用绦带捆起来。她的一切行动表明，她充满决心，并控制住自己。她要了杯葡萄酒，喝下后，说话平静些了。

“‘原来为谎言不得不付出代价，’她说，‘我再也不想说谎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了。我现在就想留在你这里，但是我不愿意用这样的方式做这件事。我不想让他认为我是深夜里离开他跑掉的。他从未做过任何对不起我的事。他是突然被人叫走的，他们工厂着了火。但他很快就会回来的。我明天早晨就跟他说清楚，告诉他我爱上了别人，然后就永远回到你身边。回答我，你愿不愿意这样？’

“‘我可怜的人，可怜的人，’我对她说，‘我不让你这么做。跟我在一起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我不愿让你和我一起毁灭。’

“‘只是这个理由？’她问道，并把自己的眼睛凑近我的眼睛。  
“‘只是这个。’

“她可怕地兴奋起来，靠在我身上，搂住我的脖子说：

“‘我与你一起完蛋。早上我就来你家。’

“这是我生命中记得的最后情景：这是从我前厅里透出的光束灯光，在这束光亮中的是一缕披散的秀发，她的圆形软帽和她那双充满决心的明眸。我还记得站在外屋门槛上那黑色的身影和一包白色的东西。

“‘我想送送你，但我恐怕没有力量一个人回来，我害怕。’

“‘别怕。再忍耐几小时。明天早晨我将来到你身边。’这是我生命中她最后的几句话。”

“嘘！”病人突然停顿下来，竖起一根指头，“今天是个不平静的月夜。”

他躲进阳台。伊万听到小轮子在走廊上经过的声音和谁的虚弱的啜泣声或是叫喊声。

当一切又静下来，客人回来通报说，120号病房收了个房客。被送来的人请求把脑袋还给他。两个交谈者在惊恐不安中沉默了一会儿，待到安静下来，才又回到被打断的叙述上。客人刚开口，走廊里又传来声音，这个晚上的确不平静。客人贴着伊万的耳朵开始说，声音低得只有诗人一个人能听到她的话，只有头一句话例外：

“她离开我之后过了一刻钟，就有人来敲我的窗户……”

病人贴着耳朵说的那些话，显然使伊万十分激动。他的脸部不时抽搐着。他的目光中流露出恐惧和愤怒。叙述者用手朝早已从阳台上消失的月亮方向指了指。直到门外再也没有任何声音传来，客人才从伊万身边挪开，用稍大的声音说起来。

“是的，就这样，在一月中旬，一个夜晚，我穿上同样的，但扣子已被揪光的大衣，在我的小院里冷得缩成一团。我身后是几个把丁香树丛埋没的雪堆，而我身前下方是挡着窗帘、透出微弱灯光的我的小窗户，我靠在第一扇窗户旁，侧耳细听——我的屋子里留声机还在放。这是我所听到的一切。但是，我什么也看不清。我站了一会儿，出了小篱笆门进了小胡同。胡同里暴风雪呼啸着。一条在我脚边窜过的狗吓我一跳，我躲开它朝另一边跑去。成为我忠贞不渝旅伴的寒冷和恐惧使我狂怒起来。我走投无路，最简单的，是在那条与我的小胡同相通的大街上，朝电车底下扑去。老远我就看到这些灯火通明、结着冰的车厢，听到它们在严寒中令人讨厌的轧轧声。但是，我亲爱的邻居，所有的问题是在于恐惧支配着我身体的每一个细胞。我就像狗一样害怕电车。是的，在这座楼里没有比我病得更厉害的了，请您相信。”

“可是您可以给她寄封信啊，”伊万说，对不幸的病人充满同情，“另外，您的钱还在她那里。她当然会把它们保存好的？”

“这点请您放心，当然她会保存好的。但是看来您并没有理解我？或是，更确切些，我丧失了从前我曾有过的叙述能力。其实，我对她并不是十分舍不得，因为她对我不再有用。在她面前，”客人虔敬地望着夜晚的黑暗，“若是有封从疯人院发去的信。难道可以用这样的地址发信？精神病院？您在开玩笑，我的朋友！不，想让她变得更不幸？我没有这种能力。”

伊万对此无法反驳，但什么话也没说的伊万同情客人，怜悯他。而那位因自己的回忆而痛苦地低下戴着黑帽子的头，这样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说：“可怜的女人。但我有个希望，希望她忘了我！”

“但是您能康复的……”伊万小心翼翼地说。

“我没得救了，”客人平静地回答。“当斯特拉文斯基说他要让我起死回生时，我并不相信会有奇迹。他很善良，只是想让我宽心。但我不否认，现在我觉得好些了。对了，我到底说到哪儿啦？”严寒，这些飞驰的电车。我知道，这座医院已经开业，于是我步行穿过整个城市到了这里。精神不正常！在城外，我一定会冻死，但一个偶然机会救了我。卡车上有个什么零件坏了，我走近司机，这是在城外四公里处，令我惊讶的是，他怜悯我。汽车也往这儿开。于是他就把我拉来了。我受了一点伤，左腿上的脚趾冻坏了。但他们把它治好了。因此我在这里已经第四个月。而且，您知道吗，我发现这里非常非常令人满意。不必给自己提出宏大的计划，亲爱的邻居，说实话！瞧我，就曾想周游世界。哼，有什么办法，落到这种地步，这是命中注定。我看到的只不过是这个地球的一块不大的地方。我想，这不是地球上最好的地方，但是我再说一遍，这里也并非那么不好。瞧，夏天向我们走来，阳台上常青藤将开始爬蔓，正如费奥多罗夫娜答应的那样。钥匙扩大了我的可能性。每天晚上都将有月亮，啊，它离开了！天凉快起来。快到半夜了。我该走了。”

“告诉我，耶稣和彼拉多后来怎么啦？”伊万请求道，“恳求您啦，我想知道。”

“啊，不，不，”客人虚弱地颤抖一下，回答说，“我一回忆起我的长篇小说就不能不哆嗦。您在牧首塘的熟人会比我做得更好。谢谢您同我交谈。再见。”

还没等伊万搞清楚怎么回事，格栅带着轻轻的声响就关上了，客人已消失在视野里。

### 第十四章 光荣属于雄鸡

常言说，压力太大，因此里姆斯基未等做完肇事记录便跑回自己的办公室。他坐在桌子后面，一对红肿的眼睛盯着躺在他面前的使过魔法的一叠十卢布纸币。财务经理简直发懵了。外面传来平稳的嗡嗡声。观众们正川流不息地从游艺场走出来，来到大街上。财务经理敏锐到极点的听觉突然听到一声清晰的警笛声。显而易见它已经从不预示什么好兆头。当它再度响起时，另一声更威风、更持久的警笛声加入其中对它表示声援，随后又有听得十分清楚的哈哈大笑声和甚至某种起哄戏弄声掺和进来。财务经理立刻明白，街上又发生了什么很糟糕的、为非作歹的事。而且明白，这件事不管他想如何回避，也一定与魔法师和他的助手们所进行的丑恶表演紧密相关。敏感的财务经理一点也没搞错。

他刚朝临花园街的窗口看了一眼，他的脸便抽搐起来，他也不再悄声嘟囔，而是发狠说：

“果然不出我所料！”

在街灯那明亮灯光下，他看到自己下面的人行道上有位穿着一条衬裙和紫色内裤的女人。女人头上尽管还有顶小帽，手上还拿着把伞。

在这位完全惊慌失措的女士周围，围着一群人，女士一会儿蹲下，一会儿想夺路逃跑，但人群骚动着，发出令财务经理不寒而栗的哈哈大笑声。她身旁有位公民慌乱地脱着自己的夏季大衣，但因子紧张而使一条手臂卡在袖子里，怎么也脱不下来。从另一个地方，也就是从左侧的大门口，又传来叫喊声和狂笑声，里姆斯基把头转向那边，见到的是身穿粉红色内衣的第二位女士。她从马路上跳到人行道上，飞跑着想躲进大门里，但正在往外涌的观众挡住了她的路。于是既作了自己轻浮举动和贪图漂亮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服装的牺牲品，又受可恶的法戈特商行欺骗的可怜女人想望的只是一条——找个地缝钻进去。一个民警朝不幸的女人飞奔过来，警笛声直冲云霄，而一帮嘻嘻哈哈戴鸭舌帽的年轻人急冲冲跟在民警后面。那些狂笑声和起哄声就是他们发出的。一个瘦削的留小胡子的马车夫也在第一个被魔法脱去衣服的女人面前使劲地勒住瘦骨嶙峋、累得一瘸一瘸的辕马。小胡子一脸得意的讪笑。

里姆斯基用拳头朝自己头上敲了一下，吐了口唾沫，从窗口跳开。

他在桌旁坐了一会儿，朝街上侧耳谛听。不同地方的警笛声达到了高潮，然后开始减弱。里姆斯基感到十分惊讶，事端不知怎的平息得出乎意料的快。

到时候了，不得不喝下这盅责任的苦酒。

第三场时，电话机全修好了，必须打电话报告所发生的事情，请求帮助，为自己辩护，把一切都归咎于斯乔帕，保住自己，等等。呸，你这个魔鬼！心情乱糟糟的财务经理两次把手放到话筒上，两次把它摘下。

突然间，在办公室沉寂中，电话机自己冲着财务经理的脸发出了声音，那位打了个寒战了一下，全身冰凉。“难道我的神经系统真的紊乱了，”他心想，拿起话筒。但他立刻急忙闪开话筒，脸色惨白。一个轻轻的、同时温柔而淫荡的女人声音在话筒里悄声说：

“别打电话，里姆斯基，哪里也别打，否则会大祸临头的。”听筒里顿时没声了。财务经理放下话筒，感到背上一阵寒战，他不知为何回头朝自己身后的窗户看了一会儿。透过槭树那刚蒙上一抹嫩绿的疏枝，他看到在透明的云朵中浮动的一轮明月。里姆斯基不知为何怔怔地盯着树枝，越看，恐惧就越发强烈地攫住他。

财务经理强迫自己，终于从充满月光的窗户扭过脸来，站起

身子，别再提什么打电话的事了，现下财务经理专心一致想的，只是如何尽快离开剧场。

他仔细谛听：剧场大楼寂静无声。里姆斯基明白，整个二楼早就只有他一人了，一想起这，一股无法遏止的儿童般的恐惧笼罩着他。想到他现在不得不独自一人沿着空荡荡的走廊下楼，不由得一阵害怕。他打摆子似的从桌上抓起使过魔法的纸币，把它们塞进公文包，咳嗽一声，为的是哪怕稍许给自己壮壮胆。咳嗽结果也是沙哑无力的。

这时，他觉得办公室门底下突然冒出一股腐烂的潮气。财务经理心里打了一阵鼓。此刻又出乎意外地敲起了钟声，时钟打午夜十二点。甚至敲钟声也在财务经理身上引起战栗。但彻底令他心慌意乱的，是当他听到门上的锁孔发出钥匙轻轻的转动声。财务经理用潮乎乎、冷冰冰的双手紧紧抓住公文包，感到倘若锁孔里这种沙沙声再持续一会儿，他会忍受不住大声叫喊起来。

门终于被谁用力推开，办公室里悄无声息地进来的竟是瓦列努哈。里姆斯基猛地站起来，突然又坐倒在扶手椅上，因为他的腿打战，不由得弯了下去。他吸口气，仿佛自我解嘲似的笑笑，轻声说：

“天哪，你把我吓死了！”

是啊，这么毫无预期的出现无论谁都会给吓着的，然而它同时也是件大喜事。在这个乱糟糟的事情中好歹也露出个头来。“哦，快说说！快！快！”里姆斯基声音嘶哑地说，抓住瓦列努哈不放。“这一切究竟怎么回事？！”

“请原谅，”进来的人关上门，闷声闷气地说。“我以为你已经走了呢。”

瓦列努哈没脱帽，就走到扶手椅前，在桌子的另一端坐了下来。

应该说，瓦列努哈的回答显得有些古怪，这立刻使财务经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感到不快，他可是个在自己的灵敏度方面堪与世界上任何一个最优秀的地震站的地震仪媲美的人。他是什么意思？既然瓦列努哈以为他不在，为何要进他办公室呢。这是其一。而其二：无论瓦列努哈从哪个门进楼，他肯定会遇见值夜班的，他们都会说里姆斯基还得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待一会儿的。

但是，里姆斯基没有仔细考虑这件事，他哪顾得上。

“你怎么不来个电话？这个小丑同雅尔塔究竟是怎么回事？”

“哦，就是我说过的那样，”行政协理员咂了下嘴，仿佛牙疼似的，“人们在普希金诺的一家小酒馆里找到了他。”

“怎么在普希金诺？这就在莫斯科郊外啊？可电报是从雅尔塔发来的啊？！”

“去他的吧，哪是什么雅尔塔啊！他把普希金诺的电报员灌醉了，两个人都开始胡闹，其中包括发了几封标有雅尔塔字样的电报。”

“噢……噢……那好吧，好吧……”里姆斯基不是在说话，倒像在高兴地唱歌。他的眼睛闪烁着淡黄色光芒。头脑里形成一幅斯乔帕被丢人现眼地撤职的兴奋场面。解放啦！财务经理对从以斯乔帕为代表的魔掌中解放出来期待已久啦！而且也许，斯乔帕的下场比撤职还坏……“说详细些！”里姆斯基说，把镇纸往桌子上砰的一敲。

于是瓦列努哈开始叙述详情。他刚到财务经理打发他去的地方，就受到接待，并且十分认真地听取了汇报。当然谁也不认为斯乔帕会在雅尔塔。他们立刻赞同瓦列努哈的推测，斯乔帕当然是在普希金诺的“雅尔塔”。

“他现在在哪儿？”财务经理激动地打断行政协理员。

“哼，他还能在哪儿？”行政干部佯笑着说，“自然在醒酒所。”“噢，噢！啊，谢谢！”

而瓦列努哈继续讲自己的故事。他讲得越多，斯乔帕那愚昧



和丑陋的形象就在财务经理面前展现得越清楚，这件事上的各个以后的环节就比前面的更糟。喝醉酒搂着电报员在普希金诺电报局前面的小草坪上和着某个游手好闲的人的手风琴声跳舞，这是什么形象！追逐一帮吓得尖声叫喊的女士们！想在雅尔塔酒馆同服务员打架！碎了八瓶艾达尼尔牌干白葡萄酒。砸了不愿拉斯乔帕的出租车司机的计程器。威胁要逮捕试图制止斯乔帕流氓行为的公民。一句话，一个愚昧无知、令人恐惧的人。斯乔帕在莫斯科戏剧界是个臭名昭著的人物，谁都知道此人不是个东西。但是，毕竟行政协理员关于他所说的那些话，对斯乔帕来说，是过分了。甚至太过分了……

里姆斯基阴毒刻薄的目光，隔着桌子刺入行政协理员的脸上，后者说得越多，那目光就越阴沉。那些被行政干部添加在自己故事中的下流情节变得越活龙活现和绘声绘色……财务经理对讲故事人的信任就越小。当瓦列努哈说到斯乔帕竟然肆无忌惮到企图对那些来接他回莫斯科的人进行反抗时，财务经理已经肯定，深更半夜回来的行政协理员对他叙述的一切，全是谎话！从头一句到最后一句全是谎话！

瓦列努哈没去过普希金诺，斯乔帕本人同样也不在普希金诺。没有喝醉的电报员，没有小酒馆被砸碎的玻璃，斯乔帕没有被捆起来……什么都不曾发生过。

财务经理刚在思想里断定行政协理员在对他撒谎，恐惧立刻从脚底开始爬满全身，而且他第二次仿佛感到，一股腐烂的潮气顺着地面散发开来。他的目光一刻也不离行政协理员，那位不知为何在扶手椅里奇怪地抽搐着，一直竭力不从台灯的淡蓝色阴影下离开，令人惊讶地用报纸挡着好像令他不舒服的灯光。财务经理只想着一条，这一切意味着什么？为何这么晚才回到他这里的行政协理员要在这空空荡荡、寂静无声的楼里如此脸不红心不跳地对他撒谎？一种无人知晓、但十分可怕的危险感开始折磨着财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务经理的心。他装出一副对行政助理员的支吾躲闪和用报纸挡住的把戏毫无察觉的样子，仔细观察他的脸，几乎已经不再听瓦列努哈编造的谎言。一定出了什么事，而且这件事与不知为何要造谣中伤杜撰出一段关于在普希金诺的奇异经历的故事相比，更加奇怪，这件事就是行政干部外貌和举止上的变化。无论此人如何把鸭舌帽压到眼睛上，想给脸上投下阴影，无论他如何摆布报纸，财务经理还是得以看清楚鼻子旁右边脸上的一块很大的青紫斑。此外，平时满面红光的行政助理员，现下却脸色苍白，一种白粉似的不健康的惨白，而在这闷热的夜晚，他的脖子上不知为何却围着条旧的条纹围巾。如果再加上在行政干部失踪的这段时间里，他身上所出现的吸嘴唇和吧嗒嘴的令人厌恶的举止，以及变得低沉刺耳的声音不用以往的贼溜溜畏缩的目光——可以大胆说，伊万·萨韦利耶维奇·瓦列努哈变得使人不敢认了。

还有某些东西也令财务经理痛苦地感到不安，但究竟是什么，无论他如何费尽脑筋，无论他如何端详瓦列努哈，都未能搞清。有一点他可以肯定，在行政助理员与十分熟悉的扶手椅的这种结合上有某种从未见过的不自然之处。

“哼，终于把他制服并抬上了车，”瓦列努哈用低沉的嗓音喊道，从报纸后面偷偷瞧了瞧，用手掌把青紫块遮住。

里姆斯基突然伸出手，好像无意识地用手掌，同时是用手指在桌面上弹着玩，却按了下电铃的按钮，结果一下子呆住了。空荡荡的大楼里必定会传来尖锐的信号声。但接着没有发出这种信号，按钮呆呆地陷在桌子的木板里。按钮是死的，电铃是坏的。

财务经理这狡猾的一招没有躲过瓦列努哈，他抽搐一下，眼睛中冒出毫不掩饰的凶狠目光，问道：

“你按电铃干吗？”

“无意识的，”财务经理闷声答道，急忙把手缩回，同样也吞吞吐吐问：“你脸上是什么？”

“汽车往旁边一滑，碰在门把上了，”瓦列努哈回答说，把目光移开。

“撒谎！”财务经理心里头大喊一声。这时他突然瞪圆眼睛，目光变得十分狂乱，目不转睛地盯着椅子背。

椅子后面的地板上躺着两条交叉的影子，一条浓些，黑些，另一条发虚，发灰。地板上清晰可见椅背的阴影和它的尖腿，但地板上椅背上却没有瓦列努哈脑袋的阴影，同样椅腿下面也没有行政干部的两条腿的影子。

“他没有投下影子！”里姆斯基在心里绝望地喊道。他一阵强烈的恐惧。

瓦列努哈循着里姆斯基疯狂的目光，贼头贼脑四下打量着，看到了椅子背，于是清楚，他暴露了。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财务经理也站起来，从桌后退了一步，手中紧握着公文包）。

“你终于还是猜出来了，该死的！始终这么机灵，”瓦列努哈恶狠狠地冷笑一声，完全直接地对财务经理说，从扶手椅跳到门边，飞快把暗锁的按钮往下一按。财务经理退到朝花园的窗户，绝望地四下张望，发现这间洒满月光的屋子窗户上，紧贴着一个裸体女郎的脸和她的一条光胳膊，她把手伸进通风小窗，努力想打开下面的插销。上面的插销已经被拨开。

里姆斯基觉得，台灯的光亮渐渐变暗，写字台也倾斜了。他被浇了一身冰水，所幸，他控制住自己，没有摔倒。剩下的力气就够低声说一句，但没有喊出来：

“帮帮我……”

瓦列努哈守着门，在门边上蹦跳着，他在空中呆了好久，在那里打晃儿。他那弯曲的手指朝里姆斯基那边挥舞着，低声嘟哝，咂嘴有声，朝窗户上的女郎使眼色。

女郎动作快起来，把棕红头发的脑袋伸进通风小窗，拼命伸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长手臂，用指甲抓挠底下的插销，摇窗框。她的手臂开始变长，好象有伸缩性的，而且长满尸体的绿霉。死人的绿色手指终于抓住插销头，拨了一下，窗扇终于被打开。里姆斯基有气无力地喊了一声，靠在墙上，把公文包腆在前边，像是面盾牌。他明白，他死到临头了。

窗扇大敞四开，但涌进屋内的不是夜晚的凉爽和椴树的芳香，而是一股地窖的味道。女尸登上窗台。里姆斯基看清她乳房上满是腐烂的斑点。

这时，从花园那边，从靶场后面养有许多演出用禽鸟的低矮房舍那边，传来一声雄鸡那高亢欢快、突如其来的啼鸣。大嗓门、受过特别技能训练的雄鸡引颈长鸣，宣告黎明正从东方朝莫斯科疾驰而来。

狂怒使女郎的脸庞变得扭曲，她发出嘶哑的辱骂，而在门边的瓦列努哈突然尖叫一声，沉重地从空中跌倒在地上。雄鸡又啼叫了一遍，女郎把牙齿咬得咯咯作响，怒发冲冠。鸡叫三遍，她扭身便飞了出去。紧跟其后，瓦列努哈跃起在空中，横着挺直身子，像个飞翔的丘比特，慢慢越过写字台从窗户飘逝而去。

一个不久前还是里姆斯基的老头，已是一头如雪白发，没有一根黑发，他跑到门边，解开门钮，拉开房门，飞也似的冲进漆黑的走廊。在楼梯的拐弯处，他吓得痛苦地呻吟着，摸到开关，楼梯明亮起来。楼梯上，颤颤巍巍、哆哆嗦嗦的老头摔了一跤，因为他觉得瓦列努哈突然从天而降，轻轻落在他上面。

跑到楼下后，里姆斯基看见值班员坐在入口处大厅售票处旁的一把椅子上。他踮起脚悄悄从他身旁溜过，溜出了大门。到了街上他才感到稍微轻松些。他清醒过来，一摸脑袋，居然还能想起帽子忘在办公室了。

自然，他再没有勇气回去取帽子，而是气喘吁吁跑过宽阔的大街，来到对面拐角的一家电影院门前，近旁一盏晦暗的红灯耸

立着。转眼间，他已来到红灯旁。谁也没来得及抢先截住这辆车。“我要赶那趟列宁格勒特别快车，给小费，”他大声地喘着气，捂着心口说。

“我回库，”司机不耐烦地说，转过脸去。

于是里姆斯基解开公文包，掏出五十卢布，通过开着的前窗递给司机。

过一会儿，这辆哗啦啦作响的汽车旋风般沿着花园环城路飞驰。乘客在坐位上颠簸，里姆斯基从挂在司机前面的破镜子里，忽而见到司机快乐的眼睛，忽而看见自己狂乱的目光。里姆斯基在车站大楼前跳下车，朝第一个遇上的系白围裙、戴号牌的人喊道：

“头等车厢，一张，给三十卢布，”他急急忙忙说，从皮包里掏出一把钞票，“没有头等要二等，如果没有——就给硬座。”戴号牌的人朝灯火通明的大钟看了看，从里姆斯基手里用力抢过钞票。

五分钟后，特别快车消失在车站的玻璃圆顶下，很快地消失在黑暗中。里姆斯基也与列车一起消失了。

## 第十五章 鲍索伊的梦

很容易就能想到，住进医院 119 号房间的那个红脸胖子，就是尼卡诺尔·伊万诺维奇·鲍索伊。

不过，他并未被立刻送进斯特拉文斯基教授的医院，而是被预先安排在另一处。

另一处在鲍索伊的记忆中几乎没留下什么。只记得一张书桌，一个柜子和一张沙发。

在那里，鲍索伊血压升高，精神紧张，因此头晕眼花，他们同他进行了一次谈话，但谈话结果十分奇怪而杂乱，而确切说，毫无进展。向鲍索伊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

“您是尼卡诺尔·伊万诺维奇·鲍索伊，花园街副 302 号大楼的房管所主任？”

对此问题，鲍索伊一阵可怕的大笑后一字一句如此回答：

“我是尼卡诺尔，显而易见！但是，见鬼去吧，我算哪门子主任？”

“那算什么？”他们问鲍索伊，紧皱眉头。

“是这样，”他回答说，“如果我是主任，那么我就应该立刻查明，他是个魔鬼！否则这算怎么回事？夹鼻眼镜是碎的……一身破烂儿……他怎么可能是外国人的翻译！”

“您指的是谁？”他们问鲍索伊。

“科罗维耶夫！”鲍索伊叫起来。“隐藏在我们 50 号单元里！请记上：科罗维耶夫。应该马上把他抓起来！记上：六门，他就在那儿。”

“从哪儿搞到的外币？”他们和蔼问鲍索伊。

“真正的上帝，万能的上帝，”鲍索伊说，“他全看得清，我真是罪有应得。我手里从未拿过，也从没有奢望过，外币究竟是

什么样的！上帝因为我的恶习正在惩罚我呢，”鲍索伊激动地继续说，一会儿把衬衣纽扣扣上，一会儿又解开，一会儿还划十字，“我拿了！拿是拿了，但我拿的是我们的苏联币啊！为这些钱我给办户口登记，我不反驳，司空见惯。我们的秘书普罗列日涅夫也是个好样儿的！干脆说吧，房管所里全是贼。不过，外币我没拿过！”当请求他别装傻，说说美元是怎么落到通风道里时，鲍索伊开始下跪，摇摇晃晃，张着大嘴，像是要吞下什么似的。“你们愿意的话，”他闷声闷气说，“我就吃口泥，证明我没拿？而科罗维耶夫，他是个魔鬼。”

任何忍耐都该有个限度，桌子后面的人已经提高嗓门，暗示鲍索伊，该是他说人话的时候了。

这时，鲍索伊跳起来，一声狂吼响彻了带一张沙发的整间屋子：

“看，就是他！看，他就躲在柜子后面！瞧，他在冷笑！还有他的夹鼻眼镜……揪住他！快往屋子里洒圣水！”

鲍索伊面无人色，他哆嗦着望空中划十字，冲到门前，又返回来，唱起了某个祈祷文，最后说起了胡话。

现在全乱套了，任何谈话对鲍索伊都不管用。他被带下去，关进了单间，在那里他才稍稍安静下来，只是祈祷和呜咽。花园街当然有人去过了，50号单元也去转了转。但那里根本没找到科罗维耶夫，而且大楼里没有人科罗维耶夫，也未见到过。已故的别尔利奥兹和去了雅尔塔的斯乔帕所住的房间，完全是空的，书房里的火漆封条也在柜子、书橱上好好挂着，谁也没有动过。调查人员带着这样的结果从花园街回来了，并且跟他们一起来的还有惊惶失措、情绪低落的管理所秘书普罗列日涅夫。

晚上，鲍索伊被送进了斯特拉文斯基的医院。他在那里表现得十分焦躁不安，不得不按照斯特拉文斯基的处方给他做了注射，只是在半夜之后鲍索伊才在119号房间安静下来，偶而还发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发出一声沉重而痛苦的声音。

但是慢慢地，他的睡眠越变得轻松起来。他不再辗转反侧和哼哼，呼吸轻松而均匀，于是他们把他一人留在病房里。

这时，鲍索伊做起梦来，毫无疑问梦境的基础是他今天的经历。开始，鲍索伊梦见好像有一群人手中拿着金光闪闪的喇叭十分隆重地把他领到两扇上过漆的大门。大门旁同伴们似乎给他演奏了迎宾曲，然后一个男低音从天空愉快地说：

“欢迎光临，尼卡诺尔·伊万诺维奇！请交出外币。”

鲍索伊心里十分奇怪，他发现自己头上有个黑色扬声器。

接着他不知怎的来到了剧场大厅，那里镀金天花板下水晶枝形吊灯闪闪发光。一切照旧按步旧班，如同在一个面积不大、但十分豪华的剧院里那样。既有挂着天鹅绒幕帷的舞台，幕帷的深红底色上点缀着闪闪发光的小星星和一个金色的巨大十字图案，了有提词室，甚至也有观众。

令鲍索伊吃惊的是，所有这些观众全是男性，而且不知为何全留着大胡子。此外，令人惊讶的是剧场里没有椅子，所有观众都席地而坐，地板打着蜡，又光又滑。与这么一伙不熟悉的人们在一起，鲍索伊有点不知所措，犹豫了一会儿，才照着大伙的样子，按土耳其上流社会的方式坐到镶木地板上，勉强挤在一个身体特别健壮的红头发大胡子和另一个脸色苍白、胡子特别浓密的公民中间。坐着的人谁也没有注意新来的观众。这时，传来轻柔的小钟声，大厅里的灯光熄灭，大幕拉开，显出灯光通明的舞台，台上有张椅子和小桌子，桌上放着口金灿灿的小钟，舞台背景是了死气沉沉的黑天鹅绒。

从后台走出穿晚礼服的男演员，一个胡子刮净，梳着分头，脸部线条招人喜欢的年轻人。大厅里的观众活跃起来，都朝舞台转过脸去。男演员走近提词室，揉了揉手。

“坐好了？”他用柔和的男中音问，朝大厅微微一笑。



“坐好了，坐好了，”男高音和男低音从大厅里齐声回答他。“嗯……”男演员若有所思地开始说，“你们怎么会不腻烦呢，我真搞不懂？所有人都跟平常一样，现下正在街上漫步，享受春天的阳光和温暖，可你们却待在憋气的大厅里席地而坐！难道这样的节目很有意思？不过，会有人喜欢的，”男演员哲学家似的结束道。

接着他声音的音色和语调高昂起来，欢快而响亮地宣布：

“那么，我们演出的下一个节目是尼卡诺尔·伊万诺维奇·鲍索伊，家庭委员会主席和营养食堂主任。有请尼卡诺尔·伊万诺维奇！”

回答男演员的是一阵友好而热烈的掌声。莫名其妙的鲍索伊睁大眼睛，而报幕员用手挡住脚灯光，用目光在坐着的人们中间搜索到了他，亲昵地用手指招呼他上台。于是鲍索伊不记得如何恍恍惚惚就上了台。

彩灯的光亮从下面和前面朝他直射过来，晃得耀眼，使得大厅和观众立刻消失在黑暗中。

“来吧，尼卡诺尔·伊万诺维奇，给我们树个榜样，”年轻演员诚恳地说，“把外币交出来吧。”

一片寂静。鲍索伊喘了口气，轻声说：

“对天发誓，我……”

但没等他把话说完，整个大厅响起愤怒的叫喊声。鲍索伊惊慌失措，不再作声。

“我懂您的意思，”节目主持人说，“您想指天为誓，您没有外币？”他同情地望着鲍索伊。

“是的，真没有，”鲍索伊回答说。

“那样的话，”男演员说，“请原谅我冒犯：您是从哪儿搞到四百美元的，它们是在一个单元的厕所里找到的，而单元里的唯一住户是您和您的夫人？”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真神了！”黑暗的大厅里有人用明显嘲讽的口吻说。

“不错，是太神了，”鲍索伊小心翼翼地回答说，不知是对谁，是对男演员，还是对黑暗的大厅，并且解释说：“是那个妖精，可恶的翻译偷偷扔的。”

大厅又充满了怒吼。静下来后，男演员说：

“瞧，我竟然有机会听到拉封丹的寓言！有人偷偷扔四百美元！你们瞧：你们可都是做外币黑市买卖的，我把你们当内行来请教——这种事情可能吗？”

“我们可不是倒卖外币的，”剧场里有个别抱怨的声音响起，“但这是神话故事。”

“我完全同意，”男演员坚定地说，“我问你们：谁会偷偷去扔？”

“孩子！”大厅里有一个声音。

“完全正确，”节目主持人肯定道，“孩子会去扔匿名信、传单、定时炸弹，难道还少吗，可是四百美元谁也不会去扔，因为世上没有这样的白痴，”于是男演员又把脸转向鲍索伊，责备而痛苦地补充说：“您让我伤心，尼卡诺尔·伊万诺维奇！可我却以为您会说真话。这样，我们的节目没有成功。”

大厅里传来针对鲍索伊的唢哨声。

“他是倒卖外币的！”大厅里有人喊，“为什么我们要容忍他！”

“别骂他，”报幕人和气地说，“他会后悔的。”并且把充满泪水的天蓝色眼睛转向鲍索伊，补充道：“哦，走吧，尼卡诺尔·伊万诺维奇回到位置上去！”

此后，男演员敲了下小钟，大声宣布：

“幕间休息，坏蛋们！”

浑身颤抖的鲍索伊，突然间成为某个戏剧节目的主演者，又重新回到自己在地板上的位置上。这时，他梦见大厅完全陷于黑

暗中，墙上跳出几个发亮的红字：“交出外币！”然后幕布重新拉开，报幕员用欢快高昂的声音说道：

“请谢尔盖·格拉尔多维奇·杜奇利到舞台上来。”

杜奇利原来是个仪表堂堂、但疏于修饰的五十岁左右的男子。

“谢尔盖·格拉尔多维奇，”报幕员转向他，“瞧您已经在这里待了一个半月，固执地拒绝交出留在您那里的外币，同时国家又多么需要它，而它对您又没有意义，可您始终坚持着。您是个有文化的人，这一切您都十分明白，就是不想协助我。”

“很抱歉，我也没有办法，因为我再没有什么外币了，”杜奇利平静地回答说。

“那么，至少有点钻石吧？”演员问。

“钻石也没有。”

演员垂下头，沉思一下，然后拍了下手掌。一位穿着时髦的、也就是没有领子的连衣裙、戴顶小帽的中年妇女从后台来到舞台上。女人的样子很不干净，但杜奇利朝她瞥了一眼，并不在意。“这位女士是谁？”节目主持人问杜奇利。

“是我妻子，”杜奇利庄重地回答说，朝女人那长长的脖子厌恶地望了一眼。

“我们打扰您了，杜奇利太太，”报幕员对女人说，“是这样的：我们想问您，您丈夫是否有外币？”

“他当时全上缴了，”杜奇利太太激动地回答说。

“是这样，”演员说，“那好吧，既然是这样，那就算了吧。如果他全交了，那么我们就该马上同谢尔盖·格拉尔多维奇分手，不然又怎么办呢！假如您愿意的话，谢尔盖·格拉尔多维奇，您可以离开剧场，”演员做了个威严的手势。

杜奇利平静而庄重地转身朝后台走去。

“请等一等，”报幕员把他叫住，“告别时，请允许我再从我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们的节目单中选一个节目为您表演，”说着又拍了下手掌。

后面的黑色帷幕拉开，一位身穿舞会服装的年轻美人来到舞台上，双手捧着一只金盘，盘中放着一叠厚厚的东西，系着包糖果的绿带，还有一串钻石项链，向四处放射出蓝黄红的光芒。杜奇利向后退了一步，脸色苍白。大厅顿时静了下来。

“一万八千美元和价值四万金币的项链，”演员洋洋得意地宣布，“是谢尔盖·格拉尔多维奇隐藏在哈尔科夫他情人伊达家里的。这位就是伊达·格尔库拉诺夫娜·沃尔斯，我们有幸亲眼见到她，是她热情帮助我们发现了这些无价的、但掌握在个人手中的珍宝。谢谢，伊达·格尔库拉诺夫娜。”

美人儿莞尔一笑，露出白净整齐的牙齿，又长又密的睫毛颤动着。

“而在您那充满自尊的假面具下，”演员对杜奇利说，“却隐藏着一个贪得无厌者和不知羞耻的撒谎者的心。一个半月来，您用自己愚蠢的固执把大家折磨得够呛。现在您回家去吧，但愿您夫人为您安排的地狱将是您的魔障。”

杜奇利摇摇晃晃，好像想跪下来，但不知是谁的一双富有同情心的手把他托住。这时，前幕扑通一声落了下来，遮住了台上所有的人。

疯狂的掌声震动着大厅，使鲍索伊觉得枝形吊灯中仿佛火光闪烁。当黑色前幕升起时，舞台上除了孤零零的男演员，不有一个人。他打断第二遍雷动的掌声，鞠躬致意，并说：“当着你们的面，杜奇利在我们的剧目中扮演了一个愚蠢而顽固的角色。昨天，我曾暗示说过，偷偷地保存外币是很不明智的。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利用它，请你们相信这一点。我们可以以杜奇利此人为例。他有很高的薪水，而且什么也不需要。他有一套相当好的单元，有妻子，还有漂亮的情人。他本应平静安逸地生活，没有任何不愉快的事情，只要他交出外币和钻石，可是这个

贪财的笨蛋偏不，结果被当众出丑，惹得家庭那么大的不愉快。那么，有没有人想交外币？没有愿意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剧目的下一个节目，便是著名的戏剧天才、特邀演员库罗列索夫·萨瓦·波塔波维奇表演普希金的长诗《吝啬的骑士》片断。”

被寄予厚望的库罗列索夫很快出现在舞台上，原来是位秃顶、肥胖、脸刮得光光、穿着燕尾服、系白领带的男子。他做出一副哀愁的样子，动了动眉毛，斜眼朝金钟看了一下，没有任何开场白，便用不自然的嗓音朗诵道：

“年轻的浪子多么盼望同某个一股大葱味的荡妇幽会……”库罗列索夫还说了自己许多坏话。鲍索伊听到，库罗列索夫如何承认有个不幸的寡妇，号哭着，在雨中跪在他面前，但未能打动他那颗冰一样的心。做梦前，鲍索伊根本不知道普希金的诗歌作品，但是普希金本人他很熟悉，每天好几次要念这样类似的句子：“普希金是否该付房租了？”或是：“楼梯上的灯，也许是普希金拧下的？”，“或许，普希金该换煤气罐了？”

如今，鲍索伊熟悉了他的一部作品后，反倒疑惑，他想象一个女人带着孤儿们，在雨中跪着，不由得思忖：“这个库罗列索夫就是这种家伙！”

而此人嗓门逐渐高昂，继续悔过着，并且彻底把鲍索伊搞糊涂了，因为他突然间开始转向台上并不存在的某个人，并自言自语地为这个并不在场的人承担责任，同时一会儿称自己是“国王”，一会儿是“男爵”，忽而叫“父亲”，忽而叫“儿子”，有时称“您”，有时又称“你”。

鲍索伊只明白一点，男演员将暴卒而死，他声嘶力竭地大叫：“钥匙！我的钥匙！”扑通倒在地上，发出呼哧声，小心地摘下领带。

死过去的库罗列索夫站又重新站起来，抖掉燕尾服裤子上的灰尘，虚假地笑了笑，鞠了一躬，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中离去。报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幕员开腔说道：

“我和你们在萨瓦·波塔波维奇精彩的表演中欣赏了《吝啬的骑士》。这位骑士希望欢快的自然女神们向他跑去，并发生许多愉快的事情。但是，正如你们看到的，什么也没发生，任何女神也没有朝他跑去，缪斯也未给他带去贡品，他也未建起任何富丽堂皇的宫殿，而是相反，他有一个不幸的下场，他在自己放外币和宝石的箱子上他妈的中风而死。我警告各位，你们也会发生类似的事情，如果你们仍然顽固的话！”

不知是普希金的诗篇还是报幕员的一番平淡无奇的话产生了影响，大厅里突然响起羞怯的声音：

“我交外币。”

“请上舞台！”报幕员有礼貌地邀请道，眼睛直勾勾地望着黑暗的大厅。

舞台上出现一位浅头发的小个子公民，从他的脸部判断，他差不多有三星期没刮脸了。

“您好，您贵姓？”报幕员询问道。

“卡纳夫金·尼古拉，”来人怯怯地说。

“啊！很高兴，卡纳夫金公民，那么？”

“我交，”卡纳夫金轻声说。

“多少？”

“一千美元和二百金卢布。”

“好！是全部所有？”

节目主持人直勾勾地盯着卡纳夫金的眼睛，鲍索伊甚至觉得，这对眼睛里冒出像X光那样能穿透卡纳夫金的光芒。大厅里的人屏息凝视。

“我相信！”演员终于叫道，熄灭了自己的目光。“我相信！这对眼睛没有说谎。我反复说过，你们的根本错误在于对人眼的意义估计不足。你们要明白，舌头能掩盖真相，而眼睛——永远

不能！有人向你们提出一个突如其来的问题，你们甚至不会打一下寒颤，一瞬间你们便控制住自己，并且知道该说些什么才能把真相掩盖，而且在你们脸上没有一条皱纹会颤动，可是被问题惊扰的真相，一瞬间却从心灵深处从眼睛里暴露出来，于是一切全无可挽回了。真相大白，而你们就被逮住！”

演员怀着巨大的热情说出这番令人信服的话后，又亲热地问卡纳夫金：

“它们藏在哪儿？”

“在我姑妈家，波罗霍夫尼科娃家，在普雷奇斯坚卡……”

“啊！这是……请等等……这里是克拉夫季娅·伊利尼奇娜家，是吗？”

“是的。”

“哦，对对对！小别墅？对面还有道小篱笆？对了，我知道，我知道！那您把它们塞在那儿的什么地方呢？”

“酒窖里，一只装过艾纳姆酒的匣子里……”

演员举起双手轻轻一击掌。

“你们怎么可以这么做呢？”他痛心地说道。“它们可是在那里发霉，变潮！怎么可以把外币托付给这样的人呢？啊？简直就像一帮孩子，天哪！”

卡纳夫金自己明白，他说了做了一件很愚蠢的事，显得垂头丧气。

“钱，”演员继续说，“应该保存在国家银行，保存在专门的干燥的和有很好保护的地方，而绝非在姑妈的酒窖里，那里它们可能受到，特别是大老鼠的侵害！实在是，没脑筋，卡纳夫金！要知道您是个成年人。”

卡纳夫金已经无地自容，只是用手指抠自己上衣的衣襟。

“好吧，”演员的口气软和下来，“谁叫没人提醒你呢？……”突然又出人意料地补充道：“对了，顺便说一句，一下子问清楚，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为的是别让汽车平白无故跑来跑去……这个姑妈本人也有外币吧？啊？”

这是卡纳夫金想不到的，战栗了一下，剧场里一片寂静。

“哎，卡纳夫金，”报幕员亲热而又带点责备味道说，“我还是得夸奖他！给你，拿去吧，无缘无故去乱跑吧！这很荒谬，卡纳夫金！要知道我刚才说过关于眼睛的话。显然，姑妈是有外币的。

您干吗要平白无故折磨我们呢？”

“有！”卡纳夫金雄赳赳地大声说。

“好！”报幕员叫道。

“好！”大厅可怕地咆哮起来。

当大厅平静下来，报幕员祝贺卡纳夫金，紧紧握住他的手，表示愿意用车把他送进城回家，并且吩咐后台的某人乘这辆车顺路去姑妈家，邀请她光临妇女剧院观看节目。

“对了，我想问问——姑妈没说过她把自己的外币藏在哪儿吗？”报幕员探询道，殷勤地请卡纳夫金抽烟，并且帮忙点燃了火柴。那位抽着烟，不知怎地愁闷地笑了笑。

“我相信，我相信，”演员叹口气说，“这个老派的女守财奴，未必会把这告诉侄子。哦，好吧，我们将唤醒她身上的责任感。也许，在她那放高利贷的心灵中，还不是所有地方都腐烂了。祝您一切顺利，卡纳夫金！”

幸运的卡纳夫金走了。男演员询问，是否还有愿意交出外币的人，但得到的回答是死一般地沉寂。

“一帮怪人，天哪！”男演员耸耸肩，喃喃地说，幕帷遮住了他。

灯光熄灭，一段时间里一片漆黑，黑暗中从远处传来神经质的男高音，唱道：

“那里有大堆的金子，它们属于我！”



接着，远处的什么地方两次响起了掌声。

“妇女剧院里有个太太交了。”红头发的大胡子邻座突然对鲍索伊说，接着叹了口气，补充说：“嗨，要是我们不是骗子该多好！老兄，我在利安诺佐夫有帮好斗的骗子。我担心，没有我，他们会坚持不住。好斗的、娇养的鸟，它需要照料……唉，要不是骗子该多好！用普希金的玩意不能使我悔改，”他又叹息起来。

这时，大厅灯火通明，鲍索伊开始梦见一批头戴白色厨师帽、手拿舀汤用大勺子的厨师，从各道门往大厅里蜂拥而入。小厨师们往大厅里搬上盛着汤的大桶和装有切成片的黑面包的担子。观众们活跃起来。兴高采烈的厨师们在观众中间走来走去，给他们往盆子里盛汤和分发面包。

“开饭了，伙伴们，”厨师们大声喊叫，“快交出外币！你们干吗白白在这里坐着？为什么折磨自己，吃这种垃圾。回家去，好好喝上两杯，吃点东西，多好啊！”

“嗯，比如，你，大爷，干吗呆在这里？”一个长着深红色脖子的胖厨师直接地对鲍索伊说，递给他一个汤盆儿，里面同样是漂着一片圆白菜叶的稀汤。

“没有！没有！我没有！”鲍索伊恐怖地大叫。“明白吗，没有！”

“没有？”厨师严厉的低音吼叫起来，“没有？”他用女人般柔和的嗓音问。“没有，没有，”他用令人平静的声音嘟哝道，变成了女医士费奥多罗夫娜。

女医士正温柔地摇着在睡梦中喊叫的鲍索伊的肩膀。这时，厨师们渐渐消失，剧场和帷幕一起倒塌。

鲍索伊透过泪水看清了自己在医院里的病房和两个穿白大褂的人，但绝非硬要逼他交外币的放肆的厨师，而是大夫和那个费奥多罗夫娜，她手中拿着的不是汤盆儿，而是一只用纱布盖着的盘子，盘子里放着注射器。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没有撒谎，”在给他扎针之前，鲍索伊痛苦地说，“我没有就是没有！让普希金给他们交外币。我没有！”

“没有，没有，”心地善良的费奥多罗夫娜安慰道，“而没有也就没法儿说了。”

注射以后鲍索伊觉得好些了，他没有做什么梦就安然入睡了。

但是由于他的大喊大叫，这种不安的情绪传染到 120 号病房，那里的病人醒来便开始寻找自己的脑袋，并且也传染到 118 号病房，那里无名大师也不安起来，闷烦中他使劲将他的双臂向背后弯，望着月亮，忆起一生中痛苦的最后一个秋夜和地下室门下的一片光亮及一头披散的秀发。

惊慌不安从 118 号房间，顺着阳台又传向伊万，他醒了过来并哭泣起来。

但医生很快就使所有受惊扰的、神经不正常的人安静下来，他们开始变得悄无声息。

最后一个失去知觉的是伊万，这时河流上空已经曙光初露。药物浸透全身之后，安静落到他身上，有如波浪般温柔地覆盖着他。身子变得轻快，睡意如暖风吹拂着他的大脑。

他睡熟了，他最后真切听到的声音，是黎明前林中鸟儿的啁啾声。但是，鸟儿很快就停止鸣啼，他开始梦见太阳已经落在骷髅地上空，这座山岗被两支封锁部队团团围住……

## 第十六章 行刑

太阳已经落在骷髅地上空，这座山岗被两支封锁部队团团围住。

那支在将近中午时分切断总督去路的骑兵部队，正朝赫乌隆门飞驰而去。道路就在脚下。卡巴多基亚大队的步兵把一大群人、骡子和骆驼挤向两边，骑兵团让马儿跑得飞快，把一团团白色尘柱扬向天空，来到一个十字路口，两条道路在这里相会：南路通往伯法其，西北路通往雅法。骑兵团沿西北路急驰而去。那些卡巴多基亚兵士在道路两旁布成散兵线，并及时把急匆匆赶赴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结队而行的人群驱散着离开大道。一群群朝圣者离开自己直接支在草地上的带条纹临时帐篷，站在卡巴多基亚步兵们身后。走了大约一公里，骑兵团赶上了闪击军团的第二大队，又走了一公里，便率先抵达骷髅地的山脚下。他们在此下马。指挥官将全团分散为排，把不高的小山岗四周全部封锁，只留下一条从雅法大道登山的坡道。

一会儿，第二大队也在骑兵团之后，来到山岗前，他们爬上一层，围住了山腰。

最后，马克·克雷索博伊指挥的小队也来到山脚下。他们沿道路两旁排成两条散兵线，一辆马车在秘密卫队押解下从两条散兵线中间通过，马车上是三名囚犯，他们的脖子上挂有白色小牌，每块牌子上用两种文字——阿拉美亚语和希腊语写着“暴徒和反叛者”。犯人的马车后面还行驶着别的马车，装载着新做成的绞架、绳索、铁锹、桶和斧子。这些马车上坐有六名刽子手。刽子手后面是骑兵小队队长马克、耶路撒冷神庙卫队长和那个在王宫暗室里同彼拉多作过短暂会面的戴风帽的人。队列的最后部分是士兵的散兵线，散兵线之后便是约两千人喜欢凑热闹的群众，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们不畏酷热，只想一睹这有趣的场面。

那些不顾阻拦地被放进队列尾部看热闹的朝圣者，如今也加入了这些城里来的爱看热闹的人中间。随队而行的宣事们扯着尖细的嗓门重复着近中午时彼拉多曾大声呼喊过的那些话，整支队伍就在这喊声中，往骷髅山慢慢行进。

骑兵团准许所有人进入了第二层，而第二小队却只让那些与行刑有关人员上山，随后迅速清场，把山岗四周的人群统统驱散，于是他们便处于山腰的步兵散兵线和山脚的骑兵封锁线之间。现在他们能够透过不很密集的步兵散兵线看到处决的场面了。

就这样，自从队伍登山起，已经过了三个多小时，太阳已经落到骷髅地上空，但热浪滚滚，难以忍受，两道封锁线上的兵士们倍受酷热的折磨和寂寞的煎熬，心里诅咒着这三名暴徒，真希望快点行刑。

小个子骑兵团长，汗流满面，白衬衣后背已是脏兮兮的一片汗渍，他站在山脚下未被封锁的上坡道旁，不时走到一排的皮桶跟前捧水喝，喝完还把丘尔邦淋湿。稍感凉快后，他便离开，重新开始忽前忽后在通往山顶的这条尘土飞扬的大道上来回走动。

他的长剑在系带的皮靴上发出碰撞声。指挥官想给自己的骑兵们作出不怕苦的榜样，但又体恤士兵，便允许他们用插进地里的长矛搭成枪架，并把白色斗篷盖在上面。叙利亚人就在这些斗篷下躲避肆虐的阳光。皮桶很快就空了，各排的骑兵们轮流去到山下的山沟里打水，那里，在稀稀落落的桑树那稀疏的阴影里，一条浑浊的溪流在这可怕的炎热中几近干涸。马夫们牵着变驯顺的战马也守候在这里，利用着这暂且的阴凉，显得百无聊赖。

士兵的软绵无力和他们针对暴徒的骂语，都是情有可原的。

好在总督关于行刑时他所深恶痛绝的耶路撒冷城里可能发生骚乱的担心，并没有真的发生。当行刑的时间拖到第四个钟点

时，山腰上的步兵和山脚下的骑兵那两道封锁线之间，始料不及地，已经未剩下一人。太阳灼烤着人群，把他们全都赶回到了耶路撒冷。两支罗马小队的散兵线后面只有两只不知谁家的、也不知为何来到山岗上的狗。但炎热也使它们疲惫不堪，它们躺着，伸出舌头，沉重地喘息着，对那些在晒得滚热的石头和带刺蔓生植物之间乱钻的绿背蜥蜴毫不在意，那些蜥蜴真可算是唯一不怕暴晒的生物了。

无论是在布满部队的耶路撒冷，还是在这里，在四面封锁的山岗上，谁也没有试图夺回犯人，人群都返回城去，因为说实在的，这场处决简直毫无有趣之处，而在那里，在城里，晚上即将来临的伟大的逾越节已然准备就绪。

第二层上的罗马步兵比骑兵更受罪。小队长克雷索博伊唯一允许士兵们的，是摘掉头盔，蒙上沾水的白布带，但需持矛站立。他自己也蒙上同样的布带，但不沾水，是干的，在离那群刽子手不远处巡逻，甚至未从自己衬衣上取下镀银的狮首护胸，未取下护腿和刀剑。阳光直射小队长，但未使他改变丝毫，而且他的狮首护胸谁也无法瞧上一眼，阳光下仿佛沸腾起来的银子的反光，令人目眩，把眼睛都能烧坏。

克雷索博伊那张残废的脸上，没有表现出丝毫疲惫和不满，而且看上去这个巨人有能力就这样走上整个白天，整个夜晚，再加一个白天，一句话，可以一直走下去。他就这样把双手放在镶铜片的沉重腰带上走着，始终那么严肃地一会儿瞧瞧绞架和死刑犯，一会儿瞥一眼散兵线里的士兵，始终那么漫不经心地用毛茸茸的靴尖踢开落在他脚下的人的白骨，或是小燧石。那个戴风帽的人坐在离绞架不远的三脚凳上，神态平静，一动不动，不过间或因为无聊用树枝条在沙地上抠洞。

方才所说罗马军团士兵的散兵线后面已无一人这句话，不完全确切。还有一个人在，只是很少有人发现他罢了。他不是待在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便于观看行刑的上山坡道那边，而是在山势陡峭、难以攀登的北面，那里有塌陷和缝隙，那里一枝病恹恹的无花果树在裂罅中紧紧抓住该死的缺水的泥土，试图存活下去。

正是在这株毫无荫凉之处的树下，端坐着这位唯一的观众，而不是行刑的参与者，他从一开始便坐在一块石上，也就是已经坐了三个多小时了。是啊，为了观看行刑，他选择了一个不是最佳而是最次的位置。不过从这位置上毕竟还能看见绞架，看见散兵线后面小队长胸上那两个闪光的斑点，而这，对一个显然不愿被人发现、也不愿打扰谁的人来说，是完全可以满意了。

但是，四小时前，行刑队伍开始抵达时，此人的表现并非如此，而是很可能会被人发现的，也许他因此马上改变了自己的举止，单独走开了。

当时，队伍刚刚登上散兵线后面的最高层，他才刚刚出现，并且显然是来晚了。他沉重地喘着气，不是行走而是跑着登山，推搡着，看到散兵线在他面前和所有人面前一样合拢，便作了个不考虑后果尝试，装出一副不明白那一声声怒喝是何意思的样子，从士兵们中间冲过去，直抵刑场，那里囚犯们已从马车上卸下来。因为他的鲁莽，他胸口挨了长矛钝头重重的一击，于是他从士兵旁跳开，大叫了一声，但并非因为疼痛，而是因为绝望。他用呆滞和对一切都漠然的目光扫了一眼打他的罗马军团士兵，好象他是个对肉体痛苦毫无感觉的人。

他用手捂着胸口，咳嗽着，喘着，绕山岗跑了一圈，想在北面找到一个可以钻过散兵线的缺口。但已经太晚了。封锁圈已经合拢。此人痛苦得脸都变了样，他被迫放弃冲到已卸下绞架的马车前去的企图。实施这一企图，除了当场被捕外别无可能，而当一个被捕者无论如何不在他的计划之内。

于是他向裂罅方向走去，那里比较安静，谁也不会来打扰他。

现下，他正坐在石上愁绪万千，此人一脸黑须，眼睛因阳光和失眠已化脓。他忽而叹息一声，敞开自己因浪迹天涯而褴褛不堪、由淡蓝色变为脏灰色的塔利夫长袍，露出被矛杆打伤的、汗津津、脏兮兮汗水的胸脯；忽而怀着无法忍受的痛苦，抬眼望天，注视着三只早已在高空盘旋，兜着大圈、预知即将有盛宴的白兀鹫；忽而用无望的目光凝视着黄泥土，看着一副半毁损的狗颅骨和在它四周窜动的蜥蜴。

此人痛苦到了极点，以致时而自言自语说上一句。

“噢，我是个笨蛋！”他喃喃地说，精神痛苦地在石上摇晃着，用指甲抓伤黑黑的胸脯，“我是个蠢货，无知的臭婆娘，胆小鬼！我是具尸体，而不是个人！”

他不再作声，低着头，然后从木壶里喝了口温水，重新振作精神，一会儿抓住藏在怀里的刀子，一会儿拿起与小棍和一小瓶墨水一起放在他跟前石头上的一张羊皮纸。

这张羊皮纸上已经匆忙写下了一些笔记：

“时间在飞驰，而我，利未·马太却呆在原地，直到现在他还未死！”

接着是：

“夕阳西斜，他还未死。”

现在，利未·马太正用尖尖的小棍无望地这样记录着：

“上帝啊！你为何不怜悯他？赐他一死吧。”

写完这句，他无泪地呜咽着，重又用指甲抓伤自己的胸脯。

马太绝望的原因是在于降临在耶稣和他头上那可怕的厄运，此外，还在于他认为的他所犯的一个严重错误。前天白天，耶稣和马太呆在耶路撒冷近郊的伯法其，他们俩上一个十分喜欢听耶稣布道的菜园主家中做客。一上午两位客人都在菜园子里帮主人干活，并打算在傍晚前趁凉快去耶路撒冷。但不知为何耶稣着急起来，说是他在城里有件急事，中午时独自就离开了。这就是马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太的第一个过错。为什么，为什么他要让耶稣单独走呢！晚上，马太没有能够去耶路撒冷。他突然得了一种很厉害的疾病。他浑身发抖，全身火烫，牙齿开始打战，一刻不停要水喝。他根本无法走动。他倒在菜园主板棚里的被子上，在那里病卧到星期五黎明，那时疾病同样突然间便减轻了。虽说他还很虚弱，双腿发颤，但某种要发生不幸的预感折磨着他，使他告别主人，奔赴耶路撒冷。在那里他才知，预感是正确的。不幸发生了。马太在人群中亲耳听到总督宣布了判决。

当囚犯们被押解上山的时候，利未·马太在看热闹的人群中同散兵线并排奔跑，极力想用什么方式偷偷让耶稣知道，即使事实已经如此，但他，马太，仍在这里与他在一起，他未在末路上抛弃他，他正在为死亡尽快落到耶稣头上而祈祷。但耶稣望着远处人们将把他押向的地方，当然未发现马太。

当队伍沿大道行进了半俄里时，在人群中被人推到散兵线边上的马太，突然想出一个简单而绝妙的主意，于是他按着他的急性子立刻把自己痛骂一顿，责怪自己为何不早些想出这个主意来。士兵们的散兵线行进得并不紧密。他们之间是有空隙的。只要身手敏捷，算计精确，他就有可能弯着身子从两名罗马军团的士兵中间穿过，冲到马车旁并跳上车。这样耶稣就将得救，很快升入天堂。

只要一小会，就可把刀插进耶稣后背，对他喊：“耶稣！我来救你，并与你一起离去！我，马太，是你唯一的忠实门徒！”倘若上帝开恩再给一点空余的瞬间，也许他自己也来得及自刎，而避免死在绞架上。不过后一点很少引起当年的税吏利未的兴趣。怎么死，对他并不重要。他只希望一生中从未对谁做过一丁点儿恶事的耶稣，免遭受如此残酷的折磨。

计划很好，但问题是马太随身未带刀。而且他身上连一枚硬币也没有。



痛恨自己的马太，从人群里挤出来，跑回了城里。在他发热的脑袋里只有一个患热病人的念头，现在如何，随使用何方法，在城里搞到一把刀子，并且来得及赶上行刑的队伍。

他跑到城门口，很艰难地穿行在摩肩接踵川流不息涌向城里的旅行者中间，发现自己左首一片面包铺开着。在晒得发烫的路上跑得气喘吁吁的马太控制住自己后，举止得体地走进店铺，向站在柜台后面的女店主问好，请她从最高层取下那只他不知为何最喜欢的大圆面包，当女店主转过身去时，他默默地迅速从柜台上抓住那件最好不过的武器——磨得像剃刀一般锋利的切面包长刀，立刻匆忙冲出小店，扬长而去。几分钟后他重新出现在雅法大路上。但行刑队伍已经无影无踪。他撒腿就赶。时而他不得不直接躺倒在尘土中，一动不动地躺着，以便喘口气。他就这样躺着，令那些骑骡和步行上耶路撒冷的人们吃惊地看他。他躺着，听到自己的心脏不仅在胸腔内，而且在头部和耳朵里怦怦猛烈跳动，稍稍喘过气来，他又跃起，继续奔跑，但速度却越来越慢，越来越赶不上了。当他终于见到远处尘土滚滚、长长的队伍时，它已经到了山脚下。

“噢，上帝！……”马太呻吟道，明白他来迟了。太晚了。

当行刑已经到了第四个钟点的时候，马太的痛苦已达到极致，他愤怒到了极点。他从石头上站起来，把那把偷来的刀扔在地上，正如他现在所想的，刀偷得没有意义；又一脚踩碎了木壶，使自己连水也丧失了；又扔掉头上的包头，揪住自己稀疏的头发，开始咒骂自己。

他很厉害地责骂自己，大喊一些毫无意义的话语，吼叫，吐唾沫，辱骂生身父母把一个蠢货降生到这个世界。

看到起誓诅咒不起作用，烈日暴晒之处一切并未因此而发生任何变化，他握紧瘦骨嶙峋的拳头，眯缝起眼睛，举起双臂朝向天空，朝向越来越往下落、使影子变得更长、最终坠入地中海的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太阳，祈求上帝立刻显灵。他要求上帝马上赐耶稣一死。

他睁开眼睛，相信山岗上一切依旧如故，除了小队长胸前闪闪发光的两个斑点不再闪烁以外。太阳把光芒投到面向耶路撒冷的死刑犯们背上。这时马太高喊道：

“我诅咒你，上帝！”

他扯着嘶哑的嗓子高喊，他相信上帝并不公平，打算再也不信他了。

“你是聋子！”马太怒吼道。“若你不是聋子，你会听到我说的，并且马上赐他一死。”

马太眯缝起眼睛，等待着从天而降的天火落在他身上，给他致命一击。然而这没有发生，他未睁开眼脸，继续向上苍呼喊着挖苦的、侮辱的言词。他叫喊出自己彻底的绝望和关于存在别的上帝、别的宗教的说法。是的，别的上帝决不会容忍，肯定不会容忍，让像耶稣这样的人被绑在绞架上受烈日暴晒。

“我错了！”嗓音完全嘶哑的马太叫喊道。“你是个凶神恶煞！或是你的眼睛完全被神庙里香炉冒出的烟蒙住了，而你的耳朵除了神甫的喇叭声，已经完全听不到别的？你不是全能的上帝。你是个凶恶的上帝。我诅咒你，暴徒们的上帝，他们的靠山和灵魂！”这时，一股什么吹拂着原税吏的脸庞，他脚下有什么簌簌响了起来。又吹拂了一次，这时马太睁开了眼睛，看到世界上的一切，全变了，不知是否因为他诅咒的影响原因，或是别的什么原因。太阳没等像每晚那样沉入海中，便消失了。一片酝酿雷雨的乌云威严而坚定不移地在空中从西方升起，把太阳吞没。它的边缘翻腾着白色泡沫，黑乎乎的烟雾笼罩的肚子呈一片黄色。乌云低沉地唔唔叫着，从它那里不时大量涌出一条条火蛇。突然腾起一股狂风，卷起尘柱，顺着雅法大路，顺着贫脊的吉昂谷地，在朝圣者们的顶顶帐篷上空飞速掠过。马太不再作声，非常想弄明白，这场眼下将笼罩耶路撒冷的大雷雨，是否会给不幸的

耶稣的命运带来某种变化。于是他赶忙望一眼劈开乌云的银线，开始祈求闪电击中耶稣的绞架。他怀着懊悔的心情望着还未被乌云吞噬的一片晴朗的天空，白兀鹫正在那里振翅飞翔，努力逃离取的袭击。马太心想，他急于诅咒，太不明智。现在上帝再不会相信他了。

马太把目光投向山脚，专注地盯着于骑兵团下马并布成散兵线的地方，发现那里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他从高处得以清楚看到兵士们如何忙乱着拔起插进土里的长矛，将斗篷披到自己身上，马夫们如何牵着乌骓，小跑着冲向大路。骑兵团要开拔了，这显而易见。马太用手挡着劈头盖脸的风沙，吐着唾沫，竭力想弄明白骑兵打算离开意味着什么？他把目光转向高处，看清一个穿猩红战袍的身影，正朝行刑的小平台登攀。这时由于预感到可喜的结局即将来临，从前的税吏觉得心都凉了。

在暴徒们备受折磨的第五个钟头登上山的是从耶路撒冷策马赶来的罗马军团的一名大队长，随行的还有一名传令军官。克雷索博伊把手一挥，士兵们的散兵线闪开道，小队长向高级指挥官行军礼致敬。此人把克雷索博伊拉到一边，对他悄悄说了几句。小队长又敬了个礼，便朝坐在绞架台座旁石上的一伙刽子手走去。大队长则迈步走向坐在三脚凳上的那个人，此人礼貌地站起身来。大队长向他轻声说了些什么，两人又一起来到绞架旁。神庙卫队长也加入他们一伙。

克雷索博伊厌恶地朝扔在绞架旁地上的一堆肮脏的破布白了一眼，那些破布原是不久前罪犯们的衣衫，连刽子手们都不想要的，他叫过两个刽子手，命令道：

“跟我来！”

从最近的那个绞架那边传来嘶哑的、听不明白意思的小曲声。赫斯塔斯在那个绞架上吊了近三个小时，由于苍蝇和阳光的折磨已经神经不正常，现下他正轻声哼着某支关于葡萄的小调，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但缠着裹头的脑袋不时轻轻摆动着，这时那些苍蝇才慢腾腾地从他脸上飞起，然后又飞落回来。

第二个绞架上的狄斯马斯，比其他两人受的罪更多，因为昏厥未能赏赐给他，他不时有节奏地晃脑袋，一会儿往右，一会儿往左，为的是用耳朵拍打自己的肩膀。

比起这两个罪犯，耶稣算是幸运的。头一个小时他就开始处于昏迷中，后来就昏厥过去，裹头散开的脑袋耷拉着。苍蝇和马蝇因此完全落满在他身上，结果他的那张脸被一大群黑乎乎的、轻颤动的东西笼罩着。腹股沟和肚子上，以及腋下落满了肥大的马蝇，吸吮着他赤裸、蜡黄的躯体。

听从戴风帽人的暗示，一个刽子手拿起了长矛，另一个拿着桶和海绵来到一个绞架前。第一个刽子手举起长矛，用它先敲敲耶稣的一条胳膊，然后又敲另一条，他的两条胳膊平伸着被用绳索绑在绞架的横木上。肋骨突起的身躯有了一点反应。刽子手用矛杆的一端蹭了蹭他的肚子。这时，耶稣抬起了头，于是苍蝇嗡嗡地飞起，露出了绞刑犯那张被叮得肿起来、眼睛肿成一条缝的几乎认不出来的脸庞。

伽诺茨里睁开眼睑，往下瞧了一眼。他那双平时明亮的眼睛，现下已经有些浑浊。

“伽诺茨里！”刽子手说。

伽诺茨里发肿的双唇翕动一下，用暴徒般嘶哑的嗓音说：

“你要干什么？滚开？”

“喝吧！”刽子手说，把矛尖上一块吸满水的海绵举到耶稣唇边。他目中闪过一丝狂喜，贴着海绵，贪婪地开始吸吮水分。旁边绞架上传来狄斯马斯的声音：

“不公平！我跟他一样，也是暴徒。”

狄斯马斯使尽全力，但无法动弹，他的手臂有三处被绳圈紧紧捆住在横木上。他缩进肚子，用指甲抠住横木的两端，把脑袋

扭向耶稣的绞架，眼光中充满着仇恨。

满是尘埃的乌云笼罩着小平台，天空黑压压的。待到尘埃刮走，小队长喊道：

“第二个绞架闭上嘴！”

狄斯马斯不作声了。耶稣挣脱海绵，竭力想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亲热和坚定些，但没做到，只得嘶哑着请求刽子手：

“您也给他一点水喝吧。”

天越来越黑。乌云已经遮没了半个天空，正朝耶路撒冷压来，翻滚的白云在充满黑色水汽和火光的乌云前面消失得无影无踪。山岗上空电闪雷鸣。刽子手摘下长矛上的海绵。

“赞美宽宏大量的伊格蒙吧！”他庄严地悄声说，缓慢地把矛尖刺进了耶稣的心脏。

耶稣颤抖一下，悄声说：

“伊格蒙……”

血顺着他的腹部流淌，下颚猛然抖动一下，他的脑袋便耷拉下来。

第二声雷鸣响起时，刽子手已经让狄斯马斯喝过水，并以同样的话语说：

“赞美伊格蒙吧！”一矛刺死了他。

发疯的赫斯塔斯一旦刽子手靠近，突然惊叫起来，但是当海绵触到他嘴唇时，却大吼一声，一口咬住了它。几秒钟后，他的尸体也在绳索允许的程度内垂了下来。

戴风帽的人跟在刽子手和小队长马克的身后走着，他的后面是神庙卫队长。他们在第一个绞架旁停下，戴风帽的人仔细察看了血迹斑斑的耶稣，用白皙的手摸了下他的脚，对同行的人们说：

“死了。”

在另外两个绞架旁，同样重复了一遍。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此后，大队长向小队长做了个手势，转身与神庙卫队长和戴风帽的人一起离开了山顶。天色昏暗，漆黑的天空闪电交织。空中突然冒出火光，小队长的呼喊声：“撤掉散兵线！”他的呼喊声淹没在隆隆声中。兴高采烈的兵士们戴上头盔，急忙从山岗上奔跑而下。黑暗笼罩住了耶路撒冷。

突然间暴雨倾注，正赶上小队山岗的半道上。雨水泻得如此可怕，当兵士们往下飞跑时，汹涌的水流已经紧跟其后奔腾而来。兵士们在泡软的泥道上连滚带爬，跌跌撞撞，狼狈地奔向平坦的大道。顺着在雨帘中已经隐约可见的大道，淋得精湿的骑兵部队向耶路撒冷急驰。过些时候，在电闪雷鸣、大雨如注的混沌一片中，山岗上就只剩下一人。他挥舞着偷来的长刀，从滑溜的台阶上滑落下来，又紧紧抓住无意中碰上的东西，努力跪着爬行，奋力攀援，往绞架冲去。他忽而消失在茫茫黑暗中，忽而又突然被颤动的电光照亮。

当他好不容易抵达绞架跟前时，水已经没到脚脖子，他扒掉身上沉甸甸、湿漉漉的塔里夫长袍，只穿件衬衣，抱住了耶稣的双腿。他割断小腿上的绳索，又登上下边的横木，抱住耶稣，把双臂从上层横木上解脱出来。耶稣那赤裸、水淋淋的尸体沉重地压在马太身上，将他摔倒在地。马太立刻想把他扛在肩上，但某种想法让他缓解了这样的行动。他把仰着头、伸开双臂的尸体留在泥水中。拔腿往另两个绞架跑去。他割断他们身上的绳索，两具尸体也沉重地倒在地上。

过些时候，山顶上只剩下这两具尸体和三个空绞架。雨水淋着、掀动着这两具尸体。

这时，山顶上既没有马太，也没有了耶稣的尸体。

## 第十七章 惊慌不安的一天

星期五，也即那场可恶的演出过后的第二天，杂耍游艺场现有的全体职员——会计拉斯托奇金、两个出纳、三个女打字员、两个女售票员、两个通信员、两个引座员和两个清洁女工——一句话，现有的所有人，上午上班时间都没有呆在自己的岗位上，而是全坐在临花园街的一排窗户的窗台上，望着杂耍游艺场围墙下面所发生的那件事。这堵墙下，成千上万的人紧挨着分两列排起了一条长龙，长龙的尾巴一直排到了库德林广场。这条长龙的最前面，站着大约二十名莫斯科戏剧界有名的票贩子。

排头的人们显得十分兴奋，吸引着从旁经过的公民们的注意力，他们都在讨论着有关昨晚那场从未见过的魔法表演的种种激动人心的故事。会计拉斯托奇金当时没在场，这些传闻使他感到十分不好意思。两个引座员告诉他一些活见鬼的事情，其中包括散场后一些女公民有伤大雅地在街上乱跑，等等诸如此类的话。谦恭文静的拉斯托奇金听着这些闲扯，只是眨巴眼睛，真不知道该采取什么法子，可是必须采取点什么措施，而且正是由他来采取，因为眼下在游艺场的全体职工中，他的职位算是最高的了。

上午十时，渴望买到票的队伍已经长得有必要出动民警消息都传到了民警局，他们以惊人的速度派出或徒步或骑马的值勤人员，将这支队伍维持得有了些秩序。可是这条按秩序站着的长龙，长达一公里，这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巨大的诱惑，引得花园街上的公民们无比惊讶。

这是在外面，而游艺场里面同样也有问题。一清早电话铃就开始响起来，电话铃不断响着的有斯乔帕办公室，里姆斯基办公室，会计室，售票处和瓦列努哈的办公室。起先拉斯托奇金还回答几下，女售票员也回答，引座员对着电话咕哝几下，后来他们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全部都根本连电话都不接了，因为对斯乔帕、瓦列努哈和里姆斯基在哪里的问题，根本无法回答。起初还试着用“斯乔帕在家里”之类的话来敷衍，可市里那边却回答说，往单元里打过电话，家里说斯乔帕在游艺场。

一位焦躁不安的太太打来电话，要找里姆斯基听电话，有人建议她给他妻子挂电话，她在话筒里痛哭起来，说她就是里姆斯基的妻子，但哪儿都找不到里姆斯基。于是胡说八道就开始了。清洁女工对大伙说，她到财务经理的办公室去打扫，看到房门大开，亮着灯，临花园街的窗玻璃碎了，圈椅倒在地上，一个人影也没有。十点多钟，里姆斯基夫人冲进游艺场。她号啕大哭，把双臂弯向背后。拉斯托奇金全然不知所措，不知该如何劝她。而在十点半钟来了几个民警。

他们第一个十分通情达理的问题是：

“公民们，你们这里出了什么事？怎么回事？”

众人往后缩，把脸色苍白、焦急不安的拉斯托奇金推到了前面。他不得不照实说，承认游艺场以经理、财务经理和行政协理员为代表的主管人员全都下落不明，不知在哪儿，昨晚演出后报幕员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并且简单的说了，昨天的演出简直糟糕透顶。

民警们尽可能地安慰那位号啕大哭的里姆斯基夫人，找把她送回了家，而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清洁女工叙述的有关看到财务经理办公室的情况。他们要求职员们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开始工作。过些时候，游艺场大楼里来了侦查人员，还带着条警犬，警犬耳朵尖削，肌肉强健，毛色是烟灰的，有着一对十分机灵的眼睛。游艺场职工中立刻传来叽叽咕咕的低语声，说这条警犬不是普通狗，而是闻名遐迩的方块爱司。确实，这正是它。它的表现让大家惊讶不已。方块爱司刚跑进财务经理的办公室，就咆哮起来，露出巨大而可怕的黄色犬牙，接着肚子贴地，一副忧



伤的神态，同时眼睛里却冒着怒火，然后爬到了被打破的窗子跟前。它克服了自己的恐惧突然跳到窗台上，往上抬起尖尖的嘴，恶狠狠地发出古怪的长噪。它不肯离开窗子，咆哮着，颤抖着，竭力挣扎着想要往下跳。

警犬被领出了办公室，牵到前厅，它从那里穿过大门来到街上，引导侦查员们往出租汽车站方向跑去。在汽车站附近它失去了要追踪的足迹。

侦查人员安顿在瓦列努哈的办公室里，开始把那些昨天演出时曾是目击者的游艺场职工，一个个召去。应该说，侦查在每一步上都不得不克服许多意外困难。线索经常一掌握就断了。

海报有吗？有。可是过了一晚上它们全被新海报贴上了，因此现在连一张也没有，不论谁都没有。这个魔法师从哪儿来的？谁认识他？并合他订过合同？

“应该认为订过，”不安的拉斯托奇金回答说。

“倘若订过，那么它必须经过会计室，对吗？”

“那是一定的，”拉斯托奇金激动地说。

“那么它在哪儿？”

“没有，”会计两手一摊说，脸色越来越苍白。

确实，在会计室的厚纸夹里，或是在斯乔帕、瓦列努哈和财务会计那里都没有合同的任何踪迹。

那个魔法师叫什么？拉斯托奇金不知道，因为昨天演出时他不在场。引座员也不知道，一位女售票员皱起眉头，想着想着，终于说：

“沃……好像叫沃兰德。”

也许，不叫沃兰德？也许，确实不叫沃兰德。可能叫法兰德。

经查明，国际旅行社里既未听说过什么沃兰德，同样也没有叫法兰德的魔法师，根本什么也没听到过。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通讯员卡尔波夫报告说，好像这个魔法师就住在斯乔帕的单元里。当然立刻去了斯乔帕家里。那里并没有任何魔法师。斯乔帕本人也不在。女保姆格鲁尼娅也不见了，她上哪儿了，谁也不清楚。房管所主任失踪了，普罗列日涅夫失踪了！

发生了某件十分荒唐的事儿：行政部门的长官们全失踪了，昨天的那场糟糕的演出又十分蹊跷，这究竟是谁引起的，在谁的唆使下发生的——不知道！

问题是时近中午了，售票处该开门了。但这当然现在是顾不上！杂耍场的大门上立刻挂上了一块很大的硬纸板，上书：“今日停演”。队伍开始骚动，它从头里开始，不过乱过之后，队伍还是解散了，一小时后，花园街上的队伍大致上已不见踪影。侦查人员离去，为的是继续到别处调查，让职工们都走，只留下值班人员，游艺场的大门上了锁。

摆在会计拉斯托奇金面前有两个要他必须马上完成的任务。第一是向轻松型娱乐演出委员会报告昨日发生的事情，第二是到游艺表演财务部门上缴昨天的现金——21711 卢布。办事认真仔细的拉斯托奇金把钱用报纸包好，再用绳子十字交叉地捆成一包，放进公文包里，由于十分清楚工作细则，他当然不会去乘公共汽车或是电车，而是去了出租汽车站。

三辆出租车司机一见来了位急匆匆跑到出租汽车站的乘客，手里还拎着一只装得鼓鼓的公文包，立刻开着空车从他鼻子底下跑了，不知为何还都恶狠狠回头瞪了他一眼。

被这种情况搞得莫名其妙的会计，好长时间像根柱子似的站着，琢磨不透这是怎么回事。

过了三分钟，一辆空车急速驶来，一见到乘客，司机的脸上变了。

“空车吗？”拉斯托奇金惊讶地咳嗽一声，问道。

“先看看钱，”司机恶狠狠说，连乘客都不瞧一眼。

会计越发惊讶，把贵重的公文包紧紧夹在腋下，从皮夹子里抽出一张十卢布给司机看。

“不拉！”司机干脆说。

“对不起……”会计刚开腔，司机就把他打断：

“三卢布的有吗？”

会计完全被搞糊涂了，他又从皮夹子里掏出两张三卢布给司机看。

“上车吧，”司机喊道，啪地拍下了计程器上的小旗，差点没把它折断。“走。”

“怎么，没有找头？”会计怯生生问。

“满口袋的找头！”司机大叫起来，小镜子里映出他那充血的眼睛。“今儿已经遇上三回了。别的司机也这样。一个狗崽子付给一张十卢布的票子，我给他四卢布五十戈比的找头……然后那混蛋下车了！过五分钟我一瞧：十卢布变成了矿泉水商标纸！”这时司机说出些粗话。“另一个，去祖鲍夫大街，付了一张十卢布，找回三卢布，走了！我刚塞进钱袋里，就飞出一只蜜蜂，蛰了我的手指头！咳，你看！……”司机又说了些粗话。“可十卢布钞票没了。昨天在这个游艺场（粗话）有个心肠恶毒的魔术师，表演了一次变十卢布的魔术（粗话）。”

会计吓傻了，蜷缩着身子，装出一副第一回听说游艺场的样子，而心里却在想：“好家伙！……”

到了该去的地方后，拉斯托奇金顺当地付了车费，走进大楼，顺着走廊直奔负责人办公室，路上他已然明白来得不是时候。游艺演出委员会的办公大楼里简直乱了套。会计身旁跑过一个女通讯员，头巾偏到了后脑勺，眼睛瞪得老大。

“没啦，没啦，没啦，我亲爱的！”她不知是冲谁大叫着。“外衣、裤子还在，可外衣里面什么都没啦！”

他躲进一扇门里，立刻听到门后响起杯盘砸碎的声音。从秘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书房间里跑出会计认识的委员会一处处长，他那副模样是会计从未见过的，并且也马上躲得无影无踪了。

会计走到秘书室门口，也就是委员会主席办公室的门前时，被一声狂叫吓得直哆嗦。

从办公室关着的门里传来严厉的声音，毫无疑问那是委员会主席普罗霍尔·彼得罗维奇的声音。“难道，他又在训斥谁了？”惊慌失措的会计心想，他回过头来，看到了另一个场面：普罗霍尔·彼得罗维奇的私人秘书，美人儿安娜·理查尔多夫娜躺在皮圈椅里，脑袋靠在椅背上，两条腿几乎伸到秘书室中央，手里拿着块湿漉漉的手帕，正在嚎啕大哭。

安娜的整个下巴部被唇膏弄脏，桃黄色的脸颊上流着从睫毛上滴下的黑糊糊的泪水。

看到有人进来，安娜跳了起来，朝会计扑去，一把抓住他上衣的折领，摇晃着，嚷道：

“谢天谢地！总算找到一个胆子大的人！全跑了，全背叛他了！走，上他那儿去，我不知该怎么办了！”说着又嚎哭起来，拽着会计进了办公室。

会计一进办公室，首先是皮包掉了下来，他头脑里一切想法全倒了个个儿。不过应该说，这乃事出有因。

在一张放着一只大墨水瓶的巨大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件空空如也的西服，正用一支没蘸墨水的干笔尖在纸上动着。西服系着领带，西服兜里还别着一支自来水笔，但是领子上面没有脖子、没有脑袋，袖口那里也见不到手。西服正专心于工作，对四周的一片混乱全然未觉。听到有人进来，西服往后仰靠在圈椅上，领子上面发出会计相当熟悉的普罗霍尔的声音：

“怎么回事？门上不是写着吗，我不接见任何人。”

漂亮的女秘书突然尖叫起来，绞着手大声说：

“您看见吗？您看见吗？！他没啦！没啦！把他还回来，还回

来！”

这时有人往办公室的门里探了下头，啊哟一声，飞也似的逃走了。会计感到他的双腿在发抖，便坐到了椅子边上，但没忘记捡起公文包。安娜在他边上蹦着，拽住他上衣，大声嚷嚷：

“每当他用鬼骂人的时候，我总是，总是制止他！瞧，他骂鬼骂够了吧，”这时美人儿跑到写字台跟前，用悦耳温情和哭过以后还稍带鼻音的嗓音说：“普罗沙！您在哪儿？”“谁是你的普罗沙？”西服傲慢地问道，更深地往圈椅里靠了靠。

“不认识了！他连我都不认识了！您明白吗？”女秘书又嚎哭起来。

“请别在办公室里嚎啕大哭！”脾气暴躁的条纹西服已经发怒了，用袖子把一叠新到的文件拿过来，显然是想在上面作批示。“不，我不能看到这样，不，我不能！”安娜叫喊起来，跑进秘书室，会计也像子弹那样跟着她飞跑出去。

“请想想，我竟然还坐着，”安娜由于激动，颤抖着说，又重新拽住会计的袖子，“进来一只公猫，黑黑的，健壮得像河马。我当然冲它喊了声‘去！’。它走开了，而代替它的是个胖子，也长着一张猫脸，进来便说：‘您这是怎么啦，女公民，朝来访者喊‘去’？’然后还径直朝普拉霍尔·彼得罗维奇的办公室闯过去，我自然跟在他后面喊：‘您疯啦？’而他，不要脸的，一直走到普拉霍尔·彼得罗维奇跟前，一屁股就坐到他对面的扶手椅上！哼，那位……普拉霍尔心肠太好，但有点神经质。他勃然大怒！我不想争辩。他神经紧张，工作起来像头牛，于是就会发火。‘您干嘛，’他说，‘不通报一声就闯进来？’可那个无赖，您相信吗，竟然手脚伸开懒洋洋地靠在椅子上，嬉皮笑脸地说：‘哦，有件小事来同您商量。’普罗霍尔·彼得罗维奇又发火了：‘我很忙！’可那个无赖竟然回答说：‘您没什么可忙的……’啊？咳，这一来普罗霍尔·彼得罗维奇自然失去了耐心，他嚷嚷起来：‘这究竟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怎么回事？把他赶出去，真见鬼！’可那个人竟然笑着说：‘您想真见鬼？这有什么，好办！’说着，哎，我还来不及叫，只见这个猫脸的家伙不见了，只坐……坐着……一件西服……呜呜呜！”安娜张大完全失却任何轮廓的嘴，放声大哭起来。她哭得喘不过气来，歇口气后，说出的话就更古怪了：

“他写啊，写啊，写！发疯了！打电话！西服！他们全像兔子那样跑光了！”

会计只是站着，哆嗦着。不过这时机缘救了他。两个民警迈着安定的公事公办的步子走进了秘书室。见到他们，美人儿哭得更厉害了，一只手却指着办公室的门。

“我们不要再哭了，女公民，”头一个平静地说。

而会计感到，他在这里完全是多余的，急忙跑出秘书室，不一会就到了室外。他脑子里有什么嗡嗡作响，好像在烟囱里似的，在这种嗡嗡声中他听到了引座员关于昨天一只猫参加表演的片言只语。“哎哟哟！难道这就是我们的那只公猫？”

在委员会里没有得到好的结果，认真负责的拉斯托奇金决定去趟位于瓦甘科夫胡同的它的分部。为了使自己安定一下，他徒步走完了到分部的这段路。

市游艺演出分部设在院子深处一座年月久远的墙皮剥落的独楼里，它曾因前厅里的斑岩圆柱而著称。

但这天令分部的来访者们大吃一惊的不是圆柱，而是圆柱底下所发生的事。

几个来访者木然站着，呆望着一位正在哭泣的小姐，她坐在一张小桌后面，桌上放着她出售的娱乐游艺的专门的参考书。在这时刻，她无心向谁介绍这些书，对关心的询问也只是不耐烦地挥一下手，而此刻分部的上下楼和两侧，所有部门里都电话铃声大作，至少有二十部电话机在扯着嗓门叫唤。

哭着哭着，小姐突然战栗一下，歇斯底里叫喊道：

“瞧，又来了！”突然用颤抖的女高音唱了起来：

光荣的海洋，神圣的贝加尔湖……

一个来到楼梯上的通讯员挥动拳头，不知朝谁威胁了一下，便同小姐一起用不很嘹亮、了无生气的男中音唱了起来：

光荣的海船，秋白鲑的大桶……

远处的声音参加到通讯员的声音中，合唱队发展起来，最后歌声响彻分部的各个角落。最近的审计科六号房间里，一个雄浑、有点嘶哑的低八度显得尤为突出。电话机越来越响的铃声为合唱伴奏。

嗨，加尔湖的东北风……

掀起巨浪！……

通讯员站在楼梯上就放声高唱。

泪水顺着女郎的脸庞流淌，她想紧闭上嘴，但嘴巴不由自主地张开，唱得比通讯员还高八度：

他差点就是棒小伙！

分部默不作声的来访者惊骇不已，没想到分散各处的合唱队员竟然唱得如此和谐，仿佛整个合唱队站成一排，目不转睛地盯着一个无形的指挥。

瓦甘科夫胡同里的行人都驻足在院子的栅栏旁，对分部里洋溢的欢乐感到十分吃惊。

第一段刚结束，歌声突然间停息下来，也像在指挥棒的指挥下。通讯员轻声骂了一句，躲起来不见了。这时正门打开，出现一位穿夏装的公民，衣服下面露出白大褂的下摆，还带来一位民警。

“大夫，求求您，采取措施吧，”女郎歇斯底里叫道。

分部书记跑上楼梯，显然难为情得要命，开始结结巴巴地说：

“您看到吗，大夫，我们这里发生了某种群众性的催眠……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因此，必须……”他没说完，就喘不过气来，而且突然用男高音唱了起来：

石勒喀和涅尔琴斯克……

“蠢货！”女郎只喊了一声，还没来得及解释骂的是谁，便代替此人卖劲地唱出华彩句，并自己唱起了这首歌。

“保持镇静！别唱了！”大夫对女秘书说。

从各方面看，只要止住唱歌，书记本身无论献出什么都乐意，但他无法停下来，而且同合唱队一起把消息传给了胡同里的行人，告诉他们，在密林里贪食的野兽未曾碰他，射手们的子弹也未曾把他追上！

一曲刚完，女郎首先从医生那里得到一份缬草酊镇静剂，然后医生又在书记之后，跑去给别人喂药。

“对不起，女公民，”拉斯托奇金突然对女郎说，“你们这里没来过一只黑公猫吧？……”

“有什么公猫？”女郎恶狠狠叫道。“我们分部倒有头驴，一头蠢驴！”说完，又加上一句：“让他听听！我要全说出来，”她确实把所发生的一切全说了出来。

原来，“把轻松娱乐彻底搞垮的”（女郎语）市分部主任有癖好组织各种小组。

“用花言巧语蒙骗上级！”女郎喊道。

一年内，主任组织了莱蒙托夫研究小组、象棋—跳棋组、骑马组；夏天还即将组织内河划船组和登山运动组。

今天午休时，主任来了……

“还架着个狗崽子，”女郎说，“也不知从哪儿来的，穿条方格子裤子，戴副破夹鼻眼镜……那副嘴脸根本让人受不了！”

据女郎说，他马上把此人作为组织合唱组的著名专家，介绍给在分部食堂用午饭的全体人员。

未来的登山组员们，脸色阴沉起来，但主任立刻要求所有人



打起精神，而这位专家开了阵玩笑，说了几句俏皮话，起誓保证唱歌的时间占用得最少，而好处将是整整一车厢。

当然，正如女郎所说，首先跳出来的是分部最有名的马屁精法诺夫和科萨尔丘克，宣布他们报名参加合唱组。此时余下的职工也就深信唱歌是无法幸免的，只得也报名参加。唱歌决定在午间休息时进行，因为其他时间全被莱蒙托夫研究和下棋占去了。主任为作出榜样，宣布他唱男高音，接下来的一切就有如一场恶梦。穿方格裤的专家作为指挥扯着嗓子唱：

“多—咪—索—多！”他把那些最羞怯的人从柜子后面拽出来，他们想躲在那里逃避唱歌。他对科萨尔丘克说，他有绝对辨音力，又埋怨、诉苦了一通，请求大家尊重他这个老合唱指挥和歌手，他用音叉敲着手指，恳求大家大声唱《光荣的海洋》。

大家齐声高唱，而且唱得好极了。方格子果然是个内行。第一段唱完了。这时指挥道歉说：“请等一会儿！”于是……便消失了。大伙儿以为他真的过一会儿就回来。但过了十分钟，也不见他回来。分部职工高兴极了——这家伙跑了。

但不知为何，突然间大家自己就唱起了第二段，科萨尔丘克领唱，也许他并没有绝对辨音力，但是个相当不错的男高音。唱后，指挥还不来！大家回到各自的地方，但还没来得及坐下，就好像违反自己意愿似的又唱了起来。想停下——可是不行。沉默了三分钟，又突然唱了起来。沉默一会儿——又唱起来！这时，大伙儿才明白，出事了。主任臊得躲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这时，女郎的叙述被打断了。缟草酊毫无帮助。

三分钟后，三辆卡车开到了瓦甘科夫胡同的栅栏前，以主任为首的分部全体成员上了车。

第一辆卡车在大门口颠簸了一下，刚开进胡同，站在车上、互相挨肩搭背的职工们便张开嘴唱了起来，整条胡同里响彻着流行歌曲的歌声。第二辆卡车也随着唱起来，接着是第三辆。沿途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上，他们就这样一个劲儿地唱着歌。忙于各自事情的行人们只是朝卡车投去匆忙的一瞥，一点都不觉得惊奇，还以为这是去郊外的游览团。他们确实是去郊外，但不是去郊游，而是去斯特拉夫斯基教授的精神病院。

半小时后，失魂落魄的会计勉强来到分部的财务科，希望最终可以交出公款。已经有了经验的会计首先小心翼翼地朝长方形大厅打量了一下，那里有几个办事员坐在带金字的毛玻璃后面。会计在这里没发现任何惊慌不安的迹象，或任何不成体统的情况。四周静悄悄，正如在一个文明机关里应当的那样。

拉斯托奇金把脑袋贴近一个上面写有“收款”字样的小窗口，朝一个他不熟识的办事员问过好，然后很有礼貌地要一张交款单据。

“您要单据做什么？”小窗里的办事员问。

会计感到惊讶。

“我想交款。我是杂耍游艺场的。”

“等一等，”办事员回答说，眨眼间用网子挡住了玻璃上的窗洞。

“奇怪！”会计心想。他的惊讶是很自然的。这种情况他这辈子还是头一次遇上。谁都知道，取款很难，经常可能遇到障碍。但是，在三十年的实践中，会计从未遇见过有谁，无论是法人还是私人会感到难以交钱的情况。

不过网子最终还是挪开了，会计又把脸贴在小窗口上。

“您要交很多吗？”办事员问。

“两万一千七百一十一卢布。”

“嚯！”办事员不知为何讽刺地回答说，递给会计一张绿色单据。

会计对这套程式相当熟悉，一眨眼就把单据填好，开始解小包的绳子。当他打开纸包，他的眼睛都花了，像得病似的闷声闷

气说了句什么。

一些外国钞票在他眼前闪现。这里有一叠叠加拿大元，英镑，荷兰盾，拉脱维亚的拉特和爱沙尼亚克朗……“就是他，游艺场的那个魔术师，”这时在失去知觉的会计的头上响起一个威严的声音。

于是，拉斯托奇金当场被捕。

## 第十八章 不走运的造访者

就在勤勤恳恳的会计坐着出租车飞驰，并且后来突然遇上会自动写字的西服的时候，一列从基辅开往莫斯科的列车里，从九号软卧车厢走出一位体面的乘客，手上提着只钢的小手提箱。这位乘客不是别人，正是已故的别尔利奥兹的姑父马克西米利安·安德烈耶维奇·波普拉夫斯基。他是位经济学家和编制生产计划的专家，家住基辅原学院街。波普拉夫斯基去莫斯科的原因，是前天深夜他收到了一封电报，内容如下：

我刚在牧首塘被有轨电车轧死，

葬礼定于星期五下午三时举行。

敬请莅临。别尔利奥兹

波普拉夫斯基是公认的、也是当之无愧的基辅最有头脑的人之一。但是，就连这位最有头脑的人也会被这样的电报弄得束手无策。既然一个人能发电报，说他被轧死了，那么显然，他被轧但没有致死。可是这葬礼又是怎么回事呢？或是他伤得很重，预感到自己将死？这有可能，可是如此准确就太离谱了，他怎么能够知道，他的葬礼将在周五下午三点呢？一封令人惊讶的电报！

但聪明人毕竟聪明，能把乱成一团的东西理出个头绪。很简单。发生了差错——把电报发错了。“我”一词无疑是由另一封电报安在这里的，代替了“别尔利奥兹”，而把“别尔利奥兹”错当作发报人，放在了电报末尾。这么一调整，电报的意思就清楚了，不过这当然还是个令人悲伤的消息。

波普拉夫斯基的夫人被痛苦击倒，待她安静下来后，他立刻打算赴莫斯科。

应该公开波普拉夫斯基的一个秘密。不容置疑，他很可怜妻子那死于年富力强之年的侄子。但是作为一个讲究实际的人，他

自然明白，他去参加葬礼毫无特别的必要。然而波普拉夫斯基还是急匆匆地去了莫斯科。问题何在呢？在于一条——单元房。在莫斯科有单元房吗？这很重要。不知为什么，波普拉夫斯基并不喜欢基辅，近来搬到莫斯科的想法一直折磨着他，甚至使他寝食不安。第聂伯河那淹没低岸岛屿、水天相连的春风已不再令他赏心悦目，从弗拉基米尔大公纪念像基座极目远眺，那美丽得令人心颤的景色，已不能让他心旷神怡。弗拉基米尔山那阳光灿烂、春意盎然的铺砖小路已不再使他兴高采烈。他什么也不想，只想着一件事——迁往莫斯科。

登在报上的有关以基辅学院街上的单元换莫斯科的小面积住房的启事，毫无结果。没有人愿意交换，即使偶尔有人找上门，他们的建议也是没有诚意的。

电报令波普拉夫斯基怦然心动。这个机会决不能错过。精明的人们都知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总之，不管有多难，也必须设法把内侄在花园街的那套单元房继承下来。是的，这很困难，相当麻烦，但无论如何这些困难一定得克服。有经验的波普拉夫斯基知道，为此第一步和必然的一步应该是：无论如何必须在已故的内侄那套三室一厅的单元里报上个户口，哪怕是临时户口。

星期五上午，波普拉夫斯基走进了莫斯科花园街副 302 号大楼房管所所在的房间。

窄小的房间里，墙上挂着一张旧宣传画，画着几幅使溺水者复苏的方法的图画，木头桌子后面孤独地坐着一个没刮胡子、眼神惊慌不安的中年人。

“我能见见房管所主任吗？”经济学家和制订生产计划的专家摘下帽子，把自己的小手提箱放在空着的椅子上，有礼貌地询问道。

这个看来很普通的问题，不知为什么使那个坐着的人十分慌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乱，以致脸色都变了。他不安地斜着眼睛，含含糊糊地嘟哝说，主任不在。

“他在自己家里吗？”波普拉夫斯基问。“我有急事。”

坐着的人回答得依然前言不搭后语。不过还是可以猜出主任不在家。

“那他什么时候在？”

坐着的人对此不予作答，只是忧心忡忡地看了一眼窗子。

“啊哈！”聪明的波普拉夫斯基自言自语说，并打听秘书在哪儿。

坐在桌子后面的怪人紧张得脸涨得通红，依然支支吾吾地说，秘书也不在……他什么时候来，不知道，并且说秘书病了。“啊哈！……”波普拉夫斯基对自己说。“可是房管所总得有谁在吧？”

“我，”那人微弱的声音说。

“您要知道，”波普拉夫斯基开始威严地说，“我是已故的别尔利奥兹唯一的继承人，他是我的内侄，正如您知道的，他死于牧首塘，依照法律，我有义务接受遗产，包括他的 50 号单元……”

“这我可不熟悉，同志，”此人苦恼地打断他。

“不过，对不起，”波普拉夫斯基响亮地说，“既然您是房管所的成员，您有责任……”

这时，房间里进来一位公民。见到来人，坐在桌后的人面色变得煞白。

“房管所成员皮亚特纳什科？”来人问坐着的人。

“我是，”那人用勉强听得见的声音回答说。

来人对坐着的人悄声说了些什么，那人显得极不正常，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过一会儿房管所空荡荡的屋子里就剩下波普拉夫斯基一人了。

“唉，多麻烦！应当把他们全都立刻……”波普拉夫斯基恼火地想，穿过柏油院子，急匆匆去往50号单元。

经济学家和制订生产计划的专家刚按响门铃，门就开了，波普拉夫斯基走进昏暗的前厅。不过，让他觉得有些奇怪的是，不知是谁给他开的门：前厅里没人，除了一只坐在椅子上的硕大无比的黑猫。

波普拉夫斯基咳嗽一声，跺了跺脚，这时书房的门打开了，科罗维耶夫来到前厅。波普拉夫斯基彬彬有礼、但又举止庄重地朝他点了下头，说道：

“我叫波普拉夫斯基。我是已故的……”

没等他说完，科罗维耶夫从口袋里掏出一块脏兮兮的手帕，就捂着鼻子哭了起来。

“……已故的别尔利奥兹的姑父。”

“可不是嘛，可不是嘛，”科罗维耶夫打断他，把手帕从脸上拿开。“我一见到您就猜到是您！”这时他哭得颤抖起来，大声道：“真不幸，啊？要知道这可怎么办哪？啊？”

“是电车轧死的吗？”波普拉夫斯基悄声问。

“可不是吗，”科罗维耶夫叫道，眼泪从他的夹鼻眼镜底下不断的涌出，“可不是吗！我亲眼目睹。您信不信——一下子！脑袋——滚一边去了！右腿——喀嚓一声，切成两截！左腿——喀嚓，切成两截！瞧这些电车作的孽！”看上去，科罗维耶夫无法控制地向前摔去，鼻子撞在紧挨着镜子的墙上，而且痛哭得浑身颤抖。

别尔利奥兹的姑父被陌生人的行为深深触动。“瞧，还说我们时代没有好心人！”他心想，感到自己的眼睛开始发痒。但同时一丝讨厌的阴影遮住了他的心灵，顿时闪过一个恶毒的念头：别是这个好心人已经在死人的单元里登记了户口，因为这样的例子生活中有的是。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对不起，您曾是我已故的米沙的朋友？”他问，边用袖子擦了擦干巴巴的左眼，而用右眼研究着痛苦得浑身哆嗦的科罗维耶夫。但那位哭得那么伤心，除了翻来复去的那句“喀嚓，切为两截”，什么也无法听明白。科罗维耶夫尽情地痛哭一阵之后，终于离开墙根说：

“不，我再也挺不住了！我得去服上三百滴含醚的缬草酊！”朝波普拉夫斯基转过泪痕满面的脸庞，补充说：“瞧这些电车闹的！”“请原谅，是您给我发的电报？”波普拉夫斯基问，苦苦思索着，这个特别爱哭的人会是什么人。

“他，”科罗维耶夫回答说，用手指指着公猫。

波普拉夫斯基瞪着眼睛，以为听错了。

“不，我不行了，挺不住了，”科罗维耶夫用鼻子抽气，继续道，“正如我记得的：车轮顺着大腿……一个车轮重十普特……喀嚓一声！我要去床上躺一会儿，打个盹儿，”说着就从前厅消失了。

公猫微微动弹了一下，从椅子上跳下来，用后爪站立，双手叉腰，张开大嘴说：

“哦，是我发的电报。还有什么？”

波普拉夫斯基的脑袋立刻晕了，手脚都动弹不了，手提箱掉了下来，倒在公猫对面的一把椅子上。

“我好像是在用俄语问，”那只公猫严厉地说，“还有什么？”

可是波普拉夫斯基什么也答不上来。

“身份证！”公猫吠叫一声，伸出肥胖的爪子。

除了猫眼里两点燃烧的火星儿，波普拉夫斯基什么都看不见，也什么都想不到，什么也看不见。他从衣兜里掏出身份证，有如掏出把匕首。公猫从镜台上取下一副宽边黑框眼镜，戴在脸上，因此更显得威严些，并从波普拉夫斯基颤抖的双手中取过身份证。



“真有意思：我是否会晕过去？”波普拉夫斯基心想。科罗维耶夫的呜咽声从远处传来，而整个前厅弥漫着乙醚、缬草酊和某种令人厌恶的东西的气味。

“证件是哪个单位发的？”公猫仔细瞧着页面，问道。回答没有紧随而来。

“四百一十二号，”公猫用爪子在它用双腿倒拿着的身份证上乱划着，自言自语道。“哦，是的，当然！这个单位我熟悉！那地方给谁都随便发身份证！要是我，就不会给您这种家伙！无论如何也不发！只要看一眼这张脸，立刻就拒发！”公猫气忿得把身份证往地上一扔。“您参加葬礼的资料被取消了，”公猫仍一本正经继续道，“劳驾，请回您的居住地去。”并朝大门吼叫道：“阿扎泽洛！”

一个小个子应声跑进前厅，他有点瘸，紧裹着一身针织贴身衣，皮带上插把刀，火红头发，有颗黄色犬牙，左眼上长白翳。波普拉夫斯基觉得喘不上气来，他从椅子上站起身，往后退，捂着心口。

“阿扎泽洛，送客！”公猫吩咐说，便离开了前厅。

“波普拉夫斯基，”来人用鼻音轻声说，“我希望，您已经全明白了？”

波普拉夫斯基点点头。

“马上回基辅，”阿扎泽洛继续说，“老实实在那里呆着，别对莫斯科的单元房有任何幻想，明白吗？”

小个子的犬牙、刀子和独眼差点把波普拉夫斯基吓死，虽说他的个头只及经济学家的肩膀，但行动起来却精力充沛，身手敏捷。

首先他捡起身份证，把它交给波普拉夫斯基，后者用僵硬的手接过小本。然后那个叫阿扎泽洛的人一只手提起手提箱，另一只手推开大门，架着别尔利奥兹姑父的胳膊，把他带到楼梯口。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波普拉夫斯基靠在了墙上。阿扎泽洛不用什么钥匙便打开了手提箱，从里面掏出一只大烤鸡，那鸡少了一条鸡腿，包在一张浸透油的报纸里，阿扎泽洛把它放在楼梯口。接着又拽出两套内衣，一条蹭剃刀的皮带，一本书和一只匣子，除了烤鸡，所有这些东西，他都统统一脚踢进了把它们楼梯扶栏间的空处。往下飞的还有那只空箱子。

从手提箱往下掉的轰隆声判断，根据声音判断，箱盖从箱子上飞走了。

然后红头发暴徒抓住鸡腿，把整只烤鸡平着、重重地、可怕地打在波普拉夫斯基的脖颈上，烤鸡的身子掉落下来，而鸡腿还留在阿扎泽洛手中。奥勃朗斯基家里一片混乱，正如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正确描述的那样。现下，他若在场，准保也会这么说的。是的！波普拉夫斯基面前也是一片混乱。他眼前闪过一长串火星，随后变为一条送葬的长龙，一瞬间使五月的白天都为之而黯淡无光，于是波普拉夫斯基顺着楼梯往下跌，手里攥着身份证。跌到转弯处，他的脚把下一个楼梯口的窗玻璃踹碎，一屁股坐在了梯蹬上。一只没有腿的烤鸡从他身旁滚落下去，掉进了楼梯井。留在上面的阿扎泽洛一眨眼就啃光了鸡腿，把鸡骨头塞到贴身裤的侧兜里，转身回到单元里，并砰的一声关上了门。这时，下面开始传来一个登楼人小心翼翼的脚步声。

波普拉夫斯基又跑了一段，在楼梯口的一张木制小沙发上坐下来，喘喘气。

一个神色凄然的矮小的中年人，神色凄然，穿件柞蚕丝老式服装，戴顶带绿丝带的硬草帽，正拾级而上，在波普拉夫斯基身旁停下。“公民，请问，”穿柞蚕丝的身材矮小的人忧郁地问道，“50号单元在哪儿？”

“往上！”波普拉夫斯基简短回答说。

“十分感谢您，公民，”身材矮小的人还是忧郁地说，并往上

走去，而波普拉夫斯基站起身往下跑。

出现了一个问题，波普拉夫斯基是否该马上去民警局控告这伙暴徒，在光天化日之下对他施行暴力？不，无论如何也不，这可以肯定地说。进民警局并且说，刚才有只公猫，戴副眼镜，看了我的身份证，后来又有个穿贴身衣的人，带着刀……不，公民们，波普拉夫斯基可是个真正有头脑的人！

他已经下楼，还在大门最边上发现了一扇通某间小屋的门。这扇门上的玻璃已经打破。波普拉夫斯基把身份证放进衣兜，环顾四周，想找到被扔掉的东西。但它们连踪影都没有了。波普拉夫斯基自己都感到惊讶，这竟然一点都没有使他痛心。占据他的，是另一个有趣的、有诱惑力的想法——借这个身材矮小的人再次探究一下这个该死的单元。其实：既然他打听单元在哪儿，就是说，他是头一回来。因此，眼下他是自投那帮盘踞在 50 号单元的家伙的魔掌。某种迹象提示波普拉夫斯基，这个小矮人很快就令从那个单元里出来。当然，波普拉夫斯基已经不打算参加他的内侄的任何葬礼，而要赶那趟去基辅的火车，时间还绰绰有余。于是经济学家回头望了一眼，钻进了小屋。这时高处离得很远的地方，门砰的一响。“这是他进去了！”波普拉夫斯基突然屏住心跳，暗自想道。小屋里很凉爽，散发出一股老鼠和皮靴味。波普拉夫斯基坐在一段木头上，耐心等候。位置很合适，从小屋可以直接看到六门的大门。

但是等候的时间远比基辅人以为的长。楼梯不知为何一直空荡荡的。听得很清楚，五楼上终于一声门响。波普拉夫斯基屏住呼吸。对，是他的小碎步。“正在下楼”。下一层也有开门声。小碎步停息下来。女人的声音。忧郁的男人的声音……对，这是他的声音……好像在说“饶了我吧，看在耶稣份上……”波普拉夫斯基的一只耳朵竖起在被打碎的玻璃上。这只耳朵捕捉到一个女人的笑声。快速敏捷的下楼的脚步声；女人的背影一闪。这个女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人手里拿个绿色漆布手提包从大门出来到了院子里。那个小矮人的小碎步重新开始。“奇怪，他又转回单元去了。楼上又是开门声。那有什么，我们再等等。”

这次等得并不久。门的响声。小碎步。小碎步停息。绝望的喊声。猫叫声。匆忙而细碎的脚步声，往下，往下，往下！波普拉夫斯基等到了。那可恨的家伙神色疯狂，没戴草帽，秃头上满是抓痕，裤子湿渍渍的，他飞跑下来，划着十字，口中念念有词。他开始拧大门的把手，吓得不知门往哪儿打开——往外还是往里——但终于把它对付了，立刻冲到了院子里的太阳地里。

对单元的探究已完成了，无论是已故的内侄，还是单元都不再去想，一想起所遭受的危险他就浑身直打颤，波普拉夫斯基叨叨着的两句话：“全明白了！全明白了！”就跑到了院子里。几分钟后，无轨电车载着经济学家和制订生产计划的专家朝基辅车站方向驶去。

就在经济学家呆在楼下小屋的那段时间里，小矮人经历了最为不愉快的事情。此人是杂耍游艺场小卖部经理，名叫安德列·福基奇·索科夫。当侦查在游艺场进行的时候，索科夫对所发生的一切持袖手旁观态度，可以察觉的只有一点，他变得比平时更加忧郁，此外他曾向通讯员卡尔波夫打听过外来的魔法师在何处下榻。

总之，小卖部经理在楼梯口与经济学家分手后就爬上了五楼，按响了50号单元的门铃。

立刻有人给他开了门，但小卖部经理战栗一下，往后缩，没马上进去。这可以理解。开门的是个姑娘，身上除一条漂亮的镶花边小围裙外，什么也没有。不过，头上还有条白花边头饰，脚上有双金色便鞋。姑娘的身材出众，无可挑剔，唯一的瑕疵也许就是她脖子上那道深红色的伤疤。

“喂，怎么啦，既然按了铃，那就进来吧！”姑娘说，一对淫

荡的绿眼睛死盯着小卖部经理。

索科夫应了一声，眨巴着眼睛，跨进了前厅，摘下草帽。这时候，恰巧前厅里的电话铃响了。不知羞耻的侍女还把一条腿搁在椅子上，摘下话筒，说：

“喂！”

小卖部经理不知眼睛应往哪儿瞧，窘得左右脚替换站着，心想：“外国人家里的侍女真是的！呸，真叫人恶心！”为了免得恶心，他开始斜眼朝两边瞧。

整个昏暗的大前厅里堆满了奇装异服。譬如，椅背上搭着火红色衬里的黑斗篷，镜台上放着把长剑，剑柄闪烁着金子的光芒。三把银柄重剑在角落里随便立着，有如三把雨伞或三个手杖。鹿角上挂着几顶鹰翎圆形软帽。

“对，”侍女说，“怎么？迈格尔男爵？喂，是我！演员先生今天在家。对，他将很高兴见到您。是的，客人……燕尾服或黑上衣。什么？晚上十二点。”讲完话，侍女放下听筒，然后对小卖部经理说：“您有什么事？”

“我必须见演员公民。”

“怎么？真的要见他本人吗？”

“是的，”小卖部经理阴郁地回答说。

“我去问问，”侍女说，显得有些犹豫，稍稍打开已故的别尔利奥兹的书房的门，通报说：“骑士，来了位小矮人，说是想见阁下。”

“让他进来，”书房里传来科罗维耶夫颤抖的声音。

“请上客厅，”姑娘说得很自然，仿佛她穿得很得体似的，她把通往客厅的门稍微打开一点，就离开了前厅。

走进邀请他去的地方，小卖部经理对房间的陈设惊叹得甚至忘了自己的事情。透过几扇大窗户的彩色玻璃（消失得无影无踪的珠宝商太太的幻想作品），不同凡响的教堂似的光芒四射。虽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说已是炎热的春天，旧式的大壁炉里劈柴仍烧得很旺。然而房间里一点也不热，甚至相反，进屋的人笼罩在一股冰窖的潮气中。壁炉前的虎皮上蹲着一只大黑猫，平心静气地朝炉火眯缝着眼睛。有张桌子，敬神的索科夫一见到它便哆嗦起来：桌上铺着教堂的绵缎。绵缎桌布上放着许多瓶子——大肚子，长着霉，铺满灰尘。瓶子中间一只盘子闪闪发光，一眼就看出这盘子是纯金的。壁炉旁有个小个子，红头发，腰带上插刀，正在长长的钢剑上烤肉块，汁液滴落火中，冒起的烟便进入烟道。散发出的不仅有烤肉味，还有浓烈的乳香味，闻到这股香味，已从报纸上得知别尔利奥兹死讯和他住址的索科夫便闪过一个念头：别是已经给别尔利奥兹作过教堂的安灵弥撒吧，不过他立刻把这一想法从自己脑子里丢开——这明显是荒谬的。

大为吃惊的索科夫突然听到深沉的男低音：

“啊，我能为您做些什么？”

这时，小卖部经理才在背阴处发现那位他所需要的人。

魔法师伸开四肢躺在一张又大又低的沙发床上，上面乱扔着许多靠枕。索科夫觉得演员身上仿佛只有一套黑色内衣和一双黑色尖头鞋。

“我，”索科夫痛苦地开始说，“是游艺剧场的小卖部经理……”演员往前伸出手，手指上宝石闪闪发光，他仿佛要堵住小卖部经理的嘴，口中却热情地说：

“不，不，不，一句话也别再说了！无论如何我永远都不会拿你们小卖部的任何东西放进嘴里的！老兄，昨天我从你们的柜台旁经过，至今忘不了那些鲟鱼肉和羊奶干酪。我亲爱的！羊奶干酪不会是绿颜色的，这是有谁把您给骗了。它应当是白的。对，还有茶？要知道那是泔水！我亲眼看见一个不讲卫生的姑娘从桶里往你们的大茶壶里倒生水，而茶却继续斟着。不，亲爱的，这样可不行！”

“对不起，”被这一突如其来的指责惊呆了的索科夫说，“我不是为此事来的，鲟鱼肉与它毫无关系。”

“要是鲟鱼肉都坏了，怎么能没有关系！”

“进来的鲟鱼肉可是二级鲜鱼，”小卖部经理说。

“亲爱的，这是胡说！”

“怎么是胡说？”

“二级鲜鱼，就是胡说！鲜鱼只有一种，就是一级，也是最后的一级。而如若鲟鱼肉是二级的话，那就是说，它是臭的！”

“请原谅……”小卖部经理又开始说，不知该如何应付对他挑剔的演员。

“不能原谅，”那人坚定地说。

“我不是为这件事来的！”方寸大乱的小卖部经理喃喃道。

“不是为这？”外国魔法师感到奇怪。“那还有什么事能让您来找我呢？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与您的职业相近的人中间我只认识一个随军女商贩，可是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您还没出世呢。不过，我很高兴。阿扎泽洛！给小卖部经理先生拿个凳子。”烤肉的那位转过身子，他的那颗犬牙把经理吓了一大跳，他从那些已经发黑的橡木矮凳中灵巧地给经理拿了一个。房间里没有别的能坐的东西。

经理说：

“十分感谢，”便坐到小凳上。它的一条后腿顿时喀嚓一声断了，于是经理啊呀一声，屁股很重地摔到地板上。他倒下去时，一条腿又勾倒了另一只放在他跟前的凳子，把凳子上满满一杯红葡萄酒全倒在自己的裤子上。

演员叫了起来：

“哎哟！您没摔伤吧？”

阿扎泽洛把经理扶起来，又递上另一只凳子。经理用充满痛苦的嗓音拒绝了主人让他脱下裤子、在火前烘干的建议，感到自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己穿着湿衣服有无法忍受的不舒服，但还是忐忑不安在另一只凳子上坐了下来。

“我喜欢坐得低些，”演员说，“从低处不那么怕摔。对了，那么刚才我们谈到了鲑鱼肉？我亲爱的！新鲜，新鲜，再新鲜，这应该是任何一个小卖部经理所信奉的名言。哦，对了，是否愿意试试这个，小卖部经理面前一把长剑在壁炉的深红色光芒中闪烁，阿扎泽洛把一块滋滋作响的烤肉放到金盘里，给它浇上柠檬汁，并递给经理一把双齿金叉。

“多谢……我……”

“不，不，您试着吃一下吧！”

小卖部经理出于礼貌又一小块放进嘴里，立刻明白他吃到的东西确实十分新鲜，而主要是实在好吃极了。不过他在咀嚼这又香又鲜美多汁的烤肉时，差一点儿给卡在喉咙和第二次摔倒。从隔壁房间里飞来一只黑色大鸟，翅膀轻轻触及经理的秃顶。大鸟落在壁炉架上的时钟旁，原来是只猫头鹰。“上帝啊，我的天哪！”同所有小卖部服务员一样神经质的索科夫心想，“瞧这单元乱的！”

“来杯葡萄酒？白的，还是红的？白天这时候您更喜欢喝哪国酒？”

“多谢……我不喝酒……”

“没必要！您就不想玩玩骨牌？或是您喜欢别的什么玩法？多米诺、扑克？”

“我不会玩，”已经疲倦的经理说。

“太不幸了，”主人作结论道，“一个男人不喝酒，不赌，不与可爱的女人交往，不参加酒宴聚会，那么他一定是个不幸的男人。这样的人或是得了重病，或是对周围的一切怀恨在心。当然，也可能有例外。在同我一起坐在筵席桌旁的人中间，有时也能遇上令人吃惊的卑鄙家伙！好吧，我来听听您的事情。”



“昨儿您变过魔术……”

“我？”魔法师吃惊地叫道。“怎么可能呢！这对我来说甚至有点儿不合身份！”

“对不起，”慌了神的小卖部经理说，“难道那场魔法表演”  
“嗨，是的，那对！亲爱的！我向您公开一个秘密：其实我不是演员，我只是想见见大多数莫斯科人，而最合适的就是在剧场演出。于是我的跟班，”他朝公猫那边点下头，“就安排了这场演出，我嘛只是坐着和观察莫斯科人。不过请别着急，告诉我，因为这场表演的什么事情促使您来找我？”

“请问，您没看见其中有个节目是纸币从顶棚上飞下来，”经理把声音压低了些，不好意思地朝四周看了看，“嚯，它们全给抢光了。于是有个年轻人到我的小卖部，给了张十卢布钞票，我找了他八个半卢布……后来又有别人来买东西。”

“也是年轻人？”

“不，上年纪的。第三个，第四个。我全都找了钱给他们。可今天检查现款，发现它们不是钱，而是切得整整齐齐的纸。小卖部白白亏掉一百零九卢布。”

“哎呀呀！”演员激动地叫道。“难道他们以为这是真钞票？我无法想象他们居然会去干这种事情。”

小卖部经理不知为何歪着脑袋，忧郁地回头看了一眼，但什么也没说。

“莫非他们是帮骗子？”魔法师提心吊胆地问客人。“难道莫斯科人中间也有骗子？”

作为回答，小卖部经理苦笑了一下：所有疑问也就消失了：是的，莫斯科人中间也有骗子。

“这有失体面！”沃兰德很气愤。“您是个穷人……要知道您——是个穷人吗？”

经理缩起脖子，看起来的确像个穷人。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您的存款大概有多少？”

问题是以一种关切的口吻提出的，但毕竟这样的问题确实是不够礼貌的。经理显得犹豫不决，他住口不说。“在五个储蓄所里存了二十四万九千卢布，”隔壁房间里一个颤抖的声音说，“家里的地板下面藏有二千金卢布。”

小卖部经理仿佛蜷缩在自己的凳子上。

“哦，当然这不算一笔款项，”沃兰德宽厚地对自己的客人说，“不过，说实在的，您并不需要这笔钱。您什么时候死？”这下经理发怒了。

“这我怎么知道，而且，跟谁也没关系，”他回答说。

“嘿，是不知道，”还是那个难听的声音在书房里说，“牛顿二项式好像多了不起似的！九个月后，也就是明年的2月他就死，死于肝癌，在莫斯科大学附属医院，第四病房。”

小卖部经理脸色开始变黄。

“九个月，”沃兰德若有所思地计算着，“二十四万九千……整数是一个月二万七千……少了点儿，但是过普通的生活也够了。况且还有那些金卢布呢。”

“金卢布兑不了现，”还是那个声音干预道，经理的心脏快停止跳动了，“索科夫一死，房子立刻就要给推掉，金卢布进国家银行。”

“我可不会建议您住院，”演员继续说，“在病房里那些无望的病人那呻吟声和呼哧声中死去有什么意思。索性用这两万七千卢布摆桌酒宴，然后服毒，在丝竹之声萦耳、醉态可人的美女和豪放不羁的朋友陪伴下，去到另一个世界，岂不更好些？”小卖部经理一动不动地坐着，看起来衰老极了。他的眼睛被两个黑圈围住，脸颊耷拉下来，下颚松弛。

“不过，我们这不过是在幻想，”主人感叹道，“还是言归正传吧。把您的切得整整齐齐的纸片拿出来看看。”

经理激动地从衣兜里掏出一包东西，打开一看，看得呆了。破报纸里全是十卢布一张的钞票。

“亲爱的，您确实有病了，”沃兰德耸耸肩说。

经理惊恐地笑着，从凳子上站起身。

“啊……”他结巴着说，“可是如果它们又那个……”

“唔……”演员想了想，“那时您再来找我们。敬请光临！很高兴我们认识。”

就在这时，科罗维耶夫从书房跳出来，一把抓住小卖部经理的手，摇晃着，要求他向所有、所有人转达问候。索科夫稀里糊涂就起身来到了前厅。

“赫勒，送客！”科罗维耶夫大叫一声。

前厅里又出现这个裸体的红发女郎！经理挤出门口，尖声说了句“再见”，就像醉汉似的走了。往下走了几步，他就停下，坐在梯蹬上，掏出纸包，检查一下——十卢布一张的钞票还在原处。

这时从通向这个楼梯口的单元里出来一个提着绿提包的女人。看到有个人坐在梯蹬上，痴呆呆地望着十卢布一张的钞票，笑了笑，并且若有所思地说：

“我们这栋楼怎么回事！一清早就来了这么个喝醉的家伙。楼梯上的玻璃又给碎了，”她仔细瞧了瞧小卖部经理，补充说：“喂，朋友，您好有钱啊，想跟我分享啊！是吗？”

“饶了我吧，看在耶稣份上！”经理大吃一惊，急忙藏起钱。女人大笑起来：

“去你的吧，吝啬鬼！我是开个玩笑，”说着便下楼了。小卖部经理慢慢站起来，抬手想整整帽子，发现它忘了戴了。他极不愿意回去，但又舍不得丢掉帽子，想来想去，还是返回去按响了门铃。

“您又有什么事？”该死的赫勒问他。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把帽子忘了，”经理小声说，指指自己的秃顶。赫勒转过身去，经理真想吐口唾沫，闭上了眼睛。当他把眼睛睁开，赫勒把他的帽子和一把黑柄长剑递给他。

“这不是我的，”经理小声说，推开长剑，并急忙把帽子戴上。“您难道没带剑来？”赫勒奇怪地问他。

经理咕哝两句，赶紧下楼。他的脑袋不知怎的不舒服，帽子里一股热气；他摘下帽子，吓了一跳，轻声叫了起来。他手上是顶丝绒软帽，还插了根揉得皱巴巴的鸡翎。经理划了个十字。就在这片刻间，软帽“喵呜”一声，变成一只小黑猫，它回身一跳，跳到了索科夫的脑袋上，把它的爪子扎进他的秃顶。小卖部经理发出绝望的喊声，拼命往下跑，而小猫从脑袋上掉落下来，顺楼梯窜了上去。

经理迅速向楼外冲去，小碎步跑向大门，永远离开了副 302 大楼这个鬼地方。

接着发生的事情就很清楚了。他从门口冲出来，惊恐地回头望了望，仿佛在找什么东西。不一会儿他来到街那头，进了药店。他刚说了句：“请问……”柜台后面的女人就惊呼起来：

“公民，您头上怎么给扎了这么多口子！……”

五分钟后，小卖部经理被缠上了纱布，他打听到治肝病最好的专家是别尔纳茨基和库兹明教授，便问谁离这儿近点儿，当他得知库兹明近得只要穿过一个院子时，高兴得脸都涨红了。两分钟后他就来到这幢白色小楼里。房舍很旧，但非常、非常舒适。经理记得，第一个被他迎面遇见的是一个老保姆，她本想从他身上接过帽子，但是因为他没有帽子，便咂咂瘪嘴，走了。

接着是一个坐在镜子旁，好像是在某个拱门下的中年女子，她立刻说只能挂 19 号，不能再提前了。经理马上明白生路在何处。他用变得暗淡的目光朝拱门看了一下，那里在一个显然是前厅的地方，排队等候着三个人，他悄声说：

“绝症……”

女人不太相信地瞥一眼经理缠着绷带的脑袋，结结巴巴说：

“那好吧……”让经理进了拱门。

就在这瞬间，对面的门开了，门里金丝夹鼻眼镜闪现了一下，穿白大褂的女人说：

“公民们，让这个病人先进去。”

经理头也不回，转眼间就到了库兹明教授的诊疗室。这间长方形的房间里，并无任何可怕的、庄重的医疗设备。

“您有什么麻烦吗？”库兹明教授稍现不安地瞥一眼缠着绷带的头部，用动听的嗓音问。

“我刚从一个可靠的行家那里得知，”小卖部经理痴呆呆地盯着一张装在镜框里的集体照，回答说，“说我明年二月将死于肝癌。求求您别让我得这个病。”

刚坐上哥特式高背皮椅的库兹明教授，身子往后一仰。

“对不起，我不太懂你的意思，您……您怎么，看过医生了？您头上为何缠着绷带？”

“看什么医生啊？……要是您见到这么个医生的话！……”

他突然牙齿打起战来。“而头上的问题您不必注意，没关系，”经理回答说，“脑袋您甭管了，它毫无关系。肝癌，请您止住。”

“对不起，谁对您说的？”

“请您相信他，”经理激动地请求道，“他可是知道的。”

“我什么也不明白，”教授耸耸肩，连同皮椅一起从桌子旁挪开，说，“他怎么能知道，谁会知道你什么时候死呢？何况，他又不是医生！”“还说要死在四号病房呢，”经理说。

这时教授朝自己的患者、他的脑袋和湿兮兮的裤子看了看，心想：“瞧，居然有这种事！一个疯子！”问道：

“您喝伏特加？”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从来不喝的，”经理答道。

过了一会儿，他脱掉衣服，躺在冰凉的漆布面沙发床上，教授揉压着他的肚子。这时，应该说，经理要高兴死了。教授绝对肯定，现在，至少眼下这时刻，小卖部经理毫无癌症的任何症状。不过既然如此……既然他害怕，有个骗子把他吓得这样，那么做各种检查也是必要的……教授在一页页纸上匆匆忙忙写着，告诉他该去什么地方，该送什么东西。此外，教授还递给他一张写给精神病学家布列教授的便条，说他神经十分紊乱。

“该付您多少，教授？”经理温柔而又声音发颤地问，掏出鼓囊囊的小钱包。

“您看着给吧，”教授干巴巴答道。

小卖部经理掏出三十卢布，把它放在桌上，接着又让人想不到的、用像猫爪那般轻柔的动作，在十卢布一张的钞票上放上用破报纸包着的一叠钱。

“这是什么？”库兹明摸着胡子问。

“别嫌弃，教授公民，”经理悄声说，“求您了，止住癌症。”“马上把您的钱收起来，”教授高傲地说。“您最好去看看神经科的医生。明天交尿样做化验，别喝许多茶，吃东西绝对别放盐。”“甚至汤里也不放吗？”经理问。

“所有的都不放，”库兹明吩咐道。

“唉！……”小卖部经理叹道，深受感动地望着教授，收拾起钱，倒退着走了出去。

当晚教授的病人不多，快傍晚时最后一个病人就离去了。教授脱白大褂时，朝小卖部经理留下十卢布一张钞票的地方瞥了一眼，发现那里并没有什么钞票，而是三张阿布劳久尔索酒瓶上的商标。

“鬼知道是怎么回事！”库兹明叹了口气说，他拖着白大褂的下摆在地板上走过去，摸了摸纸片，“原来他不只是个精神分裂

症患者，还是个骗子！但我想不通，我对他有什么用呢？难道就为了一张验尿单？噢！他把大衣偷走了！”他急忙冲到前厅，白大褂的一只袖子还没脱下。“克谢尼娅·尼基京什娜！”他在前厅门口刺耳地大叫起来。“看看大衣都在吗？”

查清楚了，大衣全完好无损。但当教授回到桌子旁，终于从身上脱去白大褂时，他仿佛在镶木地板上生了根，目光盯着自己的桌子。那曾经有商标纸的地方，竟蹲着一只孤单单的小黑猫，正在一小碟牛奶上张着可怜的小猫嘴喵喵叫着。

“等等，这到底是怎么了？！这已经是……”他觉得后脑勺一股凉气。

克谢尼娅听见教授一声轻轻的哀叫，跑了过来，并让教授完全放心，说那当然是哪个病人扔下的小猫崽，这在一些教授那里是经常会发生的。

“大概他们是比较穷的人，”克谢尼娅解释道，“喏，我们这里，当然……”

他们开始猜想，谁有可能把小猫扔掉。怀疑落到一个得胃溃疡的老太婆身上。

“当然是她，”克谢尼娅说，“她肯定这么想：我反正要死了，可小猫太可怜。”

“但是，让我想想！”库兹明叫道。“可牛奶是怎么回事？！也是她带来的？小碟也是她带来的吗？！”

“她是把牛奶装在小瓶子里带来的，在这里再倒到碟子里的，”克谢尼娅说。

“不管怎么说，请把小猫小碟收走，”库兹明说，并亲自把克谢尼娅送到门口。当他回来时，事情起了变化。

教授正把白大褂挂在钉子上，突然听到院子里一阵大笑声，他自然往外瞧了一眼，不知该怎么办。一个女人只穿一件小褂，穿过院子跑进对面的耳房。教授甚至知道，她叫什么名字——马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丽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哈哈大笑的是个小男孩。

“像什么话？”库兹明不屑地说。

这时，隔墙教授女儿房间里，留声机放起了狐步舞曲《哈利路亚》，与此同时，教授背后传来麻雀的吱吱声。他回头只见自己的桌子上有只硕大的麻雀正在又蹦又跳。

“唔……要冷静……”教授心想，“当我离开窗口，它就飞了进来。一切正常。”教授告诫着自己，同时感到一切并不正常，当然主要是因为这只麻雀。教授端详着它，立刻相信这只麻雀并不完全是一只普普通通的麻雀。无耻的麻雀左腿有点儿瘸，却拖着左腿，一瘸一拐合着切分音做动作，显然是在装模作样，一句话，是在留声机音乐的伴奏下跳狐步舞，那样子倒像柜台旁的酒鬼。它厚颜无耻，好像多能似的，还肆意妄为地盯着教授。

库兹明把手放在电话机上，打算给自己的同班同学布列打电话，问问六十岁时，还有每当突然头晕时看到这种麻雀，意味着什么？

麻雀这时已经停在别人赠送的墨水瓶上，往里面拉屎（我不开玩笑），然后飞起来，停在半空中，接着用力一抡，伸出铁一般硬的喙，朝一张94届大学毕业照的玻璃啄去，把它啄得粉碎，然后飞出了窗外。教授换了个电话号码，没有给布列打电话，而是打给了水蛭所，说他是库兹明教授，请马上给他家送些水蛭来。他放下电话，又朝桌子看了一眼，顿时吓得惨叫起来。这张桌子后面竟然坐着一个扎女护士头巾的女人，手里有个手提包，上书“水蛭”两字。教授瞥一眼她的嘴，大叫起来。那是一张男人的、一直咧到耳朵根的歪嘴，嘴里还龇着一颗犬牙。护士的眼睛毫无生气。

“我把钱收起来了，”护士用男人才会有有的嗓音说，“它们用不着在这里乱扔着。”用鸟爪抓起商标纸，开始逐步地消失在空气中。过了两小时。库兹明教授坐在卧室的床上，而且有许多水



蛭耷拉在他的太阳穴上、耳朵根上和脖子上。库兹明放脚的一头的丝绸面、绗过的棉被上，坐着胡子花白的布列教授，深表同情地望着库兹明，安慰他说，这全是莫名其妙的无稽之谈。窗外已是夜晚。

这个夜晚在莫斯科还出了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我们并不清楚，当然我们也没有想去弄清楚，何况也到了我们该转入这个真实故事的第二部的时候了。跟着我吧，读者！

## 第十九章 玛格丽特

跟着我吧，读者！谁对你说过世上并无真正的、忠贞不渝的爱情？那么这个撒谎者的烂舌头就将被割掉！

跟着我，我的读者，只要跟着我，我就会把这样的爱情向你展示！

不！当大师在医院里，当时夜晚已经过了大半，他痛苦地告诉伊万，她已经把他遗忘的时候，他错了。这是不可能的。她当然不会把他忘记。

首先，我们要告诉你大师不愿向伊万公开的秘密。他的心上人叫玛格丽特·尼古拉耶夫娜。关于她，大师对不幸的诗人所说的一切都是真正的实话。他对自己心上人的描述是真实可信的。她美丽而又聪颖。对此，应该再补充一点：可以完全肯定地说，许多女人为了能使自己的生活换成玛格丽特的生活，是会献出一切的，无论什么。没有子女、三十岁的玛格丽特，是个非常有地位的专家的妻子，他作出了一项具有国家意义的最重大发现。她的丈夫年轻，英俊，善良，诚实，对自己的妻子宠爱有加。在阿尔巴特街附近的一条胡同里，有幢美丽的花园别墅，玛格丽特和自己的丈夫双双占了楼上的整个一层。一个令人神迷的地方！无论是谁只要你愿意上这座花园看看，都会对此深信不疑。不管是谁来找我，我都会告诉他地址，给他指路——别墅至今依然完好无损。

玛格丽特不需要钱。玛格丽特买得起一切她所喜爱的东西。在她丈夫的熟人中间还是会有很有趣味的人们。玛格丽特从来没有使用过煤油炉。玛格丽特不知道合住一个单元的惨状。一句话……她享受过真正的幸福吗？一分钟也没有！自从她十九岁出嫁，住进别墅，她并未享受过幸福。天啊，我的天啊！这个女人

需要什么呢？！这个美丽女人眼中总是燃烧着某种令人不解的火花的女人，需要什么呢，这个一只眼睛有点歪斜、那时候总在春天用金合欢装饰自己的女妖，需要什么呢？我不知道。我也并不明白。她说，她需要他，大师，而决不是哥特式别墅、单独的花园和钱，看来是实话。她爱大师，她说的是真话。就连我，一个真实的讲故事人，但是个局外人，一想起玛格丽特第二天来到大师的小屋，发现大师已经不在，而她幸好还没来得及同未如期而归的丈夫交谈时她的感受，心也不由得抽紧了。

为了打听清楚有关他的情况，她做了她能做的一切。当然她根本什么也没有打听到。于是她回到别墅，并在原先的地方苦熬。“是的，是的，是的，这真是一个已经无法挽回的错误！”玛格丽特冬天坐在火炉旁，盯着炉火说，“为什么那天晚上我要离开他？为什么？要知道这实在太不够理智！我第二天回去了，老老实实，像保证过的那样，但已经晚了。是啊，我如同可怜的利未·马太，回去得太晚了！”

当然，所有这些话都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言的，因为实际上：假如那天晚上她留在大师那里，会有什么改变吗？难道她救得了他？可笑！——我们会发出这样的感叹，但是在一个被弄到如此绝望地步的女人面前，我们不会这么做。

在这样的痛苦中，玛格丽特度过了整个冬天，活到了春天。那一天，中午时分，玛格丽特在自己的卧室里醒来，卧室的天窗正对着别墅的塔楼。就是那一天，发生了各种各样因为魔法师在莫斯科出现而引起的荒唐的混乱，而星期五别尔利奥兹的姑夫被逐回基辅，会计被捕，并发生了更多别的最愚蠢和无法理解的事情。

玛格丽特醒来后，没有像往常那样开始哭泣，因为她有种预感，觉得今天最终要发生什么事情。有了这种预感，她开始把它加温，让它在自己心灵里发芽，怕它离开她。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相信！”玛格丽特严肃地悄声说，“我相信！定会发生什么事情！不可能不发生，因为说实在的，为何会赐给我终生痛苦呢？我承认，我撒过谎，我欺骗过并且过过秘密生活，躲着人的生活，但总不能为此给我如此残酷的惩罚啊。一定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总不会这样让什么事情没完没了地拖下去。而除此之外，我的梦是未卜先知的，我为此可以发誓。”

玛格丽特望着洒满阳光的绯红色窗帘，轻声地自言自语，心神不定地穿好衣服，在三扇镜前梳理烫过的短发。

这天夜晚玛格丽特所做的梦确实非同寻常。问题是在于，在自己一冬天痛苦的日子里，她从未在梦中见到过大师。夜晚他离她而去，只让她在白天的时光中一个人忍受着痛苦的煎熬。可这回他们在梦中相会了。

玛格丽特梦见了一个陌生的地方——绝望，凄凉，头上是早春阴沉沉的天空。她梦见这片灰蒙蒙的天空密布着一团团正在迅速移动的乌云，天空下是一群无声无息的白嘴鸦。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桥。小桥下面一泓浑浊的春水，几株凄凄凉凉贫弱、半光秃的树木和一棵孤零零的白杨，接着，在树木中间和小菜园后面，是一间用原木盖的小屋，不知是单独的厨房，还是澡堂，还是别的什么东西。周遭的一切了无生气，单调沉闷得就这样沉重地悬挂在小桥旁这棵白杨树上，没有微风轻拂，没有云朵翻动，没有活的生灵！可是，您信不信，这间用原木盖的小屋的门竟然打开了，他出现了。离得很远，但他看得很真切。他衣衫褴褛，都辨不清他穿着什么。头发散乱，胡子拉碴。目光痛苦，惶恐不安。大师对她招手，呼喊着她的名字。玛格丽特顺着小草丘朝他跑去，在凝滞的空气中她喘不上气来，就在这时她醒了。

“这个梦只可能表明：两者必居其一，”玛格丽特暗自推断道，“如果他死了而且招呼我过去，那么这就是说，他来找我了，而我也将不久就要离开人世了。这很好，因为痛苦终于到了尽

头。或者他还活着，那么梦境只可能说明一点：他提醒我别把他忘了！他想说，我们还将再见面的。是的，我们很快就将会面。”

玛格丽特穿好衣服，依旧处于那种兴奋状态，她开始劝自己，说其实一切都很顺利，而这样顺利的时机必须善于把握和利用。丈夫出差要整整三天。她有三昼夜的时间可以独自享用，谁也不会来打扰她，她可以随便思考，幻想她所喜欢的事情。别墅上层的所有五间房间，这一整套令成千上百莫斯科人羡慕的单元，完全由她支配。

但是，在获得三天的自由之时，玛格丽特在这套豪华单元里却选了一个绝对不是最好的地方。喝过茶，她进了一间没有窗户的黑漆漆的房间，这里存放着许多箱子和两大柜子各种旧东西。她蹲下来，拉开第一个大柜子下面的抽屉，从一堆绸子零头中拿出她生活中拥有的唯一珍贵的东西。拿在她手里的，原来是一本褐色皮面的旧相册，相册里有张大师的相片，一个以他的名义存入一万卢布的存折，夹在卷烟纸中间一些被压得扁扁的干枯的玫瑰花瓣和一本整页都用打字机打满字的、下端已被烧焦得发黄的笔记本。玛格丽特拿着这些贵重东西回到自己的卧室，把相片安置在三扇镜上，坐了一个来钟头，把被火燎焦的笔记本放在膝上翻阅着，重读那段被火烧得没头没尾的文字：“……来自地中海的黑雾，笼罩着总督深恶痛绝的城市。连接神庙和可怖的安东尼塔的吊桥消失了，深不可测的雾气从天空迅速地弥漫开来，淹没了赛马场上有翼的诸神像、带射孔的哈思莫尼宫、集市、一排排板棚、小巷、池塘……耶路撒冷，这座伟大的城市消失了，仿佛不曾在世界上存在过……”

玛格丽特想往下读，但下面什么也没有，除了一条不齐整的、黑糊糊的破边。

玛格丽特擦去泪水，放下笔记本，双肘支在镜台上，对着镜子久久坐着，一直盯着相片看。后来泪水干了。玛格丽特把自己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东西整齐地放在一起，过了些时候，它们又重新藏进了绸子零头底下，黑屋子里一把锁咔嚓响了一下，锁上了。

玛格丽特在前厅穿上大衣，想出去散散步。她的家庭女工，小美人娜塔莎问第二道菜做什么，得到的回答是随便吧。为了给自己解闷儿，她开始与女主人聊起天来，天晓得她都说了些什么，好像是说昨天剧场里有个魔术师表演了好多魔术，让大家看得都兴奋地又叫又闹，所有人都免费分到了两小瓶进口香水和长丝袜，后来表演结束，观众们来到街上，突然间全都变得一丝不挂！玛格丽特倒在前厅镜子下的一把椅子上，哈哈大笑起来。

“娜塔莎！您多不知羞啊，”玛格丽特说，“您是个有文化的聪明姑娘；排队时，那些人天晓得都胡乱说了些什么，可您还来重复一遍！”

娜塔莎羞得脸都涨红了，激动地反驳道，大伙儿一点也没瞎说，她自己今天在阿尔巴特街的一家食品店里，就亲眼看到一个女公民，进店时明明就穿着鞋，刚到收款台付款时，她的鞋就从脚上消失了，只剩下一双袜子。眼睛都瞪出来了！脚后跟还有个窟窿。而这双魔鞋，就是表演时得到的。

“她就那样走了？”

“就那样走了！”娜塔莎嚷嚷道，因为自己不被人相信而脸涨得越来越红，“哦，玛格丽特·尼古拉耶夫娜。昨儿民警在夜里抓走了一百号人哩。女公民们看完演出只穿条衬裤就在特维尔大街上跑哩。”

“哦，但这不是我说的，这是达里娅说的，”玛格丽特说，“我早已发觉她是个可怕的说假话女人。”

可笑的谈话以娜塔莎得到一份令她喜爱的意外礼物而结束。玛格丽特去了趟卧室，回来时手里一双丝袜和一小瓶花露水。她对娜塔莎说，她也想表演套魔术，就把袜子和小玻璃瓶送给了娜塔莎，并且说，只想让她帮忙做一件事——别只穿着袜子就到特

维尔大街上乱跑和别听达里娅胡扯。女主人和家庭女工亲吻了一下，便分手了。

玛格丽特靠在无轨电车舒适柔软的椅背上，在阿尔巴特街上乘车飞驰，她一会儿想着自己的心事，一会儿仔细聆听两个坐在她前面的公民所说的悄悄话。

那两个不时转过头来、生怕有人偷听的人悄悄说着一件荒唐事。靠窗坐着的那位，健壮、多肉、长着对机敏的细长小眼睛，正轻声对坐在边上的小个子说什么只好用块黑盖布把棺材蒙上

.....

“这太不可思议了，”小个子惊讶地悄声说，“这有点儿闻所未闻.....那热尔德宾采取了什么措施呢？”

透过无轨电车平稳的嗡嗡声，窗边传来几句话：

“刑侦局.....丑闻.....哦，简直莫名其妙！”

从这些断断续续的话中，玛格丽特好歹拼凑成某个有条理的东西。两个公民悄悄话说的是某个死人（而究竟是谁，他们没说出名字）的脑袋今天早晨被人从棺材里偷走了！就因为这件事，这个热尔德宾眼下十分激动不安。无轨电车上悄声说到的这一切，还同那个被偷走脑袋的死者有某种关系。

“我们是否赶紧去把花买来？”小个子似乎着急地问到，“你说，火化在两点钟？”

终于玛格丽特听腻了这场关于从棺材里偷走脑袋的秘密闲扯，当她该下车的时候，不由得心情也变得欢快起来。

过了些时候，玛格丽特已经坐在克里姆林宫宫墙下的一张长椅上，所处的位置使她能看见练马场。

玛格丽特面对耀眼的阳光眯缝起眼睛，想起自己今天的这场梦，想起刚好一年，就在这一天，就在这一时刻，就在这同一张长椅上，她同他并肩而坐。恰好也同那时一样，黑色的手提包也放在长椅上靠近她的身旁。今天虽没有他在一旁相伴，但玛格丽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特心里却在与他交谈：“如果你被流放了，那为何你不让人知道自己的情况？要知道人们总是会让人带个信什么的。你不再爱我了么？不，不知为何我并不相信这一点。就是说，你被流放和死了……那就请你放过我吧，让我自由自在地生活，自由自在地呼吸。”玛格丽特又自言自语替他回答：“你是自由的……难道我缠着你不放了？”接着她又反驳他：“不，这算什么回答！不，让我彻底把你忘了吧，这样我才有自由。”

人们从玛格丽特身边走过。有个男人瞟着这个衣着考究的女人，为她的美貌和形单影只所吸引。他咳嗽一声，在那张长椅的另一头坐了下来。拿定主意后，他开口对他说：

“今天一定是个好天气……”

但玛格丽特那么阴郁地白了他一眼，使得他站起身走了。

“瞧，这就是个例子，”玛格丽特心里在对刚才那个想占有她的人说：“其实，我干嘛要轰走这个男人呢？我很寂寞，而这个追逐女性的人身上并没有什么粗野之处，莫非刚才‘一定’这个词显得愚蠢？为何我像只猫头鹰独坐在宫墙下呢？为何我要被排斥在生活之外呢？”

她完全愁闷起来，耷拉下脑袋。但这时，上午那股期待和兴奋的浪涛，突然间又在她胸中涌动。“是啊，一定有事情发生了！”浪涛又涌动了一次，这时她方始明白，这是股声浪。透过城市的喧嚣，越来越清晰地传来逐渐临近的击鼓声和有点儿走调的喇叭声。首先出现的是慢步行进在花园栅栏旁的一名骑警，而跟随其后的是三名步警。接着一辆载着乐师们的卡车慢慢地向这边开来。再往后，是一辆崭新的敞篷灵车在缓慢移动，车上整个灵柩堆满花圈，车厢四角站着四人：三男一女。甚至在远处玛格丽特就看清了站在灵车上、为死者送殡的人们的脸，那脸上都流露出某种古怪和惘然若失的神色。最为突出的是那个站在灵车后面左角上的女公民。她胖胖的面颊好像在里面被某个引人入胜的



秘密撑得更大，浮肿起来的眼睛里闪烁着迷糊不定的火花。看上去好像再过些时候，女公民立刻就要忍不住向死者丢眼色说：“您见过类似这样的事情吗？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如此惘然若失的脸色也在步行送葬的人群中显现，他们大约有三百人之众，在灵车后面慢腾腾走着。

玛格丽特目送送葬队伍，谛听着远处土耳其鼓敲出的同一种“嘤嘤嘤”的单调声音如何渐渐平息，心想：“多奇怪的葬礼……这嘤嘤的声音多让人讨厌！啊，真的，只要能打听到他是活着还是死了，我可以把灵魂典当给魔鬼！我真想搞清楚，他们这是给谁送葬，人人都是这么一张令人惊讶的脸！”

“是给别尔利奥兹送葬，”旁边传来一个有点鼻音的男人的嗓音，“莫斯科文协主席。”

惊讶的玛格丽特把头转回来，看见自己的长椅上坐着一位公民，显然他是在玛格丽特看送葬队伍看得入神的时候，静悄悄坐上去的，并且应该假设，由于用心不专，她在提出自己最后的问题时发出声音了。

这时，送葬队伍暂时停了下来，可能是被前面的交通信号灯挡住了。

“是啊，”陌生公民继续说，“他们的心情真奇怪。拉着死者，可心里想的只是他的脑袋丢哪儿了！”

“什么脑袋？”玛格丽特问，瞥一眼这突然冒出来邻座。这位邻座原来是个矮个子，火红头发，长颗犬牙，穿件浆过的内衣，条纹高档西服，一双漆皮鞋，头戴圆顶礼帽，领带鲜艳得咋眼。奇怪的是，从通常男人们插手帕或是自来水笔的胸兜里戳出一根啃过的鸡骨头。

“是啊，您没看见，”红头发解释说，“今天早晨在格里鲍耶陀夫大厅里，死者的脑袋从棺材里被偷走了。”

“这怎么可能？”玛格丽特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似地问，同时记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起无轨电车上的窃窃私语。

“鬼知道怎么回事！”红头发肆无忌惮地说，“不过，我以为这件事该问别格莫特。偷得多利索。惹出这么大的乱子！而主要是搞不明白，谁需要这颗脑袋，有什么用！”

虽说玛格丽特有自己的心事，陌生公民古怪的瞎扯还是让她感到吃惊。

“请问！”她突然高声说，“谁是别尔利奥兹？就是今天报上登的……”

“当然，可不是嘛……”

“因此，跟在灵柩后面走的全是作家？”玛格丽特问，突然张开嘴嘴笑了。

“哦，那自然是他们！”

“那您对他们都面熟吗？”

“全认得，”红头发回答说。

“您说说，”玛格丽特说，她的声音开始变得低沉起来，“他们中间没有评论家拉通斯基吗？”

“那当然会有他？”红头发回答说，“第四排边上那个不是他嘛。”

“那个淡黄发男人？”玛格丽特眼睛眯成一条线问。

“浅灰色的……您看，眼睛往上翻的那个。”

“像神甫的那个？”

“是的，就是那个家伙！”

玛格丽特什么也不再问，仔细观察着拉通斯基。

“以我看，”红头发笑嘻嘻说，“您似乎并不喜欢这个拉通斯基。”

“我还恨某些人，”玛格丽特透过牙缝说，“不过说这些没什么意义。”这时，送葬队伍继续行进，多半空着的汽车跟着步行者慢慢移动。

“是啊，当然没什么意思，玛格丽特·尼古拉耶夫娜！”

玛格丽特感到奇怪：

“您认识我？”

并没有回答，红头发摘下礼帽，拿着它把手远远伸开。

“百分百一副强盗的嘴脸！”玛格丽特心想，不屑地瞄了一眼自己庸俗不堪的交谈者。

“可我不认识您，”玛格丽特干巴巴说。

“您自然是不会认识我的！其实我是被差遣有事找您的。”

玛格丽特面色变得煞白，急忙闪开。

“从现在开始需要直截了当，”她说，“而不必胡扯天知道什么有关被偷了下来的脑袋！您是想逮捕我吗？”

“事情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红头发大声喊道，“这算什么：难道我一跟您说话，就一定是来逮捕您的！只不过是有点事找您嘛。”

“我什么也不明白，什么事？”

红头发回头看了看，神秘兮兮说：

“派我来邀请您今晚去做客。”

“您在胡扯些什么，做什么客？”

“去一个非常著名的外国人那里，”红头发意味深长地说，微微眯缝起眼睛。

玛格丽特生气极了。

“又出来个新的行当：在大街上拉皮条，”她边说，边站起来想离开。

“谢谢您如此抬举！”红头发委屈地大喊大叫，在离去的玛格丽特身后呜呜叫：“这个蠢女人！”

“坏蛋！”玛格丽特回过头说，这时听见自己身后红头发的声音：

“来自地中海的黑雾，笼罩着总督深恶痛绝的城市。连接神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庙和可怖的安东尼塔的吊桥消失了……耶路撒冷，这座伟大的城市也不见了，仿佛不曾在世界上存在过……让您带着您那烧焦的笔记本和干枯的玫瑰滚蛋吧！您就在这里一个人坐在长椅上，哀求他，让他还您以自由，赐您自由呼吸，让他从记忆中彻底消失吧！”

脸色苍白的玛格丽特回到长椅旁。红头发眯缝起眼睛看着她。

“我实在给你搞糊涂了，”玛格丽特轻声说，“关于笔记本还可以打听到……钻进去，偷看……买通了娜塔莎？是吗？可您怎么能了解我的想法？”她痛苦地皱起眉头，又补充说：“告诉我，您究竟是什么人？从哪个机关来？”

“瞧，多无聊，”红头发抱怨道，嗓门大了起来：“得了吧，我告诉您，我什么人也不是，什么单位也不是！您请坐下吧。”

玛格丽特毫不争辩地服从了，但刚坐下，马上又再次问道：

“您究竟是什么人？”

“唉，好吧，我叫阿扎泽洛，不过这等于对您什么也没说。”

“您并没有告诉我，您是怎么会知晓这些书稿和我的想法的？”

“我不说，”阿扎泽洛干巴巴回答说。

“可是您知道他的什么情况吗？”玛格丽特轻声哀求道。

“当然知道。”

“求您：只说一点，他还活着吗？再这么残忍地折磨我了。”

“噢，他活着，”阿扎泽洛不乐意地说。

“天哪！”

“请别激动，也别大声嚷嚷，”阿扎泽洛闷闷不乐地说。

“对不起，对不起，”变温顺的玛格丽特喃喃说，“我是生过您的气。不过，您不可否认，当有人在大街上邀请一个女人到什么地方去做客……我没有成见，我相信您，”玛格丽特苦笑了一

下，“可我从来没见过什么外国人，没有兴趣与那些人交往……此外，我的丈夫……我的悲剧就在于同一个我不爱的人一起生活，但我觉得也不该毁了他的生活。除了善良，我从他身上什么也没发现……”

阿扎泽洛显然很不耐烦地听完这些没头没脑的话，接着严肃地说：

“请您先别开口。”

玛格丽特十分温顺地不再吭声。

“我请您去那个外国人家里，根本没有危险。而且不会有人知道这次拜访。这我可以向您保证。”

“他为何需要我去？”玛格丽特温和地问。

“这您回头就知道了。”

“我明白……我必须听从他，”玛格丽特若有所思道。

对此，阿扎泽洛傲慢地哼了一声，回答说：

“我可以向您保证，世上每一个女人都想知道这件事，”阿扎泽洛可笑地歪着丑脸，“但是您让我失望，不会有这种事。”“那个外国人是干什么的？！”玛格丽特惊恐地大声嚷嚷起来，引得从长椅旁经过的行人都回头望着她，“我上他那儿有什么意义？”

阿扎泽洛朝她俯下身子，意味深长地悄声说：

“哦，相当有意思……您会有机会……”

“什么？”玛格丽特激动地叫道，眼睛都瞪圆了，“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您是在暗示，我能在那里打听到他的消息？”

阿扎泽洛默默点点头。

“那我去，一定去！”玛格丽特用力嚷嚷，一把抓住阿扎泽洛的手，“走，随便上哪儿！”

阿扎泽洛轻松地大声喘起来，往椅背上一靠，把上面刻得很大的两个字“纽拉”全遮没了，接着用一种嘲讽的语气说到：

“这些女人真难对付！”他把双手插进裤兜，双腿往前伸得远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远的，“为什么，比如，派我来做这件事？别格莫特来多好，他迷人多了……”

玛格丽特可怜兮兮佯笑着说：

“您别再打哑谜故弄玄虚折磨我了……我是个不幸的人，您还真会利用这点。我正在往某个奇怪的事情里钻，但是我发誓，这只是因为您在用关于他的话引诱我！所有这些莫名其妙的话把我都搞晕了……”

“没这么惨，没这么惨，”阿扎泽洛挤眉弄眼地说，“您也该想想我的处境。给行政协理员一记耳光，或是把姑父赶出家门，或是给谁一枪，或是诸如此类的别的小事，那是我的看家本领，可是跟一个痴情的女人闲聊解闷儿——在下无法从命。要知道我已经劝您好半天啦。您真的去？”

“我去，”玛格丽特毫不犹豫地回答说。

“那就请费心收下，”阿扎泽洛说着从兜里掏出个圆圆的小金盒，递给玛格丽特：“您倒是收起来啊，不然过路的全看见了。它对您有用，玛格丽特·尼古拉耶夫娜。最近半年，太忧伤了，太显老了。（玛格丽特脸红了，但什么也没回答，而阿扎泽洛继续说）今儿晚上九点半，请您费心脱光衣服，把这个软膏涂在脸上和身上。然后干您想干的事，但是别离开电话机。十点我给您打电话，把您想知道的全告诉您。您什么也不必操心，有人会把您送到该去的地方，不会使您受任何麻烦。明白吗？”

“明白。从质地看，这东西是纯金的。那有什么，我很清楚，有人在收买我，把我拖进一件不太见得光的事情中去，为此我将付出很昂贵的代价。”

“这算什么话，”阿扎泽洛几乎恶狠狠地小声说，“您又来了？”

“不，等一等！”

“把软膏还给我！”

玛格丽特把小盒更紧地攥在手中，继续说：

“不，等等……我知道去干什么。但是我去干的一切都是为了他，因为在世上我没有别的任何希望。不过我想对您说，如果你想把我给毁了，那您将感到羞愧！是的，感到羞愧！我为爱情而死！”玛格丽特敲着自己的胸部，望着太阳。

“还给我，”阿扎泽洛恶狠狠低声说，“还给我，全滚一边去。最好派别格莫特来干。”

“噢，不！”玛格丽特叫起来，把过路人吓一大跳，“我全同意，我同意干抹软膏的恶作剧，同意去非常遥远的地方。我不要还给你！”“哎呀！”阿扎泽洛突然大吼一声，朝花园栅栏瞪着眼睛，手指指着什么地方。

玛格丽特朝阿扎泽洛指的方向转过头去，但那里什么特别的也没发现。这时，她朝阿扎泽洛扭过头，想得到为这一声莫名其妙的“哎呀！”所作的解释，但无人可作此解释：玛格丽特那位神秘的交谈者消失了。玛格丽特急忙把手伸进小手提包，她在这声叫喊之前把小盒子放进了那里，结果确信它还在手提包里。这时候，玛格丽特什么也来不及多想，慌慌张张地从亚历山大花园处跑开。

## 第二十章 阿扎泽洛的雪花膏

透过槭树的树枝可见一轮圆月挂在夜晚纯净的天空中。椴树和金合欢在花园的地上涂抹出各种斑点的复杂图案。卧室天窗的三扇玻璃窗敞开着，但遮着窗帘，透出明亮的灯光。玛格丽特的卧室里，所有的灯全亮着，把屋内的杂乱无章照得一清二楚。床上、被子上乱扔着绣花衬衣、衬裙、袜子和内衣，一件团成一团的内衣干脆扔在地板上，旁边是一盒慌乱中踩扁的烟。鞋放在床头柜上，边上是一杯没喝完的咖啡和一只烟缸，烟缸里烟头还没有熄灭，仍冒着烟，椅背上搭着晚礼服。屋子里弥漫着香水味，此外，不知从哪儿传来一股烧红了的熨斗的气味。玛格丽特坐在窗间镜前，披着浴衣，把赤裸的身子遮住，穿一双黑色麂皮便鞋。一只带小表的金手镯同阿扎泽洛给她的小盒子一起并排放置在玛格丽特面前，玛格丽特眼睛定定地盯着表盘。猛然间她发现不走了，指针不再走动。但是，表仍在走，虽说走得很慢，好像粘住似的，终于长长的指针落在九点二十九分上。玛格丽特的心脏可怕地怦的一下，使她甚至无法立刻抓住小盒。玛格丽特把自己控制住，打开小盒子，看见里面是油乎乎的黄色雪花膏。她仿佛觉得，雪花膏散发出一股沼泽地的水藻味。玛格丽特挑了一点雪花膏在手掌上，这时沼泽地的水草味和森林味更强烈了，接着她开始用手掌把雪花膏擦在前额和脸颊上。玛格丽特轻轻抹着雪花膏，觉得它似乎马上便挥发了。抹了几下后，玛格丽特朝镜子瞅了一眼，把小盒子摔在了表蒙子上，玻璃上立刻出现了细细的裂纹。玛格丽特闭上眼睛，然后又看了一眼，突然大哭起来。

被镊子拔得细细的眉毛变浓了，碧绿的眼睛上是两道匀称乌黑的柳眉。十月里大师失踪时出现在鼻梁上的那道纵向的细纹消失得无影无踪。鬓角旁的黄斑和眼角两边依稀可见的皱纹也没有



了。面颊的皮肤泛着桃红，额头洁白光滑，油光水滑的秀发披散着。一位乌发自然卷曲的二十岁女人，咧嘴笑哈哈，从镜子里望着三十岁的玛格丽特。

玛格丽特笑够后，猛地从浴衣里跳出来，抓了一大把轻软的雪花膏，开始用力地把它涂抹在身子的皮肤上。身子马上绯红起来，发出亮光。接着转瞬间，仿佛从脑子里拔去了一根针似的，在亚历山大花园里会面之后疼了一夜的太阳穴不再疼痛，四肢的肌肉变得强健有力，而接着，玛格丽特的身体失去了重量。她稍稍跌了一下，便悬在离地毯不太高的半空中，然后她缓缓往下飘，降落下来。

“嚯，真不错！嚯，真不错！”玛格丽特叫喊起来，并跃进了圈椅里。

涂抹改变的不仅仅是外表。现在在她全身，在她身子的每个部分都沸腾着欢乐。她感到它有如刺激着她全身的无数小气泡。玛格丽特感到自己自由自在，不受任何约束。此外，她很清楚，今天上午预感到的事情已经发生，她将永远告别这幢别墅和自己原先的生活。但是，在即将脱离这原先生活的时候，她产生一个想法，她必须在某种新的、不寻常的、引诱她飞上天空的事情开始之前，完成最后一桩职责。于是，她就是这样光着身子，不时从卧室里飞上空中，匆匆来到丈夫的书房，打开灯，扑向书桌。她撕下拍纸簿上的一张纸，用铅笔迅速地、不作涂改地写了一张字体很大的条子：

原谅我，趁早忘了我吧。我永远离开了你。别找我，这是徒劳无益的。痛苦和不幸毁了我，使我变成了一个女妖。我该走了。永别了。玛格丽特。

轻轻松松的心情，玛格丽特飞回卧室，娜塔莎紧跟着她跑了进来，抱了一大堆东西。但立刻所有这些东西：挂着衣服的木衣架，镶花边手帕，套着鞋楦的蓝缎子便鞋和腰带，都抛在地板上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了，娜塔莎空着的双手轻轻一拍。

“怎么样，好吗？”玛格丽特嘶哑着嗓子大声叫喊道。

“为什么是这样？”娜塔莎低声说，连连后退，“您怎么变成这样，玛格丽特·尼古拉耶夫娜？”

“这是因为雪花膏！雪花膏，雪花膏，”玛格丽特指着闪闪发光的小金盒，回答说，从镜子前面回身过来。

娜塔莎忘了扔在地上的揉皱了的衣服，跑向窗间镜，用贪婪放光的眼睛盯着抹剩的软膏。她的嘴唇不知在低声嘟哝着什么。她又朝玛格丽特转过身来，怀十分敬慕之情地说：

“瞧那皮肤！那皮肤，啊？玛格丽特·尼古拉耶夫娜，要知道您的皮肤光滑得发光。”但是她顿时清醒过来，朝衣服堆跑去，把它们拣起来，把上面的灰尘拍打下来。

“扔掉！扔掉！”玛格丽特叫喊道，“让它们见鬼去，全扔了！不过，别，您拿去给自己留个纪念。我说了，拿这去当作纪念吧。把屋子里有的全拿去。”

纹丝不动的娜塔莎仿佛惊呆了，好一阵子望着玛格丽特，然后搂着她的脖子，吻着，叫喊道：

“像缎子一样！光滑得发亮！像缎子一样！瞧那眉毛，那眉毛！”

“把所有破烂拿走，也拿走了香水，抱回自己屋子里，塞进箱子里，藏好，”玛格丽特嚷嚷道，“不允许拿值钱的东西，否则会指控您偷窃的。”

娜塔莎把落在她手边的东西：衣服、鞋袜和内衣搂成一包，跑出了卧室。

这时，小巷另一边的什么地方，从一扇敞开的窗户里飞出响亮而动听的华尔兹舞曲，而且听到驶近大门的汽车噗噗作响。“现在阿扎泽洛快来电话了！”玛格丽特听着传进小巷的华尔兹，激动地说，“他快来电话了！外国人并不伤害人。是的，现在我

明白了，他并不伤害人！”

汽车喧哗起来，驶离了大门。便门砰然作响，方砖道上响起脚步声。

“这是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听脚步声我知道，”玛格丽特心想，“告别时应逗些乐或说有趣的话。”

玛格丽特把窗帘猛地拉到一边，侧身坐在窗台上，双臂抱膝。月光从右侧洒在她身上。玛格丽特抬头望明月，做出一副沉思和富有诗意的表情。又响了两下脚步声，然后突然停息下来。玛格丽特又欣赏了一下月色，作为礼貌叹了口气，把头朝向花园，果然看到住在这栋别墅一层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月光明亮地照着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他坐在长椅上，显而易见他是猛然坐下的。他脸上的夹鼻眼镜不知怎的歪戴着，把自己的公文包紧紧抱在手中。

“啊，您好，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玛格丽特用一种使人感到凄戚的声音说，“晚上好！会开完了？”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对此什么也没回答。

“可我，”玛格丽特继续说，朝花园探出更多的身子，“一个人坐着，正象您看见的，看月亮，听华尔兹，真寂寞。”

玛格丽特用左手抚摩一下太阳穴，理了理一绺头发，然后生气地说：

“这不礼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我毕竟是位女士！有人同您说话的时候，不回答，这太野蛮了！”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在月光下显得很清楚，就连灰色西装背心上的最后一颗扣子和浅色山羊胡子上的每根胡须都显得清清楚楚，突然他古怪地笑了笑，从长椅上站起来，显然他窘得要命，本应摘帽，却挥动公文包，并蹲下身子，好像打算跳伸腿舞步。“咳，您真是个无聊的家伙，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玛格丽特继续说，“您让我烦透了，我都无法向您形容，我最大的幸福便是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与您分手！让您见他妈的鬼去吧！”

正在这时，玛格丽特身后卧室里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玛格丽特跳下了窗台，不再注意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一把抓起听筒。

“我是阿扎泽洛，”听筒里说。

“亲爱的，亲爱的阿扎泽洛！”玛格丽特大叫一声。

“到时间了！请飞吧，”阿扎泽洛在听筒中说到，从口气里可以听出，玛格丽特真诚的高兴劲儿令他感到喜欢，“当您在大门上空飞过时，喊一声：‘隐身！’之后飞在城市的上空，习惯一下，接着朝南飞，出城，直接飞到河上。有人在等您！”

玛格丽特挂上听筒，这时隔壁屋子里有什么木头的东西一瘸一瘸地走动，接着开始敲门。玛格丽特拉开门，一根地板刷在门外，刷毛冲上，跳着飞进了卧室。它用自己的刷杆头在地板上敲着鼓点，踢着冲向窗口。玛格丽特兴奋得尖叫一声，跳上刷子。这时女骑手只闪过一个念头，她慌乱地忘穿衣服了。她骑着刷子跃向床前，随手抓起一件浅蓝色绣花女衬衣。她像挥舞军旗那样，挥动衬衣，飞出了窗口。花园上空的华尔兹舞曲更响亮了。玛格丽特从小窗口往下掠过时，看到了长椅上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他就像僵硬在了长椅上，惊愕地谛听着从二楼住户灯火通明的卧室里传来的叫声和轰隆声。

“别了，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玛格丽特在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跟前蹦跳着喊道。

他喊了一声，在长椅上慢慢移动着，倒腾着双手，把公文包扔在了地上。

“永别了！我要飞走了，”玛格丽特大叫着，声音压倒了华尔兹。这时她想到，衬衣她根本不需要，便不好兆头地大笑，把它蒙在了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头上。瞎子一般的尼古拉扑通一声从长椅上掉到方砖地上。

玛格丽特转过身子，想临别再看一眼使她遭受如此长久痛苦

的别墅，竟见到了灯光通明处娜塔莎那张吃惊得变了形的脸。

“别了，娜塔莎！”玛格丽特大声叫着，往上一提地板刷，  
“隐身，隐身，”她更为大声地叫着，穿过抽打着她脸的槭树枝，  
飞过大门，飞进了小胡同。紧跟着她飞来的是一支十分疯狂的华尔兹舞曲。

## 第二十一章 飞行

隐身和自由！隐身和自由！玛格丽特从自己胡同飞过，飞进另一条与它成直角的胡同。这是条破落不堪、曲里拐弯的长胡同，有一家门脸歪斜的石油铺，论杯出售煤油和瓶装驱虫剂。她一瞬间便穿越过去，并且也领悟到，即便行动很自由隐蔽，在心意满意足之时也必须小心为好。只是某种奇迹使她减慢了速度，才使她没有致命地撞在拐角上一个歪斜的旧路灯上。绕过路灯，她把刷子把夹得更紧，放慢飞行速度，留意着电线和横挂在人行道上的招牌。

第三条胡同直接通向阿尔巴特街。这时玛格丽特完全掌握了驾驭地板刷的技巧，她明白它听从手或脚的轻轻触动，也知道在城市上空飞行时必须十分小心，不能任意胡来。此外，她已经十分清楚，在胡同里行人是看不见身轻如燕的女飞人的。没有人抬头，也没有人喊“看啊，看啊！”，没有人往一边躲闪、尖叫和晕过去，也没有人古怪地狂笑。

玛格丽特飞得无声无息，很慢，也不高，大约两层楼那么高。但是虽然飞得很慢，她在刚进入灯火通明的阿尔巴特街时，还是稍稍一不留神，肩膀撞在了一个画着箭头的灯光明亮的圆盘上。这把她惹的发了火。她猛然勒住驯顺的地板刷，飞到一旁，然后突然朝圆盘猛冲过去，用刷子尾端把它击得粉碎。碎片哗啦啦落下，行人们纷纷躲避，什么地方响起了警笛，而玛格丽特把这不必要行为完成后，哈哈大笑起来。“在阿尔巴特街上得格外小心，”玛格丽特心想，“这里简直乱七八糟，都弄不清方向。”她开始在电线中间忽上忽下地飞行。玛格丽特的下方，浮动着一辆辆无轨电车、公共汽车和小汽车的车顶，而在人行道上，正如玛格丽特从上面感到的那样，帽子如洪流一般。从这些洪流中分

出道道溪流，流入夜间商店那一张张火红色的大嘴里。“唉，多混杂的人群！”玛格丽特气愤地想，“不能在这里拐弯。”她横过阿尔巴特街，上升到四层楼的高度，在拐角一座剧院大楼那些令人目眩的闪烁着的灯管旁掠过，飞进一条高楼林立的窄巷。高楼上的窗户全部敞开着，窗户里到处传出收音机的音乐声。出于好奇，玛格丽特朝一扇窗户瞥了一眼。她见到的是一个厨房。炉灶上两只汽炉子呼呼作响，旁边站着两个女人，手拿汤勺正在互相对骂。“我和您说，别拉盖娅·彼得罗夫娜，在厕所里得随手关灯，”那个妇女说，她身前一只煮着什么东西的锅里正冒出热气，“不然我们报告上级把你撵出去！”

“您真是个好样的，”另一个回答说。

“你们俩全是好样的，”玛格丽特响亮地说，翻过窗台进了厨房。两个吵架的女人都朝声音转过身子，手拿脏兮兮的勺子愣在那儿。玛格丽特从她俩中间小心翼翼伸过手去，扭动两只汽炉子上的开关，把它们全关了。女人们哎哟一声，嘴大张着。但是玛格丽特已经在厨房里呆腻了，又飞进了胡同。

胡同尽头一幢看来刚完工的豪华八层大楼吸引了她的注意力。玛格丽特往下飞，降下来后看见黑色黑色大理石砌的大楼正面，大门很宽，门玻璃后面能看到看门人缀金线的制帽和扣子，大门上方四个金色大字：剧文之家。

玛格丽特把眼睛眯缝着，琢磨这“剧文”两字可能是什么意思。玛格丽特把地板刷夹在腋下，走进正门，她用门扇推开吃惊的看门人，看到电梯旁的墙上有块大黑板，上面用白色字母写着单元号和住户姓名。名单顶端的一行字“剧作家和文学家之家”迫使玛格丽特发出一声低沉而凶狠的尖叫声。她向高空腾高些身子，开始聚精会神读名单：胡斯托夫、德武勃拉茨基、克万特、别斯库德尼科夫、拉通斯基……

“拉通斯基！”玛格丽特尖叫起来。“拉通斯基！要知道这就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是他！大师就是他害死了。”

站在门边的看门人，瞪大眼睛甚至惊骇得跳了起来，他望着黑板，竭力想搞明白这桩怪事：住户名单为什么会突然尖叫起来。而玛格丽特这时已经顺着楼梯飞也似的上楼，狂喜地反复说到：

“拉通斯基，八十四号！拉通斯基八十四号……”

瞧左边是 82 号，右边是 83 号，再往上，左边是 84 号。是这里。还有张卡片：奥·拉通斯基。

玛格丽特从刷子上跳下来，她的脚掌发烫，石头楼梯口凉丝丝的使她感到高兴。她把门铃按响，一次，又一次。但是没人开门。玛格丽特开始使劲按，自己都听到了拉通斯基单元里响起的持久的铃声。是啊，八楼 84 号单元的住户应该一辈子感谢已故的别尔利奥兹，因为莫斯科文协主席倒在了车轮底下，因为恰巧定于今晚举行追悼会。评论家福星高照。它没让拉通斯基同这个星期五变成女妖的玛格丽特相遇，救了他一命！

没人来开门。这时玛格丽特疾飞而下，数着楼层，直飞到底层，又冲到街上，往上看，数数和检查楼层，琢磨拉通斯基单元的窗户究竟是哪几扇。丝毫无问题，八楼角上的那五扇没亮灯的窗户便是。肯定这一点后，玛格丽特便纵身飞上天空，几秒钟后她就穿过开着的窗户进入没有灯光的房间里，那里只有一条月光映出的银白色狭长的光带。玛格丽特顺着这条光带跑过去，手摸着黑找到了开关。一会儿整个单元大放光明。地板刷靠在墙角里。查明单元里杳无一人，玛格丽特打开通向楼梯的房门，检查门上是否有卡片。卡片就在原处，玛格丽特到的正是她本打算找到的地方。

是的，据说评论家拉通斯基一想起这个可怕的夜晚至今还吓得脸色苍白，至今还满怀仰慕的心情提起别尔利奥兹的名字。真不知道，这个夜晚是否会以一桩可怕的人命案而出名呢，因为玛



格丽特从厨房返回时，一把沉重的铁锤拿在手里。

赤裸而隐身的女飞人克制着，让自己平静下来，可她的双手还是忍不住颤抖着。玛格丽特仔细地照准钢琴键就是一锤子，整个单元里发出第一声哀号。无辜的别克牌三角钢琴发出的响声近似狂怒。琴键塌陷了，骨质垫片四处飞溅。乐器惨叫着，轰响着，呼啸着，丁当乱响。在锤子的敲击下小提琴光滑的腹板断裂了。玛格丽特喘不过气来，用锤子扯下琴弦，揉它们成为一团。最后，她累了，身子往后仰，扑通一声倒在椅子上，想歇会儿。

浴室里可怕地响起哗哗的流水声，厨房里也是。“看来已经流到了地板上，”玛格丽特心想，并且附着说了一句：

“但是别呆太长时间。”

水流已经从厨房涌到过道里。玛格丽特光着双脚在水里啪嗒啪嗒拍打着，一桶又一桶从厨房里把水拎到评论家的书房，把它倒进书桌的抽屉里。然后，她把书房里的门用锤子砸碎，又冲进卧室。她砸破带穿衣镜的衣橱，把评论家的西服拽出来，泡在浴缸里。她把从书房里拿来的满满一瓶墨水倒在卧室的双人床上。她所进行的破坏使她感到痛快极了，但同时又始终觉得得到太过微小的效果。因此她开始随心所欲干起来。她把放钢琴那间屋子里种有橡皮树的花盆打个粉碎。还未做完这件事，她重新来到卧室，用厨房里的菜刀划破床单，打破镶玻璃的相片。她不感到累，只是全身淌着汗水。

这时，拉通斯基单元下面的82号单元里，剧作家克万特的家庭女佣正在厨房喝茶，让她奇怪的是楼上传来某种轰隆声、奔跑声和丁当声。她朝天花板仰起头，突然发现眼看着雪白的天花板变成了灰暗的浅蓝色。眼看着斑痕越发大了起来，并且突然间上面渗出了水珠。家庭女佣呆坐了两分钟，对这种现象觉得奇怪，最后天花板上竟然下起了真正的雨，落到地板上发出滴答的响声。这时候她才跳起来，端起脸盆去接水，但已经毫无用处，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由于雨越发大了起来，开始倾盆而下，淹没了煤气灶和放碗碟的桌子。这时候，克万特的家庭女佣才大叫起来，跑出单元来到楼梯上，顿时拉通斯基家的门铃开始响起来。

“哦，有人把门铃按响了，该动身了，”玛格丽特说。她跨上地板刷，仔细听着一个女人的声音如何对着门上的小孔大声嚷嚷：

“开门，开门哪！杜霞，快开门！你们家，怎么回事，漏水了吧？水淹到了我们家。”

玛格丽特飞起一米高，朝枝形吊灯架给了一下。两只小灯泡炸裂了，挂着的垂饰四处乱飞。小孔里的叫喊声停止了，楼梯上响起沉重的脚步声。玛格丽特飘到窗口，从窗子外面轻轻地挥了一下锤子，砸在玻璃上。玻璃发出一声呜咽，碎片顺着大理石墙面瀑布似的洒落下去。玛格丽特又飞向另一扇窗户。下面远处，人们在人行道上奔跑，大门口停着的两辆汽车之一轰鸣而驶开了。敲碎拉通斯基家的所有窗玻璃后，玛格丽特又飘向隔壁单元。敲击声开始越来越频繁，胡同里充溢着丁当声和轰隆声。从第一个大门里跑出看门人，他朝上面看，有些犹豫不决，可以看出没有清楚该用什么办法，接着他把哨子塞进嘴里，疯狂地吹起来。在这哨声的伴奏下玛格丽特以极度的狂热砸烂了八楼的最后—扇窗户，她下到七楼开始砸这一层的玻璃。

在大门那扇厚玻璃后面受长时间无所事事折磨的看门人，在吹哨子上用了全部心思，同时紧随着玛格丽特，好像在她伴奏。在她从一扇窗户飞到另一扇窗户的间歇中，他猛然吸口气，每当玛格丽特砸一下，他就鼓起腮帮，开始吹哨，哨声穿透夜空直冲云霄。

他的努力和狂怒的玛格丽特的努力结合起来，产生了巨大效果。大楼里一片惊慌。还没给砸破的窗户猛地全打开了，人们的一颗颗脑袋露了出来，又立刻缩了回去，相反，开着的窗户也都

紧闭起来。对面的大楼里，在明亮的背景中窗口上出现了模糊的人影，极力想搞明白没有什么原因为什么要把新盖的剧文之家大楼里的玻璃统统砸了。

胡同里人们纷纷奔向剧文之家，楼里的人们顺着所有楼梯毫无目的和意义地咚咚乱跑。克万特家的家庭女佣大声地嚷着他们，说他们家给淹了，克万特单元下面的 80 号单元里胡斯托夫家的家庭女佣也立刻附和着。胡斯托夫家的厨房和厕所的天花板上也哗哗流水。最后，克万特家的厨房里，从天花板上掉下了一大片灰泥，把脏碗碟砸得粉碎，此后一场真正的暴雨便来临了：从垂下来的湿淋淋的板条方格中流水倾盆而下。这时候第一入口处的楼梯上，叫喊声开始不绝于耳。玛格丽特从四楼倒数第二个窗户旁飞过，向里面看了一眼，看到一个人正慌慌张张往自己头上吃力地套防毒面具。玛格丽特用锤子砸他的玻璃，使他一惊而起，从屋子里消失了。

但古怪的破坏性举动猛然间没有了。玛格丽特飞过第三层楼，朝最边上的一扇挂着黑纱窗帘的窗户看了一眼。屋子里亮着盏带灯罩的小灯，光线微弱。一张两边拉着网的小床上坐着一个四岁小男孩，惊慌不安地谛听着四周的动静。没有一个大人在房间里。看来，全从单元里跑出去了。

“他们把玻璃砸砸了，”小男孩含糊不清地说，并叫了声：“妈妈！”谁也没答腔，于是他说：

“妈妈，我怕。”

玛格丽特把窗帘拉开，飞了进去。

“我怕，”小男孩重复道，哆嗦起来。

“别怕，别怕，小乖乖，”玛格丽特说，竭力使自己被风吹哑的犯罪分子的嗓音变柔和些，“玻璃是孩子打破的。”

“是用弹弓吗？”小男孩问，不再发抖。

“是用弹弓，是用弹弓，”玛格丽特说，“你睡吧！”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定是西特尼克，”小男孩说，“他有弹弓。”

“嗯，没错，是他！”

小男孩朝这边调皮地看了一眼，问：

“那你住哪儿，阿姨？”

“并没有我，”玛格丽特回答说，“你在梦里见到了我。”

“我也这么想，”小男孩说。

“你躺下，”玛格丽特吩咐说，“在脸蛋下面放下手，你就会梦见我啦。”

“哦，做梦吧，做梦吧，”小男孩答应道，立刻躺下，把手搁在了脸颊下。

“我讲故事给你听，”玛格丽特说，把一只发烫的手放在他剪短了头发的头上，“世上有个阿姨。她没有孩子，也没有幸福。她哭啊哭得很久，后来就变成了恶人……”玛格丽特不再出声，把手移开——小男孩睡熟了。

玛格丽特把锤子轻轻放在窗台上，从窗口飞了出去。大楼附近一派混乱。打碎的玻璃撒了一柏油人行道，人们在上面跑着，不知叫着什么。他们中间已经出现了民警。突然响起钟声，一辆带云梯的红色消防车从阿尔巴特街上驶进了胡同……

但是，玛格丽特对以后的事情已经不在有兴致。她瞄准好，以免碰上什么电线，紧紧夹住刷子，转瞬间就飞上了比这座倒楣的大楼高的空中。小胡同在她下面斜向一侧，往下消失不见了。取代它的是玛格丽特脚下出现的一大片屋顶，拐弯处底下屋顶又被一条条闪闪发亮的道路所分割。这所有一切猛然滑到一侧，一串串灯光变得模糊不清、融成一片。

玛格丽特又猛劲一冲击，于是这一大片屋顶穿过地面消失了，下面出现了一个由颤抖的灯火汇成的湖，这个湖突然垂直升起，然后出现在她的头顶上，她的脚下却是泛着银光的月亮。她知道，她翻了个跟斗，玛格丽特恢复到了常态，转过身来后才发

现湖已经消失，而在那边，在她身后，只剩下地平线上一抹玫瑰色余辉。一瞬间它就消失了，玛格丽特发现只有在她左上方飞行的月亮同她在一起。玛格丽特的头发早已乱草似的竖起来，环绕着她身子的只有月光和呼啸声。根据下面两行稀疏的灯光汇成两道涓涓不断发亮的线条和它们迅速落在后面，玛格丽特猜到她正以神奇般的速度飞行着，令她吃惊的，是她竟然没有喘不上气来。

过了几秒钟，下面很深的地方，地面黑沉沉的，又闪烁起由灯光汇成的新湖，并飞到她的脚下，但它立刻旋转着，消失在大地中。又过了几秒钟，这样的景象再次出现。

“城市！城市！”玛格丽特叫了起来。

此后，两次或是三次，她看到有几柄放在敞开着的黑匣子里的马刀晦暗地发出反光，她猜想这是河流。

女飞人向左上方转过头，欣赏着月亮在她上面如何疯狂地朝莫斯科疾驰而去，同时又奇怪地停在原地，因此它上面那片谜一般的阴影清晰可见——不知是龙，还是海马，尖嘴朝向离别的城市。

这时，玛格丽特有了一个想法，其实她不必如此疯狂地驱策刷子疾飞。她使自己丧失了好好观赏景致、充分享受飞行乐趣的可能性。某种东西在提醒她，在她飞去的那个地方人们正在等她，她没有必要因为这样疯狂的速度和高度而苦恼。

玛格丽特把刷子头冲下，于是它朝上抬起了尾巴，并且将飞行速度减得十分缓慢，朝地面行进。而这种下滑，有如乘坐空中缆车，带给她无上乐趣。大地朝她升起，在它那模糊不清、黑漆漆的深处显现出它的神秘和月夜时分的魅力。大地扑面而来，玛格丽特已然为绿色森林的气息所陶醉。玛格丽特已经飞临充满露珠的草地的尘雾上空，后来又处在一个水塘上空。玛格丽特的下方青蛙唱起了合唱，而远处的什么地方一列火车呼啸着，不知为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何令她心情激荡。很快玛格丽特就见到了它。它慢慢爬行着，像条毛虫，大量火星儿喷向空中。玛格丽特追上它，又来到一泓水面上空，水面上第二轮明月在她脚下荡漾，她降得更低些，双腿差点触及一片松树林的树梢。

身后传来划破空气的喧嚣声很沉重，并且开始赶上玛格丽特。除了这种像炮弹那样的某种飞行物发出的呼啸声外，另一个几俄里外就能听到的女人的哈哈大笑声也逐渐加入进来。玛格丽特回头望去，发现被一个黑糊糊复杂物体追赶着。快赶上玛格丽特的时候，它越来越变得清晰起来，显然有个人在高空飞行。最终她完全显现出来，原来是娜塔莎。她放慢速度，赶上了玛格丽特。

她光着身子，披散的头发在空中飘拂，骑在一头骗猪上在上面飞行，骗猪的前蹄还紧抱着一只公文包，两只后蹄猛烈扑打着空气。夹鼻眼镜从猪鼻上掉落出来，系在细绳上与骗猪并排飞行着，在月光下泛着白光，之后又暗淡了下来，骗猪戴着的礼帽时常滑落到它的眼睛上。玛格丽特仔细一看，认出骗猪原来就是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于是她的哈哈大笑声在森林上空回荡，与娜塔莎的狂笑声混在一起。

“娜塔莎！”玛格丽特大叫声刺耳，“你涂雪花膏啦？”“亲爱的！玛格丽特·尼古拉耶夫娜！”娜塔莎飞快地同玛格丽特并肩飞行，大声道，“我承认，是我拿了雪花膏。要知道我也想生活和飞行！原谅我，女王，我不回去，怎么都不去！噢，多好啊，玛格丽特·尼古拉耶夫娜！他向我求婚，”娜塔莎开始用手指戳着难为情得气喘吁吁的骗猪的面颊，“求婚！你叫我什么来着，啊？”她弯下身俯在骗猪的耳朵边叫道。

“女神，”这位怪里怪气地说，“我无法飞那么快！我会把重要文件全丢失的。娜塔利娅·普罗科菲耶夫娜，我表示抗议。”

“让你的文件见鬼去吧！”娜塔莎狂笑着大叫道。

“您别这样，娜塔利娅·普罗科菲耶夫娜！会有人听到的！”  
骗猪大声哀求道。

娜塔莎同玛格丽特并肩疾飞，边笑边跟她说自从玛格丽特从大门飞走后别墅里发生的事。

娜塔莎承认，她并没有碰一下送给她的东西，而是脱光自己身上的衣服，扑向雪花膏，而且立刻涂抹起来。于是她也发生了同她的女主人一样的事情。正当娜塔莎高兴得哈哈大笑，在镜子前为自己出奇的美丽所陶醉的时候，门开了，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出现在娜塔莎面前。他十分激动，玛格丽特的绣花衬衣拿在手中，以及自己的礼帽和公文包。见到娜塔莎，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惊呆了。他稍稍控制住自己，全身红得像只虾，说他认为，拣起衬衣并亲自把它送来是他的职责……

“你讲了什么话，恶棍！”娜塔莎尖声叫道，并哈哈大笑起来，“你说了什么，勾引我！答应给我钱。说克拉夫季娅·彼得罗夫娜不会知道什么。你说啊，是我瞎说吗？”娜塔莎朝骗猪大喊大叫，而骗猪只是难为情地把脑袋转动着。

在卧室里忘乎所以的娜塔莎用雪花膏抹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并且自己都惊骇得不知如何是好。令人敬重的楼下邻居的脸庞变成了猪脸，而手与脚成了猪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在镜子里瞧见自己的模样，绝望而疯狂地哀号起来，但已经晚了。片刻之后，他被当作坐骑，离开莫斯科朝鬼知道什么地方飞去，痛苦得号啕大哭。

“我要恢复正常！”骗猪突然声音嘶哑地哼哼起来，不知是因为气愤还是在哀求，“我不打算飞去参加不熟悉的聚会！玛格丽特·尼古拉耶夫娜，您有管教您家佣的责任。”

“啊哈，我现在还是你所说的家庭女佣人？小保姆？”娜塔莎揪着猪耳朵，激动地说，“我不是女神吗？你如何称呼我？”“女神！”骗猪哭丧着脸回答说，飞越一条在白涧轰鸣的溪流，蹄子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触到榛树丛发出沙沙的声响。

“女神！女神！”娜塔莎胜利地高呼着，一手叉腰，另一只胳膊伸向月亮，“玛格丽特！女王！帮我求求她，让我仍然当女妖吧。他们会为您做一切的，他们赋予您权力！”

玛格丽特回答说：

“好吧，我保证帮你！”

“谢谢！”娜塔莎大叫着说，突然厉声喊叫起来，莫名其妙地忧愁地说：“喔！喔！快！快！喂，加速！”她用脚后跟夹紧因狂奔而消瘦的骗猪的两肋，猪猛地一冲，重新划破空气，眨眼间娜塔莎已经飞到前面，变成一个黑点，随后就完全消失了，她飞行时的破空之声也渐渐散去。

玛格丽特依旧慢腾腾地在人烟全无的陌生之处飞行着，山峦重叠，巨大的松树间，砾石兀立。玛格丽特边飞行边思忖，她大概处在离莫斯科异常遥远的一个地方。刷子不是在松树之巅的上空飞行，而是已经在树干间穿行，月亮把树干的一侧照得泛着银光。女飞人轻盈的影子在前面掠过大地，现在月光照亮的已是玛格丽特的后背。

玛格丽特感到离河不远了，并且猜目的地已快到了。松树林开始错开，玛格丽特轻轻凌空飞近一座白垩岩峭壁。峭壁后面山脚下的阴影里，一条河流躺在那里。雾气弥漫，缭绕在陡立的峭壁下面的树丛中，而对岸地势平坦、低矮。岸上，孤零零的几棵枝叶扶疏的大树下，篝火的火苗被风刮得跳跃不停，看得见几个活动的身影。玛格丽特仿佛觉得单调欢快的乐曲声从那里传来。远处，目力所及，泛起银光的平原上见不到任何住过人的迹象。

玛格丽特从峭壁上纵身而下，飞速朝河流降落。在空中的奔忙之后，河水使她向往。她把地板刷抛开，跑了几步，头朝下跃入水中。她那轻盈的身子，像箭一般潜入水中，激起的水柱几乎直抵月宫。河水原来像浴室里那样暖和，玛格丽特从水底钻出



来，夜晚独自一人在这条河上畅游。

玛格丽特的身旁无任何人，但稍远处的灌木丛后面传来水的拍溅声和嗤鼻声，那里也有人在沐浴。

玛格丽特跑上岸。沐浴后她的身子明艳照人。她感觉不到任何疲惫，在湿润的草地上又蹦又跳。突然她不再舞了，警觉起来。嗤鼻声渐渐逼近，爆竹柳丛后面钻出个赤身露体的胖子，后脑勺上歪戴着一顶黑色绸制高筒大礼帽。他脚上的草鞋全是污泥，使他看上去像个穿着双黑皮鞋洗澡的人。根据他呼哧呼哧直喘气和不断地打嗝儿，他喝得烂醉，这也可以从河水突然发出白兰地气味得到证实。

看到玛格丽特，胖子开始端详起来，然后高兴地叫道：

“怎么回事？她就是我见到的？克洛金娜，难道这是你，快乐的寡妇？你怎么在这里？”于是他硬要打招呼。

玛格丽特往后退，庄重地回答说：

“去你的吧。我是你说的克洛金娜吗？你好好看看，你在同谁说话，”她转念一想，又在自己的话语中补充上长长一串难听的骂人话。这一切对冒失的胖子起到了醒酒作用。

“哎唷！”他轻声叫道，浑身打战，“宽宏大量饶恕我，圣明的女王玛尔戈！我认错了人。全怪那白兰地，真该死！”胖子单腿下跪，把大礼帽挪在边上，鞠了一躬，开始断断续续地说，把俄语句子和法语的搅和在一起，胡诌关于他在巴黎的朋友盖萨尔的血腥婚礼，关于法国白兰地，关于他为糟糕透顶的错误所感到的压抑。

“狗崽子，你还是把裤子穿上吧，”玛格丽特说，态度变得温和些。

胖子看到玛格丽特并没生气，咧开大嘴笑了，并且兴奋地报告，他不穿裤子呆在此地只是因为他由于心不在焉把裤子留在了叶尼塞河上，在此以前他曾在那里洗澡，但是他如今就飞去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因为这很近，接着他开始后退，一直后退到仰面滑倒，落入水中。他虽然掉了下去，但四周镶有络腮胡子的脸上却保留着欣喜和忠诚的微笑。

玛格丽特打了个尖厉的唿哨，地板刷马上飞了过来，她跨骑着越过河流，到了对岸。白垩岩峭壁的阴影达不到这边，整个河岸洒满了月光。

玛格丽特刚触及湿润的草地，柳树下的音乐便奏得更嘹亮，篝火中也更欢快地腾起一股火花。布满娇嫩柔软的花序的柳枝在月光中依晰可辨，两排阔嘴青蛙坐在柳枝下，正鼓起胶皮似的肚子用木笛吹奏雄壮的进行曲。一段段发出磷光的朽木悬挂在柳条上，照亮了音乐家们面前的乐谱，青蛙的阔脸上闪烁着篝火跳动的火光。

演奏进行曲是出于对玛格丽特的尊敬。对她的接待是最为隆重的。透明的美人鱼停下了自己在水面上的轮舞，向玛格丽特挥舞水草，在荒凉的微带绿色的河岸上空老远就能听到她们细声细气的欢迎辞。裸体女妖们从柳树后面跑出来，站成一排，开始蹲下，致以宫廷礼仪。一个长着山羊般细腿的家伙急速来到跟前，吻她的手，在草地上铺开丝绸，探询女王沐浴是否惬意，建议小卧片刻，恢复疲劳。

玛格丽特欣然同意。山羊腿把香槟端来，她一饮而尽，立刻感到心里暖洋洋的。她询问娜塔莎如今在哪，得到的回答是娜塔莎已经洗过澡，骑上自己的骗猪飞往莫斯科，去预先通知马格丽特很快驾到，并帮忙准备她的盛装。

玛格丽特在柳树林下的短暂停留最为精彩的是一段插曲。空中传来哨声，一个黑乎乎的身躯，好像找错了地方，突然掉在水中，一会儿那个络腮胡子的胖子出现在玛格丽特面前，看来他在这边岸上很不顺利。显然他去了趟叶尼塞河，因为身上穿着套燕尾服，但浑身湿透了。白兰地再次把他带到了这里：刚登岸他便

落入水中。但他并未失去自己的笑容，即使是在这不顺的情形下，并且还请笑容满面的玛格丽特允许吻她的手。

接着，大家准备停当。美人鱼们在月光中跳完自己的舞蹈，在月光中消失了。山羊腿毕恭毕敬探询玛格丽特，她是乘坐什么来到河上的，当得知她来到高空骑的是地板刷时，他说：

“嗨，何必呢，这多不舒服，”刹那间用两根树枝摆弄出一架令人怀疑的电话，并且打电话给谁要求立刻派辆汽车来，确实一会儿工夫就办妥了。一辆浅黄色敞篷汽车很唐突地来到岛上，只是坐在驾驶座上的不是位普通样子的司机，而是只黑羽长喙的白嘴鸦，头上戴顶漆布制帽，手上是带喇叭口的手套。岛上空了。飞去的女妖们消融在月亮的余晖中。篝火熄灭，白灰蒙在了余炭上。

络腮胡子和山羊腿搀扶玛格丽特上车，她坐在宽敞的后座上。汽车吼叫起来，跳跃着向月亮飞去，小岛不见了，河流消失了，玛格丽特又朝莫斯科飞驰而去。

## 第二十二章 烛光下

在大地上高高飞行的汽车那单调的嗡嗡声使玛格丽特昏昏欲睡，而月光使她感到温暖舒畅。她把眼睛闭上，让风儿吹拂着她的脸庞，怀着一丝忧愁怀念着她所离去的陌生河岸，仿佛感到她永远不会再见到它了。在经历了今晚种种魔力和神奇之后，她已经猜到眼下她将被带到谁家去做客，但这没有让她害怕。使她变得勇敢无畏的，是希望她在那里能够重新获得幸福。不过，她没能在车上长久想望这种幸福。不知是白嘴鸦精通自己的业务，还是汽车性能良好，待到玛格丽特很快睁开眼睛，发现下面不只是黑暗的森林，而是莫斯科灯火那颤动着的湖泊。漆黑的鸟司机在飞行中卸下了右前轮，接着把车降落在多罗戈米洛夫区的一个荒无人烟的墓地上。白嘴鸦让什么也不打听的玛格丽特带着自己的地板刷把车停在了一座墓碑旁，发动汽车，直接朝墓碑后面的峡谷驶去。汽车带着轰鸣声掉了下去，在那里毁坏了。白嘴鸦行了个举手礼表示敬意，坐上车轮，飞驰而去。

立刻从一座纪念碑后面出现黑斗篷。月光下闪耀一颗犬牙，玛格丽特认出是阿扎泽洛。那位做手势请玛格丽特坐上地板刷，自己跃上一把长剑，两人腾空而起，几秒钟后不知不觉地降落在花园街副 302 号大楼旁。

当两个旅伴腋下夹着刷子和长剑穿过门口时，玛格丽特发现一个戴鸭舌帽、穿高筒靴的人，焦急不安地在那里，像是在等什么人。无论阿扎泽洛和玛格丽特的脚步有多轻，孤独的人还是听到了他们的脚步声，不安地战栗了一下，搞不清是谁发出的声音。

他们在六门大门口遇见了第二个人，与前一人极奇相像。这样的情景又重复了一次，脚步声……此人不安地转过身，皱起了

眉头。当大门打开又关上时，他急忙跟在看不见的来人们身后，朝大门口瞥了一眼，当然没有发现什么。

第三个人简直就是第二个人，因而也是第一个人的复制品，守在三层的楼梯口上。他抽过很冲的烟，玛格丽特大咳不止，从他身旁走过。抽烟的人好像给扎了一下，从长凳上跳了下来，开始不安地环顾四周，走近栏杆朝下看。这时，玛格丽特和自己的陪伴者已经到了50号单元门前。他们没按门铃，阿扎泽洛悄无声息用自己的钥匙打开了门。

首先令玛格丽特惊讶的是，她到的那地方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仿佛在地洞里，玛格丽特不由得抓住阿扎泽洛的斗篷，怕给绊倒。但这时远处的上方一盏油灯的星火闪烁起来，并且开始移近。阿扎泽洛走着从玛格丽特的腋下抽走了地板刷，它无声无息地消失在黑暗中。他们开始顺着一条宽阔的台阶拾级而上，玛格丽特觉得它们好像没有尽头。她感到惊奇，在莫斯科一个普通单元的前厅里，怎么可能容下这条极不寻常、看不见但能很好感觉到的没有尽头的楼梯呢。不过这时，结束了攀登，玛格丽特明白她正站在楼梯口的小平台上。火星紧紧靠近过来，玛格丽特看清了被照亮的—个瘦长、漆黑的男人的脸，手中提着的正是这盏油灯。那些这些天来不幸遇上过他的人，即使在油灯如此微弱的灯火下，当然也能立刻认出他来。这就是科罗维耶夫，也就是法戈特。

是的，科罗维耶夫的外貌变得很多。映着摇曳不定灯光的不是那副早就该扔进污水坑里的有裂纹的夹鼻眼镜，而是副单眼镜，虽说同样也有裂纹。厚颜无耻的脸上长着卷卷的小胡子，还抹了油，而科罗维耶夫全身漆黑也好解释——他穿上了一套燕尾服。只有他的前胸是白色的。

魔法师、合唱指挥、巫师、翻译或是天晓得到底是谁——一句话，是科罗维耶夫——他鞠躬，用灯划了个半光环，邀请玛格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丽特跟着他。阿扎泽洛不见了。

“奇怪的夜晚，”玛格丽特心想，“我什么都预料到了，就是没想到会这样！难道他们这里停电了？可是尤让人惊奇的，是这处所的面积。莫斯科的一个单元里怎么能塞进这一切呢？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

不管科罗维耶夫的灯光多微弱，玛格丽特还是明白，她处在一个非常大的带柱廊的大厅里，尽管漆黑一片，但是给她的头一个印象是无边无际。在一个小沙发旁科罗维耶夫停了下来，把自己的油灯放在一个托架上，示意玛格丽特坐下，而自己就在近处摆出一副优美姿势——倚靠在托架上。

“请允许我向您作自我介绍，”科罗维耶夫扯着尖嗓子开始说：“本人科罗维耶夫。您感到奇怪，为何没有灯？您当然以为那是节约用电？不不不。如果是这样，就让头一个遇上的刽子手，哪怕从今天稍晚些时候有幸向您行屈膝礼的人们中间找一个人，就在这个台座上砍掉我的脑袋。只是主人不喜欢用电灯，我们只是在关键时刻才用它。因此，到那时，真的，电灯是不缺的。甚至，您还会希望灯少些才好呢。”

科罗维耶夫很讨玛格丽特喜欢，他那夸夸其谈的话语倒让她放下心来。

“不，”玛格丽特回答说，“最让我惊奇的是这里为何这样大。”她用手划了个弧线，以此强调大厅的宽敞。

科罗维耶夫甜甜一笑，鼻子上皱纹的阴影也随之动了一下。

“这太简单了！”他回答说。“谁精通多维空间，轻而易举就能把住所扩大到所需程度。我还可以告诉您，尊敬的太太，大到鬼知道有多大的程度！不过我，”科罗维耶夫继续瞎扯道，“我曾经认识一些人，不但对多维空间毫无概念，简直一无所知，却在扩大自己的住所方面做出了最完美的奇迹。譬如，我就听说有位公民在土城分到了一个三居室，对多维空间和其他事物毫无了

解，简直就是个糊涂虫，可是转眼间就把三居室变成了四居室，把其中的一间隔成了两部分。

“接着，他用它在莫斯科不同区里换到两个单元，一个三居室，一个两居室。您承认它们是五间吧。他又把一套三居室换成了两套两居室，您看，六间房子都归他了，虽说分散在莫斯科各处。他已经打算进行最后一次辉煌的换房，在报纸上刊登声明，把莫斯科不同地区的六间房换土城的一套五居室，只是他的活动由于不因原因来取决而终止。也许现在他还有一间房，不过我敢向您担保，他不在莫斯科住了。瞧，多老奸俱猾的猾头，而您还在谈论五维空间呐！”

虽说并非玛格丽特在谈论五维空间的一些情形，而恰恰是科罗维耶夫自己，但她在听完关于老奸巨滑的家伙倒换房子的故事后，还是快活地笑了。科罗维耶夫便继续说：

“不过离题了，还是说正经的，玛格丽特·尼古拉耶夫娜。您是个十分聪明的女人，当然已经猜到，谁是我们的主人了。”玛格丽特的心怦然一动，点了点头。

“那好，那好，”科罗维耶夫说，“我们是各种各样半吞半吐和神秘莫测的敌人。每年主人都要举办一次舞会。把你称为春天月圆舞会，或是叫百王舞会。人多极了！”这时科罗维耶夫捂住腮帮子，好像牙疼似的，“不过，我想您自己会信服的。问题是：主人是独身，这一点您本应明白。他需要个女主人，”科罗维耶夫两手一摊，“您自己也同意，没有女主人……”

玛格丽特听着科罗维耶夫，尽量一句话不漏，她的心底发凉，幸福的希望使她头晕。

“形成了一种传统，”科罗维耶夫接着说，“女主人一定得叫玛格丽特，这是第一，第二她必须是本地人。而我们，正像您能见到的，正在旅行，目前是待在莫斯科。我们在莫斯科发现了121个玛格丽特，可信不信由您，”这时科罗维耶夫苦恼地在大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腿上拍了一下，“竟然没一个合适的。而终于幸运的机缘……”

科罗维耶夫意味深长地笑了笑，欠了一下身子，玛格丽特再次感到心里一冷。

“简单地说！”科罗维耶夫激动地说，“很简单：您不会拒绝接受这项义务吧？”

“不拒绝！”玛格丽特回答得很坚定。

“当然！”科罗维耶夫说，举起油灯，补充说：“请随我来。”

他们穿过圆柱，最后来到另一个大厅，那里不知为何散发出一股强烈的柠檬味，还传来沙沙声，有东西触了一下玛格丽特的头。她战栗了一下。

“别怕，”科罗维耶夫甜丝丝地安慰她，抓住玛格丽特的手，“别格莫特的雕虫小技，没别的。我要向您提建议，玛格丽特·尼古拉耶夫娜，永远别怕，什么也不用怕。这是极不理智的。舞会将十分豪华，我不会对您隐瞒。我们将见到那些曾显赫一时、在自己的时代拥有无上权力的人物。坦诚地说，他们的能力与那位我有幸成为他侍从的人相比，却不知要小多少了，这很可笑，甚至我想说，很可悲。而且您本人一会儿也将具有王族血统。”

“为什么具有王族血统？”玛格丽特恐惧地悄声说，在科罗维耶夫身旁紧偎着。

“啊哈，女王陛下，”科罗维耶夫轻佻地喋喋不休道，“血统问题是世上最复杂的问题！如果去打听一些曾祖母的情况，尤其是她们中曾拥有过谦恭名声的人的情况，最最令人惊奇的秘密被发现，尊敬的玛格丽特·尼古拉耶夫娜。如果让我来说一说这副被洗得稀奇古怪的牌，我是决不会出错的。有些东西，无论是等级制的隔阂，甚至是国家间的界限，对它们都是一点作用不起。我暗示一下：有个生活在十六世纪的法国女王，如果有人对她说，她那个可爱的曾曾曾孙女许多年后将在莫斯科让我挽着胳膊参加舞会，她肯定会惊叹不已。不过，我们还是走吧！”这时，



科罗维耶夫吹灭了自己的油灯，它便从他手中消失了，于是玛格丽特发现她面前的地板上有一道从黑暗的门扇底下透出的光。科罗维耶夫把门轻轻地敲了敲。这时玛格丽特激动得牙齿打战，后背冷得发颤。门开了。房间原来并不大。玛格丽特看到一张宽阔的橡木桌和皱巴巴、揉成一团的脏床单和枕头。一张雕花腿橡木桌放在床前，桌上有个七插座枝形烛台。在这些金制的鹰爪状插座上燃着七枝粗烛。此外，一张小桌上有张大棋盘和做工精美的棋子。磨损的小地毯上放着把矮凳。还有一只金碗就在桌子上和一个蛇形枝形烛台。屋子里散发出一股硫磺和树脂味，烛光的影子在地板上形成个十字形。

玛格丽特从在场的人当中，立刻认出了阿扎泽洛，现下他已经穿着燕尾服，在床背旁侍立。衣着漂亮的阿扎泽洛已不像玛格丽特在亚历山大花园见到他时的那副暴徒模样，他恭恭敬敬给玛格丽特鞠躬。

一个裸体女妖，就是那个把游艺场小卖部经理搞得狼狈的赫勒，唉，就是那个在不平凡的演出的晚上被雄鸡吓跑了的赫勒，正坐在床前那块小地毯上，在冒着硫磺气味的锅里搅着什么。

除了这两位，屋里还有一只坐在小棋桌前的凳子上、右爪上抓着只棋子马的大黑猫。

赫勒欠身向玛格丽特鞠躬。公猫跳下了凳子，用后爪喀地一碰，行了个礼，把那只马掉了，它跟着棋子就钻进了床底下。

在诡秘的烛影中，吓得一动不动的玛格丽特勉强看清了这一切。她的目光集中在坐在床上那个人身上，不久前可怜的伊万还在牧首塘使他相信魔鬼是不存在的。这个不存在的魔鬼正坐在床上。双目紧盯着玛格丽特的脸。右眼，眼底冒出金光，能刺穿任何人的心灵深处，左眼，空洞，乌黑，如同针眼一样窄小，也像是各种黑暗和幽灵的无底深井的出口。沃兰德的脸扭向一边，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右嘴角向下撇，高高的秃额头上布满与剑眉平行的深深的皱纹。沃兰德脸上的皮肤，仿佛永远晒着阳光，变得黝黑。沃兰德伸开四肢坐在床铺上，一件长睡衣穿在身上，脏兮兮的，左肩上打着补丁。他盘起一条光腿，另一条腿伸在凳子上。赫勒用冒着热气的硫磺涂在这条黑腿的膝盖上。玛格丽特还在沃兰德敞着的无毛的胸脯上看到一只用黑宝石精工雕成的甲虫系在金链子上，有文字镌在甲虫的背面。沃兰德的身旁，床上的一个沉甸甸的底座上放着一个古怪的地球仪，像真的那样，被从一侧射来的阳光照得通明。

持续了几秒钟的沉默。“他在琢磨我，”玛格丽特心想，竭力用意志上的努力不让双腿发颤。

终于沃兰德开始说话，他微微一笑，闪闪发光的眼睛不知为何仿佛瞬间冒出了火焰一样闪亮。

“欢迎您，女王，请原谅我穿着家常服装。”

沃兰德的声音很低，有些词上有嘶哑声的拖音。

沃兰德从床上把一把长剑抓起，俯下身子，用长剑往床下拨了拨说：

“爬出来吧！这盘棋不下了。来了女客人。”

“千万别，”科罗维耶夫在玛格丽特的耳畔提台词似的不安地吱吱道。

“千万别……”玛格丽特开口说。

“阁下……”科罗维耶夫往她耳朵里呼出一口气。

“千万别，阁下，”玛格丽特控制住自己，轻声但清晰地回答说，并且莞尔一笑，补充说：“我恳求您别把这盘棋中断。我想，棋艺杂志如若有可能把这局棋刊登出来，它们一定会支付很高的稿酬的。”

阿扎泽洛赞赏地轻咳一声，而沃兰德注意地望了玛格丽特一眼，像是自言自语地说：

“是啊，科罗维耶夫是对的！那副牌洗得多希奇古怪！血统！”他伸出手，招呼玛格丽特到他身边去。她走上前去，赤裸的双腿都不听使唤了。沃兰德把自己重如石、热如火的手臂搁在了玛格丽特的肩膀上，把她往自己那边猛然一拉，让她坐在自己身边。“哦，您果真迷人得可爱，”他喃喃说，“我不再期待别人了，那么我们就不必客气了，”他又俯身到床沿，叫喊道：“床底下的这场把戏还要继续多长时间？爬出来，该死的甘斯！”

“那只马我没能找到，”公猫从床底下用压低了的虚伪的声音回答说：“不知跳哪儿去了，但是一只蛤蟆跑出来了。”

“你别是以为，你是在集市广场上吧？”沃兰德装出气恼的样子问，“床底下哪有蛤蟆！把这些庸俗的戏法留给杂耍场吧。假如你现在不出来，我们就认为你服输了，该死的逃兵。”

“那可不成，阁下！”公猫大叫起来，立刻就从床底下爬了出来，一只马拿在爪子里。

“我给你们介绍……”沃兰德话语甫出，就自己打断自己：

“不行，我不能看见这样装束的丑角。瞧瞧，他在床底下把自己变成了什么模样。”

沾满灰尘的公猫这时用后腿直立面对玛格丽特行礼致意。

现下公猫脖子上系上了穿燕尾服戴的蝴蝶形白领结，胸前挂副珠母色女式望远镜。此外，公猫涂成了金色的胡子。

“这是怎么回事！”沃兰德叫道，“你干吗把胡子涂成金的？如若你不穿裤子，又何必系领结呢？”

“阁下，公猫不该穿裤子，”公猫庄重地回答说，“难道您还要让我穿上靴子不成？猫只在童话里才穿靴子呢，阁下。但是您什么时候见过谁在舞会上不系领结的？我可不想陷入可笑的境地，冒险让人掐着脖子推出去！所有人都在尽力打扮自己。望远镜差不多也是这个意思，阁下！”

“那么胡子呢？……”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不明白，”公猫干涩地说，“为何今天阿扎泽洛和科罗维耶夫刮过脸就可以给自己扑上点白粉，它比金粉好？我给胡子扑了点金粉，就这些！倘若我刮了脸，那就另说了！猫把脸刮得光光的，这确实不成体统，我万分同意这一点。可是，总而言之，”这时公猫的嗓音委屈地颤抖起来，“我发现他们总找我的茬儿，我发现自己面临一个严肃的问题——是否去参加舞会？您对此有什么要对我说的，阁下？”

公猫委屈得气鼓鼓的，肚子好像马上被胀破。

“唉，骗子，一个骗子，”沃兰德摇摇头说，“每次他的棋无可挽救时，他就开始磨嘴皮子，叨叨得让人厌烦，就像桥头最坏的骗子。快坐下，收起这套胡言乱语吧。”

“我坐，”公猫说着坐下，“但是最后一句话我要反驳。我刚才那番话决不是像您当着夫人的面听说的那样是胡言乱语，而是一连串包装得很结实的三段论法，一些行家都有过正确的评价，如塞克斯都·恩坡里柯、马尔提阿尼·卡佩拉，很可能还有亚里士多德本人。”

“将军，”沃兰德说。

“请吧，请吧，”公猫说，开始借用望远镜观察棋盘。

“那么，”沃兰德对玛格丽特说，“夫人，我给您介绍我的随从们。这个草率从事的傻瓜是公猫别格莫特。阿扎泽洛和科罗维耶夫您已经认识了，我介绍我的侍女赫拉给您。她机灵，聪明，没有她无法效劳的事情。”

美人赫拉把自己的一对碧眼转向玛格丽特，微微一笑，又抓起一把油脂，在沃兰德的膝盖涂上。

“哦，全齐了，”沃兰德结束道，当赫拉特别重地抓了他一下膝盖时，皱了皱眉头，“正如您看到的，人数不多，混杂却诚实的一帮人。”他不再吭声，开始转动自己跟前那只做工精巧的地球仪，上面蓝色的海洋在微微颤动，极地上覆盖着的一层冰雪也

如真的一般。

就在这时，棋盘上的棋局出现了混乱。身披白袍的国王陷入困境，停滞在方格子上不动，无望地举起双手。手持斧钺的三只白卒惊慌地望着挥舞长剑、命令前进的军官，邻近的黑白方格上，沃兰德的黑色骑兵骑着两匹烈马傲然而立。玛格丽特很感兴趣，可是黑棋子不是死的。

公猫放下望远镜，轻轻把自己的王仰面推倒，绝望地用手捂住脸庞。

“事情不妙呀，亲爱的别格莫特，”科罗维耶夫用恶狠狠地说。

“形势严峻，但决非毫无希望，”别格莫特说，“何况我对最后的胜利充满信心。要把形势好好分析。”

他开始进行这种分析用的是十分奇怪的方法，也就是扮鬼脸和朝自己的王挤眉弄眼。

“无济于事，”科罗维耶夫指出。

“哎哟，”别格莫特叫道，“一群鹦鹉飞来了，我预感到了！”确实远处的什么地方传来许多翅膀的扑扇声。科罗维耶夫和阿扎泽洛扑了出去。

“啊，让你和你的那些舞会想法见鬼去吧！”沃兰德嘟哝道，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的地球仪。

科罗维耶夫和阿扎泽洛刚消失，别格莫特的眼睛更厉害地眨巴着。白王终于猜到黑王的企图，突然从自己身上脱下王袍，扔在方格里，从棋盘上跑走了。军官披上了王袍，占据了王位。科罗维耶夫和阿扎泽洛回来了。

“一派胡言，和往常一样，”阿扎泽洛瞟着别格莫特埋怨道。“我听到了，”公猫回应着。

“喂，怎么样，还能继续多久？”沃兰德问，“将军。”

“可能是我听错了，我的老师，”公猫回答说，“没有将军，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也不可能将军。”

“我重说一次，将军。”

“阁下，”公猫用惊慌不安跑了调的嗓音说，“您疲劳过度了：没有将军！”

“王在Γ-2位上，”沃兰德并没看棋盘便说。

“阁下，我吓坏了，”公猫嗥叫起来，脸上一副害怕的样子，“这个方格上没有王。”

“出什么事？”沃兰德疑惑地问，朝棋盘瞥了一眼，只见王位上站着个军官，转过身来，用手挡住。

“你这个卑鄙家伙，”沃兰德若有所思地说。

“阁下！我重又关注到逻辑，”公猫说，把前爪紧按在胸前，“倘若棋手宣称将军，而同时国王在棋盘上已然无影无踪，那么将军就是无效。”

“你投不投降？”沃兰德用可怕的嗓音叫喊道。

“请让我考虑一下，”公猫恭顺地回答说，它把胳膊肘放在桌上，耳朵埋在爪子里，开始思考。他想了很长时间，最后说：“我投降。”

“杀了这头固执的畜生，”阿扎泽洛悄声说。

“是的，我认输，”公猫说，“但是我投降纯粹是因为无法在这样的气氛中下棋：总是有好妒忌的人在一旁造谣中伤！”他站起身，象棋子纷纷钻进了匣子里。

“赫拉，是时候了，”沃兰德说，于是赫拉从房间里消失了。“腿有病，”沃兰德继续说，“可这时候又有这个舞会。”“让我来吧，”玛格丽特轻声请求道。

沃兰德全神贯注地盯着她，把膝盖往她那边挪了挪。

像熔岩那般火烫的糊膏烧灼着她的手，但玛格丽特连眉头也不皱，竭力忍着疼痛，把它抹在膝盖上。

“亲信们断言这是风湿病，”沃兰德说，目光一直盯着玛格丽

特，“但是我强烈意识到膝盖上的这一疼痛，是一个迷人的女妖留给我的纪念，我同她是 1571 年在布罗肯峰的女妖五朔节上相识的。”

“噢，这有可能！”玛格丽特说。

“胡说！这是三百年前的事情。有人建议我服了很多药，但我按老规矩偏爱老祖母们的方法。可恶的老太婆，我的祖母，作为遗产留下了许多令人吃惊的草药！顺便问问，您没得过什么病吗？也许，您有某种痛苦折磨着您的灵魂，或是有何忧愁？”“没有，阁下，什么也没有，”聪明的玛格丽特回答说，“而现在，当我待在您家时，感到自己相当好。”

“血统，是伟大的事业，”不知为何沃兰德高兴地说，并且补充一句：“我发现您对我的地球仪兴趣很浓。”

“噢，是的，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东西。”

“是个好东西。坦率说，我不喜欢广播里的最新消息。播音的总是那几个发不清楚地名的姑娘。而且她们中间每三个就有一个说话很不流利，好像是故意这么挑选似的。我的地球仪就方便多了，何况我对事件的了解需要十分准确。譬如这块濒临海洋的陆地，您看没看到？您瞧，它正在冒火光。那里开始了战争。要是您把目光凑近些，连细节都看得清。”

玛格丽特朝地球仪俯下身子，看到那块正方形的陆地变大了，各种色彩显示出来，而且就像幻化成了一幅立体地图。接着她看到了带子状的河流和河边的村落。一座豌豆大的房子开始变大，变得如火柴盒一般。突然间，这座楼房的屋顶带着一团黑烟飞了上去，四面的墙也倒塌了，于是两层楼的火柴盒除了一堆冒着黑烟的废墟，没剩下任何东西。再把自己的目光凑近些，玛格丽特看清了一个女人的小小身影，她倒在地上，身旁的血泊中有个摊开双手的小孩子。

“就这些，”沃兰德笑着说，“他还没时间做更多的恶。阿巴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多纳的工作是无可指摘的。”

“我不想站在这个阿巴多纳反对的那一边，”玛格丽特说，“他站在哪一边？”

“我跟您交谈得越多，”沃兰德亲切地说，“就越相信您聪明透顶。我将让您放心，他是非常公正的，对交战双方都一视同仁。因此，对双方来说结果常常是一样的。阿巴多纳，”沃兰德低声呼唤，立刻从墙里出现一个戴墨镜的瘦子身影。这副眼镜不知为何使玛格丽特产生那么强烈的印象，使她轻声叫了一下把脸埋到沃兰德的腿上。“别这样，”沃兰德叫道，“现代人神经紧张到这种程度。”他用力拍了一下玛格丽特的背，使她的身子发出当的一声。“要知道他戴着眼镜。此外，从来不曾有过，将来也不会有这样的情况，想让阿巴多纳过早地在谁的面前出现。再说我在这里。您是我的客人嘛！我只是想让您看看。”

阿巴多纳纹丝不动地站着。

“可以让他把眼镜摘下一会儿吗？”玛格丽特问，紧偎着沃兰德，颤抖着，但已经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出于好奇。

“哦，这可不行，”沃兰德严肃道，朝阿巴多纳挥了挥手，他便消失了。“你想说什么，阿扎泽洛？”

“阁下，”阿扎泽洛回答说，“请允许我说两句。我们这里有两位外人：一个美人一直在啜泣，恳求她在夫人身边留下，另外就是同她在一起的那头，请原谅，她的骗猪。”

“美人的性情就是怪，”沃兰德说。

“这是娜塔莎，是娜塔莎，”玛格丽特大声嚷着。

“那就留在夫人身边。而骗猪送厨师那里！”

“宰了吗？”玛格丽特一声惊叫，“哪能呢，阁下，这可是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楼下的住户。这里有个偶然的差错，您要知道，她给他抹了雪花膏……”

“哪能啊，”沃兰德说，“何必呢，谁会宰了他？就让他同厨



师们待在一起吧，全齐啦！您总得同意，我不能允许他去跳舞吧！”“已经……”阿扎泽洛报告说：“将近半夜了，阁下。”“哦，很好，”沃兰德对玛格丽特说：“那么，我对您有一事相求！预先向您表示感谢。别张皇失措，什么也别怕。什么也别喝，除了水，否则您会很虚弱的，这样您将很难受。到时候了！”玛格丽特从小地毯上站起来，这时候门口出现了科罗维耶天。

## 第二十三章 撒旦的盛大舞会

子夜已然临近，得抓紧一切时间干。玛格丽特看什么都是模模糊糊的。留在记忆中的是无数支蜡烛和一个天然光泽的泳池。当玛格丽特站在这个泳池的池底上时，赫拉和帮助她的娜塔莎就用又热又稠的红色液体淋浴玛格丽特的身子。玛格丽特感到一股咸味在嘴唇上，并且明白用来给她沐浴的是血。带血腥味的涂料又为另一种所替代——粉红色透明的稠液，玛格丽特的脑袋被这种粉红色油脂弄得晕乎乎的。后来玛格丽特又被给扔到了水晶床上，开始被一些大绿叶擦得全身发出光泽。这时公猫也闯进来帮忙。它盘起后腿坐在玛格丽特脚旁，给她揉脚掌，那样子如同在街上擦皮靴。玛格丽特记不清是谁用白玫瑰花瓣缝制了舞鞋给她，而且这双鞋还自然而然扣上了金扣环。一股力量把玛格丽特拉了起来，把她放在镜前，她的头发上有顶钻石王冠闪闪发光。科罗维耶夫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往玛格丽特的胸前挂上一串项链沉甸甸的，项链上椭圆形的小框里镶嵌着一个黑色髻毛狗雕像。这件装饰给女王增添了负担。项链如今磨破了脖子，雕像坠得直不起腰。但是某种东西使玛格丽特因为项链和黑色髻毛狗给她带来的那些不便得到了补偿。这就是科罗耶维奇和别格莫特开头向她的恭敬。

“还好，还好，还好！”科罗维耶夫站在带泳池的房间门口喃喃说，“毫无办法，需要，需要，需要。请允许我，女王陛下，向您提出最后一条建议。客人中将会有各式各样的人，哎哟，非常与众不同，但是您，玛尔戈女王别向谁显示任何特权！如果有谁不中您的意……我明白，您当然不会在脸上表现出来……不，不，不应考虑这事！他会察觉的，立刻就会察觉的。要爱他，女王陛下，要爱他。为此舞会的女主人将得到百倍的补偿。还有：

别对谁表示冷淡。哪怕莞尔一笑，如果没时间说上话，哪怕稍稍点点头。怎么都可以，就是别怠慢。他们会因此而发蔫的……”

这时，玛格丽特在科罗维耶夫和别格莫特的陪伴下从泳池跨进了黑暗中。

“我，我，”公猫悄声说，“我要预备发信号了！”

“给吧！”科罗维耶夫在黑暗中回答说。

“舞会！”公猫一声尖叫，立刻玛格丽特也呼叫了一声，闭上眼睛几秒钟。落入她眼帘的舞会首先是一片光明，接着是声与味。由科罗维耶夫挽着手臂的玛格丽特，发现自己处在热带森林中。红胸绿尾的鹦鹉们攀附在藤本植物后面，跳跃着，震耳发聩地高叫：“我喜欢！”但森林很快便到了尽头，它那澡堂般闷热的空气顿时变为舞厅的凉爽。舞厅里的圆柱是闪闪发光的淡黄色沙金石。这座大厅空荡荡的如森林一样，只有圆柱旁站着一个个头缠银色头巾的赤身裸体的黑人。当玛格丽特同自己的侍从们飞快来到大厅时，他们的脸庞由于激动而变成了灰棕色。阿扎泽洛也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进入侍从的队伍。这时，科罗维耶夫松开玛格丽特的手臂，悄声说：

“直接向郁金香走！”

玛格丽特的跟前出现了一道不高的白郁金香花墙，她看到花墙后有无数盏带灯罩的灯，灯前露出白胸衣和燕尾服的黑肩。于是玛格丽特明白是从哪儿传出的舞会乐曲声。管乐的吼声突然朝她压来，而从它底下冒出的小提琴的呜噜声如鲜血般淋在她的身上。一百五十人的乐队演奏着波洛涅兹舞曲。

高耸在乐队面前的一个穿燕尾服的人见到玛格丽特，煞白的脸色，微笑起来，并挥动双臂，让全体乐队起立。一刻也没有停止演奏的乐队站立着，乐曲声在玛格丽特的四周回响。乐队指挥转过身子，深深鞠躬，张开双臂，玛格丽特莞尔一笑，向他挥了一下手。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不够，不够。”科罗维耶夫悄声说，“他会整夜失眠的。朝他高喊：‘欢迎您，华尔兹之王！’”

玛格丽特照此高喊一声，并且感到惊奇，她的声音竟然像洪钟那样嘹亮，盖过了乐队的怒号。那人幸福得颤抖着，他左手捂住胸口右手继续挥舞着白色指挥棒。

“不够，不够，”科罗维耶夫悄声说，“往左看，看看第一排的小提琴手们，朝他们点头，让他们每个人都以为您只是认出认出了他。这里全是世界名人。瞧，第一谱架后面的那个人，他是斐厄当。就这样，很好。现在继续走吧。”

“谁是指挥？”玛格丽特边飞走边问。

“约翰·斯特劳斯，”公猫叫道。“如果何时舞会上有这样的乐队来演奏，就把我吊死在热带花园的藤蔓上。是我把他请来而且请注意，没有一个生病的，没有一个拒绝的。”下一个大厅里没有圆柱，代替它们的是两道花墙，一边是深红粉红和乳白色的玫瑰，另一边是日本重瓣山茶花。花墙之间，滋滋作响的喷泉飞溅着，香槟在三个泳池中翻腾着泡沫，第一个呈晶莹的紫罗兰色，第二个为红宝石色，第三个清如水晶。缠着大红头巾的黑人们在泳池周围走来走去，用银质长柄勺从泳池里取酒，盛满平底浅盆形的酒樽。有个豁口在玫瑰花墙上，豁口处的舞台上一个身穿红色燕尾服的人在狂舞。他前面一支爵士乐队奏出雷鸣般无法忍受的乐声。指挥刚见到玛格丽特，立刻弯下身子，双手触地，然后挺直身子，尖叫声刺耳：“哈利路亚！”

他拍了一下自己的膝盖，然后交叉着又拍了下另一个膝盖，再从最边上的乐师手中夺过一扇铜钹，用它敲了一下圆柱。玛格丽特飞离时，只见技艺高超的爵士乐队指挥正同一个劲儿朝玛格丽特身后演奏的波洛涅兹舞曲进行搏斗，用自己的那只铜钹敲打爵士乐队乐师们的脑袋，吓得他们蹲下去的姿势滑稽可笑。

终于他们飞到了一个楼梯口上，玛格丽特明白那里就是科罗

维耶夫端着油灯在黑暗中迎接她的地方。如今在这个平台上，从一串串水晶葡萄里发出的灯光，耀眼明亮得。玛格丽特被安置在座位上，她左手下方是一根低矮的紫晶小圆柱。

“如果您支持不了，可以把手放在那上面。”科罗维耶夫悄声说。

一个黑皮肤的人把一只绣有金色鬃毛狗的靠枕垫在玛格丽特脚下，她服从一个人的一双手，曲起腿，把自己的右腿放在枕垫上。玛格丽特试着环视了一下。科罗维耶夫和阿扎泽洛端着架势分立两旁。阿扎泽洛身旁还有三个年轻人，他们让玛格丽特模模糊糊地想起了阿巴多纳。背后袭来一股凉气，玛格丽特回过头去，看到大理石墙上涌出一股咝咝作响的酒泉，流入冰池内。她感到左腿旁有个暖烘烘、毛茸茸的东西。那是别格莫特。玛格丽特处在高高的位置，从她的脚下往下是一条宽阔的铺着地毯的楼梯。下面，在玛格丽特仿佛是倒过来看望远镜似的显得很远的地方，她见到一间巨大的门卫室，有个硕大的壁炉在屋子里，它那冰冷漆黑的大嘴里可以自由地驶进一辆五吨卡车。门卫室和灯光明亮得刺眼的楼梯空荡荡的。现在管乐声从遥远的地方传到玛格丽特身边。站立的人就这样一动不动地等了一会儿。“客人们在哪儿？”玛格丽特问科罗维耶夫。

“快了，女王陛下，快了，这就到。他们人挺多。不过说实在的，与其让我在这里接待他们，真应该令我去劈柴火呢。”“劈什么柴火，”爱说话的公猫接茬道，“我可是想到电车上当售票员，世上再没有比这份差事更差的了。”

“一切都得事先准备好，女王陛下，”科罗维耶夫说，透过破损的单眼镜，是一只时时闪光的眼睛。“不可能比第一个到来的客人到处乱窜、不知他该怎么办更糟的了，而他的那个合法泼妇还一个劲地埋怨，他们来得太早了。这样的舞会应该扔进泔水池里去，女王陛下。”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定得扔进泔水池里去，”公猫不否认地说。

“离子夜还不到十秒钟，”科罗维耶夫补充道，“马上就将开始。”

玛格丽特好像觉得这十秒钟特别漫长。看来它早已过了，可是干脆什么也没发生。这时，突然下面那巨大的壁炉里什么东西发出巨大响声，一副绞刑架跳出了壁炉，上面摇晃着一副半散架的骷髅。这副骷髅挣脱绳索，撞在地板上，从地板上跳起一个穿燕尾服的黑发美男子，脚上穿双漆皮鞋。壁炉里又跑出一副半腐烂的不大的棺木，它的棺盖脱落下来。又一副骷髅从棺木里爬出。美男子殷勤地跳到他跟前，伸出手去，第二具骷髅变成了一个活泼顽皮的裸体女子，穿双小黑鞋，头上插着黑羽毛，于是一男一女双双急忙拾级而上。

“第一对！”科罗维耶夫激动地说，“雅克先生和夫人。我来给您介绍，女王陛下，这个男人最惹人爱！坚定不移的伪币制造者，国家的叛徒，但是个相当不错的炼金术士。因一件事而扬名，”科罗维耶夫附耳悄声对玛格丽特说，“他把国王的情妇毒死了。这可是并非每个人都有机会做的！瞧他多帅！”

脸吓得煞白的玛格丽特，大嘴张着，往下一瞧，看到绞刑架和棺材在门卫室的一个侧门里消失了。

“我很高兴，”公猫冲着拾级而上的雅克的脸吼道。

此刻，下面的壁炉里又出现一具无头断臂的骸骨，往地上一撞，就变成了一个男子穿着燕尾服。

雅克先生的夫人已经单腿跪在玛格丽特跟前，激动得脸色发白，亲吻着玛格丽特的膝盖。

“女王陛下，”雅克先生的夫人喃喃自语说。

“女王陛下很高兴，”科罗维耶夫叫道。

“女王陛下……”美男子雅克先生轻声道。

“我们很高兴，”公猫怪里怪气地说。

阿扎泽洛的几个年轻伙伴露出了无生气、但亲切的笑容，把雅克先生和夫人已经逼向一边，到了黑人手中捧着的盛香槟的酒樽旁。穿燕尾服的另一个男子一个人沿楼梯爬了上去。“罗伯特伯爵，”科罗维耶夫悄声告诉玛格丽特，“依然招人喜欢。女王陛下，您看，多好笑，这个人的情况正相反：他曾是女王的情夫，他把自己妻子毒死了。”

“我们很高兴，伯爵，”别格莫特嚷嚷道。

壁炉里接连倾出三具棺材，纷纷破裂并倒下，接着从黑漆漆的大嘴里出来一个穿黑色法衣的人，被跟在他后面跑出来的人在背上捅了一刀。下面传来压低了的叫喊。从壁炉里跑出一具几乎腐烂的尸体。玛格丽特眯缝起眼睛，有一个人的一只手把一只盛盐的小瓶伸到她鼻子跟前。玛格丽特仿佛觉得这是娜塔莎的手。楼梯上剂了许多人。现在已经每一级上都站着人，远远望去，他们好像完全一个样儿，穿燕尾服的男子和赤身裸体的女人，她们之间的区别只在于头上羽饰和脚上鞋子的颜色。

一位像修女似的双目低垂的女人，左腿穿着一只奇怪的木靴，一瘸一拐朝玛格丽特走近过来，她瘦削、谦和，不知为何脖子上系着一条绿色的宽布带。

“这个带绿带子的女人是谁？”玛格丽特无意识地问。

“一个十分迷人、十分有名望的女士，”科罗维耶夫悄声说，“我给您介绍：托法娜夫人，在年轻迷人的那不勒斯姑娘和巴勒莫妇女中相当著名，尤其是在那些对丈夫感到厌烦的女人中更受欢迎。要清楚常常是这种情况，女王陛下，丈夫令人厌烦。”“是啊，”玛格丽特闷声回答说，同时朝两个相继对她躬身致意、亲吻她膝盖和手的穿燕尾服男人莞尔一笑。

“就这样，”科罗维耶夫竟然能一边悄声对玛格丽特说，一边对谁喊叫道：“公爵，来杯香槟！我真是高兴极了！是的，托法娜夫人同情这些可怜女人的处境，于是向她们出售一种起泡沫的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水。妻子把这种水倒入丈夫的汤中，丈夫喝完汤，感谢她的厚意，并且有非常好的自我感觉。真的，过几个小时他开始十分强烈地想喝酒，接着他躺倒在床上，过了一天那个给自己丈夫喝汤的美丽的那不勒斯女人，就像春风般自由了。”

“她那只脚上穿的是什么？”玛格丽特问，同时伸手去给那些绕过跛行的托法娜夫人的客人们，“这条绿带子套在脖子上干什么？是脖子显得憔悴？”

“我很高兴，亲王！”科罗维耶夫高声嚷嚷，同时又悄声对玛格丽特说：“脖子美极了，但是在狱中发生过不愉快的事。她脚上的那个东西，女王陛下，是西班牙小靴，而那条带子是因为：狱卒听说有大约五百名不称心的丈夫永远离开了那不勒斯和巴勒莫，他们愤怒而起，便在狱中把托法娜夫人勒死了。”

“我为能获得如此崇高的荣誉而幸福万分，魔法无边的女王，”托法娜修女似的悄声说，想跪下来。西班牙靴子妨碍了她。科罗维耶夫和别格莫特帮托法娜站了起来。

“我很高兴，”玛格丽特回答她说，一边把手伸给别人。

现在，人流顺着楼梯由下而上滚滚而来。玛格丽特对门卫室里所发生的事不再留心。她机械地抬手，放下，千篇一律地朝客人们咧嘴微笑。楼梯口的半空中人声嘈杂，音乐声海潮般从玛格丽特离去的几个舞厅里传来。

“瞧，这可是个无任何趣味的女人，”科罗维耶夫已经不再悄声细语，而是大声嚷嚷，他知道，他的声音在喧嚣声中已经听不见，“非常爱好舞会，总是想对自己的手绢倾诉哀怨。”

玛格丽特在涌上来的人群中，用目光找到了科罗维耶夫所指的那个女人。那是个二十岁的年轻女人，有出奇美的身材，却长着一双惶恐不安、令人厌烦的眼睛。

“什么手绢？”玛格丽特问。

“派个侍女给她，”科罗维耶夫解释说，“三十年来每天晚上



在小桌上给她放块手绢。每当她醒来，手绢总在那里。她把手绢在炉子里烧掉和沉入河里，全都无用。”

“什么手绢？”玛格丽特在抬手放手的当儿悄声问。

“带蓝花边的手绢。这是因为，她曾在咖啡馆打工，有一回老板把她强邀进贮藏室，九个月后一个小男孩落地，她把孩子抱进森林，将手绢塞进孩子的嘴里，然后又把他埋入土中。在法庭上她说，她无法养活孩子。”

“那个咖啡店老板在哪儿呢？”玛格丽特问。

“女王陛下，”公猫突然在底下尖声尖气地说，“请允许我问您：这事与老板有什么关系？并不是他在林子里窒息孩子的！”玛格丽特没有停止微笑和挥动右手，却把左手的尖趾甲扎进别格莫特的耳朵里，悄声对他说：

“如果你这混蛋胆敢再次在谈话中胡搅蛮缠的话……”

别格莫特不知为何不再尖着嗓子，而是嘶哑地说：

“女王陛下……耳朵肿了……干吗让肿耳朵影响舞会的气氛呢？……我只是按律讲讲罢了……从法律的角度看……行，我不吭声，不吭声……您就把我当成鱼，而不是猫吧，只是把耳朵给我留下。”

玛格丽特把耳朵放开，那双惹人厌烦、忧伤的眼睛来到了她的跟前。

“女王陛下，我的主人，能被邀请参加盛大的月圆舞会，我十分幸运。”

“而我，”玛格丽特回答说，“见到您也很高兴。您喜欢喝香槟吗？”

“您在干什么啊，女王陛下？！”科罗维耶夫在玛格丽特的耳畔绝望地、但声音低哑地叫道，“要发生堵塞了！”

“我喜欢，”女人祈祷似的说，突然机械地重又说着：“弗丽达，弗丽达，弗丽达！哦，女王陛下，我叫弗丽达。”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那么您今天就喝个痛快吧，弗丽达，别的什么也别想，”玛格丽特说。

弗丽达朝玛格丽特伸出双手，但科罗维耶夫和别格莫特十分灵巧地抓住她的手，把她挤在了人群之中。

现在人群已经密密麻麻自下往上涌，仿佛向玛格丽特站立的平台发起了冲击。女人们光着身子在穿燕尾服的男人们中间涌动。她们那黝黑的、雪白的、咖啡豆色的和完全黑色的身躯朝玛格丽特漂来。无数宝石的闪光在棕红色的、黑色的、栗色的和似亚麻般浅色的头发里，在散射的光亮里闪烁着，颤抖着，散落着。就好像什么人用光的滴水往男人们的突击纵队洒水——从胸前进出钻石扣袢的光芒。眼下玛格丽特每秒钟都感到嘴唇轻触在膝盖上，每秒钟都把手伸出去让人亲吻，她的脸孔固定在一动不动的亲切的假面具里。

“我很高兴，”科罗维耶夫单调乏味地念叨，“我们很高兴，女王陛下很高兴。”

“女王陛下很高兴，”阿扎泽洛在背后含糊不清地说。

“很高兴，”公猫叫喊道。

“侯爵小姐，”科罗维耶夫喃喃说，“为了遗产把父亲、两个兄弟和两个姐妹打发走了！女王陛下很高兴！啊哈，明金娜夫人，多好啊！有点神经过敏。为了烫发为何要用钳子烫伤女仆的脸！理所应当在此种情况下他们是会把人杀了的！女王陛下很高兴！女王陛下，请注意：鲁道夫皇帝，魔法师和炼金术士。还有位炼金术士——被判处了绞刑。哦，瞧那是她！哦，她在斯特拉斯堡有所多么奇妙的妓院！我们很高兴。莫斯科的女裁缝，我们全都喜欢她那无穷无尽的想象力，她开了片时装店，想出一个滑稽可笑的东西：在墙上钻了两个圆洞……”

“太太们不认识她吗？”玛格丽特问。

“全部都认识，女王陛下。”科罗维耶夫回答说，“我很高兴。

这位二十岁的小伙子从小就以奇特的幻想与众不同，是位空想家和怪人。一位姑娘看上了他，于是她被他抓住，把她卖给了妓院。”

下面流着一条河。这条河的尽头看不清。它的源头是巨大的壁炉，继续喂养着它。这样过了几个小时。这时玛格丽特开始发现她的项链变得越来越重。她的手臂不知出了什么毛病，如今抬起它之前，玛格丽特不禁皱了眉头。科罗维耶夫的精彩介绍不再引起玛格丽特的兴趣。无论是吊眼梢的蒙古人的脸庞，还是白色的和黑色的脸庞都显得毫无区别，他们时而融成一片，时而他们之间的空气不知为何开始颤动和如同流水一般在波动。蓦地，剧烈的疼痛针扎似的贯穿她的右手，她咬紧牙关，把胳膊肘放在台座上。现在从身后的大厅里传来某种仿佛翅膀擦墙的沙沙声，很清楚，那里前所未闻的大批宾客已经翩翩起舞，玛格丽特好像觉得大厅里很古怪，甚至连沉重的大理石拼花地板都在有节奏地跳动。

无论是盖约·凯撒·卡里古拉，还是梅萨利娜，玛格丽特都已经不感兴趣，正如她对那些国王、王公贵族、自戕者、下毒者、受绞刑者、拉皮条的、狱卒、骗子手、刽子手、告密者、叛徒、疯子、密探、教唆犯统统不感兴趣那样。他们的名字在头脑里全乱了套，他们的面孔粘成了一张大饼子，只有一张脸痛苦在痛苦地回忆，那是马柳塔·斯库拉托夫长着一圈火红色大胡子的脸。玛格丽特的双腿打起战来，她担心自己随时都会哭泣起来。令她无比痛苦的是那个被众人亲吻的右膝盖。它肿了，上面的皮肤发青，尽管娜塔莎的一只手好几次出现在这个膝盖旁，用海绵和某种芳香植物擦拭它。将近四点，玛格丽特用无望的眼睛往下瞧了一眼，高兴地战栗起来：宾客的人流越来越稀了。“盛大的舞会集会，有一样的规律，女王陛下，”科罗维耶夫悄声说，“现在浪头开始退了。我发誓，我们只消再忍耐最后几分钟。那是一群布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罗肯峰的游荡者。他们一直是最晚到达。对，就是他们。两个喝醉酒的吸血鬼……全部？啊不，瞧还有一个。不，是两个！”

最后两位客人顺着楼梯上来。

“他是个新手，”科罗维耶夫说，透过玻璃镜片眯缝起眼睛看，“啊，是的，是的。有一次阿扎泽洛把他领来。喝过白兰地之后，悄声告诉他一个主意，怎样从一个知到他底细的人那避开一个掌握他老底的人。于是他指使受他支配的一个熟人，把毒药泼在办公室的墙上。”“他的名字？”玛格丽特问。

“哦，说真的，我也不知道，”科罗维耶夫回答说，“该问阿扎泽洛。”

“是谁同他一起来的？”

“那是他最得意的一个属下。我很高兴！”科罗维耶夫朝最后来的两人叫道。

楼梯空了。出于谨慎他们又留了一会儿。但是从壁炉里再也无人出来。

过一会儿，玛格丽特自己也搞不懂为什么，便来到了那间有泳池的房间，在那里她立刻倒在地板上，失声痛哭起来，因为四肢疼得无法忍受了。但是赫拉和娜塔莎安慰她，重新拉她去洗血淋浴，重新给她做按摩，玛格丽特又充满了生气。“再来一次呀，玛尔戈女王，”出现在身旁的科罗维耶夫悄声说。“该到各个舞厅去飞一遍，别让尊贵的客人们觉得受到怠慢。”

于是玛格丽特再次从带游泳池的房间飞离。在郁金香后面的舞台上，原来华尔兹之王的乐队演奏的地方，现在是一支猿猴爵士乐队在发疯地演奏。一只满脸乱蓬蓬络腮胡子的大猩猩，手擎小号，蹦蹦跳跳地在指挥。猩猩们坐着列成一排，吹奏着闪闪发光的铜管乐器。它们的肩上是一群拉手风琴的兴高采烈的黑猩猩。两只披着狮子般鬃毛的阿拉伯狒狒在弹钢琴，钢琴声淹没在长臂猿、山魈和长尾猴们爪子中的萨克管、小提琴和打击鼓那雷

鸣般的巨响、尖叫声和轰隆声中。如镜般光滑的地板上无数对男女仿佛融为一体，动作灵巧飘逸得令人吃惊，他们朝一个方向旋转，一堵墙似的前进，那气势如同要扫清路上一切。跳舞大军头上活生生的彩蝶飞舞，花雨纷扬。当灯光熄灭时，柱冠上无数萤火虫发出亮光，空气中飘荡着沼泽地上的磷火。

然后，玛格丽特来到一个奇大无比的泳池，四周一圈柱廊。巨大的涅普顿黑色雕像，从大嘴中喷出一股粉红色宽大的飞流。泳池中升腾着香槟酒醉人的芬芳。这里占主导地位的是自由自在的欢愉。女士们把自己的手提包交给男舞伴或是手持浴巾跑来跑去的黑人，嬉笑着甩掉皮鞋，尖叫着如同燕子一样飞入泳池。条条起泡沫的水柱被向上抛起。下面的灯光透过酒的厚层，把清澈的池底照得透亮，泳池中一个个泛着银光、漂浮着的身体依晰可辨。当她们从泳池中跃出时，全然醉态可掬了。廊柱下笑声朗朗，人声嘈杂，有如在澡堂子里。

在这片混杂中，留在记忆中的是一张完全喝醉的女人的脸和那双茫然、但茫然中又含有祈求的眼睛，联想到一个词语——弗丽达。玛格丽特的脑袋被酒气熏得开始发晕，她已经打算离开，正巧公猫在泳池中安排了一个节目，便阻拦了玛格丽特。别格莫特在海神的大嘴旁施魔法，立刻波光粼粼的大批香槟酒带着咝咝声和隆隆声从泳池中消失了，而海神开始喷出的已经不是泛着泡沫的深黄色液体。女士们尖叫起来：

“白兰地！”人们急忙从泳池边倒退来到圆柱后。几秒钟后泳池便灌满了，于是公猫三次在空中翻转身子，跳进轻轻浮动的白兰地里。他呼哧着爬了上来，湿透了的领结，胡子上的涂金层和胸前的双筒望远镜全没了。只有一个人决心效法别格莫特的榜样，那就是善于出新花样的女裁缝，还有她的男舞伴、陌生的年轻混血儿。他们双双跳进那白兰地中，但这时科罗维耶夫挽住玛格丽特的胳膊，于是他们从沐浴的人那离开。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玛格丽特仿佛觉得他们飞临一个地方，在那里她见到许多巨大的石塘里有一些牡蛎山。接着她飞到一片玻璃地板上空，地板下面是许多燃烧着的十分恐惧的火箱，火箱之间魔鬼般穿白衣的厨师们在跑来跑去。然后她来到的地方已经不用再想象，她见到一些黑暗的地下室，地下室里燃着一些枝形烛台，姑娘们在烧红的木炭上烧烤吱吱作响的肉，她们用带把的大杯子干杯祝福她的健康。然后她见到一些白熊，有的拉手风琴，有的在台上跳喀马林舞。见到变魔术的蝶螈，未在壁炉里烧死……她又第二次感到精疲力尽。

“最后一趟，”科罗维耶夫担心地悄声说，“然后我们就自由了。”

她在科罗维耶夫的陪伴下再次来到舞厅，可是这次他们并没跳舞，无数宾客拥挤在圆柱之间，在大厅中央腾出了一块空地。玛格丽特记不清是谁帮她登上在这块空地中央出现的高台。当她登上高台时，令她惊奇的是她居然听到一个地方响起了子夜的钟声，按照她的计算，子夜早已过去。随着不知从哪儿传来的最后一响钟声，沉默落在人群中。这时，玛格丽特再次见到了沃兰德。他在阿巴多纳、阿扎泽洛和另外一些同阿巴多纳十分相像的穿黑衣的年轻人的簇拥下走进来了。玛格丽特此刻才发现，在她的高台对面还有另一个为沃兰德准备的高台。可是他没用这个高台。令玛格丽特吃惊的，是沃兰德参加这最后一次盛大的舞会依然是他在卧室里的那身装束。紧裹在他身上的还是那件打了补丁的脏衬衣，脚上还是那双穿歪了底的睡鞋。沃兰德带着把长剑，但是这把拔出鞘的长剑他是用来当手杖使的。沃兰德微跛着，停在了自己的高台旁，阿扎泽洛马上手托盘子来到他跟前，玛格丽特发现这只盘子上是颗砍下来的人头，已被打落了门齿。全场继续鸦雀无声，只有一次从远处传来的铃声打破了寂静，它好像是从正门传来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显得十分古怪。

“米哈伊尔·别尔利奥兹，”沃兰德压低声音对人头，这时被害者的眼皮微微抬起一些，玛格丽特战栗一下，她在这张了无生气的脸上看到了一双生气勃勃、充满思想和痛苦的眼睛。“一切全应验了，难道不对吗？”沃兰德盯着人头的眼睛继续说，“头是被一个女人轧掉的，会没有开成，我住在您的单元里。这，是事实。而事实，是世上最难以制服的东西。但是现下我们感兴趣的，是以后的情况了，而不是已经发生的事实。您一直是那种理论的热情鼓吹者，说什么脑袋一掉，人的生命就停止，他化为灰烬，归于虚无。当着我客人的面，我很愉快地通报您，尽管他们就是另一种理论的证明，但您的理论是渊深而敏锐的。其实所有理论都各自存在着。它们中这种理论存在着，我是主张允许每个人保有自己的信仰。这肯定会被验证的！您归于虚无，而我将很高兴用您变成的酒樽为存在而干杯。”沃兰德举起长剑。顿时人头的覆盖物变黑，萎缩，然后一块块掉落，眼睛消失，很快玛格丽特在盘子上看到的是一具淡黄色的颅骨，有着绿宝石的眼睛、珍珠的牙齿和黄金的支脚。把折叶放在了掀开的天灵盖上。

“马上，阁下，”看到沃兰德探询的目光，科罗维耶夫说，“他马上就出现在您的面前。寂静如死一般，我听到了他的漆皮鞋发出的吱吱响声，听到了他这一生中最后一次喝下香槟后、把高脚酒杯放到桌上那清脆的声音。瞧，他来了。”

新来的客人一个人来到了大厅，朝沃兰德走去。他的外表同无数别的男宾毫无区别，除了一点：来客简直激动得走路都摇摇晃晃，这甚至老远就能看出。他有发红的斑点在脸颊上，眼珠子惊慌不安地乱转。客人显得十分窘困，这也很自然：一切都令他吃惊，主要的当然还是沃兰德的装束。

但是客人受到的迎接却异常亲切。

“哦，最亲爱的迈格尔男爵，”沃兰德亲切地微笑着，对睁大双眼的客人说，“向你们很荣幸地介绍，”沃兰德对宾客们说，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最最受人敬爱的迈格尔男爵，在游艺演出委员会任职，负责向外国人介绍首都的名胜文化。”

这时，玛格丽特呆住了，因为她突然把这个迈格尔认出了。她在莫斯科剧院和饭店里碰到过他好几次。“难道……”玛格丽特心想，“他，因此，怎么着，也死了？”但是事情很快就弄明白了。

“亲爱的男爵，”沃兰德继续说，高兴地笑着，“一听到我来莫斯科，马上打电话给我，表示愿意提供自己专业方面的服务，也就是介绍名胜古迹，真是好极了。自然我很荣幸能邀请您大驾光临。”

这时玛格丽特看见阿扎泽洛把盛有头盖骨的盘子转交给了科罗维耶夫。

“对，顺便说一句，男爵，”突然沃兰德压低嗓音亲昵地说，“传闻您的求知欲特别强。说是配上您同样高水平的健谈，它就能引起广泛的注意。不但如此，恶毒的舌头已经传言，您是个告密者和密探。更有人推测说，一个月之内这将把您引向悲惨的结局。于是为了使您摆脱这令人痛苦的等待，我们决定利用您死乞白赖要求上我家里来做客、想偷看偷听到所需的一切这种情况，前来帮助您。”

阿巴多纳天生就脸色十分苍白，可男爵的脸色这会儿比他还白，而接着就发生了一桩怪事。阿巴多纳来到男爵跟前，转眼把自己眼镜摘下。就在这当儿阿扎泽洛的手中什么东西闪出一道白光，好像轻声拍了一手掌，男爵便仰面倒下，从胸口突然冒出一股鲜红的血，洒在浆过的衬衣和西服背心上。科罗维耶夫把酒樽放在喷射而出的血流下，把接满鲜血的酒樽递给沃兰德。男爵的尸体这时已经躺在地板上。

“我干杯祝福你们健康，先生们，”沃兰德轻声说，举起酒樽，用嘴唇轻轻碰了下它。



## 大师与玛格丽特

这时发生了变化。打补丁的衬衣和穿歪了鞋底的睡鞋消失了。沃兰德原来穿上一件厚呢斗篷，钢剑挂在大腿上。他快步走近玛格丽特身边，将酒樽递给她，下命令似的说：“喝！”

玛格丽特开始头晕，身子摇摇晃晃，可是酒樽已放在唇边，不知是哪些人的声音（究竟是谁的，她分不清），在她耳畔悄声说：

“别怕，女王陛下……别怕，女王陛下，血早就渗入泥中。那里，在它流淌过的地方，已经结出了串串葡萄。”

玛格丽特没睁开眼睛便喝了一口，血管里流淌着一股甜蜜的激流，耳朵里响起丁冬声。她仿佛觉得雄鸡在震耳欲聋地啼鸣，什么地方在演奏进行曲。一群群宾客开始丧失自己的面目。穿燕尾服的男子和赤裸的女士们化为乌有。玛格丽特目睹腐烂笼罩着大厅，墓穴的气味在大厅上空弥漫。圆柱倒塌，灯火熄灭，没有一眼喷泉，没有郁金香和山茶花。只有曾有过的一切——珠宝商太太朴素的客厅，从客厅半掩的门下透进一道光带。玛格丽特走进了这扇半掩着的门。

## 第二十四章 寻求大师

沃兰德的卧室里，一切同舞会前一样。沃兰德穿着衬衣坐在床上，只是赫拉已不再给他揉腿，而是在原来下棋的桌子上摆晚餐。科罗维耶夫和阿扎泽洛脱去燕尾服坐在桌旁，当然他们的身旁是公猫，尽管那个领结已经完全变成了一块脏抹布，但依然不愿把它舍弃。玛格丽特摇摇晃晃走近桌旁，靠着它。这时沃兰德朝她挥手，就像那次那样，让她在自己身边坐下。

“怎么样，把您累坏了吧？”沃兰德问。

“哦，不，阁下，”玛格丽特回答说，但勉强能听到声音。“诺布列斯奥布利日”公猫说，并给玛格丽特往拉斐特酒杯里斟上一种透明液体。

“这是伏特加？”玛格丽特虚弱地问。

公猫委屈得从椅子上跳起。

“哪能呢，女王陛下，”它嘶哑地说，“我怎么敢斟伏特加给女士？这是纯酒精饮料！”

玛格丽特微微一笑，想把酒杯移开。

“壮胆子去喝吧，”沃兰德说，于是玛格丽特马上把杯子拿在手中。“赫拉，坐下，”沃兰德吩咐道，并对玛格丽特解释说：“月圆之夜是节日之夜，于是我就同亲密的一伙心腹和仆人一起共进晚餐。那么，您自我感觉如何？这场令人精力全无的舞会进行得怎么样？”

“令人非常激动！”科罗维耶夫喋喋不休地说起来，“全都着了魔，给迷住了，挤坏了，那么有分寸，有能力，充满魅力和诱惑力！”

沃兰德默默举杯，同玛格丽特碰了碰杯。玛格丽特恭顺地一饮而尽，心想她顿时就将醉死。但什么不好的事也没发生。一股

强烈的暖意在她的肚里流动，有什么东西轻微敲了一下后脑勺，精神恢复了，有如她做了一个长久的、使人精神焕发的梦之后起床了，除此之外，还感到食欲旺盛。想到她从昨天上午起还没吃过东西，饥饿感便愈发强烈。她开始贪婪地大嚼鱼子酱。

别格莫特切了块菠萝，撒了点盐和胡椒粉，吃了下去，此后又豪爽地喝下了第二杯酒精，引得掌声阵阵。

玛格丽特喝下第二杯后，枝形烛台上的蜡烛燃得更明亮，壁炉里的炉火也烧得更旺。玛格丽特丝毫没有喝醉。玛格丽特用洁白的牙齿吃肉，为流淌的肉汁所陶醉，同时看着别格莫特把芥末抹在牡蛎上。

“你再在上面放颗葡萄吧，”赫拉轻声说，推了一下公猫的腰。

“请别教我，”别格莫特回答说，“我出席过宴会，您别操心，我出席过！”

“啊哈，挨着小壁炉用晚餐而又不拘小节，真是惬意，”科罗维耶夫扯着刺耳的嗓音说，“在亲密的小圈子里……”

“不，法戈特，”公猫反驳说，“舞会也有自己的魅力和气派。”“魅力和气派它都没有，这帮笨熊和酒吧里的老虎，狂吼乱叫，差点儿没让我得偏头痛，”沃兰德说。

“是啊，阁下，”公猫说，“如果您认为没有气派，那我也毫不迟疑地将这种观点植入脑中。”

“你给我当心点！”对此沃兰德回答说。

“我开个玩笑嘛，”公猫温顺地说，“至于说到老虎，我会下令烤熟他们。”

“不能吃老虎，”赫拉说。

“您这么认为？那么请听我说，”公猫说，眯缝着眼睛得意起来，叙述他如何有一次独自在荒漠里东跑西颠了十九天，把一只被他打死的老虎当作食物。大伙饶有兴味地听着这段引人入胜的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故事，而当别格莫特讲完故事，所有异口同声：“胡说八道！”

“在这个胡说八道中最精彩的，”沃兰德说，“就是从头到尾一概瞎扯。”

“什么？胡说八道？”公猫激动道，于是大伙以为它将提出抗议，可它只是轻声说：“让历史来评判吧。”

“请告诉我，”喝过烧酒后充满活力的玛格丽特对阿扎泽洛说，“原先的男爵是您开枪打死的吗？”

“那还用说，”阿扎泽洛回答说，“怎么会不打死他呢？他一定得打死。”

“我慌极了！”玛格丽特激动地说，“这些怎么这么突然。”

“这并无什么突然之处，”阿扎泽洛反驳道，可是科罗维耶夫开始大声埋怨道：

“怎么会不着慌？我吓得两腿直打哆嗦！砰的一声！一下子！男爵就侧身倒了下去！”“我差点歇斯底里发作，”公猫补充说，舔干净粘有鱼子酱的勺子。

“无论如何我不明白，”玛格丽特说，玻璃器皿闪烁的金色光点在她眼睛里跳动，“难道这场舞会的音乐声和轰隆声从外面听不到吗？”

“当然听不到，女王陛下，”科罗维耶夫解释说，“应该做到听不见。这必须做得更认真仔细。”

“哦，是的，是的……其实此人在楼梯上提问题所在……瞧，当我和阿扎泽洛经过的时候……另一个人是在大门口……我想他是在观察你们的单元……”玛格丽特说。

“没错，没错！”科罗维耶夫叫道，“没错，亲爱的玛格丽特·尼古拉耶夫娜！我的怀疑被您证实了。是的，他在观察单元。我自己却把他误认为是个悠闲的编外副教授，或是在楼梯上受折磨的恋人，但是不对，不对！我的心口因为什么东西隐隐作痛！啊哈！他是在观察我们的单元！另一个在大门口的也是！还有那个

大门底下的！”

“有趣的是，如果他们是来逮捕你们的呢？”玛格丽特问。“一定会来的，迷人的女王陛下，一定！”科罗维耶夫回答说，“心里意识到他们会来的，当然不是现在，可是一定会来，某时。但我认为将不会有什么有趣的事情。”

“哦，当这个男爵倒下去的时候，我真着急，”玛格丽特说，看来至今为一生中头一次看到的杀人场面她还在激动不安。“您枪法一定很好？”

“还不错，”阿扎泽洛回答说。

“有多远？”玛格丽特向阿扎泽洛提出了一个模模糊糊的问题。

“那要看打什么而定，”阿扎泽洛明智地回答说，“用锤子砸评论家拉通斯基家的玻璃是一回事，而他的心脏被打中完全是另一回事。”

“打中心脏！”玛格丽特激动地叫道，不知为何捂住了自己的心口，“打中心脏！”她用低沉的嗓音重复道。“这个批评家拉通斯基是个什么人？”沃兰德问，瞧着玛格丽特微微眯着眼睛。

阿扎泽洛、科罗维耶夫和别格莫特羞愧的地低下头，不知为什么，而玛格丽特红着脸回答说：

“是有这么个批评家。今天晚上，我要砸烂他整个单元。”

“看你！为什么啊？”

“阁下，他，”玛格丽特解释说，“毁灭了一个大师。”“那为何要亲自动手呢？”沃兰德问。

“请允许我，阁下，”公猫跳起来，兴奋地叫道。

“你坐下，”阿扎泽洛站起身，嘟哝道，“现在我亲自去一趟”“不！”玛格丽特激动地喊道，“不，求您啦，阁下，别这样。”“随便，随便，”沃兰德回答说，阿扎泽洛便在自己的位置上坐下来。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那么我们说到哪儿了，尊敬的玛戈尔女王？”科罗维耶夫说，“哦，是的，说到心脏。那命中心脏的一枪，”科罗维耶夫伸出自己的长手指朝阿扎泽洛的方向指着，“随意选择，命中心脏的任何心室，或是心室的任何部分。”

玛格丽特没有马上理解，待到明白过来惊奇地叫道：

“它们可是封闭的！”

“亲爱的，”科罗维耶夫扯着刺耳发颤的嗓音说，“封闭就是问题所在！所有的精华就在于此！谁都能命中公开暴露的物体！”

科罗维耶夫从桌子抽屉里掏出一张黑桃七，交给玛格丽特，请她用指甲在一个点上做个记号。玛格丽特角做了个记号在右上。赫拉把牌藏到枕头底下，喊了声：

“准备好了！”

阿扎泽洛背对枕头从燕尾服裤子口袋里掏出一支乌黑的自动手枪，反手把枪管搁在肩上，没转过身子就开了一枪，使得玛格丽特又惊奇又喜欢。从被射穿的枕头底下抽出了黑桃七。玛格丽特做上记号的那个黑桃花被打了一个洞。

“当您身上拿着枪，我可不愿意碰上您，”玛格丽特卖俏地瞥一眼阿扎泽洛说。对所有表现极佳的人她都充满热情。“尊敬的女王陛下，”科罗维耶夫尖叫道，“我是决不会介绍任何人与他见面的，哪怕他手上没有枪！我以昔日合唱指挥和领唱的人格保证，遇上他的人准倒霉。”

在进行射击试验的当儿，公猫疾首蹙额地坐着，这时突然开腔说：

“黑桃七的记录我能打破。”

阿扎泽洛吼叫起来，作为对此的回答。但公猫固执己见，并用两把枪而非一把。阿扎泽洛从后裤兜里掏出第二把枪，鄙夷地歪着嘴同第一把枪一起交给吹牛大王。大伙做了2个记号在黑桃七上。公猫长久地把弄着，然后转过身去背对着枕头。玛格丽

特坐着，用手指把耳朵捂住，瞥了一眼壁炉架上打瞌睡的猫头鹰。公猫双枪齐射，赫拉顿时尖叫一声，被打死的猫头鹰从壁炉上掉了下来，打破的钟停止走时。一只手滴血的赫拉嗥叫着抓住公猫身上的毛，作为回报，公猫把她的头发抓住了，他们扭成一团，在地板上打滚。一只酒杯从桌上掉下来，摔得粉碎。“拖走这发狂的女鬼！”公猫嗥叫起来，躲开骑在他上面的赫拉的进攻。大伙用力拉开打架的人，科罗维耶夫往赫拉那只被子弹打穿的手指上吹了口气，它便愈合了。

“如果旁边有人说话妨碍我时，我没法打枪！”公猫叫道，竭力想把后背上被揪下的一大绺毛按到原位上。

“我打赌，”沃兰德笑着对玛格丽特说，“他是在故意玩这套把戏。他射击相当准。”

赫拉和公猫和解了，他们亲吻了一下作为和解的证明。大伙从枕头底下取出牌检查。没一个洞，除了被阿扎泽洛打穿的那个枪眼。

“这不可能，”公猫断言，透过纸牌望着枝形烛台的烛光。欢快的晚餐继续着。蜡烛在枝形烛台上淌着油，壁炉里散发出的干燥而芳香的暖气在屋子里一浪接一浪地扩散。玛格丽特吃得饱饱的，怡然自得。她看着阿扎泽洛雪茄的淡蓝色烟圈如何慢慢地飘向壁炉，看着公猫如何用长剑的剑尖抓住它们。她哪儿也不想去，虽说按她的计算，时间已经很晚。总体来看，清晨六点快到了。利用间歇，玛格丽特朝沃兰德怯生生地说：

“看来，我该……很晚了。”

“您忙着去哪儿？”沃兰德很有礼貌、但干巴巴地问。剩下的人全都一句话不说，装出副被雪茄烟圈吸引的样子。

“是的，到时候了，”被沃兰德的问话搞得有些发窘的玛格丽特又说了一下，便扭过脸去，仿佛想找披肩或斗篷。突然地对自己那赤裸的身子感到尴尬。她从桌旁站起身，沃兰德默默地从床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上取下自己那件磨破的、打上补丁的长袍，科罗维耶夫接过去，把它披在玛格丽特的肩上。

“谢谢您，阁下，”玛格丽特用几乎无法听见的嗓音说，朝沃兰德探询地瞥了一眼。他作为回答，朝她礼貌地和冷淡地微微一笑。不知为何一股沉重的忧郁涌上玛格丽特的心头。她认为自己上当了。看来，对于她在舞会上帮忙所做的一切，谁也没有打算表示愿意给予报偿，正如没有人会挽留她一样。然而她很清楚，离开这里她再也无处可去。迅速闪过的一个念头：她不得不回别墅去的想法，使她内心感到绝望。难道像阿扎泽洛在亚历山大花园里出的主意那样去请求？“不，不管怎样也不，”她对自己说。

“再见，阁下，”她喊着，可心里却想：“只要从这里一离开，我就去跳河自杀。”

“您坐下，”沃兰德突然用命令的口吻说。玛格丽特脸色大变，坐了下来。“也许，您在告别时还有什么想说的？”

“不，没什么，阁下，”玛格丽特高傲地回答说，“除非，倘若您还需要我，那么我打算非常原意奖您让我做的一切完成。我一点儿也不累，而且在舞会上玩得很开心。因此，如果舞会还再继续，我会很乐意把我的膝盖，让那些受绞刑者和杀人犯上千次地亲吻，”玛格丽特仿佛透过薄雾望着沃兰德，满眼都是泪水。

“没错！您是对的！”沃兰德可怕地大声叫道，“就该这样！”“就该这样！”沃兰德的侍从们像回声一样又重复一遍。

“我们考验了您，”沃兰德继续说，“任何时候您都从不请求什么！任何时候从不请求，特别是对那些强于您的人。他们将亲自提议和亲自提供！请坐，高傲的女士！”沃兰德从玛格丽特身上扯下沉重的长袍，她又再次与他一块在床边坐下。“那么，玛尔戈，”沃兰德继续说，把自己的声音变得柔和些，“为了今天您在我这里当女主人，您想要什么？为了您赤裸身子度过了这个舞会，您有什么希望？对您的膝盖您如何估价？我的那些您现在称



之为受绞刑者的客人们给您造成了多大的损失？说吧！现在您说，已经不必拘束：因为是我提议的。”

玛格丽特的心开始怦怦直跳，她沉重地叹了口气，似乎又将什么事想了起来。

“嘿，那有什么，勇敢些！”沃兰德鼓励道，“把自己的想象力激起来，催促自己大胆地幻想！就凭一个人亲历过处死这个不可救药的坏蛋男爵的场面，就该受到奖赏，尤其是，这个人是个女士。怎么样？”

玛格丽特喘不过气来，她已经想把秘藏心头、早已准好的话说了出来，但突然间面色变得煞白，张大嘴，睁大眼睛。“弗丽达！弗丽达！弗丽达！”一个死乞白赖哀求的声音在她耳畔大声喊叫。“我叫弗丽达！”于是玛格丽特想说的话卡住了，只是说：“那么我，是否可以提一个请求？”

“提吧，提吧，我的夫人，”沃兰德回答说，会意地一笑，“只提一个请求！”

嚯，沃兰德将玛格丽特自己的话重复了一遍，把“一个请求”强调得既巧妙又明确！

玛格丽特又叹了口气，说：

“我想请求别再给弗丽达送那条她用来将自己孩子闷死的手绢了。”

公猫两眼朝天，长叹了一口气，但没说什么，显然是记起了舞会上扎痛耳朵这档子事儿。

“因为您全然不可能接受蠢女人弗丽达的贿赂，”沃兰德微微冷笑着说，“这同您女王的身份是不相称的，所以我已经不知该如何办了。看来只有一条办法：找些破布把我卧室的所有缝隙全堵上。”

“您说什么，阁下，”听完这句实在无法理解的话，玛格丽特非常惊讶。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完全同意您，阁下，”公猫插话说，“是得找些破布来，”公猫激动地用爪子敲下桌子。

“我指的是慈悲心，”沃兰德解释道，目光炯炯地盯着玛格丽特，“有时它会突然间诡诈地钻进最窄的缝隙中。我这才把破布提了起来。”

“我也是这个意思！”公猫叫道，始终躲避着玛格丽特，用涂着红鞋油的爪子将自己的尖耳朵护了起来。

“滚，”沃兰德对他说。

“我还没来得及喝咖啡，”公猫回答说，“怎么能离开？阁下，难道在节日之夜，宴席上的客人分两个等级？一种是一等品，另一种正如那个守财奴、小卖部经理说的，是二等鲜货？”“闭嘴，”沃兰德命令他，并转身问玛格丽特：“总而言之，您是个少见的善人？是个道德高尚的人？”

“不，”玛格丽特用力回答说，“我知道，同您谈话只有坦诚，我将坦诚地告诉您：我不是个深刻的人。我为弗丽达请求您，只是因为我不小心给了她一丝希望。她期待着，阁下，我说话是要算数的，她相信我的威力。她倘若感到受了欺骗，那我可就落入可怕的境地。我将终生不得安宁。毫无办法！就是这样的结果。”“啊，”沃兰德说，“这我理解。”

“那您能做到吗？”玛格丽特轻声问。

“决不，”沃兰德回答说，“这是因为，亲爱的女王，这里发生了小小的混乱。每个部门都应各尽其职。我不否认，我们的能力是相当大的，它们比一些不很机敏的人所想的要大得多……”

“对，要大得多，”公猫忍不住又插话说，显然它为这种能力而自豪。

“闭嘴，真见鬼！”沃兰德对它说，继而对玛格丽特说：“但是，随便去做该由别的部门做的事情又有什么意思呢？所以我将不去做这件事，而让您自己去做吧。”

“不应按我的意愿去实现？”

阿扎泽洛嘲讽地朝玛格丽特斜着独眼望着，悄悄晃了下脑袋，噗嗤笑了。

“做吧，简直头疼，”沃兰德喃喃说，把地球仪转动一下，仔细看着上面的某个细节，看来，他在同玛格丽特说话的时候，还忙着别的事情。

“哦，弗丽达，”科罗维耶夫悄悄提醒道。

门敞开了，一个披头散发，光着身子，虽然已毫无醉态却目光狂怒的女人跑进屋里，把手伸向玛格丽特，玛格丽特高傲地说：

“你被饶恕了。再不会送手绢了。”

响起弗丽达的号啕痛哭声，她在地板上扑倒，在玛格丽特跟前伸出双手。沃兰德挥了下手，弗丽达从眼前消失了。

“感谢您，再见了，”玛格丽特说着站起身子。

“好吧，别格莫特，”沃兰德说，“我们将不在节日之夜招惹一个不切实际的人，”他转过身朝向玛格丽特，“总之，这不值一提，我可是什么也没做。您为自己想提什么要求？”

沉默开始，科罗维耶夫打破沉默，在玛格丽特的耳畔悄声说：

“钻石夫人，这次您应该明智些！不然命运女神可就溜走了。”

“我想现在，马上把我的情人、大师还给我，”玛格丽特说，她的脸抽搐得都变了形。

这时候，屋内冲进一股风，吹得枝形烛台上的烛火全都横了过来，沉甸甸的窗帘挪了地方，窗户洞开，遥远的高处露出一轮不是清晨而是子夜的满月。一条深夜绿幽幽的光束从窗台直射到地板上，就在这条光束中出现了伊万的夤夜来客，自称大师的那个人。他穿着自己的住院服——长袍、便鞋和从不分离的小黑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帽。他那没有刮过的脸庞抽搐着，一脸丑相，他狂诞惊恐地斜眼望着烛火，月亮的光束在他周遭翻腾。

玛格丽特马上把他认出来了，她呻吟着，双手一拍，跑近大师身边。她吻他的额头，嘴唇，紧贴在扎人的面颊上，强忍已久的泪水此刻顺着她的脸庞汨汨而下。她只讲了一个词，茫然地重复着它：

“你……你，你……”

大师把她推开，闷声说：

“别哭，玛尔戈，别折磨我。我的病很重。”他用手抓紧窗台，仿佛打算跳上去跑掉，呲着牙，端详着坐着的人们，叫喊起来：“我怕，玛尔戈！我的幻觉又开始了。”

玛格丽特放声痛哭，哭得喘不过气来，她抽抽搭搭地悄声说：

“不，不，不，什么也别怕！我同你在一起！我同你在一起！”科罗维耶夫灵巧而不易觉察地把椅子塞到大师身下，大师坐了下去，而玛格丽特扑上前去，跪倒在地，在病人身边紧紧依偎，就这样不再做声。激动中，她并没有发现，她的裸体不知怎么已经结束，她身上如今已披上了一袭黑绸披风。病人低下头，病恹恹的忧悒目光盯着地面。

“是啊，”沉默之后沃兰德开始说，“他们把他搞得真像样子。”他吩咐科罗维耶夫：“骑士，给这位拿点喝的来吧。”玛格丽特用颤抖的嗓音恳求着大师：

“喝吧，喝吧。你害怕是吗？不，不，相信我，他们会帮助你的。”

病人把杯子抓过来，把杯子里的东西一饮而尽，他的手一哆嗦，掉下的杯子在他腿边摔碎了。

“好运气！好运气！”科罗维耶夫悄声对玛格丽特说，“瞧，他清醒过来了。”

确实，病人的目光已经不那样疯狂不安了。

“是你吗，玛尔戈？”月光下的客人问。

“你就放心吧，是我，”玛格丽特回答说。

“再来一杯！”沃兰德吩咐道。

当大师喝干第二杯，他的目光变得富有生气和理性。

“你看，不同样的情形，”沃兰德说，眯缝起眼睛，“现在我们谈谈。您究竟是谁？”

“我现在谁也不是，”大师说，笑容使他的嘴都歪了。

“刚才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悲伤楼。我是个精神病人，”外来人说。

这些话玛格丽特受不了，又哭泣起来。然后她擦去泪水，大声叫喊道：

“这话太让人害怕了！他是大师，阁下，我预先告诉您这一点。请您把他治好，他值得这样。”

“您知道现在是在同谁说话吗，”沃兰德问来人，“您在谁家里？”

“我知道，”大师回答说，“有个小伙子叫伊万·别兹多姆内，是我在疯人院的邻屋。他提起了您。”

“可不是嘛，”沃兰德说，“我有幸在牧首塘同这个年轻人见过面。他向我证明，我并不存在，几乎让我疯掉！但是您相信这确实是我吗？”

“不得不信，”外来人说，“不过，把您当成幻觉，当然更让人安心些。请您原谅，”大师忽然醒悟过来，补上一句。

“那有什么，如果让您安心些，那就把我当幻觉吧，”沃兰德有礼貌地回答。

“不，不，”玛格丽特惊骇地说，拿大师的肩膀摇晃着，“你醒醒！你面前确实是他！”

公猫这时又插嘴道：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简直像一个幻觉。您注意一下我在月光中的侧面，”公猫爬进月光的光柱中，还想说点什么，大伙让它闭嘴，它回答说：“好吧，好吧，这就闭嘴。我将是个哑巴幻觉，”它一声不响。“那么请说说，为何玛格丽特称您为大师？”沃兰德问。

此人冷冷一笑，说：

“这是一个可以原谅的癖好。她对我写的一部长篇小说评价太高了。”

“长篇小说写的什么？”

“关于本丢·彼拉多。”

这时候，摇晃起了蜡烛的火焰又跳动起来，桌上的杯盘也震得哐啷啷响了起来。沃兰德发出雷鸣般的笑声，但他并没有吓倒谁，他的笑声也没有让谁感到惊奇。别格莫特不知为何还鼓起掌来。

“写的什么，关于什么？关于谁？”沃兰德说，笑容敛起来了。“是现在写的？这太令人震惊了！您不能找别的题材？请给我看看，”沃兰德手掌朝上伸出手去。

“很遗憾，我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大师说，“因为我把它扔进炉子里烧掉了。”

“对不起，我不信，”沃兰德说，“这不可能。手稿没有被烧掉。”他朝别格莫特扭过脸，说：“喂，别格莫特，把长篇小说拿这儿来。”

公猫一眨眼从椅子上跳下来，大伙这时才发现，他刚才坐在厚厚一叠手稿上。公猫躬身，把上面的那份递给沃兰德。玛格丽特哆嗦起来，大声叫喊，激动得又掉下眼泪：

“就是它，是手稿！就是它！”

她朝沃兰德扑上去，赞叹地附上一句：

“您是万能的，具有无限力量！”

沃兰德拿过呈上来的手稿，翻了翻，放在一旁，默然地、毫

无笑意地凝视着大师。但大师不知道为何却陷入忧郁和不安之中，他从椅子上站起身，用力把双臂弯向背后，注视着远方的月亮，战栗着，开始喃喃道自语：

“夜晚在月光下，我总是不得安宁，使我备受折磨？噢，神啊，神……”

玛格丽特抓紧住院服，依偎着他，自己也在忧郁和泪水中喃喃道：

“天哪，为什么药物对你没有呢？”

“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科罗维耶夫悄声说，尽力在玛格丽特身边讨好着，“没什么，没什么……再来一小杯，我陪着您。”

小杯子在月光中突然一闪，这一小杯果然见效。大伙让大师坐下，病人的脸色变得十分平静。

“现在全清楚了，”沃兰德说，用长指间敲了一下手稿。“全清楚了，”公猫证实道，忘了自己当哑巴幻觉的保证，“现在这部作品的主线我全清楚了。你说什么，阿扎泽洛？”他朝默不作声的阿扎泽洛问道。

“我说，”阿扎泽洛鼻音囔囔地说，“还是埋掉了我吧。”

“发发慈悲吧，阿扎泽洛，”公猫回答他说，“千万别让我的君主产生这种想法。请相信我，每个夜晚我都会穿着像可怜的大师那样的月光衣出现在你面前，同你打招呼，把你引诱着与我走。你受得了吗，阿扎泽洛？”

“哦，玛格丽特，”沃兰德又开始道，“您全说了吧，您需要什么？”

玛格丽特的眼睛忽然一发光，她祈求地对沃兰德说：

“能允许我同他说几句悄悄话吗？”

沃兰德点点头，于是玛格丽特贴着大师耳朵，对他悄悄说着什么。只听到大师回答说：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晚了。我这辈子什么也不再想。除了想见到你。但是我还是劝你，忘了我吧。同我在一起你要完蛋的。”

“不，我不能不管你，”玛格丽特回答说，并且朝沃兰德：“请让我们重新回到阿尔巴特街上那条小胡同里的地下室去吧，让灯光亮起，让一切同过去的一样。”

这时大师笑了起来，他搂着玛格丽特秀发早已披散开来的头，说：

“哦，请别听从不幸女人的话，阁下。这间地下室里早已住进别人，一切也完全不像过去那样了。”他把脸颊贴在自己女友的头上，搂着玛格丽特，喃喃地说：“你够可怜的啦，你真可怜……”“您说，全没了？”沃兰德说。“这没错。但我们将试试。”于是他说：“阿扎泽洛！”

顿时从天花板沉重地掉下一个六神无主、近乎精神错乱的公民，他只穿着一件内衣，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皮箱提在手里，头上戴着鸭舌帽。此人吓得直哆嗦，蹲在地上。

“莫加雷奇？”阿扎泽洛问从天而降的人。

“阿洛伊齐·莫加雷奇，”此人战抖着回答道。

“是您读了拉通斯基批评这个人的长篇小说的文章，写诬告信，说他保存地下出版物的吗？”阿扎泽洛问。

新出现的公民脸色铁青，悔悟得流着泪水。

“您想搬进他的屋子？”阿扎泽洛尽可能温和些、鼻音囔囔地问。

屋子里响起母猫狂怒咻咻声，玛格丽特凄惨地呼叫起来：“让你认识认识女巫，认识认识！”她用指甲抓破阿洛伊齐的脸。

慌乱了一团。

“你干什么？”大师痛苦地叫道，“玛尔戈，别玷辱自己！”

“我抗议，这不能算作羞辱，”公猫狂叫道。

玛格丽特被科罗维耶夫拽开。



“我接盖了一个澡堂，”阿洛伊齐牙齿打战，满脸是血地大叫，吓得胡乱地语道：“刷了一次白……加了白矾……”“嘿，太好了，还加盖了澡堂，”阿扎泽洛赞许道，“它该出租了，”于是大喝一声：“滚！”

这时阿洛伊齐被翻个脚朝天，从沃兰德卧室开着的窗子里飞了出去。

大师把眼睛瞪大，悄声道：

“这看来比伊万说的那些事还要玄！”他非常激动，东张西望，最后对公猫说：“哦，对不起……你就是……您就是……”他乱了套，不知道该对公猫称“你”还是“您”，“乘电车的公猫就是您吗？”

“是我，”洋洋得意的公猫证实道，并且补充说：“我很高兴，听到您那么彬彬有礼地同猫说话。所有人同猫说话都称“你”，虽说从来没有一只猫同谁喝过交谊酒。”

“我觉得不知为什么您不很像猫，”大师犹豫不决地说，“我反正要在医院里给抓住的，”他又胆怯地对沃兰德说。

“嗨，他们要抓哪些东西啊！”科罗维耶夫安慰道，他手中拿着几张纸和几个小本，“是您的病历吗？”

“是的。”

科罗维耶夫在壁炉中投进去了病历。

“没有病历，也就没有病人，”科罗维耶夫心满意足地说，“而这是您的房屋修建人的住房证吗？”

“是的是的……”

“上面登记的是谁？是阿洛伊齐吗？”科罗维耶夫朝住房证上的一页吹了口气，“一下子，他就消失了，而且，我请您注意，他从没有过。如果房东感到奇怪，您就说是他在梦中见到阿洛伊齐的。阿洛伊齐？哪个阿洛伊齐？从没有什么阿洛伊齐。”这时用线拴上的小本从科罗维耶夫的手中消失了。“瞧，它已留在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房东的抽屉里。”

“您说得对，”大师说，为科罗维耶夫那手干净利落的活儿感到吃惊，“既然没有病历，那么病人也没了。恰恰如此也就没有了我，因为我没有了证明文件。”

“对不起，”科罗维耶夫叫道，“这恰恰就是幻觉，瞧，您的证明文件。”科罗维耶夫把证明文件交给大师。之后他就翻了一下眼，愉快地对玛格丽特悄声说：“这是您的东西，玛格丽特·尼古拉耶夫娜，”他递给玛格丽特一个烧焦了边的笔记本，一枝枯萎的玫瑰和一张相片，并且特别小心地交给她一张存折，“一万卢布，正好是您想存入的，玛格丽特·尼古拉耶夫娜。人家的东西我们不需要。”

“我要是碰一下别人的东西，就叫我的爪子烂掉，”公猫装出高傲的样子，激动地说，同时在皮箱上使劲跳着，想把这部倒霉的长篇小说的全部手稿压结实。

“还有您的证明文件，”科罗维耶夫继续说，把证明文件交给玛格丽特，接着朝沃兰德转过身去，恭敬地报告说：“全齐了，阁下！”

“不，没有全齐，”沃兰德回答说，眼睛不再看地球仪了。“请问，我亲爱的夫人，把您的侍女往哪儿安顿呢？我并不需要她。”

这时，娜塔莎跑进敞开着的门，还像原先那样赤光着身子，她两手举起轻轻一拍，对玛格丽特叫道：

“祝你们幸福，玛格丽特·尼古拉耶夫娜！”她向大师点点头，又朝玛格丽特说：“全过程我其实都知道，您去哪儿。”

“家庭女佣们什么都知道，”公猫说，意味深长地举起前爪，“以为她们全是瞎子，那就错了。”

“你在考虑什么呢？娜塔莎？”玛格丽特问，“回别墅去吧。”

“亲爱的，玛格丽特·尼古拉耶夫娜，”娜塔莎祈求道，并跪

了下去，“求求他们，”她瞟了一眼沃兰德，“让我当个女妖吧。我不想再回别墅了！工程师或是技术员，我都不嫁！昨天在舞会上雅克先生向我求婚了。”娜塔莎松开手心，露出几枚金币。玛格丽特把探询的目光投向沃兰德。他点了一下头。于是娜塔莎扑上去搂住玛格丽特的脖子，响亮地亲了她一下，胜利地呼喊，越窗飞去。

在娜塔莎的位置上又出现了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他恢复了自己原先的人形，但十分阴郁，甚至于好似很恼怒。

“这是我最乐意打发的家伙，”沃兰德极厌恶地瞥一眼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说，“非常乐意，因为他在这里是多余的。”“我强烈要求给我一张证明书，”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恶恶地向四周瞅看了看，口气十分强硬地说，“证明我昨儿晚上是在哪儿度过的。”

“什么目的？”公猫厉声问。

“提交民警局和夫人，”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坚决说。

“证明书我们一般不开，”公猫皱着眉头说，“不过对您，就这样吧，我们作为例外。”

没等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弄明白是怎么回事，赤裸的赫拉已经在打字机后面坐好，而公猫给她口授：

“兹证明，此件持有人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谈及的夜晚，是在撒旦的舞会上度过的，他是作为交通工具被吸收参加该舞会的……赫拉，在交通工具后加上括号，括号里打上‘骗猪’二字。签名：别格莫特。”

“日期呢？”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尖叫道。

“我们不打日期，打上日期这些证明就失效了，”公猫说，匆匆签上名，也不知从哪儿搞来的图章，按照规矩对着它哈了口气，在纸上印出了“付讫”二字，把纸交给了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在这之后，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便影踪全无了，而在他的位置上又出现了一个新的不速之客。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又是谁？”沃兰德用手挡着烛光，厌恶地问。

瓦列努哈垂头丧气，叹了口气，轻声说：

“放我回去吧。我不能当吸血鬼。要知道那天我与赫拉一起差点把里姆斯基折腾死！可我并不是很凶残。放了我吧。”“说什么胡话？”沃兰德皱着眉头问，“里姆斯基是什么人？什么乱七八糟的！”

“您别费心了，阁下，”阿扎泽洛说，并对瓦列努哈说：“不该在电话里蛮横无礼。不该在电话里撒谎。明白吗？以后还是如此吗？”

瓦列努哈高兴得头脑不清了，脸上露出喜悦的神色，他喃喃地说，但没记得说了哪些：

“真心……也就是说，陛……现在吃过午饭……”瓦列努哈双手紧贴在胸脯上，哀求地望着阿扎泽洛。

“算了吧，滚回老家去，”他说着，瓦列努哈便消失了。

“现在让我单独与他们留下来，”沃兰德吩咐说，指了指大师和玛格丽特。

沃兰德的命令立刻被执行。片刻的沉默后，沃兰德对大师说：

“那么还是回阿尔巴特街的地下室去吗？可谁来写小说呢？梦想，灵感呢？”

“我已经没有任何梦想，同样也没有了灵感，”大师回答说，“我的周围，除了她，没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吸引我。”他重又搂住玛格丽特的头，“我被摧毁了，我感到寂寞，所以我要回地下室。”“那您的长篇小说和彼拉多呢？”

“我恨这部小说，”大师回答说，“因为它，我饱受痛苦和风霜。”

“我求你，”玛格丽特祈求道，“不要如此说。你干吗折磨我？你知道我把整个生命都献给了你的这部作品。”玛格丽特又朝沃

兰德补充说：“别听他的，阁下，他被折磨得太痛苦了。”

“不过，应该写点东西吧？”沃兰德说，“假如您已经解决了这位总督的问题，那么就开始描写哪怕这位阿洛伊齐也行嘛。”大师笑了笑。

“这种下三滥的东西谁会发表，况且也没意思。”

“那您靠什么来生活呢？要知道你们必须过穷苦生活。”

“我乐意，我乐意，”大师回答说，把玛格丽特拽到身边，搂住她的双肩，补充说：“她明白过来，就会离开我的……”

“我真是不能想象，”沃兰德透过齿缝说：“总之，一个创作本丢·彼拉多传的人，会回到地下室去，有意打算在那里的油灯旁过凄苦的日子？”

玛格丽特放开大师，急躁地说：

“我做了能够做到的一切，我悄悄把许多最有诱惑力话说给他。可他还是拒绝。”

“您对他所说的那些悄悄话，我知道，”沃兰德反驳道，“可都不是最有诱惑力的。我来告诉您吧，”他微微一笑，对大师说，“您的长篇小说将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礼物。”

“这很糟糕，”大师回答说。

“不，不，这并不是糟糕的，”沃兰德说，“不再会有什么可怕的事情。怎么样，玛格丽特·尼古拉耶夫娜，全办妥啦。您对我是否还有什么请求？”

“哪能，哦，哪能啊，阁下！”

“那么请收下我的这件东西留作纪念，”沃兰德说，从枕头底下取出一个不大的金马掌，上面缀着钻石。

“不，不，不，何必呢！”

“您想同我争论吗？”沃兰德笑着问。

因为披风上没有口袋，玛格丽特把马掌放在布巾里，用结扣系紧。这时，不知什么使她感到了惊奇。她回首看一眼窗子，只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见那里一轮明月当空，便说：

“我真搞不清楚……出什么事啦，子夜漫漫，不是早该是早晨了吗？”

“把节日的子夜稍许挽留片刻，多惬意啊，”沃兰德回答说，“喏，祝你们幸福。”

玛格丽特祈祷似的朝沃兰德伸出双手，可是没胆量走近他，只是轻声喊道：

“再见吧！再见！”

“再见，”沃兰德说。

于是，玛格丽特披着黑色披风，大师穿着住院服来到珠宝商太太单元的走廊，走廊里点着支蜡烛，沃兰德的侍从们在这里等候着他俩。当他们离开走廊，赫拉提起装有长篇小说和玛格丽特那点财物的手提箱，公猫则在一旁相助。科罗维耶夫站在单元门旁，行礼告别后，便消失了，而剩下的几位都送下楼。楼梯空无一人。当他们经过三层楼的楼梯口时，有什么东西响了一下，但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在六门的大门口，阿扎泽洛朝天吹了口气，当他们刚来到月光照不到的院子里，便见到台阶上睡着一个人，穿双皮靴，戴顶鸭舌帽，看来睡得正酣，同时还看到正门旁停着一辆没有亮灯的黑色大轿车。前窗玻璃里隐约可见白嘴鸦的身影。

他们正打算上车时，只听玛格丽特声音不大却充满绝望地叫喊起来：

“天哪，我把马掌丢了！”

“上车吧，”阿扎泽洛说，“等我一会儿，我马上回来，只是去搞清楚是怎么回事。”他转身进了大门。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在玛格丽特、大师和几位送行者出门之前的一段时间里，从珠宝商太太楼下的48号单元里出来一位枯瘦的女人，手中提着只带盖桶和口袋，来到楼梯口。她就是那个

星期三在转门旁把葵花籽油洒了一地、使别尔利奥兹横遭不测的安努什卡。

谁也不知道，而且也许永远也无法知道，这个女人在莫斯科干什么工作和靠什么为生。只知道，每天可以见到她不是提着桶，就是提着个口袋，不然桶和口袋一起提，或是上煤油铺，或是上菜市场，不是待在楼门下，就是站在楼梯上，而她经常待的地方则是 48 号单元的厨房，这位安努什卡就住在那里。另外，大家最熟悉的，是无论她住在或出现在哪儿，这地方立刻就出现丑闻，因此她还得了个外号“瘟婆”。

瘟婆安努什卡不知为何起得特别早，今天也不知有什么事，十二点刚过，既没有光亮，也无朝霞，她就被唤醒了。她把钥匙插进门里一扭，从门里伸出鼻子，接着露出整个身子，啪的一声带上身后的门，正打算上什么地方，只听见楼上平台上门砰的响了一下，有个人顺着楼梯滚了下来，撞在安努什卡身上，把她摔倒在一边，后脑勺撞在了墙上。

“你穿条衬裤上哪儿去做什么勾当？”安努什卡捂着后脑勺尖叫道。此人穿着内衣，戴顶鸭舌帽，双手搂着只皮箱，闭着双眼，用无精打采的嗓音怪里怪气说：

“加热器！白矾！刷一次白就用了不少，”并且哭泣起来，大喝一声：“滚！”这时他跳起来，但不是继续顺楼梯下楼，而是相反，往上跑，那里有扇窗户，玻璃早被经济学家一脚踹破，他就一个倒立从这扇窗子直飞入院子里。安努什卡恍然记起一拍后脑勺，哎唷一声，赶紧跑到窗前。她往平台上一趴，朝院子探出脑袋，想看到在被院子里的路灯照亮的柏油路上那个提着皮箱摔死的人。但是，院子里和柏油路上同样什么也没有。

只有一种可能，是这个睡意朦胧的怪人像鸟一样飞离大楼，没留下任何痕迹。安努什卡给自己划了个十字，心想：“是啊，50 号单元确实邪门！难怪大家议论纷纷！这个单元真特别！”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没等她想完这事，上面的门又砰的一响，又有第二个不知什么人跑了下来。安努什卡紧贴在墙上，见到一个留山羊胡子的相当可敬的公民，但正如安努什卡所有的感觉一样，他的脸却有点儿像小猪崽，他从她身旁一窜而过，而且也像第一个人一样，从窗户飞身而去，同样不顾及会在柏油路上摔死。安努什卡已经把自己出门的目的忘在脑后，留在楼梯上，划十字，唉声叹气，喃喃自语。

过了很短时间，第三个没留胡子、圆脸、穿托尔斯泰式男短衫的人，从上面跑下来，同样飞出了窗户。

应该说，安努什卡值得称道的，是求知心强，于是她决心再等等，看看是否还将有新的怪事。楼上的门又打开了，现在从楼上下来的是一帮人，不过他们不是跑着，而是像人们经常一样走了下去。安努什卡离开窗边，下楼跑到自己家门口，迅速把门打开，躲在门后，她一只好奇得发狂的眼睛，在她留出的门缝上闪烁起来。

一个不知是否病了奇怪的人，面色苍白，长满胡子，戴顶黑负小帽，穿着长袍，迈着不稳的步子往下走。昏暗中，安努什卡仿佛觉得有个穿黑袍的年轻女人小心翼翼地在他的胳膊上挽着。年轻妇女不知是光着脚，还是穿着一双透明的进口鞋。呸！瞧你穿的鞋！难道年轻女人光着身子！嚯，对啦，长袍直接披在光身上！“瞧这单元，真是的！”由于预先想象到明天将可以对邻居们夸夸其谈，安努什卡的心里乐开了花。

穿着古怪的年轻女人身后还跟着一个提着手提箱的完全赤裸的年轻女人，一只大黑猫在小手提箱旁边前后乱窜。安努什卡清醒过来，险些尖叫了出来。

走在这列队伍末尾的，是个小个子外国人，微跛，独眼，没穿燕尾服，只穿一件白色西装背心，扎着领结。这帮人从安努什卡身旁经过，往下走去。这时有件东西落在楼梯口，轻微地响了



一下。听到脚步声渐渐平息了，安努什卡像蛇一样从门后溜了出来，把带盖桶往墙根一放，趴在平台上摸索起来。她手中原来是块小布巾，包着什么挺沉的东西。当她打开小包，都瞪出了眼睛。安努什卡把珍宝举到眼面前，那双眼睛燃起狼一般的火焰。安努什卡的头脑里形成了暴风雪：“俺不知道什么也！什么也没看见！……去找侄子？还是把它锯成几块……宝石可以一粒粒抠出来……一颗颗卖掉：一颗卖到彼得罗夫卡，另一颗卖到斯摩棱斯克市场……而且，俺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没看见！”

安努什卡把拾物藏进怀里，拎起带盖桶，已经打算返身溜进单元，推迟自己进城之行，突然一个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人出现在她眼前，此人就是戴白前胸而没穿外衣的家伙，他轻声喝道：

“交出马掌和布巾。”

“什么布巾和马掌？”安努什卡问，装得十分像，“俺什么小布巾也不知道。您怎么啦，公民，喝醉了不成？”

套白前胸的二话没说，用硬得像公共汽车把手一样冷冰冰的手指掐住安努什卡的喉咙，不再让她吸一点气。带盖桶从安努什卡的手中掉到地板上。没穿外衣的外国人把失去空气的安努什卡掐了一会儿，从她脖子上松开手指。安努什卡用嘴吸入一口空气，笑了。

“啊哈，小马掌，”她说，“等等！这小马掌原来是您的？俺看到躺在布巾里……俺特意收了起来，为的是别让谁捡走，不然等会儿您再也找不到了！”

得到小马掌和小布巾后，外国人朝安努什卡并足致礼，把她的手紧紧握住，带着浓重的洋腔表示热烈感谢：

“我十分感谢您，夫人！作为纪念品，这只马掌对我很珍贵。请允许我为您保存了它而付您二百卢布。”他立刻从背心口袋里掏出钱，交到安努什卡的手里。

那位笑得很绝望，大声说：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噢，十分感谢！多谢，多谢！”

慷慨大方的外国人一下子就往下掠过一层楼梯，但在他彻底离开之前，他朝上喊道，一点外国腔都没有：“你，老妖婆，如果什么时候又捡到别人的东西，把它交到民警局，别往自己怀里藏！”

安努什卡被楼梯上发生的这些事情闹得脑袋里嗡嗡作响，一片混乱，还是下意识地继续久久地喊着：

“多谢！多谢！多谢！”可外国人早就无影无踪了。

院子里的小汽车也不在了。阿扎泽洛把沃兰德的礼物还给玛格丽特，同她告别，问她坐得是否舒适，而赫拉用抹得鲜艳的嘴唇同玛格丽特吻别，公猫则在她胳膊上紧偎着，送行的人们朝了无生气、一动不动斜靠在坐位角上的大师挥挥手，又朝白嘴鸦招了下手，立刻消失在空气中，不认为再有必要爬楼梯替自己找麻烦。白嘴鸦打开车前灯，迅速从在台阶上沉睡的人身旁驶过，行出了大门外。于是黑色大轿车的车灯汇入不眠的喧嚣的花园街上那片灯火之中。

一小时后，在阿尔巴特街的一条小胡同里，在一幢小楼的地下室里，在一切依然同去年可怕的秋夜前一个样子的前室里，在铺着天鹅绒台布的桌子后面，在插着铃兰的小花瓶旁那只带灯罩的台灯下，坐着玛格丽特，因所经历的动荡和幸福而轻声啜泣着。那本被火烧焦的笔记本躺在她面前，边上还有一摞没经起封的笔记本。小楼静悄悄。隔壁屋里，大师盖着住院服躺在沙发上沉睡。他的呼吸均匀而悄无声息。

玛格丽特哭够了，拿起没有动过的笔记本，找到在克里姆林宫宫墙下同阿扎泽洛会面前读过许多遍的那一段。玛格丽特不要睡。她温柔地抚摸着手稿，有如抚摩那只心爱的小猫，把它拿在手中翻动着，从各个方向端详着，一下停在扉页上，一下翻到最后一页。她突然出现一个可怕的念头，这一切全是魔法，现在笔

记本就将从眼前消失，她又将回到自己别墅的卧室，一觉醒来，她还将必须去投河自尽。但这是最后的一闪念，是她长久备受痛苦的余波。什么也没消失，万能的沃兰德确实无所不能，玛格丽特可以任意长时间，哪怕直到晨曦微露，把书页翻得沙沙响，望着笔记本，亲吻它，反复读上面的词句：

“来自地中海的黑雾，笼罩着总督深恶痛绝的城市……是的，黑雾……”

## 第二十五章 总督如何企图

解救加略人犹大来自地中海的黑雾，笼罩着总督十分痛恶的城市。连接神庙和可怖的安东尼塔的吊桥消失了，深不可测的雾气从天而降，淹没了赛马场上有翼的诸神像、带射孔的哈思莫尼宫、集市、一排排板棚、小巷、池塘……耶路撒冷，这座伟大的城市失去了，仿佛不曾在世上存在过。把耶路撒冷及其郊区的所有生灵吓得大惊失色的黑雾吞噬了一切。春季正月十四日傍晚时分，大海那边飘来一团奇怪的乌云。

乌云的底部已经向骷髅地袭来，刽子手们在那里急忙把囚犯们刺死了事。乌云也袭向耶路撒冷的神庙，它从神庙的山岗上慢慢散成源源不断的烟云，淹没了下城。它涌入一扇一扇窗户，把人们从蜿蜒曲折的街道上驱进屋子里。它并不急于献出自己的雨点，而只是送去了道道闪光。当闪光刚冲破浓重的黑色烟雾，漆黑一片中便耸起神庙那块雕有闪闪发光的鱼鳞纹的巨石。可是它瞬间这灭了，神庙又陷入黑暗的深渊。好几次它从黑暗中突然出现，又重新消失，而每次这样的消失都伴随有惊天动地的轰隆声。

另一些抖动着的闪光，从深渊中唤起了与神庙对峙而立在西边山岗上的希律王的宫殿，漆黑的天空中耸立起一尊尊可怖的没有眼睛的金色雕像，双手伸向天穹。但是，又一次消失了天火，沉重的雷声把那些金色神像驱进黑暗之中。

突然间大雨倾注，这时大暴雨又转为飓风。就在中午时分，花园里的那张大理石长凳旁，总督与大司祭谈话的地方，一株柏树，随着一声巨响，折断得像芦苇一样。飓风挟着水珠和冰雹把折断的玫瑰花和玉兰树的残枝败叶、枯枝和泥沙刮进了圆柱下的阳台。飓风摧残着花园。

这时，只有一个人在圆柱下，这就是总督。

现下他没有坐在圈椅上，而是躺在一张低矮的小桌旁的卧榻上。小桌上摆满美味的食品和一罐罐葡萄酒。小桌的另一面还有一张卧榻空着。总督的脚旁有一摊未擦拭掉的殷红色水洼，散落着一些打碎的陶罐残片。一个在暴风雨来临前为总督排桌开饭的仆役，在他的注视下不知为何惊慌失措惶恐万状，生怕有什么地方不合他的心意，于是把总督惹恼了，提起陶罐往拼花地面上一摔，说：

“上菜的时候，为何不敢正视？莫非你偷了什么东西？”

非洲人的黑脸庞面如死灰，眼神惊恐万状，全身打着颤，差点把第二只罐子打破，不过总督的怒气不知为何来得快，消得也快。非洲人急忙上去想收拾破片，把残酒擦去，但总督朝他挥一下手，奴隶拔腿跑开。而一汪酒就留在了那里。

如今，当飓风大作的时候，非洲人躲在壁龛旁，那里有尊俯首而立的白色裸体女神像，他既怕不是时候地被人看见，又怕总督可能叫他的时候错过时机。

在可怖的昏天黑地中，总督躺在卧榻上自己给自己斟了杯酒，慢慢地一口口呷着，偶尔碰一下面包，把它弄碎，小块小块地吞咽着，有时吮几口牡蛎，嚼下柠檬，再喝口酒。

假如不是滂沱大雨的咆哮声，假如不是有把王宫的屋顶砸碎危险的雷鸣声，假如不是冰雹敲打阳台的台阶发出的噼噼啪啪声，就有可能听到总督自言自语地在喃喃说着什么。假如天火那短暂的闪烁变为一片永久光明，观察者就可以看到总督那长着一双因连日失眠和饮酒而红肿的眼睛的脸上露出神色表明不耐烦，还可以发现总督不仅盯着两支浸没在殷红色水洼中的白玫瑰，而且不时朝花园扭过脸去，面对水珠和沙土，说明他在等什么，而且等得很不耐烦。

过了些时候，总督跟前的雨变小了。不管飓风多猛烈，它还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是弱了下来。树枝不再折断和掉落。雷声和电光变得稀稀落落。耶路撒冷上空漂浮着的已经不是紫色带白边的覆盖物，而是通常那种铝灰色的乌云。大雷雨移向死海去了。

现在已经能够单独听清楚雨的喧闹声和积水顺着沟槽和直接顺着白天总督去平台宣告判决结果的那段石梯的台阶，哗哗流下的声音。最后，曾经被压下去的喷泉又出现了。天亮起来。在一片往东涌去的灰蒙蒙的云雾中出现了一扇扇蔚蓝色窗子。

这时从远处，透过已然转小的雨的滴答声，一阵阵微弱的军号声和几百只马蹄的哒哒声传入总督的耳膜。听到这声音，总督稍稍挪动了一下，他的脸色活跃起来。骑兵团从骷髅地回来了，从声音判断，它正通过曾宣布判决的那个广场。

终于总督听到了期待已久的脚步声和通向阳台前花园最高平台的石阶上发出的啪啪声。总督伸长脖子，眼睛发亮，明显心情喜悦。

两座大理石狮子中间，首先出现了戴着顶风帽的脑袋，然后是一个披着紧裹在身上的斗篷、浑身湿透的人。这就是那个判决前曾在王宫密室同总督密谈和行刑时坐在三脚凳上摆弄树条的人。

戴风帽的人连水洼都顾不上，穿过花园平台来到阳台的拼花地坪上，他高举双手，用非常动听的声音说：

“祝总督大人身体健康，精神愉快。”来人用拉丁语说。

“天哪！”彼拉多叫道，“您全身淋透了！什么样的飓风？啊？还请您立刻来见我。劳驾，把衣服换了。”

来人撩开风帽，露出完全湿透、头发粘在前额上的脑袋，刮得很干净的脸上露出彬彬有礼的笑容，表示并不用把衣服换了，担保一场小雨不会对他有什么损害。

“我不想听，”彼拉多说，并击掌召来躲着他的仆人，吩咐他照顾客人，之后马上安排了热菜。来人为擦干头发，更衣，换鞋

和把自己收拾停当，只花了很少的时间，很快他就出现在阳台上，穿着干的平底鞋，披着干的猩红色军用斗篷，梳着整整齐齐的头发。

这时，原先离去并沉入地中海的太阳，又回到耶路撒冷，把日落前的阳光投射给总督深恶痛绝的城市，并染阳台上的石阶为金黄色。喷泉又恢复了生机，使尽全力欢唱，一群鸽子来到沙地上，咕咕叫着，跳过折断的树枝，在潮湿的沙子里啄食。殷红的一汪水已经擦掉，破碎的陶片也收拾掉了，桌子上的肉热气腾腾。

“我听候总督大人的指示，”来人走近桌子说。

“什么也别听，先坐下来喝酒，”彼拉多亲切地说，指着另一张卧榻。

来人侧身躺下，仆人给他满满斟了一杯酒。另一个仆人小心地俯身在彼拉多肩部上方，给总督把酒斟满。然后，总督打手势让两个仆役退下。趁来人喝酒吃肉的时候，彼拉多不时地呷着葡萄酒，眯起的眼睛也不时看一眼自己的客人。一个中年人出现在彼拉多身边，长着肉鼓鼓的鼻子和一张很整洁的讨人喜欢的圆脸。他的头发分不清是什么颜色。现在，它干了，变成了浅色。很难确定来人的民族。从他脸上所能确定的主要之点，也许就是那温和宽厚的表情，但是这种温厚又被一双眼睛，也许确切地说，不是眼睛，而是来人打量对方的派头所破坏。通常，来人把自己的那双小眼睛藏匿在似睁非睁、有点古怪、仿佛有点浮肿的眼皮底下。这时，在这双眼睛的小缝里闪现并无恶意的狡黠。想必，总督的客人想留给人的感觉是幽默的。但是有时，这种时而闪现的诙谐会从小缝中完全消失，总督的客人现在把眼皮睁得大大的，突然紧盯着自己的交谈者，逼视着，仿佛想一下子看清对方鼻子上那块不易察觉的斑点。这只持续了短短的一会儿，然后眼皮重新耷拉下来，两条眼缝又变窄了，眼缝中又开始闪露出温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厚和狡黠的智慧。

来人没有拒绝第二杯葡萄酒，怀着明显的满足吞下了几只牡蛎，尝了几口煮熟的蔬菜，吃了块肉。

吃饱喝足之后，他对葡萄酒称赞道：

“上好的葡萄酒，总督大人，这莫非是上等法隆葡萄酒？”

“泽古巴葡萄酒，三十年的陈酿，”总督回答说，亲切的口气。

客人把手放在胸口，拒绝再吃什么，说是饱了。于是彼拉多把自己的杯子斟满，客人也是如此。两人从自己的酒樽中往盛肉的盘子里倒了些葡萄酒，总督举起杯，朗声道：

“为我们，为你，为亲爱的人间豪杰、罗马人之父凯撒，干杯！”

此后，他们一口干掉，非洲人从桌上撤下丰盛可口的食物，留下水果和陶罐。总督又用手势让仆役退下，与自己的客人单独留在柱廊下。

“好吧，”彼拉多开始小声说，“您是否能把这个城市的情况跟我讲讲？”

他不由自主把自己的目光投向花园的凉台后面，那里往下，被一抹残阳染成金色的柱廊和平屋顶正在暗淡下去。

“总督大人，我以为，”客人回答说，“耶路撒冷的情况如今还可以。”

“这样能不能保证，不会再有群众性骚乱？”

“可以担保，”客人亲热地瞥一眼总督，回答说，“只是为世上的一件事，为伟大的凯撒的威力担保。”

“神将赐予他长命百岁，”彼拉多马上附和着说，“和全世界。”他沉默一会儿又继续说道：“那么您认为现在可以撤军了？”“我以为闪击大队可以撤离了，”客人回答说，并且补充道：“倘若告别时它沿着大道列队前行，就更好了。”



“很好的想法，”总督称赞道，“后天我就把军队撤了，我也将离去，我当着十二位神祇的宴会向您起誓，当着先灵们起誓，为了今天的这件事，我得付出很多。”

“总督大人不喜欢耶路撒冷？”客人以温厚的态度问。

“饶了我吧，”总督冷笑着叫道，“世上没有比它更无望的地方了。至于自然条件更别提了！只要我不得已上那儿去，每次都要病上一场。可是这没什么了不起的。可是这些节日，这些魔法师、术士、巫师，这些大批的朝圣者……宗教徒、信仰狂！这个救世主有什么意义，竟然全在今年等待他的降临！每分钟你除了不得成为最恼火的流血事件的目击者，什么也别想遇到。一定得把军队调动一下，总是得阅读告密信、诬陷信，而且它们中的一半是冲你来的！您得承认，这多无聊。哦，如果不是帝国的公务！……”

“是的，一到节日这里就难侍候，”客人同意道。

“衷心希望它们尽快结束，”彼拉多决然地补充道。“我最终将有可能回到该撒利亚。您相信吗，这座希律王可笑的建筑物，”总督顺着柱廊挥挥手，因此明白他指的是王宫，“肯定会让我发疯的。我无法在那里过夜。世上它是最古怪的建筑样式。是啊，不过我们还是回到正事上来。首先，这个可恶的巴巴拉不让您担心吗？”

这时客人往总督的脸颊投去特别的一瞥。但是总督正用无聊的目光望着远方，厌恶地皱起眉头，观察着横卧在他脚下、渐渐消失在暮色中的城市。客人的目光黯淡了下去，他耷拉下眼皮。

“想必巴巴拉现在像羊羔那样变得没有危险，”客人说，圆脸上出现几道皱纹。“他现在造反不合时宜。”

“有太大的名气了吧？”彼拉多问，冷冷一笑。

“总督大人同平时一样，考虑问题总是那么细！”

“不过，无论怎样，”总督忧心忡忡地说，戴黑宝石戒指的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长手指往上一指，“应该……”

“噢，总督大人，请您相信，只要我在犹地亚省，他就别想在我们的跟踪下进行什么行动。”

“现在我就放心了，就像每当您在这里时我总是放心的。”

“总督大人过奖了！”

“那么现在请告诉我行刑的情况，”总督说。

“总督大人究竟想知道什么呢？”

“百姓方面有无迹象表明他们要作乱？当然，这是主要的。”

“丝毫没有，”客人回答说。

“很好。您亲自查明是死了吗？”

“总督大人，这一点请您相信。”

“那么说说……上绞架前给他们饮水了吗？”

“是的，但是他，”这时候客人闭上了眼睛，“拒绝饮水。”

“是什么人？”彼拉多问。

“请原谅，大人！”客人激动地说，“我没说出他的名字吗？就是伽诺茨里。”

“疯子！”彼拉多说，莫名地做了个怪相。他的左眼下有根筋抽动起来。“暴晒而死。干吗要拒绝法律可以提供的东西呢？他以什么方式表示拒绝的？”

“他说，”客人回答说，又把眼睛闭上了，“谢谢，并且表示并不因夺去他生命而怪罪。”

“怪罪谁？”彼拉多闷声问。

“他没不说这个，大人。”

“他没企图在士兵中布道吗？”

“没有，大人，这次他没有多啰嗦。他仅说了一句，是他认为人类最主要的恶习之一是怯懦。”

“何必说这个？”客人突然听到可怕的声音。

“不必这么理解。他一如往常行为古怪。”

“古怪在什么地方？”

“他总是想盯着周围人的眼睛看，不是盯着这个，就是盯着那个，而且始终笑容惘然。”

“没别的了？”嘶哑的嗓音问。

“没别的了。”

总督把酒樽砰的一下，斟满了酒。一饮而尽，说：“问题是在于：虽说我们未能发现——至少在当时——他的某些崇拜者或是追随者，然而不能保证，他们根本没有。”客人低着头，注意地听着。

“因此，为了避免一些意外事故发生，”总督继续说，“我请您立刻毫不张扬地把他们偷偷埋了，务必再也听不到他们的任何消息。”

“遵命，大人，”客人说着站起身，又说：“鉴于此事事关重大又相当复杂，让我马上动身吧。”

“不，再坐一会儿，”彼多拉说，用手势让自己的客人留下，“还有两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您在我的麾下担当秘密卫队长的重要任务，功勋卓著。犹太人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把这件事禀报给罗马。”

这时客人满脸通红，他起身向总督躬身致谢道：

“我只是在为帝国效劳时尽了自己的职责！”

“但是，”总督继续说，“如果有人向您提议从这里调任擢用，我想请您拒绝他，留在这里。我不论怎样都同您分手。但愿他们用别的方式褒奖您。”

“在您的麾下任职是我的荣幸，大人。”

“我很高兴。好吧，第三个问题同这个人，他叫什么……加略人犹大有关。”

于是客人又是一瞥总督，并立即就像应该的那样消逝了。

“据说，”总督压低声音继续说，“他好像因为如此殷勤好客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地把这个疯疯癫癫的哲学家接回自己家中，而得到了一笔钱。”  
“就将到手，”秘密卫队长轻声对彼拉多纠正道。

“数目大吗？”

“没有人能知道，大人。”

“甚至您？”总督说，以自己的惊讶表示赞赏。

“唉，甚至我，”客人回答地很平静，“但是我知道，他将在今晚得到这笔钱。他今天被召入了该法的宅邸。”

“啊，贪心的加略老头，”总督冷笑道，“他是个老头吗？”  
“总督大人从不犯差错，但这次搞错了，”客人客气地回答说，“这个加略人，是年轻人。”

“您说说！您可以告诉我对他的评价？宗教狂？”

“哦，不是，总督大人。”

“原来是这样。还有什么？”

“相当英俊。”

“还有呢？也许有什么嗜好？”

“这个城市这么大，总督大人，是很难把所有人的情况了解得那么精确的……”

“哦，别，别，阿佛罗尼！您可别把自己的长处估计得过低！”“他只有一个嗜好，总督大人。”客人稍稍停了一停，“酷爱金钱。”“那他做什么事？”

阿佛罗尼抬眼向上，想了想，回答说：

“他在自己亲戚的一家钱庄里做事。”

“啊，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这时总督不再吭声，他回头看看阳台上是否有人，然后小声说：“那么问题在哪里呢——我今天得到情报，今晚有人要杀死他。”

这回客人不仅向总督迅速瞧了一眼，而且在他身上停留了一会儿，然后才回答说：

“总督大人，您对我的评价实在过高。我以为，我不值得您

向上禀报。我没掌握这些情况。”

“最高奖赏您当之无愧，”总督说，“不过那些情报是属实的。”

“冒昧问一句，是谁提供的这些情报？”

“请让我先不说，何况它们是偶然的、含混的、不可靠的。但是我有责任预感到一切。这就是我的职责，而我更应对自己的预感相信，因为它从没有欺骗过我。情报说伽诺茨里的一个隐名友人对这个银钱兑换商骇人听闻的背信弃义十分愤慨，与自己的同谋者约定于今晚将他干掉，而把他靠卖友而挣得的钱偷偷扔还给大司祭，并附条：还你臭钱！”

秘密卫队长不再将自己突如其来的目光投向总督，只是眯缝着眼睛继续听他说，而彼拉多接着说：

“您想想，大司祭在节日之夜会高兴地收到这份礼物？”

“不仅不会高兴，大人，”客人冷笑一下，回答说，“而且我认为这会引起很大的事端。”

“我的看法也是这样。所以我请您做这件事，也就是采取一切措施保护加略人犹大。”

“大人的指示定当执行，”阿佛罗尼说，“不过大人请放心：歹徒们的阴谋极难实现。”客人边说，边转过身子，然后接着说：“试想，他们得探出此人的踪迹，把他杀了，还得搞清楚他得了多少钱，并且巧妙地把钱还给该法，在一个晚上发生了这一切？就在今天？”

“然而他今天必将被人杀死，”彼拉多执拗地重复道，“我有预感，我对您说！它从来还没有骗过我，”总督的脸上抽搐起来，他急速地搓下手。

“遵命，”客人恭顺地说，站起身，挺直腰，突然威严地问：“这样说他一定得死吗，大人？”

“是的，”彼拉多回答说，“所有希望全寄托在您那令众人惊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讶的尽心尽职上了。”

客人理了一下斗篷下沉甸甸的腰带说：

“不胜荣幸，愿大人身体健康，精神愉快。”

“哦，对了，”彼拉多轻声叫道，“我全给忘了！我还该您钱哪！……”

客人疑惑不绝。

“说实在的，大人，您什么也不欠我的。”

“嗨，怎么没有！我进耶路撒冷时，您记得吗，一群乞丐……我还想扔些钱给他们，可身上没啦，就从您那儿拿了点。”

“哦，总督大人，这只是一点点小意思！”

“小意思也该记住啊。”

说罢，彼拉多回过身，拿起放在身后圈椅上的斗篷，从里面取出个皮袋，把它递给客人。客人躬身致谢，接过它，把它藏进斗篷里。

“我等着，”彼拉多说，“有关葬尸和加略人犹大这件事的消息，就在今晚，听见了吗，阿佛拉尼，正是今天。我将命令卫队您一到就叫醒我。我等着您！”

“不胜荣幸，”秘密卫队长说，转过身去，从阳台上走了。只听见他走在平台潮湿的沙地上沙沙作响，接着传来他的皮靴踏着石狮之间的大理石甬道响起的咚咚声。然后，他的双腿、躯干，最后是风帽都消失了。这时，总督才发现，夕阳已经西下，暮色降临。

## 第二十六章 安葬

也许，这苍茫暮色使总督外表急剧变化。他看上去好像变老了，除弯腰驼背外，还变得忐忑不安起来。有一次，他回过头去，把目光投在椅背上搭着斗篷的空扶手椅上，莫名地抖了一下。节日之夜将近，朦胧的夜色闪耀着自己的色彩变幻，大概疲惫的总督眼花了，他仿佛觉得空椅上坐着人。总督变得怯懦起来——他动了动斗篷，放下它，在阳台上踱来踱去，忽而搓搓双手，忽而跑到小桌旁，端起酒樽，忽而停下脚步，开始茫然地盯着地上的镶嵌图案，仿佛试图解读上面的某种文字。

今天这一天来，难以忍受的寂寞已经在他身上第二次落下。他揉着太阳穴，早晨开始的剧烈疼痛留在那里的只是隐约的、稍许痛得钻心的回忆，他努力想搞明白他内心痛苦的原因。很快他搞明白了，但又竭力欺骗自己。他很清楚，今天白天他丧失的东西无可挽回，于是现在他想用一些小的、毫无价值的，而主要是为时已晚的行动来弥补失去的东西。欺骗自己是在于，总督竭力想使自己相信，今晚的这些行动其重要性并不亚于上午的宣判。但他把这一点弄糟了。

在一次转身中，他突然停住，打了个唿哨。暮色中回答这哨声的是响起低沉的吠声，花园里一只尖耳朵灰色公狗窜着进了阳台，脖子上套着带金牌的颈圈。

“班加，班加，”总督轻轻叫着。

公狗用后爪站立，而在主人肩头上搭了前爪，因此差点使他摔倒在地。公狗舔舔主人的面颊。总督坐在圈椅上，班加伸出舌头，咻咻地喘着气，躺卧在主人腿旁，而且眼里的神色是喜悦的，意思是无畏的公狗在世上唯一害怕的大雷雨结束了，同时还表示它在这里重新与它所热爱、所尊重的人在一起了，它认为他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是世上最强壮有力的人，是所有人的统治者，多亏了他，公狗才认为自己是享有特权的、高级而特殊的生物。但是，躺在脚旁，甚至连自己的主人都没瞅，而只是望着傍晚的花园，公狗还是立刻明白，它的主人遭到了不幸。因为它的姿势改变了，站起身，侧身绕过去，把前爪和脑袋放在总督的膝盖上，潮湿的沙子弄污了斗篷的下摆。大概班加的行动是想表示它在给自己的主人解忧，并打算同他一起共患难。为了把这一点证明了，它斜着眼睛盯着主人，还竖起警觉的耳朵。就这样，这一对儿，公狗和人相互依恋着在阳台上迎接着节日之夜。

此刻，总督的那位客人去一阵繁忙。他离开阳台前的花园上层平台，顺台阶来到花园的下层凉台上，朝右拐走向位于王宫领地上的兵营。节前同总督一起来到耶路撒冷的那两个小队和总督的那支秘密卫队就驻扎在这些营房内。是这位客人指挥着这支军队。客人在营房里呆了不长的时间，不超过十分钟，但就在这十分钟之后，宫中便驶出三辆装有挖掘工具和水桶的大车。十五名穿灰斗篷的骑马人随大车同行。他们随大车一起驶离王宫，经后门，朝西，出城门，沿小路左拐来到通往伯利恒的大道，之后沿着大道北行，来到赫乌隆门附近的十字路口，又顺着雅法大道前进，白天行刑队押着囚犯经过的就是这条大道。此刻天色已黑，地平线上出现了月亮。

大车和随行的小队离开之后，很快骑马出宫的有总督的客人，他换上了一件穿旧了的黑色长衬衫。客人并没有出城，而是往城里去。过了些时候，只见他策马朝位于正北方向、离大神庙不远处的安东尼要塞驶去。客人在要塞里也不有多长时间的逗留，接着在下城那蜿蜒曲折、辨不清方向的街道里发现了他的踪迹。此刻客人骑的已经是匹骡子。

对城市十分熟悉的客人并没犯难地找到了他所需要的那条街。这条街叫希腊街，因为街上有一些希腊人开的小铺，其中包



括一家卖地毯的铺子。客人正是在这家铺子旁停住自己的骡子，下来，把它拴在大门旁的铁环上。小铺已把门插上了。客人走进小铺店门旁的一道便门，来到一个正方形的小院子，院子的三面全是板棚，围成了一个Π字形。客人拐到院子的角后，来到爬满长春藤的住屋的石头凉台旁，四下里打量了一番。小屋和板棚里黑漆漆的，灯还没有点上。客人轻声呼唤：

“尼扎！”

门吱的一声被打开，夜晚的昏暗中，凉台上出现一个没盖罩布的年轻女人。她俯身在凉台的栏杆上，慌张地仔细观察，想搞清楚是谁来了。看清来人后，她招人地朝他微笑，点头，挥手。“只是你自己吗？”阿佛罗尼用希腊语轻声问。

“就我一人，”女人在凉台上悄声说。“我男人一早就去该撒里亚了。”这时女人回头朝房门看了一眼，悄声补充说：“不过女仆在家。”随即她做了个手势，意思是“进来吧。”阿佛罗尼回首望了望，登上石阶。此后女人和他在小屋里消失。

阿佛罗尼在这个女人的家里呆得更短，决不超过五分钟。随后他离开小屋和凉台，把风帽压得低低的，来到街上。这时，家家都点上了灯盏，节日前的忙乱还是很明显。阿佛罗尼骑上自己的骡子消失在行人和骑者的人流中。他以后的去向谁也不清楚。

那个被阿佛罗尼叫做尼扎的女人独自留下来，开始换衣服，而且非常匆忙。但是，在黑屋里不管找她所需的东西有多难，她始终不点灯盏，也不叫女仆。只是当她准备停当并在头上盖上黑罩布时，才能听到小屋里她的响动。

“要是有人问我，就说我上埃南塔家做客去了。”

黑暗中传来老女仆的嘟哝声：

“上埃南塔家？哎哟，这个埃南塔！当家的不充许你去她那儿！你的埃南塔，她是个拉皮条的！瞧我告诉你男人……”

“去去去，住口吧，”尼扎说着便像影子似的从小屋里溜了出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去。尼扎的平底鞋在小院的石板上响起嗒嗒声。女仆嘟哝着关上通凉台的屋门。尼扎离开了自己的家。

与此同时，从下城的另一条小巷里出来位年轻人。小巷子曲折蜿蜒一阶一阶往下直通城里的一处水塘，巷子里有间十分难看的小屋，小屋临巷的一面没有窗户，窗户全朝向院子。年轻人便从这间小屋的便门里出来，他的胡子整齐地修剪了，头缠垂落到肩上的干净的白色包头巾，身穿过节的新塔里夫蓝长袍，下摆缀满流苏，脚上的一双新平底鞋发出嗒嗒的响声。长着鹰钩鼻子的美男子，为了过逾越节打扮得漂漂亮亮，神采奕奕地走着，赶过了急忙回家过节聚餐的行人们，观察着一个又一个的窗户如何亮起了灯光。年轻人顺着大道走着，这条道经过市场，通往位于神庙山脚下的大司祭该法的宅邸。

过了些时候，只见他进了该法宅邸的大门。但过了一会儿，他又离开了这座宅邸。

造访过灯盏火把通明、一派节日忙碌景象的府邸后，年轻人走得更加精神抖擞，更加兴高采烈，他急忙往回走，回到下城去。在那条穿过集市广场的街道拐角处，在沸腾拥挤中，他仿佛被一个黑盖布挡着眼睛的女人超了过去，那女人步履轻盈，走路姿势微微跳跃，她在赶上年轻的美男子时，突然揭开盖头，瞥了一眼年轻人，但不仅没放慢脚步，反而加快了，好像想躲避被她赶上的那个人。

年轻人不但发现了这个女人，而且认出了她，而一认出来便哆嗦一下，停住了脚步，困惑莫解地望着她的背影，并且立刻朝她追了上去。他差点把一个手捧瓦罐的行人撞翻在地，等到把那女人追上了，他焦急得喘不过气来，朝她喊叫：

“尼扎！”

女人回过身来，眯缝起眼睛，一脸冷冰冰懊恼的神色，用希腊语干巴巴回答说：

“哎哟，是你啊，犹大？我开始都不认识你了。不过，这好啊。我们有个体会，谁变得认不出来，他就富了……”

他紧张得心直跳，有如黑罩布下面的一只小鸟。犹大断断续续悄声问，担心路人听到：

“你这是去哪儿，尼扎？”

“你打听这干吗？”尼扎回答说，放慢脚步，傲慢地盯着犹大。

这时，听得出犹大的声音里有种儿童般的声调，他不知所措地悄声说：

“能不问吗？……我们可是讲妥的。我想顺路上你那儿呢。你说过整夜都在家……”

“噢，不，不，”尼扎说，任性地将下嘴唇往前一噘，使得犹大觉得她那张他有生以来见过的最漂亮的脸蛋变得更漂亮了，“我感到寂寞。你们过节，那请问我该做什么？坐着，怎么听你在凉台上叹气呀？而且还得怕女仆把这件事告诉我男人吗？不，不，我决定出城去听夜莺的歌声。”

“你要出城？”张惶失措的犹大问，“一个人？”

“肯定是一个人，”尼扎回答说。

“让我陪你去，”犹大气喘吁吁地说。他的头脑糊涂起来，忘了世上的一切，祈求的目光盯着尼扎那双蓝蓝的、而现在显得乌黑的眼睛。

尼扎什么也不回答，只管把脚步加快。

“你怎么不吭声啊？”犹大哀求道，把自己的脚步与她取齐。“同你在一起我就不孤独了吗？”尼扎突然停住脚步问。这时候犹大的思想全糊涂了。

“那，好吧，”终于尼扎软下心来，“咱们走吧。”

“上哪儿，去什么地方？”

“等等……我们先顺路进这家院子商量商量，不然我怕熟人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中有谁认出我，然后告诉我男人，说我和情夫一起在大街上。”顿时尼扎和犹大在市场上消失了。他们在一家院子的门楼底下悄悄地说话。

“你去橄榄山，”尼扎悄悄说，拉下盖头遮住眼睛，扭过身，避开一个提着桶走进门楼的人，“到了客西马尼花园，绕过汲沦溪就到了，明白吗？”

“行，行，行。”

“我先行出发了，”尼扎继续说，“但你别紧跟着我走，请远离我。我先走了……当你过了溪流……知道石洞在哪儿吗？”

“知道，知道……”

“从橄榄油压榨机往上，拐向石洞。我就在那儿。不过别现在就跟着我，得有耐性，先在这里等一会儿。”说着尼扎离开门楼，好像未曾跟犹大说过话。

犹大独自一人站了些时候，集中精力。其中一条就是如何向亲人们解释自己为何不参加逾越节的共餐。犹大站着，琢磨编个什么谎言，但激动得没法好好考虑和准备，双腿却不自禁地带着他迈出了门楼。

现在他改变了路线，不再急忙去下城，而是掉头往该法的宅邸方向走去。四周的一切，犹大已经看不太清。城里已有了节日的气氛。犹大的周遭，家家窗户里不仅灯火通明，而且传来念赞美诗的声音。最后一些迟归者鞭打着、吆喝着、驱赶着毛驴。双腿带着犹大往前走去，他未发现苔藓斑驳、阴森可怕的安东尼塔怎么飞过他身边，他未听到古堡里军号怒吼，也毫不注意手擎火把的罗马骑兵巡逻队，火把那令人惊恐的光亮洒满他的道路。经过塔楼时，犹大回首望见在高得吓人的神庙上空，燃起两只由十支巨烛组成的灯炬。可是他只是惊慌一瞥它们，仿佛觉得耶路撒冷上空亮着十盏前所未见的巨灯，它们正在同耶路撒冷上空高得多的天穹上那盏唯一的巨灯——月亮争辉。如今犹大什么也不关

心，他直奔客西马尼花园大门，只想尽快离开城市。有时，他仿佛觉得他的前方，在行人的背影和脸庞之中，依稀显现一个微微跳动着的的身影，指引着他。但这是错觉——犹大明白尼扎已经离他很远。犹大跑过一家家钱庄，终于赶到客西马尼公园门前。在那里，他心急如焚，又不得不滞留。进城的有一群骆驼，它们的后面又是武装的叙利亚巡逻马队，犹大暗自诅咒着……

但是一切结束了。急不可耐的犹大已经到了城墙外。在他的左侧，犹大看到一小块墓地，边上支着几顶朝圣者的条纹帐篷。犹大横穿过尘土飞扬、洒满月光的大道，直奔汲沦溪，以便渡过去。溪水在犹大脚下潺潺流淌。他从一块石头跳到另一块石头，最终费劲地来到客西马尼花园的对岸，并且高兴地发现花园上部的一条道上空无一人。不远处已经看得见半倒塌的橄榄山的大门。

离开窒闷的城市之后，犹大被春夜薰人欲醉的气息所惊奇。香桃木和金合欢的芳香从客西马尼林中草地那边，越过花园围墙阵阵飘来。

没人看守园门，园内阒无一人，几分钟后犹大已经在无数枝繁叶茂、巨大的橄榄树的神秘阴影下跑了起来。在向山上的通路，犹大气喘吁吁地登山，间或从阴影中来到花纹斑斓的月光地毯上，这使他记起在尼扎醋劲儿很大的丈夫的小铺里见到过的那些地毯。过了些时候，犹大的右侧，在林中草地上隐约现出带沉重石轮的橄榄油压榨机和一大堆油桶。没有人在花园里。日落时活计都已结束。花园里阒无一人，如今夜莺在犹大头上婉转抑扬地歌唱。

犹大的目的地就在近处。他知道右边的黑暗中，现在就将开始传来流进石洞的泉水淙淙作响。果真如此，他听到了这声音。天气更凉爽了。

这时他放慢脚步，轻声喊叫：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尼扎！”

但是代替尼扎从橄榄树粗大的树干上面降落了下来、跳到路上的是一个男人矮壮的身影，他手中有什么东西忽然一闪便熄灭了。

犹太迅速地后窜，还轻轻叫了一声：

“啊哟！”

第二个人挡住了他的去路。

在前面的第一个人问犹太：

“刚才得了多少？说，假如还想要命的话！”

犹太心里突然产生一丝希望。他失魂落魄地喊道：

“三十银币！三十银币！我得到的钱全在这里。这是钱！拿去吧，别杀我！”

在前面的人一把从犹太手中把钱袋夺过。这一瞬间犹太的背是一把刀闪电般地扬起，插进了情人的肩胛骨。犹太被抛了出去，他的双手十指蜷曲着伸向天空。前面的人抓住刀把，一刀刺进了犹太的心脏。

“尼……扎……”犹太喃喃自语，那声音已不是自己年轻人那纯真的高音，而是低沉责备的声音，他再也没发出一声响声。他的身体那么使劲地敲击着地面，发出低沉的响声。

这时第三个身影出现在大道上。这个人披着斗篷，戴着风帽。

“别耽搁，”第三个人吩咐道。凶犯们迅速把钱袋连同第三个人递上的一张字条包在一张皮子里，用绳子把它捆牢。第二个人把这包东西揣进怀里，接着两个凶手从路上跳到边上，他们被黑暗吞没在橄榄树林中。第三个人蹲在死者身旁，朝他的脸望着。阴影中，这张脸看上去苍白得像垩土，充满高尚的美。几秒钟后大道上一个活人也没有了。停止呼吸的尸体张开双臂躺着。左脚掌落在月亮的光斑上，因此平底鞋的每条小皮条都看得很清楚。

这时，整个客西马尼花园响彻夜莺的啼啭声。杀死犹大的两人往哪儿去了，谁也不知道，但第三个戴风帽人的行踪是清楚的。他离开小路，冲进了橄榄树的密林中，穿行而过向南方。他翻过花园院墙，那里已经离花园的主门很远，在它的正南角上，正好有些高处的墙石已经坍塌。很快他来到汲沦溪边。这时他趟入水中，顺水行了一段路，直至远远看见两匹马和一个人的轮廓。马也站在溪流中。溪水缓缓流动，冲刷着它们的马蹄。马夫骑上一匹马，戴风帽的跃上另一匹，他们俩涉水而行，走得很慢，听得见马蹄下石头嗒嗒作响。然后骑手们离水策马朝耶路撒冷方向顺城垣徐行。接着马夫单独朝前疾驰而去，从视线中消失了。戴风帽的人勒住马，在空荡荡的大道上翻身下马，脱去斗篷，把它翻转过来，从底下取出一只不带羽毛的浅盆形头盔，把它戴在头上。现下上马的已是一位身披战袍、腰悬短剑的军人了。他抖动缰绳，所以烈倔的战马小跑了起来，使得骑手不时轻轻晃动着。现在路已不远。骑手朝耶路撒冷的南门驶去。

城门拱弧下，火把那惊慌不安的火苗颤抖着，跳动着。闪击军团第二小队的卫兵们坐在石凳上掷骰子。望着骑兵，兵士们从原地跳起来，军人朝他们挥下手，进了城。

城里到处是节日的气氛。家家的窗子里跳动着灯盏的火苗，唱赞美诗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合成不整齐的合唱。骑士偶而朝临街的窗户瞥一眼，能看到过节的人们围桌而坐，桌上放有山羊羔肉，盛满苦菜的盘子中间摆着斟满葡萄酒的酒樽。骑手吹起一支轻松小曲，不急不忙在下城空荡荡的街道上策马朝安东尼塔小跑，间或瞥一眼世上任何地方未曾见过的在神庙上空照耀辉煌的五烛巨灯，或是比五烛巨灯悬得更高的明月。

希律一世的王宫一点都没有参加逾越节之夜的庆典活动。王宫朝南的配殿里安置着罗马大队的军官们和军团副帅，那里亮着灯光，可以感到某种运动和生命的存在，王宫主殿的唯一居民是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没有自由的总督，它的整个部分，包括柱廊和座座金色雕像，在皎洁的月光下好像失去了光采。这时宫内占主宰地位的是黑暗和寂静。而总督，正如他对阿佛拉尼所说的那样却不情愿回宫殿。他吩咐在阳台上，也就是中午用膳、上午进行审讯的地方给他铺好床铺。总督躺在准备停当的卧榻上，却毫无睡意。裸露的明月高挂在清朗的夜空中，总督目不转睛地望着它好几个钟头。

大概到了半夜时分，睡意终于怜惜起总督大人。他猛然打了个哈欠，解开斗篷，抛在一边，解下系在衬衣上的皮带和皮带上带刀鞘的纯钢宽刀，把它们放在卧榻旁的扶手椅上，接着脱下平底鞋，挺直身子躺下。班加立刻跳到他的床上，在他边上伏着，头挨着头，总督把手放在狗脖子上，终于合上了眼睛。只有这时，公狗也入睡了。

被柱子挡住月光的卧榻处在昏暗中，但有条月光的光带从石阶伸展到床前。总督刚失去同他四周现实的联系，立刻顺着这条月光之路径直朝月亮走去。他梦里幸福地笑起来，在这条透明的蔚蓝色路上，一切变得美好和无与伦比。他在班加的伴随下走着，他身旁还走着位流落江湖的哲学家。他们争论着一个十分重要和复杂的问题，同时谁也战胜不了谁。他们彼此兴趣不同，因此他们的争论特别长而有趣。不言而喻，今天的死刑纯粹是场误会，瞧这个哲学家竟然臆想出荒谬得如此难以置信的东西，好像所有人都是善人，他并肩走着，说明他没死。当然，一想到居然可以把这样的人处以死刑，实在太可怕了。没有过死刑！没有过！这次顺着月梯登月的旅行真是太迷人了。闲暇应有尽有，而大雷雨要到傍晚时才来，怯懦无疑是最可怕的罪恶之一。耶稣·伽诺茨里如是说。不，哲学家，我不同意你说这是最可怕的罪过。

瞧，比方说，当年在贞女谷，凶猛的日耳曼人险些要把巨无霸克雷索博伊咬死的时候，当今的犹太总督、昔日的罗马军团中



的一名指挥官，并未害怕过。但是，请宽恕我，哲学家！难道您，凭您的聪明才智，竟以为犹太总督会因为一个犯反对凯撒罪的人而断送自己的功名前程吗？

“是的，是的，”彼拉多在梦中哭述着。

当然会断送的。上午还没有断送，可是现在，夜间，权衡一切，同意断送。为了使那个没有任何罪过神经错乱的空想家和医生免于死刑，他将不顾一切！

“我们现在将永不分离，”衣衫褴褛的流浪汉哲学家在梦中对他说，不知怎的挡住了金矛骑士的去路。

既然有一个，那么就是说马上会有另一个！提到我，立刻就会提到你！提到我，是个弃婴，无名父母之子；提到你，是国王兼星占家和磨坊主的女儿、美女彼拉之子。

“是的，请你别忘记，请记住我爸爸可是个星占家，”彼拉多在梦中请求道，并且在梦中得到同他并排而行的拿撒勒乞丐的首肯后，残酷的犹太总督高兴得在梦中又哭又笑。

这一切多么美好，可是在总督大人醒来时它变得更加可怕。班加冲月亮吠叫，总督面前那条光滑得涂过油一般的天蓝色道路消失了。他睁开眼睛，记起的头一件事便是有过死刑。总督所做的第一件事是用习惯的手势抓住班加的颈圈，然后一对病眼开始寻找月亮，并且发现月亮已稍稍西斜，发出银白色的光。她的光辉被阳台上在他眼前闪耀着的一股讨厌的、令人惊慌不安的火光所压到。小队长克雷索博伊的手中一支火把熊熊燃烧着，冒着黑烟。他拿起火把，却又恨又怕地斜眼望着那条准备扑上来的危险的狗。

“别动，班加，”总督用病恹恹的声音说，并咳嗽了一声。他用手挡住火焰，继续说：“即使在夜间，在月光下，我也不得安宁。哦，神啊！马克，您的差事也办得太糟了。您把士兵摧残得马克大为惊讶地望着总督，总督这才清醒过来。为了把梦中的冤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枉话改正过来，总督说：

“别见怪，小队长，我再说一遍，我的状况更糟了。您有什么事？”

“秘密卫队长求见，”马克平静地禀报说。

“叫他来，叫他来，”总督咳着嗓子，吩咐道，光着脚开始摸索平底鞋。火焰在圆柱上跳动，小队长的军靴踩着拼花地坪发出沉重的撞击声。他进入了花园。

“在月光下我也消停不得，”总督咬牙切齿地自言自语道。阳台上出现了戴风帽的人。

“班加，别动，”总督勒住公狗的后脑勺，小声说。

阿佛拉尼在开口之前，按自己的习惯回头望了一眼，并且走到阴影中，确信阳台上只有班加一个人，轻声说：“我请求将我送交法庭审判，总督大人。您是对的。我没能保护好加略人犹大，他被人杀死了。我不想干了，愿接受审判。”阿佛拉尼觉得有四只眼睛在盯着他——狗的和狼的眼睛。阿佛拉尼从厚呢斗篷底下取出一只被血渍得发硬的钱袋，上面还贴有两张封条。

“这就是凶手们扔进大司祭家里的钱袋。钱袋上面的血是加略人犹大的血。”

“那里有多少钱，能告诉我吗？”彼拉多俯身看钱袋，问。

“三十块银币。”

总督冷笑说：

“这么少呀。”

阿佛拉尼缄默不言。

“被害人在哪儿？”

“我也不清楚，”同自己的风帽从不分离的人平静庄重地回答说，“我们今天早晨开始搜查。”

总督战栗一下，放下怎么也扣不上的平底鞋的小皮条。“但您肯定知道他是被杀了吗？”

对此，总督得到的是毫无意义的答话：

“总督大人，我在犹地亚奉职十五年，我在瓦列里·格拉特手下就开始做事了。我不一定非得亲眼见到尸体才说一个人被杀了，我正式向你禀报，那个叫加略人犹大的数小时前被人杀死了。”

“对不起，阿佛拉尼，”彼拉多说，“我还有些不太清醒，因此才这么说。我睡眠很不好，”总督苦笑了一下，“我一直在梦中见到月光。您想，多可笑。我好像顺着这道光在散步。就这样，我想知道您对此案的初步看法。您打算在什么地方找到他？请坐，秘密卫队长。”

阿佛拉尼躬身致谢，把扶手椅挪近卧榻坐下，短剑发出了响。

“我打算在离橄榄山不远的客西马尼花园去找找他。”

“好，好。那为什么非得在那里呢？”

“大人，我琢磨着，犹大被杀不在耶路撒冷城里，也不在离它很远的地方，而是在耶路撒冷近郊。”

“在我看来你是个出色的行家。我不知道在罗马情况如何，在外省再没有人能比得上您。请解释一下，为什么？”“无论如何我不认为，”阿佛拉尼小声说，“犹大会在城里的鬼地方落入一帮形迹可疑的人手中。在街道上你没法偷偷杀死一个人。等于是说，谁也不可能把他引到什么地窖里去。我的手下已经在下城寻找他，并且毫无疑问是会找到的。可是他不在城里，这点我向您担保。倘若他是在离城很远的地方被杀的，他就没有可能把钱袋那么快就扔进该法的院里去。他就在城外附近被杀的。他们能把他骗出城去。”

“我搞不懂，这怎么可能做成呢？”

“是的，总督大人，这是整个案件中一个最让人头疼的问题，我甚至不知是否能解决它。”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确实，难以猜测！一个教徒在节日之夜离开逾越节的盛宴，却不知为何去了城外，而且在那里给杀了。谁又能用什么办法把他骗走呢？难道这是女人干的？”总督突然激动地问。

阿佛罗尼回答得平静而有分量：

“决不会是女人，总督大人。可以把某种可能排除掉。应该按逻辑推理。谁会对犹太的死感兴趣？某些流浪的幻想家，某个团体，这个团体中首先不会有任何女人。总督大人，结婚需要钱，生孩子需要钱，而靠女人帮助杀个人，需要很大一笔钱，任何一个流浪汉都没有钱。总督大人，这件案子中不会有女人。此外，我想说，对凶杀的这种解释，只能误入歧途，影响侦查，连我也糊涂了。”

“我看，您是完全对的，阿佛罗尼，”彼拉多说，“我只是想说说自己的推测。”

“唉，总督大人，不能这么推测。”

“但是这究竟，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总督激动地说，怀着极大的兴趣盯着阿佛罗尼的脸。

“我以为，这依然是钱的缘故。”

“精彩的想法！可是谁又为何会向他表示愿意深夜在城外给他钱呢？”

“哦，不，总督大人，不是这样。我认为假设只有一个，如果它不成立，那么我或许也就找不出别的解释了，”阿佛罗尼朝总督俯得更近些，小声说：“犹太是想把自己的钱藏到一个偏僻的、只有他熟悉的地方。”

“非常巧妙的解释。这样，问题自然就可以解决了。现在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引诱他的不是人，而是他自己的念头。是的，是的，是这样。”

“的确如此。犹太是个疑心很重的人。他避着人把钱藏了起来。”

“对，您说过在客西马尼花园。为什么正是在那里您打算寻找他呢？这点我得承认，我不太理解。”

“哦，总督大人，这更简单。谁也不会把钱藏在大路上，藏在开阔的荒地上。犹太既不在赫乌隆大道上，也不在伯法其大道上。他应该在僻静的、有树木的、不受风雨侵袭的地方。这很简单。这样的地点，除了客西马尼花园，全耶路撒冷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他又不能走得太远。”

“我被你说得心服口服。那么，现在该做什么？”

“我立刻着手寻找跟踪犹太到城外的凶手，而同时，正如我已经向您禀报过的，亲自去受审。”

“为什么？”

“我的卫队从他离开该法府邸后，晚上在市场上没看住他，他跑了。这是怎么发生的，我不了解。这在我一生中还从未有过。就在我们谈话之后，他立刻受到了监视。但是他在市场一带东转西转，转了这么一个奇怪的大圈后，便看不到人影了。”

“要是这样，我向您宣告，我不认为有必要把您送上法庭。您做了您能做的一切，”这时总督微笑着说，“世上谁也无法比您做得更多！请您处罚那些丢失犹太的密探。但是我想我要警告您，我不想对他们的处罚太严。归根结底，我们为了关心这个恶棍做了一切！对了，我忘了问一下，”总督揉了揉前额，“他们怎么最终能够把钱扔还给该法？”

“总督大人，您是否发现……这并不特别复杂。复仇者转到该法府邸的后面，那里的一条小巷地势比后院高得多。他们把钱袋扔过院墙就行了。”

“还有个字条？”

“是的，同您所推测的一样，总督大人。是的，不过，”这时阿佛罗尼从钱袋上揭下封条，让彼拉多看字条上的内容。

“得了吧，阿佛罗尼，您做了什么啊，要知道封条是教堂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

“总督大人尽管放心，”阿佛拉尼回答说，收起钱袋。

“难道所有封条都是您的？”彼拉多微笑着问。

“没有别的办法，总督大人，”阿佛拉尼面无表情，十分严峻地说。

“我想象得出该法家里发生的事情。”

“是的，总督大人，这引起了轩然大波。他们立刻把我请去。”

即使在昏暗中也能看清彼拉多的眼睛在闪闪发光。

“这真有意思，没错……”

“我大胆提出不同看法，总督大人，这毫无意思。是桩最无聊、最令人厌倦的案子。我问他们，该法府上是否有人给谁付过钱，他们坚决回答说，不可能有这事。”

“真的？那，好吧，没付过，也许他们是没付过吧。这样找到凶手就更难了。”

“完全正确，总督大人。”

“对，阿佛拉尼，我头脑里突然冒出了一个想法：会不会是他自己自戕而尽？”

“哦，不，总督大人，”阿佛拉尼回答说，因为感到惊奇，甚至在扶手椅上身子往后一仰，“请原谅，但这确实是不可能的！”  
“嘿，在这个城市一切都是可能的！我敢保证，过不了最短时间有关此事的传闻就会在全城不胫而走。”

这时，阿佛拉尼转而看向总督，想了想，回答说：

“有这种可能，总督大人。”

显然总督一直未能离开有关加略人犹大被杀的话题，虽说事情已经很清楚，他依然提出一些饱含幻念色彩的问题：

“我想看到他们是怎么杀他的。”

“他被杀得相当有技巧，总督大人，”阿佛拉尼回答说，带着

一丝嘲讽的眼神向他扫了一眼。

“您是从哪儿知道的？”

“请您注意那个钱袋，总督大人，”阿佛罗尼回答说，“我向您担保犹太的血是喷涌而出的。总督大人，我一生中被迫见过许多杀人犯！”

“当然，就是说他未能再站起来？”

“不，总督大人，他能站起来，”阿佛罗尼沉思地笑了笑说，“当这里的人们所期待的救世主的喇叭吹响在他的头顶时。但是在此之前他是不会站起来的！”

“够了，阿佛罗尼！这个问题清楚了。我们转入埋葬的问题吧。”

“处死的人都葬起来了，总督大人。”

“噢，阿佛罗尼，把您交给法庭就是犯罪。您应该受到最高奖赏。情况如何？”

阿佛罗尼开始讲述，说是就在他亲自处理犹太一案的同时，秘密勤务小队在他的助手率领下来到山岗，当时夜幕已经降临。但是小队在山顶上有一具尸体未能找到。彼拉多不寒而颤，嘎哑地说：

“啊，我怎么会事先没想到这一点呢！”

“不必担心，总督大人，”阿佛罗尼说，并且继续报告：“狄斯马斯和赫斯塔斯的尸体，眼睛已被猛禽啄去，他们抬起这两具尸体并立刻试图找下一具。不一会儿就找到了。有个人“利未·马太，”彼拉多不是询问地，而是肯定地说。

“是的，总督大人……”

利未·马太藏匿在骷髅地北坡的一个崖洞里，等待天黑。耶稣·伽诺茨里赤裸的尸体同他在一起。当小队打着火把进洞时，马太陷入绝望和仇恨之中。他大喊大叫，大喊着自己是无罪的，按照法律，任何人都有权给处死的犯人安葬，如果他愿意的话。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利未·马太说，他不愿同这具尸体分开。他十分紧张，喊着一些不伦不类的话，一会儿哀求，一会儿威胁和诅咒……

“不得已把他抓起来了吗？”彼拉多阴郁地问。

“没有，总督大人，没有，”阿佛罗尼镇静地说，“胆大妄为的疯子被告之尸体将安葬，就放心了。”

马太懂了他所说的话的含义，就安静下来，但是声称他哪儿也不去，哪怕把他杀了，甚至为此目的表示愿意交出他随身携带的一把切面包刀。

“赶他走了？”彼拉多压低声音问道。

“不，总督大人，没有。我的助手允许他参加了安葬。”

“主持这件事的是您的助手中的哪位？”彼拉多问。

“托尔马伊，”阿佛罗尼回答说，又不安地附上了一句：“也许，他出错了？”

“接着说，”彼拉多说，“没错。我总的说来开始有点茫然，阿佛罗尼，看来我在同一个从不出错的人打交道。这个人，就是您。”

利未·马太被带上大车，在一起的还有死刑犯的尸体，两小时后他们来到耶路撒冷以北一处荒凉的峡谷。小队在那里轮流干了一小时，挖了个深坑，把三个死刑犯都埋葬在里面。

“是光着吗？”

“不，总督大人，为此目的小队带了几件长衬衫。给下葬的人手指上戴上了指环。耶稣戴的有一道螺纹，狄斯马斯两道，赫斯塔斯三道。坑封上了，填上了石块。托尔马伊将识别标志。”  
“唉，如果我能预料到！”彼拉多皱起眉头说。“要知道我需要见见这个利未·马太……”

“他就在这里，总督大人！”

彼拉多眼睛睁得大大的，盯着阿佛罗尼好一会儿，然后这样说：“感谢您为这件案子所做的一切。请您明天遣托尔马伊来见



我，并预先告之他，我对他很满意，而您，阿佛罗尼，”这时总督从放在桌上的腰带的口袋里取出一只宝石戒指，把它递给秘密卫队长，“请把它作个纪念收下吧。”

阿佛罗尼躬身致谢，说：

“十分荣幸，总督大人。”

“请向进行埋葬的小队发给奖赏。用以警言丢掉犹太的密探们。而让利未·马太现在就来见我。我需要了解耶稣一案的详情。”

“遵命，总督大人，”阿佛罗尼说着后退，鞠躬，而总督击掌叫道：

“来人！把灯拿到柱廊来！”

阿佛罗尼已经离开进了花园，仆人在彼拉多身后双手里已经灯火闪烁。桌子上总督面前有三盏灯，月夜立刻退到花园里，仿佛阿佛罗尼把它带走了似的。代替阿佛罗尼来到阳台的是一个瘦小的陌生人，他的身旁是巨人般的小队长。这第二个人把总督的眼色领会了，立刻退进花园不见了。

总督用专注和稍稍吃惊的目光研究着来人。他就这样盯着那个人，关于此人他听说过许多事情，自己对他也琢磨过，结果终于出现了。

来人四十上下，肤色黝黑，衣衫褴褛，滚了一身已经变干硬的污泥，不信任的目光似狼一样盯着。总之，他丑陋异常，多半像个城市乞丐，跟许多在神庙的露台上或是喧嚣肮脏的下城市场上挤来挤去的那些乞丐一模一样。

长时间的沉默，最后还是被带到彼拉多跟前的那个人的古怪举动打破了沉默。他脸色大变，摇摇晃晃，如果不是那只脏手抓住了桌边，他就倒了下去。

“你出什么事啦？”彼拉多问他。

“没什么，”利未·马太说，并做了个动作，好像咽了口什么。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那干瘪、肮脏的光脖子肿胀起来，又消退下去。

“你怎么啦，回答，”彼拉多又一次问道。

“我累了，”马太回答说，阴郁地朝地上看了一眼。“坐下，”彼拉多指着椅子说。

马太不信任地瞥一眼总督，向扶手椅挪了一步，惊惶地斜眼望着镀金把手，坐了下来，但不是坐在椅子上，而是坐在椅子边的地上。

“说说，为何不坐扶手椅？”彼拉多问。

“我很脏，会弄脏它的。”马太说，眼望着地。

“马上给你拿吃的。”

“我不想吃，”马太回答说。

“为何骗人？”彼拉多轻声问，“你可是一整天没吃过东西了，也许还不止。那么好吧，就不吃。我传你来，是让你把身上的那把刀给我看看。”

“押这里来的时候，让士兵夺去了。”马太回答说，接着阴郁地补充说：“您把它还给我吧，我还要把它还给女掌柜的，是我把它偷来的。”

“干什么？”

“用来割断绳子，”马太回答说。

“马克！”总督叫了一声，于是小队长来到圆柱下。“把他的刀给我。”

小队长从腰带上两个皮套中的一个，抽出一把切面包的刀脏兮兮的，把他递给总督，而自己迅即离去。

“从谁哪里拿的刀子？”

“在赫乌隆门的一家面包铺，一进城往左。”

彼拉多看一眼宽宽的刀刃，用手指试试刀子是否锋利，不知为何说：

“关于你不用担心这把刀，它会还到小铺的。现在我需要第

二件东西：把你随身携带并记录有耶稣言论的羊皮纸，拿出来看看。”

马太憎恨地盯了彼拉多一眼，露出一丝笑容很不友好，使他的脸孔变得更为丑陋。

“您想都给没收吗？还是要最近的那些？”他问。

“我没对你说——交出来，”彼拉多回答说，“而是说——拿出来看看。”

马太在怀里掏摸了一阵，取出一卷羊皮纸。彼拉多拿过来，展开，把它铺开在灯光之间，把眼睛眯起来，俯身在羊皮纸上，用手指在字行上来回移动。他终于得以分辨清楚，羊皮纸上记录的原来是些格言、日期、主人的杂记和诗歌的一连串毫不相及的一连串片断。彼拉多读着其中的某个片断：“没有死亡……昨天我们吃过春天的甜浆果……”

彼拉多眯缝起眼睛，辨认得很吃力，脸都变了形：“我们将见到一条生命之水的纯净河流……人类将透过晶莹清澈的天宇望见太阳……”

这时彼拉多战栗了一下。在羊皮纸的最后几行里，他辨认出一句话：“……怯懦……是最大的罪恶。”

彼拉多卷起羊皮纸，猛然把它递给马太。

“拿去，”他说，沉默一会儿又补充说：“你，如我所见，是个读书人，用不着一个人穿着乞丐的破衣烂衫到处流浪。我在该撒里亚有座大图书室，我很富有，我打算把你录用了。你将整理和保管古代纸莎草纸的文献，有个温饱。”

马太起身答道：

“不，我不愿意。”

“为什么？”总督忧郁着脸，问道，“我令你讨厌，你怕我？”

同样的坏笑使马太的脸变得更难看，他说：

“不，由于你会怕我。在你杀害他之后，看着我的脸，你将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会很轻松。”

“住口，”彼拉多说，“把钱拿着。”

马太摇头不同意，而总督继续说：

“我知道，你把自己当做耶稣的门徒，但我要告诉你，你从他教你的东西里什么也没领会。因为如果你有所领会，就一定会从我这里拿走点什么。你该注意到，他临死前曾说，他不怪罪任何人，”彼拉多意味深长地举起一根手指，他的面孔抽搐着。“要是他，也一定会拿的。你生性残暴，而他不是。你将去哪儿？”马太突然凑近桌子，双手撑着它，目光急切的看着总督，悄声对他说：

“大人，你该知道，我要在耶路撒冷杀一个人。我想把这告诉你，是想让你明白，还将流血。”

“我也知道血还是要流的，”彼拉多回答说，“你这番话并不令我吃惊。当然，你是想杀掉我？”

“杀掉你我做不到，”马太回答说，咧嘴笑了，“我没有笨到连这笔账也算不清，但是我要杀掉加略人犹大，我将把残生献上。”

这时，总督的眼睛里显露出心满意足的神情，他用手指招呼利未·马太靠近些，说：

“你连这都做不好了，你别给自己添麻烦了。犹大今晚已经被杀了。”

马太从桌子旁跳开，恶狠狠朝四周顾盼着，大声喊叫：“谁干的？”

“你别忌妒，”彼拉多咧嘴笑着回答说，搓了搓手，“我怕，除了你，他另外有一群崇拜者。”

“谁干的？”马太悄悄重复道。

彼拉多回答他：

“是我。”

马太张着嘴，古怪地瞅着总督，而总督却说：

“当然，做这种事少了点，但不管怎样说是我干的。”接着又补充道：“哦，现在你该拿点什么了吧？”

马太想了想，开始变温和些，最后说：

“请递给我一张干净的羊皮纸。”

一小时过去了。马太已不在总督府。现在打破黎明前的寂静的，只有花园里哨兵们轻轻的脚步声。月光很快暗然下去，天空的另一边已经可见启明星的白色斑点。几盏灯火早已熄灭。卧榻上躺着总督。一只手放在面颊下面，他睡着了，静静地呼吸着。他的身旁沉睡着班加。

犹太第五任总督本丢·彼拉多就这样迎来了正月十五日的黎明。

## 第二十七章 五十号单元的终结

当玛格丽特读到这章的最后一句“……犹太第五任总督本丢·彼拉多就这样迎来了正月十五日的黎明”时，黎明到来。听得见一群麻雀如何在小院里那枝白柳和椴树的枝头上，进行着清晨愉快而热烈的交谈。

玛格丽特从扶手椅上站起身，伸个懒腰，只是现在她才感觉到精疲力竭，真想睡一觉。有点应说明的是，玛格丽特的精神一切正常。她的思想没有紊乱，神奇地度过的那个夜晚丝毫没有破坏她的平静。回忆那些往事：她在撒旦舞会上，大师奇迹般回到她身边，长篇小说被焚毁后又重新获得，小巷的地下室里一切重新恢复原状，告密者阿洛伊齐被赶出小屋，也没有使她激动异常。总之，同沃兰德的结识并没有给她带来任何损害。一切仿佛就像应该的那样。她走进邻屋，判断大师确实睡熟了，很平静，就关上不需要的台灯，自己也伸开腿躺倒在对面墙边那张铺着破旧床单的沙发上。一会儿她就睡着了，那天早晨她连梦都没有做。地下室里的两间小屋悄然无言，房东的整幢小楼默然无声，僻静的小巷里也都静悄悄的。

然而这时，也就是在星期六的黎明时分，莫斯科某机关的整整一层楼都未曾睡觉，这一层楼面朝一个柏油大广场的所有窗户都灯火通明，东升的旭日光辉都显得暗淡。专用车辆已带着轰鸣声慢慢行驶，用刷子清扫着广场。

整个楼层被沃兰德一案侦破组占用，十个办公室里电灯整夜亮着。

其实，案情自打星期五已经明朗了案情，当时由于游艺场的主要领导失踪和前天魔法师作精彩演出时发生的各种不成体统的丑事，游艺场不得不关闭。可是关键问题是，各种新而又新的材

料始终连续不断被送到这个不眠的楼层。

这是一宗十分离奇的案子，带有非常明显的荒诞不经，同时又搀杂着某些催眠术的鬼把戏和显而易见的刑事犯罪的成份。现下此案的侦查人员必须把发生在莫斯科不同地点的所有形形色色、毫无头绪的事件杂乱在一起。

第一个不得不来到这个彻夜不眠、灯火通明的楼层的，是戏剧声响委员会主席阿尔卡季·阿波尔洛诺维奇·谢姆普列亚罗夫。

星期五，中饭后，在他位于石桥附近一幢楼房的单元里，电话铃响了，一个男人在电话里要阿尔卡季。走到电话机旁的阿尔卡季的夫人阴郁地回答说，阿尔卡基不舒服，躺下睡了，不能来接电话。但是对方说，阿尔卡季不得不起来接。当阿尔卡季夫人问对方从哪里打来电话时，电话里的声音很简短地回答了她。

“请等等……马上……立刻……”平时十分傲慢的戏剧声响委员会主席的夫人轻声囁嚅道，并且立刻飞快地跑进，把阿尔卡季从床上叫起来，躺在床上的阿尔卡季一回忆起晚上的演出和深夜他的萨拉托夫内侄女被从单元里赶出去的丑闻，便感到万分痛苦。

是的，不是马上，甚至也不是立刻，而是四分钟后，阿尔卡季左脚蹬着鞋，来到电话旁只穿了内衣，含糊不清地对着话筒说：

“对，是我……遵命，遵命……”

他的夫人，这一刻早已把被当场揭底的不幸的阿尔卡季所干的所有对她不忠的龌龊行为忘个净光，把一张惊恐不安的脸伸进过道门，同时将一只鞋举在空中悄声说：

“穿上鞋，一只鞋……脚会着凉的，”对此阿尔卡季光着一只脚不耐烦地朝妻子挥挥手，凶狠的看了她一眼，对着话筒喃喃道：

“对对对，可不是，我理解……马上去。”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晚上，阿尔卡季都是在进行侦查的这个楼层里度过的。这是一场难堪而又毫不毫不愉快的对话，因为必须彻底坦白这场无耻的演出和在包厢里的斗殴，顺便还必须谈谈叶洛赫大街的米利察·安德列耶夫娜·波科巴季科，谈谈萨拉托夫的内侄女，以及许多别的会给阿尔卡季带来难言之痛的事。

不过，阿尔卡季毕竟是个有良好教育的人，作为这场不成样子的演出的目击者，他又是个精明能干、熟悉专业的目击者，他十分精彩地描述了戴面具的高深莫测的魔法师本人和他的两位可恶的助手，也十分清楚地记得魔法师的名字就叫沃兰德，这就使得他的证词把侦查工作大大向前推进了。把阿尔卡季的证词同其他一些人，其中包括那些演出结束后遭难的女士们（比如令里姆斯基大吃一惊的那位穿紫色内衣的女士，以及，唉，别的许多女士）和那位被派往花园街 50 号单元的通讯员卡尔波夫的证词进行对照，其实立刻便能确定去何处搜寻所有这些离奇事故的肇事犯的地点。

50 号单元已经去过不止一次，不但进行了仔细的检查，还敲遍了单元的所有墙壁，检查了石砌烟道，寻找过密室。但是这一切措施都毫无结果，数次去单元，没有哪次干那里顺利发现过一个人，尽管十分清楚单元里有人，尽管有些人无论如何是知情人，但一旦向他们提出有关来到莫斯科的外国演员们的情况，所有人都坚决断言莫斯科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魔法师沃兰德。

他到来时，坚决不办登记，也不向任何人出示护照或别的什么证件、合同、契约，谁也听不到有关他的任何情况！游艺演出委员会规划处处长基塔伊采夫指天发誓说，失踪的斯乔帕·利霍杰耶夫没有把什么沃兰德的任何演出节目单都由他审批，也没有打电话向他报告过任何有关这个沃兰德到来的情况。于是他，基塔伊采夫根本不了解斯乔帕是用哪种方式能够允许这种节目在游艺场上演的。当侦查人员告诉他阿尔卡季亲眼见到了在演出节目



的这位魔法师，基塔伊采夫只是两手一摊，两眼朝天上一翻。而且根据基塔伊采夫的目光可以看出并大胆地说，他纯洁如水晶。

那位游艺演出委员会主席普罗霍尔·彼得罗维奇本人……顺便说说：当民警走进他的办公室时，他立刻恢复了穿西服的模样，使得安娜·理查尔多夫娜欣喜若狂，而一场虚惊的民警却感到莫名其妙。还顺便说说：回到自己职位上后，身穿自己条纹灰西装的普罗霍尔对自己暂时离开期间由西服签署的所有批示，表示全部赞同。

……于是，普罗霍尔本人断然否认他与某个沃兰德有任何瓜葛。

因此，不管你如何认为，结果是荒诞至极的：成千名观众，游艺场全体职工，还有最最有文化修养的阿尔卡季，全都见过这个魔法师和他的几位可恶的助手，然而却没有任何可能、在任何地方找到他。您也许会问：怎么回事，难道他在极恶劣的专场演出之后立刻隐身消失了，或是如某些人断言的，他根本就没来过莫斯科？但是，如果第一种情况成立，那么毫无疑问，他在消失不见的同时，还得随身带上游艺场的一帮头头脑脑，但是后者，那么是否就不该有这样的事情：倒霉的剧院主要领导先干了这件伤天害理的事情（您只要回忆一下被打破的办公室的窗户和方块爱司的行为！），然后从莫斯科无影无踪地消失了。

倒是应该给那些主持侦破的人员讲些正义的话。失踪的里姆斯基被他们以令人惊奇的高速度找到了。只要不妨把警犬方块爱司在电影院旁那个出租汽车站附近的行为同某些时间细节相对照，譬如演出什么时候结束，里姆斯基或许于何时消失，便可以立即给列宁格勒发电报。一小时后来了回电（星期五晚上），说是在阿斯托里亚饭店四楼412房间发现了里姆斯基，在他隔壁房间下榻的，是当时正在列宁格勒作巡回演出的莫斯科一剧院的节目主持人，他住的房间，正如上文所讲，也是带灰蓝色描金家具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和漂亮卫生间的套间。

躲藏在阿斯托里亚 412 房间大衣柜里的里姆斯基，被发现后，立即逮捕，并在列宁格勒即遭审讯。此后发往发往莫斯科的电报，通报剧场财务经理处于无责任能力状态，他对所提问题无法抑或不愿作出头脑清晰的回答，只有一个请求，把他藏进装甲囚室，并派武装警卫在他身旁加以照看。莫斯科回电指示将里姆斯基武装押送回莫斯科，因而里姆斯基于星期五晚上在警卫押送下乘晚车启程。

星期五晚上，也发现了斯乔帕的踪迹。查询斯乔帕下落的电报被发往各大城市，并且从雅尔塔回电说，斯乔帕曾在该市，但已乘飞机回莫斯科。

不明下落仅仅剩下是瓦列努哈。这位全莫斯科无人不晓的著名剧场行政协理员，如石沉大海，毫无踪迹可寻。

同时，除了游艺场，莫斯科许多地方发生的事件也需要花很多精力予以解决。需要搞清职工们高唱《光荣的海洋》这件怪事（顺便说说，斯特拉文斯基教授在两个小时的过程中采用某些皮下注射的方法得以使他们恢复了正常），还要搞清那些无法弄清的那种东西假冒钞票向他人或单位支付的人，以及那些因此而蒙受损失的人的情况。

不言而喻，所有这些事件中，最讨厌、最糟糕，最百思不解事件是已故文学家别尔利奥兹的脑袋干脆从格里鲍耶陀夫大厅的棺材里不翼而飞，而且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

十二个人实施侦破，他们就如同织针，把分散于莫斯科的这个复杂案子的所有罪恶的环扣编织在一起。

其中一位侦查人员来到斯特拉文斯基教授的医院里，首先要提供最近三天内住院的人名单。这样便发现了尼卡诺尔·鲍索伊和被摘掉过脑袋的可怜的报幕员。但是在他们身上花工夫很少。现在很容易就能确定，这两个人都是以这个神秘的魔法师为

首的一伙人的牺牲品。但是，侦查员最感兴趣的倒是伊万·别兹多姆内。

星期五晚上，伊万 117 号病房的门开了，进来一个年轻人是圆脸，待人文静而不严厉，一点不像个侦查员，而且还是莫斯科优秀侦查员之一。他见到躺在床上的，是个脸色苍白、消瘦的年轻人，一对眼睛看上去对周围发生的事情缺乏兴趣，忽而看看远处及四周，忽而投向自己的内心世界。

侦查员温和地进行了自我介绍，说他来找伊万聊聊前天在牧首塘发生的事情。

哦，如果侦查员找他来得早些，哪怕，譬如说星期四晚上，那伊万会感到多高兴啊，当时他大吵大闹就是想让大家听他讲牧首塘的事情。现在他想协助逮住顾问的愿望实现了，他已经不用因此而四处奔走，反倒有人来找他，听他讲述星期三晚上所发生的事。

可是，唉，自从别尔利奥兹死后到如今，伊万发生了根本变化。他很乐意、也很有礼貌地回答侦查员提出的各种问题，但是在伊万的目光中，他的语调里透着一种冷漠。别尔利奥兹的命运不再能引起诗人的同情。

侦查员到来之前，伊万正躺着打盹儿，他面前出现一些幻象。于是他见到了一座古怪的、令人迷惑的、虚无缥缈的城市，一块块大理石巨石，一座座剥蚀的柱廊，无数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屋顶，阴森可怖的安东尼塔，西山上一座淹没在一片热带林木绿荫中只有屋顶的宫殿露出来，高耸于这片绿荫中被落日的晚霞照得闪闪发亮的一座座青铜雕像；他见到一队队罗马小队身披铠甲行进在古城墙下。

瞌睡中，伊万跟前出现一个在圈椅上纹丝不动的人，脸刮得光光的，焦躁不安的略黄的脸庞，身披猩红里白斗篷，仇恨的目光盯着郁郁葱葱的异国花园。伊万还看到一座没有树木的黄色山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岗和山岗上几个空荡荡带横木的绞架。

而诗人伊万对发生在牧首塘的事件不再感兴趣。

“您说说，伊万·尼古拉耶维奇，当别尔利奥兹倒在电车下面时，您离旋转栅门有多远？”

伊万的嘴唇稍微一张，不知为何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冷漠的笑容，他回答说：

“我离得很远。”

“这个穿方格子衣服的就在转门旁吗？”

“不，他在附近长凳上坐着。”

“您清楚记得别尔利奥兹摔倒那一刻他没走近转门吗？”

“记得。没走近。他懒洋洋地坐着。”

这些是侦查员提的最后几个问题。问完，他站起身，把手伸给伊万，祝福他快些全愈，并表示希望很快将重新读到他的诗作。“不，”伊万轻声回答说，“我再也不写诗了。”

侦查员礼貌地一笑，说他愿意相信，诗人现在处于某种抑郁状态，但这很快就会过去的。

“不，”伊万说，不朝侦查员，而是朝远处，朝逐渐暗淡的天边望了一眼，“这对我永远也不会过去的。我所写过的诗全是坏诗，现在我才明白这一点。”

侦查员获得十分重要的材料后，离开了伊万。他顺着事件的线索从头至尾走了一遍，所有一切的根源终于找到了。他毫不怀疑这些事件都是从牧首塘的杀人案开始的。当然，无论是伊万，还是这位方格子都没有把不幸的莫斯科文协主席往电车底下推，可以说，他往车轮下的坠落，是一种物理性的自然坠落，没有谁促成。但是侦查员深信，别尔利奥兹扑向电车底下（或是滑到它下面）是催眠使然。

是的，材料已经很多，而且该在何地逮捕什么人也已清楚。但问题是逮捕无法执行。在极其可恶的 50 号单元，应该重复一

遍，毫无疑问是有人的。这个单元时而用干裂的或鼻音似的声音接电话，有时单元里窗户被打开，尤其是单元里留声机还在播放。然而每次派人去，单元里绝对谁也没有。去了不止一次，而且在一昼夜的不同时间里去。并且在单元里撒网一般检查了所有角落。单元早已处在严密监视之下。不仅经过门洞通向院子的那条道已经封锁，连后门和屋顶的烟囱旁也派了警卫。是的，50号单元有点邪门，于些毫无关系。

事情就这样从星期五拖到深夜，直至迈格尔男爵穿着晚礼服和漆皮鞋于星期六凌晨郑重其事地作为客人莅临50号单元。可以听到男爵怎样被请进了单元。十分钟后，不按门铃便拜访了单元，但是不仅没找到里面的主人，而且邪门的是连男爵迈格尔的影子也没看到。

于是，怎么说好呢，事情又拖到了星期六黎明。这时又增添了一些很有趣的新鲜材料。一架从克里木飞来的六座客机在莫斯科机场降落。下飞机的乘客里有位奇怪的乘客。这是位年轻公民，满脸乱蓬蓬的硬髭，三天没有洗漱，眼睛红肿，惊骇不安，没有行李，穿着有些古怪。公民戴了领毛皮高帽，睡衣上罩了件高加索毡斗篷，脚上套一双刚买的天蓝色新皮拖鞋。他从飞机的座舱里刚顺着舷梯下来，就来人到他身边。他们已经等候着这位公民，过了些时候，游艺场令人难忘的经理斯乔帕·利霍杰耶夫便出现在侦查人员面前。他又补充了一些新材料。现在已经清楚，沃兰德对斯乔帕施催眠术假冒演员混进了游艺场，后来又竟然能够把这个斯乔帕从莫斯科扔到了天知道多少公里外的地方。因此，有了更多的材料，但并未由此而变得轻松些，相反甚至还稍稍困难了些。因为很明显，想要控制这么一个能同像斯乔帕这样的人开玩笑，并使他成为玩笑的牺牲品的人，并非轻而易举的。顺便说说，斯乔帕，按他本人的请求，被囚禁于一个可靠的牢房，而杳无音讯失踪了近两昼夜的瓦列努哈回到自己家里，即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遭逮捕，也出现在侦查人员的面前。

尽管对阿扎泽洛作过保证要讲真话，瓦列努哈还是从撒谎开始。不过也不能因此而过于严厉地指摘他。要知道阿扎泽洛是禁止他在电话里撒谎和蛮横无礼，而目前情况下他并没有通过电话谈话。瓦列努哈眼珠左右乱转，他声明星期四白天他待在游艺场自己的办公室里，一个人喝得酩酊大醉，后来便去了一个地方，去哪儿——记不清了，又在一个地方喝了陈年烈性伏特加，在哪儿——记不清了，躺倒在一家围墙下面，在哪儿——还是想不清楚。直到侦查人员告诉行政协理员，他的行为愚蠢而狂妄，妨碍了一桩重大案子的侦破工作，并要对此事负责，他这才嚎啕大哭起来，并且环顾四周，用颤抖的嗓音悄声说，他说谎主要是因为害怕，怕沃兰德一伙人报复，他已经落入过这伙人手中，他哀求，渴望把他关进装甲牢房里。

“呸，真是奇怪了！他们总惦记着这个装甲牢房，”进行侦破的一个侦查员唔唔叫。

“这帮坏蛋把他们都吓坏了，”那个找过伊万的侦查员说。他们尽其所能安慰他，对他说，不用任何牢房他们也将保护他，这样才搞清楚，他没躺在围墙下喝过什么陈年伏特加，而是有二人打了他一顿，一个长着大獠牙和红头发，另一个是胖子……“啊，像只公猫？”

“对，对，对，”行政协理员被吓得呆住了，他悄声说，频频回头看，把进一步的细节和盘托出，交待他如何在50号单元里待了两天，当吸血鬼和眼线，差点杀死了里姆斯基……

这时，乘列宁格勒列车押解回来的里姆斯基也被带到了侦查人员面前。但是这个吓得直打哆嗦、精神紊乱、同过去的财务经理很难相认的白发老头，不管怎样不能把真相透露，从这个意义上说原来是个老顽固。他一口咬定，从未在深夜自己的办公室里见过什么赫拉，以及瓦列努哈，他只是头晕起来，在没有知道的

情形下，乘火车到的列宁格勒。不用说，有病的财务经理作完自己的证词之后，也要求把他关进装甲牢房。

安努什卡是在阿尔巴特街上的一家百货商店里试图把一张十美元的钞票付给女收银员时被捕的。安努什卡作出的陈述，说什么有人从花园街大楼的窗户里飞了出去，她捡到一只金马掌，按她的话说，她捡起来是为了送交民警局，等等，侦查人员听得聚精会神。

“马掌确实是金的还镶满钻石吗？”他们问安努什卡。

“俺难道连钻石都认不得吗？”安努什卡回答说。

“但是，您不是说，他给您的是十卢布一张的纸币吗？”

“俺还不认得十卢布钞票吗，”安努什卡回答说。

“那什么时候它们又变成了美元？”

“俺不知道究竟什么是美元，没来没有看过，”安努什卡尖声回答说，“俺觉得自己是对的！这是给俺的奖赏，俺是拿它买印花布……”接着她胡扯起来，说是她对房管所不负任何责任，是房管所把不三不四的人领进五楼的，让他们把左邻右舍闹得不得安宁。

这时侦查员朝安努什卡挥了下笔，因为她确实腻烦至极，给她在绿卡上开了张通行证，安努什卡从大楼里消失后，大家才松了口气。

然后又有许多人鱼贯而入，其中包括刚被捕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他的被捕纯粹是因为自己爱吃醋的妻子的愚蠢，她一大早就到民警局报案，说她的丈夫失踪了。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把那张证明他在撒旦舞会上度过一宵的滑稽证明信往桌上一搁，却没令侦查人员感到惊奇。他在自己的陈述中讲到如何将玛格丽特·尼古拉耶夫娜的家庭女工赤身裸体驮在自己身上在空中飞行，飞到一条无可得知河里洗澡，说到在此之前没穿衣服的玛格丽特突然出现在窗口上，不过还是回避了一些真实情况。譬如，他认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为没有提及的必要对于他手中拿着玛格丽特扔下来的绣花衬衣闯进她的卧室和说出娜塔莎的名字。从他的话里可以得知，娜塔莎是从窗子里飞出去的，骑上他，离开了莫斯科“我受暴力的驱使，被迫屈服，”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说，并在结束自己的陈述时请求这件事一句话也不要通知他夫人。他被允许了。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的证词有可能确定，玛格丽特和她的家庭女工娜塔莎也消失得踪迹全无。因此也该采取措施对她们进行搜查。

星期六上午侦查人员忙得一秒钟都停不下来。城里这时候出现了根本无法容忍的谣言，并且扩散得很快，谣言中很小的一点真相被炒成最最冠冕堂皇的谎话。说是游艺场有过一场演出，散场后所有两千名观众光着身子突然跑到了街上，还说花园街上破获了一家印制有魔力的假钞工厂，一帮匪徒绑架了娱乐部门的五位主任，但民警局当即把他们全都找了回来，等等，还有许多，甚至都不想重复说。

正在这时，时近中午，正在进行侦破工作的地方响起电话铃声。花园街有人报告说，可恶的单元里又出现有人的迹象。单元里的窗户被从里面打开，钢琴声及歌声传了出来，窗子里发现一只坐在窗台上晒太阳的大黑猫。

炎热的下午四点左右，一大帮穿便衣的男人从三辆汽车上下来，有些人在距花园街副 302 楼还有一段路的地方下了车。这时下车的一个大组分成两小组，一组穿从门楼及院子穿过直奔六门的大门，另一组打开平时钉死的通向后门的小门，两组顺着不同的楼梯登楼直扑 50 号单元。

这时脱下燕尾服、穿上自己平时服装的科罗维耶夫和阿扎泽洛在单元的餐室里早餐刚吃完。沃兰德按自己的习惯待在卧室里，而公猫在何处却不清楚。但根据从厨房里传来的锅的丁当声，可以设想别格莫特就在那里，按自己的习惯干蠢事。



“楼梯上的脚步声说明了什么？”科罗维耶夫问，用小勺在杯子里搅黑咖啡。

“是来逮捕我们的，”阿扎泽洛回答说，喝完一小杯白兰地。“啊哈，有好戏看了，”科罗维耶夫说。

就在这时，从大门楼梯登楼的小组已经来到三楼的楼梯口。那里有两个管道工正在慢腾腾地摆弄暖气片。上来的人同管道工交换了一下含有深意的眼色。

“都在家，”一个管道工悄声说，用小锤敲着管子。

于是走在前面的那个公开从大衣里掏出黑黑的毛瑟枪，而另一个跟在他身旁掏出了万能钥匙。总的来说，来到50号单元的各个装备精良。有两个人兜里装着细细的、容易打开的丝网。有一个人身上还带了副套索，另一个带着好些纱布口罩和小玻璃管的氯仿。

转眼间，50号单元的正门被打开了，所有的人都走进了前厅，这时厨房门也砰的一响，说明第二组也从后门及时赶到。这次行动即使不能说有完全的把握，但成功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人们即刻分散到各个房间，哪儿也没找到人，但是餐室里有一些吃剩的食物，显然是刚舍弃的早餐，而在客厅壁炉台上水晶玻璃高水瓶旁蹲着一只硕大的黑猫。它用前爪抱着一只汽油炉。在一片寂静中，进到客厅的人们对这只公猫观察了相当长的时间。

“嗨……还真够壮的，”来人中有人悄声说。

“我不淘气，也不随便招惹别人，我在修汽油炉子，”公猫不友好地沉下脸说，“我还认为有责任提醒你们，公猫是一种古老的、不容侵犯的动物。”

“干得真干净利落，”一个进屋的人悄声说，另一个则大声而明确地说：

“喂，不可侵犯的说腹语的公猫，请过来吧。”

丝网张开，腾空而起，可是令众人大吃一惊的是，丝网并没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有抓住黑猫，而是罩在了高水瓶上，它砰的一响顿时摔碎了。“未做成定约，输了，”公猫大吼道，“乌拉！”说着它把汽油炉往边上一放，从后背掏出一把勃朗宁手枪，一眨眼工夫枪口就对准了站得离他最近的人，但此人比公猫抢先射击，手中火光一闪，随着毛瑟枪的枪声公猫头朝地扑通一声从壁炉台上栽到地板上，摔掉了手枪，汽油炉也被碰倒了。

“全完了，”公猫用微弱的声音说，软弱无力地伸开四肢躺在血泊中，“请离开我一会儿，让我同人间告别。噢，我的朋友，阿扎泽洛！”公猫呻吟着，流着血，“你在哪儿？”公猫把暗淡的目光移向餐室门，“在一场力量悬殊的战斗中，你没来帮助我。你抛弃了可怜的别格莫特，你喜爱喝酒，是的，上等白兰地，胜过了救人！那好吧，但愿我的死将压在你心头上，我要把勃朗宁手枪遗赠给你……”

“网子，网子，网子，”人们围在公猫周围不安地悄声说。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丝网，在某人的口袋里钩住了，掏不出来。

“现在唯一能治疗我的致命伤的方法，”公猫说，“是喝口汽油……”于是他趁乱对着汽油炉上的圆孔喝了不少汽油。顿时前左爪底下的血不再流了。公猫一跃而起，显得生气勃勃、精力充沛，它把汽油炉夹在腋下，蹦跳着回到壁炉上，又撕碎壁纸，缘墙而上，两秒钟后它已处在众人上方，坐在了金属窗帘架上。

刹那间，几双手抓住窗帷，把它连同窗帘架一起拽了下来，阳光因此照射进遮在阴影下的房间。但是无论是假装受伤而恢复健康的公猫，还是汽油炉子都没有掉下来。公猫没有丢开汽油炉，竟然能够从空中跃过，跳到了悬挂在房间中央的枝形吊灯上。

“把折叠梯拿来！”众人在下面喊。

“我要求决斗！”公猫大吼一声，在晃晃悠悠的枝形吊灯上，从众人头顶上飞过去，这时它的爪子上又有了一支勃朗宁手枪，

而把汽油炉子稳稳当当放在枝形吊灯的支架中间。公猫挂在吊灯上，在这些不速之客的上方像钟摆一样飞行，朝他们开枪射击。整个单元都被乒乒乓乓的声音震动着。水晶玻璃的碎片从枝形吊灯上纷纷落下，掉在地板上，壁炉上的镜子出现星状裂隙，尘土四处飞扬，射击过的子弹壳在地板上乱蹦，窗玻璃纷纷破碎，被射穿的汽油炉开始漏油。现在人们已经不打算活捉公猫，作为回击，来人们用毛瑟枪准确而疯狂地朝公猫的头、胸部、腹部和背部射击。射击声在院子的柏油路上引起一片恐慌。

但是这场枪战持续不久就自然而然平息下来。问题是它没有给公猫和来人造成任何伤亡。不但没有打死任何人，甚至连受伤的也没有；所有人，包括公猫都平安无事。来人中的一位为了彻底检验一下这种怪事，朝可恶的公猫头部连发五枪，公猫也利落地回射了整整一弹夹。情况也一样，这对双方都没有任何影响。公猫在枝形吊灯上摇晃，摆幅越来越小，不知为何还往枪口上吹气，往自己的爪子上吐唾沫。默默站在下面的人们的脸上全露出困惑不解的神。射击竟然完全失去作用，这可是破天荒的事情，或是破天荒的事情之一。当然也可能，假设公猫的勃朗宁手枪是玩具枪，可是众人的毛瑟枪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假玩意。公猫的头一次枪伤是怎么回事，很明显，毫无疑问不是别的，而是一种魔术和卑鄙下流的假装行为，一如它喝汽油的假把戏。

众人又试着想把黑猫逮住。套索被抛了出去，它钩住了吊灯上的一支蜡烛，吊灯跌落下来。它摔在地板上的声音仿佛震动了整幢大楼，却一点用也没有处。在场的人都溅了一身碎片，而公猫却在空中轻捷地窜过，高踞于天花板下的壁炉镏金镜框上部。它不想往什么地方溜，甚至相反，坐在比较安全的地方，说起话来。

“我实在搞不明白，”它从上面说，“为什么那么粗暴地对待我……”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时，它的话在一开始就被不知从哪里传来的严厉的低音打断：

“单元里出什么事啦？影响我干活。”

另一个鼻音很重的难听的声音说：

“哼，当然是别格莫特，真他妈的见鬼！”

第三个刺耳的声音颤抖着说道：

“阁下！星期六啦。太阳都落山了。我们该启程啦。”

“对不起，我不能再聊了，”公猫从镜子上说，“我们该走啦。”

它扔掉自己的勃朗宁手枪，把窗户上的双层玻璃敲碎。接着把汽油往上泼，这汽油便自行着起火来，烈火直冲天花板。

火着得非同一般，迅猛异常，甚至不同于汽油的燃烧。顿时壁纸冒烟，烧到了掉在地板上的窗帷，打坏的窗户上的窗框开始阴燃。公猫咪咪叫着，纵身从镜子上跳到窗台，带着汽油炉，消失在窗外。外面响起了枪声。一个蹲在珠宝商太太窗前防火铁梯上的人，见到公猫从一个窗台跳到另一个窗台，朝Ⅱ字形大楼拐角的排水管方向窜去时，便朝它开枪射击。公猫却顺着排水管攀上了屋顶。

在那里，守伺在烟囱旁的警卫也开了枪，可惜也仍然一点用处也没有，于是公猫在照耀全城的落日余辉中悄悄溜走了。

这时候，单元里，来人脚下的镶木地板烧着了，于是在火中，在原先公猫假装受伤倒下的地方，产生了一股越来越浓的黑烟，现出了一具从前的迈格尔男爵的尸体，下巴颏向上翘着，眼睛有如玻璃球。人们已经没有能力把他抢救出来了。待在客厅里的众人在镶木方格地板上跳跃着，纷纷用手掌拍着冒烟的肩部和胸部，退进了书房和前厅。那些待在餐室和卧室里的人们穿过过道逃跑。慌忙逃跑的还有待在厨房里的人，他们也都向向前厅冲过去。客厅已经消失在一片浓烟滚滚的，火海中。有人在逃跑时

并没有忘记拨通了消防部门的电话，对着话筒简短地喊了一声：

“花园街，副 302 号！”

人民无法再在房间中停留了。火焰卷到前厅。连呼吸都不再容易。

头几股浓烟刚从被施了魔法的单元那毁坏的窗户里冒出，院子里便响起了人们绝望的叫喊声：

“着火了，着火了！我们烧着了！”

大楼的各个单元里，人们开始在电话里喊叫：

“花园街！花园街！副 302！”

正当长长的红色汽车从城市的各个方向风驰电掣般驶来，令人心悸的铃声在花园街上空响起，在院子里乱窜的人们看到从五楼的窗户里，随着浓烟飞出三个不很真切像是男人的身影和一个裸体女人的身影，腾空而去。

## 第二十八章 科罗维耶夫和 别格莫特的最后奇遇

这些人影是否真的存在，抑或他们只不过是花园街这幢倒霉大楼里那些被吓得惊慌失措的居民们的幻觉，当然谁也说不清楚。如果真的有这么回事，那么他们直接去了什么地方，同样无人知道。他们是在什么地方分开的，我们也无可奉告，但是我们知道花园街失火以后大约过了一刻钟，在斯摩棱斯克市场的外汇商店玻璃门旁，出现了一位高个子公民，穿了件方格西服，领着条硕大的黑猫。

公民灵巧地穿过人群，向外拉开商店大门。但这时候，一个矮小、瘦得皮包骨、极不友好的看门人挡住了他的去路，恼怒地说：

“不准带猫。”

“对不起，”高个子大声说，并把骨节粗大的手放到耳旁，像个听觉迟钝的人，“您说的是带猫吗？可黑猫在哪儿呢？”看门人垂下眼睛，便明白了：公民腿旁的猫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已经窜过他的肩膀已走进商店的一个胖子，他戴顶有窟窿的鸭舌帽，那副嘴脸确实有点像公猫。胖子的手里捧着只汽油炉。

这对客人，不知为何并不中看门人兼厌世者此人的意。

“我们这里只收外币，”他用嘶哑的声音说道，从乱蓬得像流放的木材那样瓦灰色的眉毛下面恼怒地盯着对方。

“我亲爱的，”高个子大声说，一对眼睛在快散架的夹鼻眼镜后面闪闪发光，“您怎么知道我没有那玩意呢？您是以貌取人吗？千万别干这种事，最最亲爱的保安！您这样有地位也会犯错误的。再读一遍哈里发阿里·拉希德的传记吧。但是眼下，把这部传记暂且扔一边，我想对您说，我要向经理告您一状，告诉他您是什么东西，让您在这扇闪闪发光的玻璃门之间失去您的位置。”

“我也许有满满一汽油炉外币，”公猫模样的胖子气冲冲地插嘴说，一个劲地往商店里走。从后面已经挤过来一大群人，用憎恨、怀疑的目光望着这对怪人，看门人躲了起来，于是我们的熟人科罗维耶夫和别格莫特毫不费力地进了商店。

他们首先在这里参观，接着科罗维耶夫亮起洪亮的嗓门说，那声音商店的每个角落绝对都听得见：

“商店太漂亮了！非常、非常好的商店。”

顾客从柜台旁都回过头来，望着说话人，尽管他完全有理由对商店表示自己的印象。

方格架子上摆放着上百块色彩丰富的印花布。它们后面成匹地堆着细平布、希丰纱和做燕尾服的呢子。成堆装有各式鞋子的鞋盒伸向远处，有些女公民坐在矮凳上，右脚穿着旧鞋，左脚套着一只新的亮晶晶的敞口女便鞋，关注地在地毯上跺着脚。拐角后面的某个深处传来留声机的声音。

但是，科罗维耶夫和别格莫特绕过这些迷人的柜台，径直朝食品和糖果点心部的方向走去。这里十分宽敞，女公民们穿着连衣裙，戴着圆形软帽，并不像在印花布部那样拥挤。一个个子矮矮的、完全正方形的人，脸刮得发青，戴副角质眼镜头上是一顶崭新的呢帽，绦带上既没有皱纹，也没有痕迹，穿件淡紫色大衣，戴着红棕色鞣革皮手套，站在柜台旁，颐指气使地在小声说着什么。售货员穿着干净的白罩衣，戴着蓝色小帽接待着淡紫色顾客。他用一把十分锋利的小刀，极像利未·马太偷来的那把刀，从肥肥的、粉红色的鲑鱼肉上割下像蛇那样泛着银白色光泽的一层鱼皮。

“这个地方太好了！”科罗维耶夫激动地承认道，“外国人令人产生好感，”他友善地用手指指了指淡紫色的背影。

“不，法戈特，不，”别格莫特若有所思地说，“朋友，你错了。在淡紫色绅士的脸上，我觉得，缺少点什么。”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淡紫色的后背哆嗦了一下，但是也许，这仅仅是个偶然的現象，因为一个外国人不可能明白科罗维耶夫和他的同伴之间用俄语进行的交谈。“矮子？”淡紫色顾客严厉地问。

“和解吧，”售货员说，熟练地用刀尖在鱼皮上刮着。

“矮子我喜欢，坏人——不是，”外国人严肃地说。

“当然！”售货员兴奋地说。

这时，我们的老熟人离开外国人和他的鲑鱼走到糖果点心柜台前。

“今天真热，”科罗维耶夫对一个红脸蛋的年轻女售货员说，但他没有任何反应。“桔子怎么卖？”于是科罗维耶夫询问道。

“三十戈比一公斤，”女售货员回答说。

“太贵了，”科罗维耶夫叹口气说，“唉，唉……”他考虑了一下，还是对自己的伙伴说：“请用吧，别格莫特。”

胖子把自己的汽油炉夹到腋下，在堆成三角形的一堆桔子中拿了上面的一个，立刻带皮把它吃了，又抓起第二个。女售货员怕得要命。

“您疯啦！”她叫道，脸上失去了颜色，“请您付支票！支票！”糖果钳子掉了下来。

“小心肝，亲爱的，美人儿，”科罗维耶夫嘶哑着说，翻过柜台，向女售货员使眼色，“我们今儿没带外币……您能有什么办法！但是，我向您保证，下次给，无论如何不迟于星期一，我们全付现款。我们离这里不远，在花园街，着火的地方。”

别格莫特吞下第三只桔子，把爪子伸进一座巧克力做的精巧的建筑物中，掰下了下边的一块，当然建筑物全倒塌了，他把它同金色糖果纸一起吞了下去。

鱼柜台后面拿着刀子的售货员们仿佛惊呆了，淡紫色外国人朝强盗们转过身来，人们顿时发现别格莫特说得并不对：

穿淡紫色大衣的人并非脸上缺少点什么，正相反，多半是多



了些什么——耷拉下来的脸颊和滴溜乱转的眼睛。

女售货员的脸色全变了，她无望地冲整个商店大叫起来：

“帕洛西奇！帕洛西奇！”

一群人开始从印花布部朝喊叫声蜂拥而来，别格莫特离开诱人的糖果堆，又把爪子伸进挂有“刻赤上等鲱鱼”牌子的大圆桶，取出两条鲱鱼，把它们吃掉，吐出鱼尾巴。

“帕洛西奇！”绝望的喊声在糖果柜台后又响了起来，而鱼柜台后面一个留西班牙式小胡子的售货员高声喊道：

“你这是干什么，畜生？！”

帕洛西奇已经匆匆向出事地点赶来。这是个仪表堂堂的男子，穿着干净的白罩衣，像个外科医师，口袋里别支铅笔。帕洛西奇看来是个经验丰富的人。看到第三条鲱鱼的尾巴还在别格莫特嘴里，他眨眼间对形势作出了正确判断，一切全清楚了，他并不与这些无赖们争吵，而是在远处挥了下手，命令道：

“吹警笛！”

看门人从玻璃门跑到斯摩棱斯克市场拐角，令人不安的警笛声也随即响起。恶棍们被包围了，于是科罗维耶夫也马上采取了行动。“公民们！”他扯着颤抖的细嗓门大声喊道，“这算怎么回事？干什么？请允许我向你们提出这个问题！一个穷人，”科罗维耶夫让自己的声音中带上些颤抖，指着立刻装出一副哭丧着脸模样的别格莫特，“一个穷人修了一整天的汽油炉子；他饿极了……可他从哪儿去搞外币哪？”

平日持重文静的帕洛西奇对此严厉地喊道：

“别来这一套！”他在远处已经忍不住也参加进来。这时大门旁嘟嘟的哨声响得更欢快了。

但是科罗维耶夫没有为帕洛西奇的一句话而分心，继续说：

“从哪儿？我问这里的每一个人！他饿得筋疲力尽，口渴难熬！就算苦命人拿了个桔子尝了尝。这个桔子总共就值三戈比。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瞧，他们就吹起哨来，有如春天里夜莺在林中啼啭，把民警惊动了，打断了他的工作。他可能吗？啊？”这时科罗维耶夫指着淡紫色胖子，不知为何他脸上露出强烈的惊慌不安，“他究竟是什么人？啊？他从哪儿来？干什么？难道没有他我们就腻烦了？难道非邀请他不成？”他冷嘲地撇下嘴，冲昔日的合唱指挥大声吼道，“瞧见没有，他穿着考究的淡紫色大衣，蛙鱼吃得全身发胖，身上装满了外币，而我们呢，我们呢？！我感到痛苦！痛苦啊！痛苦啊！”科罗维耶夫哀号起来，如同古老婚礼上的男傧相。

这篇愚蠢的、不知深浅、而且也许政治上有有害的言论，使帕洛西奇愤怒得颤抖起来，但是，尽管是这样，从聚集起来的人群的目光中可以看出，它引起了相当多人的同情！特别是当别格莫特公猫把肮脏的破破烂烂的袖子放到眼前，凄惨地大叫时：

“谢谢，忠实的朋友，你为一个遭难的人仗义执言是要遭麻烦的！”形势竟然出现了奇迹般的变化。一个十分文质彬彬、性格温顺的老人，穿得很寒酸，但干干净净，在糖果点心部买了三块杏仁点心的老人，突然激动起来。他的眼睛里闪耀着战斗的光芒，脸涨得通红，把包着点心的小纸包摔到地板上，大叫道：

“说得对！”一副儿童般尖细的嗓音。接着他一把夺过托盘，从托盘上扔掉被别格莫特搞坏的巧克力埃菲尔铁塔的残余，挥舞着它，左手一把揪下外国人的呢帽，右手挥舞着，用托盘平着砸外国人的秃头。响起了薄铁皮从载重卡车上扔到地面上。胖子脸色煞白，仰面倒下，一屁股坐进装刻赤鲱鱼的桶中，桶里冒出腌鲱鱼的盐水喷泉。同时第二个奇迹也产生了。淡紫色的人倒在桶上，用纯正的俄语，不带任何口音地叫了起来：

“杀人啦，叫民警！土匪杀人啦！”毫无疑义，由于惊吓过度，他突然间掌握了迄今为止他不了解的语言。

这时候，看门人已经停止了吹哨，在激动不安的人群中出现了两顶民警的盔形帽，而且越来越近。但诡诈的别格莫特好像在

澡堂子里用舀子冲长板凳那样，突然开始用汽油炉往糖果点心柜台倒汽油，并且汽油自己就突然冒出火焰。火苗往上窜，并顺着柜台蔓延，水果筐上美丽的纸带马上就被点燃。售货员们尖叫着从柜台后面四散逃窜，当他们刚从柜台后面跳出来，窗户上的亚麻布窗帘突然着火。地板上的汽油也燃烧起来。人群立刻发出一阵绝望的尖叫着，从糖果点心部往后冲去，踩倒了不再有用的帕洛西奇，而鱼部的售货员们带着自己磨得极锋利的刀子，一个接一个从鱼柜台后面快步跑向后门。淡紫色公民费力地从桶里钻出来，全身盐水，越过柜台上的鲑鱼，跟着他们跑。入口处玻璃门上的玻璃片刻被慌不择路的人们挤碎，发出清脆的响声，纷纷掉落下来。而两个恶棍——无论是科罗维耶夫，还是偷吃的别格莫特——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究竟去了哪儿，谁也不知道。后来，斯摩棱斯克市场上外汇商店里那场火灾的目击者们说，这两个流氓好像腾身而起，在天花板下面飞行。结果像儿童汽球那样在那里爆了。当然，事情以这样的结局收场，令人怀疑，但我们毕竟不知道那些我们并不清楚的事情。不过，我们知道就在斯摩棱斯克市场上出事以后不久，别格莫特和科罗维耶夫已经来到林荫大道的人行道上，恰巧就在格里鲍耶陀夫姑妈的那幢楼旁。科罗维耶夫在栅栏旁停住脚步说：“哦，原来这就是作家之家。知道吗，别格莫特，关于这幢楼我听到过许多很高的评价。我的朋友，请你把注意力移向这座小楼吧！想想无数天才在这个屋顶下荟萃和成长，真叫人高兴。”

“就像温室里的菠萝，”别格莫特说，为了更好地欣赏欣赏这座带圆柱的奶油色楼房，他索性爬上了铁栅栏的水泥底座。“完全正确，”科罗维耶夫同意自己形影不离的伙伴的说法，“当你想到这座楼里现在正产生《堂吉诃德》或是《浮士德》，或是，真见鬼，《死魂灵》未来的作者时，心里就会突然感到甜滋滋的！啊？”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真是了不起，”别格莫特证实道。

“是的，”科罗维耶夫继续说，“非凡的作品将会在这座楼的温室里产生，几千名忘我奋斗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屋檐下，决心为墨尔波墨涅、波吕许谟尼亚和塔利亚的事业，献出自己的生命。你想象一下，当他们中有人起个头把《钦差大臣》或是至少把《叶甫根夫·奥涅金》奉献给广大读者，那将会是多么轰动一时的大事啊！”

“那还用说，”别格莫特又证实道。

“是的，”科罗维耶夫继续说，并且担心地竖起根指头，“但是！但是，我现在要说的和重复的是但是！倘若某些微生物不袭击这些娇嫩的温室里培养出来的植物的话，倘若它们的根部不会蛀坏、不腐烂的话！而这对菠萝是常有的事！喔唷唷，太常见了！”

“听我说，”别格莫特把自己的圆脑袋伸进栅栏的孔中，探询道，“他们在凉台上做什么啊？”

“吃午饭，”科罗维耶夫解释说，“我对此补充一点，亲爱的，这里的餐厅是相当不错的，价钱也比较合理。其实我也跟出门作长途旅行的游客一样，想吃点东西，喝一大杯冰啤酒。”

“我也是，”别格莫特回答说，于是两个坏蛋顺着椴树下的柏油小路，径直朝尚未预感到大祸临头的餐厅凉台走去。

一位面色苍白、寂寞无聊的女公民，穿着白袜，戴顶带小把儿的白色圆形软帽，坐在从拐角去凉台的入口旁一张维也纳式的椅子上，拐角那里棚架的绿荫里开了一个入口。她面前的一张普通饭桌上放着一本厚厚的记录，女公民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把进餐厅的人员一一作了登记。科罗维耶夫和别格莫特正是被这位女公民不客气地拦住了。

“你们的证件？”她惊讶地望一眼科罗维耶夫的夹鼻眼镜，也瞥了一眼别格莫特的汽油炉子和他那扯破的衣袖肘部。

“抱歉，什么证件？”科罗维耶夫问，做出很惊讶的表情。

“你们是作家吗？”女公民同样问。

“当然，”科罗维耶夫庄重地回答说。

“你们的证件？”女公民重复道。

“亲爱的……”科罗维耶夫温柔地说。

“我不是亲爱的，”女公民打断他。

“噢，真遗憾，”科罗维耶夫失望地说，并且继续道：“那好吧，既然您不乐意当亲爱的，这本是件很高兴的事，那您就不当吧。那么为了确认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作家，难道也必须让他出示证件吗？您只消从他的任何一部长篇小说中选取五页，就能马上确定，您是在同作家打交道。我以为，他是没有任何证件的！你怎么认为？”科罗维耶夫问别格莫特。

“我打赌，他没有，”别格莫特回答说，把汽油炉放在桌上的登记簿旁，用手擦了擦已经被熏黑的前额。

“您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被科罗维耶夫搞糊涂的女公民说。

“哦，你怎么敢肯定，”科罗维耶夫说。

“陀思妥耶夫斯基死了，”女公民说，但声音有些发颤。“我抗议！”别格莫特大声嚷嚷。“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永生的！”

“你们的证件，公民们，”女公民说。

“哪能呢，归根结底这太可笑了，”科罗维耶夫不认输，“确定一个作家不是靠证件，而是根据他所写的东西！您怎么知道我的头脑里会产生什么构思呢？或是在这个头脑里？”他指着别格莫特的头，别格莫特立刻摘下鸭舌帽，仿佛想让女公民能更好地欣赏它。

“请让开，公民们，”她说，已经有些发怒。

科罗维耶夫和别格莫特闪开，给一个穿灰西服的作家让道，此人没系领带，穿件夏季白衬衣，衬衣领子翻在西服领子外面，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腋下夹着份报纸。作家有礼貌地朝女公民打了个招呼，边走边往递给他的登记簿上画了个花字尾，进了凉台。

“唉，轮不到我们，轮不到，”科罗维耶夫凄凉地说，“我们两个太可怜了，连安身之所都找不到，那么想得到的这杯冰啤酒可归他所有，我们的处境太可悲、太难了，我不知该怎么办。”

别格莫特只是摊开双手，做出痛苦的表情，把鸭舌帽往长着十分像猫毛的浓密头发的圆脑袋上一扣。这时，女公民头上传来声音不高、却十分威风的嗓音：

“索菲娅·帕夫洛夫娜，让他们进来。”

女公民惊讶地拿着登记簿；棚架的绿荫中出现了海盗的燕尾服、白衬胸和尖胡子。他殷勤地望着两个不体面的流浪汉，甚至向他们做了手势来表示邀请。阿尔奇巴尔德·阿尔奇巴尔多维奇的权威，在他所管理的餐厅里毫无疑问可以感觉得到的，因此索菲娅·帕夫洛夫娜立刻很有礼貌地问科罗维耶夫：

“您贵姓？”

“帕纳耶夫，”他斯文地回答说。女公民登记下这个姓，又询问地看着别格莫特。

“斯卡比切夫斯基，”他尖声说，不知为何指了指汽油炉。索菲娅·帕夫洛夫娜也记下这个姓，把登记簿往客人那边推了推，让他们在上面签名。科罗维耶夫在帕纳耶夫下签上了“斯卡比切夫斯基”，而别格莫夫在斯卡比切夫斯基下签上了“帕纳耶夫”。令索菲娅·帕夫洛夫娜吃惊的是，阿尔奇巴尔德·阿尔奇巴尔多维奇露出了迷人的笑容，把客人领往凉台尽头对面的一张最好的小桌前，那里绿荫最浓，阳光透过棚架浓密的绿叶在小桌旁愉快地闪耀。索菲娅·帕夫洛夫娜惊讶地眨巴眼睛，对两位不速之客在登记簿上奇怪的签名感到迷惑不解。

阿尔奇巴尔德·阿尔奇巴尔多维奇让服务员也大为吃惊，其程度并不亚于索菲娅·帕夫洛夫娜。他亲自拉开小桌旁的椅子，

请科罗维耶夫入座，又朝一个服务员使了个眼色，并对另一个耳语了几句，于是两个服务员便在两个新来的客人旁殷勤地忙碌起来，客人中的一位把自己的汽油炉与那双褪了色的棕黄色皮鞋一起并排放在地板上。立刻桌子上那块黄渍斑斑的旧桌布消失了，空中升起另一条像贝陀因人的斗篷似的雪白的桌布，用淀粉浆过的布发出噼啪的响声，而阿尔奇巴尔德·阿尔奇巴尔多维奇已经小声地、但意思相当明确地俯身在科罗维耶夫耳畔悄悄说：

“我请你们吃些什么呢？我这里有风干的咸鱼脊肉，与众不同……在建筑学家代表大会上设法搞到的……”

“您……嗨……给我们来点下酒菜，……嗨……”科罗维耶夫四仰八叉地坐在椅子上用含糊不清的声音友善地说。

“我知道了，”阿尔奇巴尔德·阿尔奇巴尔多维奇闭上眼睛，意味深长地回答说。

服务员见到餐厅主管那么对待行迹可疑的客人，所有的疑虑全都被打消了，认真干起活来。别格莫特从衣兜里掏出烟头，把它叼在嘴上，一个服务员立刻把火柴递到他的面前，另一个飞跑着，把绿色的玻璃器皿碰得丁当作响，将成套酒具中的高脚酒杯、高脚细长酒杯和细壁的香槟酒杯摆了一桌子，在帆布篷下从这些酒杯里喝纳尔赞矿泉水真是惬意……不是吗，跑着跑着，居然……在难以忘记的格里鲍耶陀夫凉台的帆布篷下喝到了纳尔赞矿泉水。

“我能给你们提供榛鸡肉，”阿尔奇巴尔德·阿尔奇巴尔多维奇悦耳地哼哼道。戴着出现裂纹的夹鼻眼镜的客人完全赞同双桅船船长的建议，透过可能已失去作用的镜片赞许地望着他。

在邻桌用餐的小说家彼得拉科夫·苏霍维伊以所有作家都固有的洞察力发现阿尔奇巴尔德在大献殷勤，感到疑惑不解。他的夫人已经吃完煎猪排，这位非常受人尊敬的太太甚至猜忌海盗和科罗维耶夫的关系，用小匙敲了起来……意思是说，怎么搞的，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怠慢我们……该上冰激凌了！怎么回事？

但是阿尔奇巴尔德给彼得拉科娃送去一个迷人的微笑然后让一个服务员去完成这项任务，自己却一直没离开两位尊贵的客人。啊哈，阿尔奇巴尔德可是个聪明人！他的洞察力可并不亚于那些作家们。阿尔奇巴尔德对游艺场的演出和这些天里所发生的许多其他事情知道得一清二楚，但是他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并没有把“方格子”或是“公猫”这些词儿从耳朵旁放过去。他立刻就猜到他的客人是谁了。既然猜到，自然不能与他们发生争吵。瞧索菲娅·帕夫洛夫娜，真行！居然妄想挡住这两位去凉台的路！不过，这又怎么能怪她呢。

彼得拉科娃傲慢地用小匙在变得黏糊糊的奶油冰激凌里戳着，同时用不满的目光盯着两个穿得像小丑似的人物，看他们身前的小桌上如何像施了魔法似的摆满了美味食品。洗得熠熠生辉的生菜叶加上鱼子酱，已经从果盘里满出来……眨眼间，在专门挪过来的一张小桌上又出现了蒙上一层水汽的小银桶……

直到确信一切都做得相当完美，直到服务员手捧吱吱作响的带盖的煎锅飞跑而来，阿尔奇巴尔德才允许自己离开两位神秘的客人，而且还事先对他们悄声说：

“对不起！稍候片刻！我亲自去照看一下榛鸡肉。”

他飞也似的离开餐桌，消失在餐厅的内部通道里。如果有某位观察家能对阿尔奇巴尔德的以后行动作跟踪侦察，他一定会觉得主管的行为有些神秘莫测。

餐厅主管根本没有进厨房去照看榛鸡肉，而是进了餐厅的食品库。他用自己的钥匙打开食品库，反锁上门，从带冰的木箱里小心翼翼、免得弄脏袖口取出两条粗重的风干咸鱼脊肉，用报纸包好，仔细地捆上绳子，放在一边。接着又到隔壁屋子里检查他的绸里夏季大衣和礼帽是否在原处，这时他才转到厨房去，一个厨师正在那里卖力地烹调海盗答应客人们的榛鸡肉。



应该说，阿尔奇巴尔德的所有行动中并无离奇和神秘之处，只有目光不甚敏锐的观察者才可能认为这些行为有些古怪。阿尔奇巴尔德的行为完全合乎逻辑地源自所有前面所述的那些事情。他这样做正是基于他对最近发生的事件的了解，而主要是他的异常的嗅觉告诉格里鲍耶陀夫餐厅的主管，他的两位客人的午餐虽说丰盛讲究，却是十分短暂的。他的感觉相当灵敏，从未出过错，这次也不会让他上当受骗。

此刻，正当科罗维耶夫和别格莫特第二次端起盛满醇美冰凉的莫斯科双倍纯净伏特加的酒杯时，凉台上出现了大汗淋漓、激动不安的新闻专栏编辑博巴·坎达卢普斯基，此人以自己的博古通今而名闻莫斯科，而现在他在彼得拉科夫身旁坐了下来。博巴把鼓鼓的公文包放在餐桌上，立刻把自己的嘴巴贴着彼得拉科夫的耳朵，悄声对他讲起一些引人入胜的事情来。彼得拉科娃太太被好奇心折磨得难受不禁也，把自己的一只耳朵凑近博巴丰满的油膩膩的嘴唇。而博巴不时鬼鬼祟祟回头望一眼，不停地悄声说啊，说啊，只有个别句子能听得清，比如：

“我敢保证！在花园街，在花园街，”博巴把声音压得越来越低，“他们不怕子弹！子弹……无数子弹……汽油，大火……子弹……”

“得把这些散布可恶传闻的撒谎者，”忿忿然的彼得拉科娃太太用低沉的声音说，但还是比博巴的嗓门大了些，“统统曝光！这没什么，理所当然，让他们规矩点！这些胡扯太过份了。”

“这有什么害处，彼得拉科娃太太！”被作家夫人的不信任搞得很没面子的博巴激动地说，接着又吱吱地悄声说：“我对你们说，他们不怕子弹……而现在着火了……他们在空中…在空中，”博巴悄声说，并未料到他所说的那些人正坐在他的边上，欣赏着他的吱吱声。不过，这种欣赏很快就被突如其来的事件中止了。从餐厅的内部通道猛地冲出三个男子来到凉台上，他们腰缠紧身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皮带，裹着皮绑腿，手持左轮手枪。前面的那个可怕地大叫一声：

“不许动！”凉台上的三个人立刻朝科罗维耶夫和别格莫特的头部开枪射击。两个被射中的人顿时在空气中消失，而从汽油炉里冒出的火柱直窜帆皮篷。帆皮篷上像张开的大嘴那样出现了带黑边的窟窿，并且迅速地向四周扩散。火焰迅速越过天篷，窜上格里鲍耶陀夫楼的屋顶。放在二楼编辑部屋子窗口上的文件夹，突然着了起来，接着窗帘也跟着燃烧起来，于是火焰呼呼作响，仿佛有人把它扇旺似的，火柱甚至伸进了姑妈家里。

几秒钟后，在通往铁栅栏的柏油小道上跑着没有用完膳的作家们、服务员们、索菲娅·帕夫洛夫娜、博巴、彼得拉科娃、彼得拉科夫，而星期三晚上第一个带来不幸消息的信使，那个没有获得任何人理解的伊万走的就是这条路。

预先从旁门跑掉的阿尔奇巴尔德穿着绸里夏衣，腋下夹着两条风干的咸鱼脊肉，平静地站在路旁，像个必须最后一个离开熊熊燃烧的双桅船的船长，没有想过要往哪里去。

## 第二十九章 大师和玛格丽特

命运被确定日落时分，在莫斯科一座大约建于一百五十年前的最美丽的大楼的石凉台上，有两个人待在那里鸟瞰着全城，他们是沃兰德和阿扎泽洛。从下面，从街道上看不见他们的，因为一排带石膏花和花瓶的柱形栏杆把人们的视线完全挡住了。但他们能看见全城，直至最远处。

沃兰德身穿基督教教士的黑长袍坐在折椅上。他的那把长剑垂直地插在凉台两块断裂的石板之间，于是成了一具日晷。长剑的影子缓慢而坚定不移地变长，慢慢地接近撒旦脚上的那双黑鞋。沃兰德用拳头抵住尖下巴，在折椅上盘着腿，缩成一团，凝视着聚在一起的宫阙、高楼和注定要拆毁的破旧小屋之间那广袤的空间。阿扎泽洛已经除去了自己的那身现代装束，也就是西服、礼帽和漆皮鞋，像沃兰德那样穿得一身黑，在离自己君主不远处一动不动地站着，同样目不转睛地望着这座城市。

沃兰德开腔说：

“这个城市很有意思，不是吗？”

阿扎泽洛微微欠身，恭敬地答道：

“阁下，我更喜欢罗马！”

“是的，这是个人爱好的问题，”沃兰德说。

过一会儿他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那里，林荫道上怎么冒起了烟？”

“那是格里鲍耶陀夫着火了，”阿扎泽洛回答说。

“想必是一对难舍难分的科罗维耶夫和别格莫特在那里？”

“毫无疑问，阁下。”

又是一阵沉默，两个待在凉台上的人望着一座大楼的高层上那些朝西开的窗户，看曲折眩目的阳光如何在玻璃上闪耀。沃兰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德虽然背对落日，但他的一只眼睛同样像那些窗户那样闪闪发光。

这时，有什么东西吸引着沃兰德的目光，使它离开城市，而把注意力集中到在他身后屋顶上耸立的一座圆塔上。从圆塔的墙内出来一位衣衫破烂、沾满泥巴、阴郁的人，他身穿希腊人的长衬衫和自编的平底鞋，一脸黑胡须。

“嚯！”沃兰德叫道，嘲讽地望着来人，“简直想不到你会在这里！大驾光临有何贵干，有先见之明的不速之客？”

“我是来找你这个恶魔和冥王的，”来人皱着眉头不友好地望着沃兰德。

“你这个当年的税吏，既然来找我，为何不向我问好？”沃兰德厉声说。

“因为我不想祝你好，”来人粗鲁地答道。

“但是你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沃兰德说，嘲笑地撇了下嘴，“你还没有出现在屋顶上，就表现得十分愚蠢，我告诉你，这就是因为你说话的语气太过愚蠢。你说这句话，就好像你不承认阴和恶似的。难道你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么？如果不存在恶，哪有你的善；如果地球上没有阴，你又怎么能看到阳？要知道阴出自于各种物体和人。瞧，我的长剑就产生了一道阴影。不过阴影还是经常是由于树木和生灵的缘故才产生的。难道就因为你欣赏光秃世界的古怪念头，你就想把整个地球剥个精光，把所有树木和生灵从地球上全清除掉？你太蠢。”

“我不会和你这个老诡辩家争论的，”利未·马太说。

“你也无法同我争论，理由我已经说过啦——你太蠢，”沃兰德说，并且问：“那么，你现在简单地说一下你为什么要来？”

“是他派我来的。”

“他让你转告什么，奴才？”

“我不是奴才，”利未·马太越发凶狠地说，“我是他的门徒。”

“我同你总是不能用相同的语言说话，”沃兰德说，“但是我们所谈的事情不会因此而有所改变。那么……”

“他读了大师的作品，”马太说，“因此请求你把大师带走，并给予他安宁的环境。难道这件事你觉得很困难么？恶魔？”

“我办什么事都没有困难，”沃兰德说，“这你很清楚。”他沉默片刻，补充说：“那你们为何不带着他去见光明？”

“他应该获得的不是光明，而是安宁，”马太痛苦地说。

“你转告他，我会办到的，”沃兰德回答说，并且补充说，同时一只眼睛闪出光芒：“立刻离开我。”

“他还请你把那个深爱他、而且肯为他受苦的女人也带走，”马太第一次哀求地对沃兰德说。

“要不是你提醒，我们怎么也想不到这一点。走吧。”

在这以后，利未·马太消失了，而沃兰德把阿扎泽洛叫到自己跟前，吩咐他：

“飞到他们那里去，把一切安排好。”

阿扎泽洛离开凉台，沃兰德独自留下。不过他的孤单没有持续下去。凉台的石板上响起脚步声和热闹的说话声，科罗维耶夫和别格莫特出现在沃兰德面前。但现在胖子身上已没有汽油炉，却带来了许多别的物件。譬如，他的腋下夹着一幅带金框的小风景画，手臂上搭着一件烧焦一半的厨师服，而另一只手上提了条连皮带尾的完整的鲑鱼。科罗维耶夫和别格莫特身上散发着焦糊味，别格莫特一脸的烟黑，鸭舌帽也有一半烧焦了。

“您好，阁下，”吵闹不休的一对儿大叫道，别格莫特还挥动着鲑鱼。

“很好，”沃兰德说。

“阁下，您信不信，”别格莫特兴奋地叫道，“我被当作趁火打劫分子了！”

“从你带回来的东西判断，”沃兰德瞥一眼小风景画说，“你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是个趁火打劫分子。”

“难道您不相信我吗，阁下……”别格莫特诚恳地说。

“不，我不信，”沃兰德简单地说。

“阁下，我发誓，我已经英勇地尽力抢救一切，瞧，这是得以保护下来的一切。”

“你还是要告诉我们，格里鲍耶陀夫怎么烧了？”沃兰德问。

两个人，科罗维耶夫和别格莫特，两手一摊，眼睛朝天翻，而别格莫特叫了起来：

“我真不明白！我们老老实实坐着，绝对安静，本来是想好好吃点儿东西“突然——轰隆，轰隆！”科罗维耶夫接过话茬，“打起枪来！我和别格莫特吓呆了，站起来就往林荫道上跑，他们追缉我们，我们急忙跑回季米里亚泽夫街！”

“但是责任感，”别格莫特插嘴道，“最后终于帮助我们克服了可耻的恐惧，我们就回去了！”

“啊，你们回去了？”沃兰德说，“那么，当然，这时候楼通通烧光了。”

“烧光了！”科罗维耶夫痛苦地证实道，“也就是说，真的，阁下，正如您准确地表达的那样，通通烧光了。烧得干干净净，只剩下一些炭火块！”

“我冲上去，”别格莫特说，“冲进了会客厅，是个带圆柱的大厅，阁下，我想找出一些值钱的东西。哎唷，阁下，如果我有老婆的话，那么她几乎要当二十次寡妇了！但是，阁下，幸而我没有结婚。哎唷，阁下，我宁可用单身男人的自由去换沉重的枷锁！”“又开始胡说八道了，”沃兰德说。

“是，知道了，我继续，”公猫说，“嗨，除了这幅画。别的都不可能从大厅里带走，火焰都扑到我脸上。我跑进小仓库，救出了一条鲑鱼。我跑进厨房，抢出了一件衣服。我认为，阁下，我做了我能做的一切，因此搞不明白，您脸上为什么还有怀疑的

神色。”“当你在趁火打劫的时候，科罗维耶夫在干什么？”沃兰德问。

“我在帮消防队员救火，阁下，”科罗维耶夫回答说，指了指撕破的衣衫。

“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不用说以后还得盖起一幢新楼。”

“它会盖起来的，阁下，”科罗维耶夫说，“我敢向您保证。”

“好吧，但愿比原来的那座更好些，”沃兰德说。

“一定，阁下，”科罗维耶夫说。

“请您也相信我，”公猫补充道，“我是个真正的预卜未来者。”

“不管怎样，我们会的，阁下，”科罗维耶夫报告道，“我们等候您的命令。”

沃兰德从自己的折椅上站起身，走到柱形栏杆旁，久久沉默着，独自背对自己的侍从们，望着远处。然后他离开楼边，坐回椅子上，说：

“不再有任何指示——你们能做的一切全都完成得很好，暂时我不需要你们效劳。你们可以休息了。现在将有一场大雷雨，最后一场大雷雨，它将做完需要做完的一切，然后我们就得重新开始。”

“太好了，阁下，”两个小丑说着便消失在凉台中部的中心圆塔后面。

沃兰德所说的大雷雨已经在天际汇集。黑压压的乌云在西边升起，已经遮住了半轮太阳。然后整个罩住了它。凉台上变得凉爽起来。再过一些时候天色便变黑了。

这股由西而来的黑暗笼罩了庞大的城市。桥梁、宫殿全消失了。一切消失得如此彻底仿佛从未在世上存在过。天空突然被一条火线穿过。然后一声巨响震动了城市。又是一阵隆隆声之后，大雷雨开始了。暴雨的黑暗中再也见不到沃兰德。

## 第三十章 该走了！该走了！

“你知道吗，”玛格丽特说，“就在昨晚你睡着的时候，我读了有关来自地中海的黑雾……和这些神像，哦，金色的神像。不知为什么，它们总让我心神不宁。我觉得现在快要下雨了。你感到有些凉爽了么？”

“一切都很好，很可爱，”大师回答说，他抽了口烟，并用手把烟气驱散，“包括这些神像，愿上帝保佑他们，不过后来结果如何，我们也根本不可能知道了！”

这次谈话是在日落时分进行的，正巧也是利未·马太在凉台上出现在沃兰德跟前的时候。地下室的小窗子开着，倘若有人往里张望，他准会被两个说话人的样子吓呆的。玛格丽特赤裸的身子上只披着件黑斗篷，而大师穿着自己的住院服。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玛格丽特根本没什么可穿，她的所有衣服都留在了别墅里，虽说别墅离得并不很远，但是想让她上那儿取回自己的东西，是根本不可能的。而大师，他的所有衣服都在柜子里找到了，就像他从没有离开过，哪儿也没去过一样，但他就是不愿意穿，他对玛格丽特叙说了他的一种感觉就是，眼看着某种完全乱七八糟的事情就将来临。不过他倒是大约从那个秋夜起，头一次刮了脸（在医院里，他的胡须是用推子修剪的）。

房间同样古怪，在它的杂乱无章中搞明白什么是很难的。地毯上和沙发上堆着手稿。扶手椅里乱扔着一本什么书。圆桌上摆着午饭，下酒菜之间还放着几瓶酒。这些美味的食品和饮料是从哪儿搞来的，连玛格丽特和大师也不知道。他们一觉醒来，所有这些就突然已经出现在桌上。

好好睡了一觉，直到星期六夕阳西下才醒来，无论是大师还是他的女友都感到自己精神很好，完全恢复过来，只是对昨天的



奇遇还记得一些。他们俩的左太阳穴有点酸痛。两人的最大变化是发生在心理方面，任何人假如能够在地下室住所的黑暗中听到他们的谈话，便可证实这一点。不过，根本无人偷听。这座小楼的好处就在于永远是空荡荡的。窗外越来越变绿的椴树和白柳，变得越发嫩绿，散发出春的气息，乍起的微风把这气息也带入了地下室。“呸，真见鬼！”大师突然间叫喊起来，“只要想一想就会了解这个事实，”他把烟头在烟灰缸里掐灭，双手紧抱住头，“不，听我说，你可是个聪明人而且也不疯。你当真相信我们昨天到过撒旦家吗？”

“当然是这样，”玛格丽特说。

“当然，当然，”大师嘲讽地说，“可见现在在场的不仅仅是一个疯子，而是两个！丈夫和妻子。”他把双手举向天空，大叫道：“不，鬼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鬼知道，鬼知道，鬼知道！”

玛格丽特没有回答，而是沉重地倒在沙发上，哈哈大笑起来，两只光脚摇晃着，接着便大声喊道：

“喔哟，我不能！喔哟，我不行了！看看你自己的样子！”玛格丽特哈哈大笑着，直到大师难为情地提起医院的长衬裤，她才变得严肃起来。

“你现在不由自主地说了真话，”她说，“鬼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不过相信我，鬼无论想做什么都是会做出来的！”她的眼睛突然发光，她从沙发上跳起来，开始在原地舞蹈，并且大声叫着：“我多幸福，我多幸福，我多么幸福，我同他订了协议！噢，魔鬼，魔鬼！您，我亲爱的，不得不同一个女妖一起生活。”这以后，她扑向大师，搂住他脖子，开始亲吻他的嘴唇、鼻子、面颊。没有梳理平整的黑发的瀑布在大师身上跳动，他的面颊和前额在亲吻下开始变得通红。

“你的确变得像个女妖啦。”

“你的确可以这样说，”玛格丽特说，“本女妖对此十分满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意！”“哦，好吧，”大师说，“女妖就女妖。非常光荣又相当阔绰！把我从医院里偷了出来！还非常可爱，把我送了回来。假定这件事……甚至假定他们没有发现我们不在而寻找起来，但是看所有圣徒的份上告诉我，我们以后将如何生活？我说这些，完全是出于关心你的角度，请相信我。”

这时候，小窗子上出现了一双圆头皮鞋和细条纹裤子的下面部分。接着这条裤子弯曲起来，露出膝盖，谁的笨重的臀部挡住了白天的光亮。

“阿洛伊齐，你在家吗？”小窗子后面、裤子上方的什么地方有个声音问。

“开始了，”大师说。

“阿洛伊齐？”玛格丽特问，走近窗户，“昨天他被捕了。是谁在打听他？您贵姓？”

转瞬间膝盖和臀部消失了，只听到便门响了一下，一切又归于正常。玛格丽特躺到沙发上，哈哈大笑起来，笑得眼泪都从她眼睛里流了出来。但是当她平息下来，她的脸突然变换了一种表情，她严肃地说起话来，边说，边从沙发上爬下来，爬到大师的膝盖跟前，盯着他的眼睛，开始抚摸他的头。

“你蒙受了多少痛苦啊，我的可怜人！这只有我一人知道。瞧你头上的白发和唇边永久的皱纹。我唯一的，我亲爱的，以后什么也不要再想。原来是你不得不进行过度的思考，现在该让我为你着想了！我向你保证，我保证一切将会惊人地好。”

“我什么也不怕，玛尔戈，”大师突然回答说，抬起头，使她感到他就像当时他创作那部著作时的那个样子，虽然那部著作他永远也见不着了，但他知道它的内容，知道它曾经有过，“我并不怕，因为我已经什么都经历过很多。他们吓唬我够多了，因此现在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再把我吓唬住。但是我可怜你，玛尔戈，瞧，怪就怪在这里，这就是为何我反复说一件事的原因。你

想明白点！为何你要同一个病人和叫花子生活在一起，而毁了自己的一生？回到自己家里去吧！我可怜你，才这么说。”

“啊哟，你啊，你啊，”玛格丽特摇着头散发乱的头，悄声说，“啊哟，你啊，缺乏信心的不幸的人。为了你，我昨天一晚上赤身露体，全身发抖，我把自己的本性丢掉，用新的东西代替了它，我在黑暗的小屋里呆了好几个月，想的只是一件事——耶路撒冷上空的大雷雨，我哭干了眼泪，可现在，当幸福突然降临的时候，你要赶我走？那好吧，我走，我走，但是你得知道，你是个铁石心肠的人！你的心灵已经开始变得空虚！”

一股痛苦的柔情升起在大师的心头，于是不知为什么，他哭了起来，埋首在玛格丽特的头发里。她也哭泣着，对他耳语着，她的手指在大师的双鬓上颤抖。

“是啊，白发，白发，在我的眼前，一片白雪盖头，啊，我那受尽痛苦的头。瞧，你那双眼睛！里面是一片荒漠……而双肩，双肩负着重担……弄成了残废，弄成了残废，”玛格丽特的话语变得不连贯，她哭得浑身战栗。

这时大师擦了下眼睛，扶起玛格丽特，自己也站起身，坚定地说：

“好了！你让我感到羞愧。我将永远不再畏缩不前，也不再提起这个问题，请放心吧。我知道，我们俩都是自己精神疾病的牺牲品，也许你是我这里传染到的……这有什么，我们一起来战胜它。”

玛格丽特把嘴唇贴在大师的耳旁，悄声说：

“我向你的生命保证，向被你看清的星占家的儿子保证，一切都将好起来。”

“行，行，”大师说着笑了起来，又补充说：“当然，当人们像我们那样一贫如洗的时候，他们就会到另一个世界去寻找救星！这有什么，我同意到那里去寻觅。”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你看，你看，现在你又回到了以前，你笑了，”玛格丽特说，“你同你的那些深奥的话真了不起。彼岸的抑或不是彼岸的——不是都一样吗？我想吃东西。”

于是她把大师拽到饭桌旁。

“这些食品现在会不会穿过地球消失，抑或会不会从窗口飞走，我可实在不敢肯定，”大师说，完全安静下来。

“不会飞走的！”

就在这时刻，小窗户上传来了鼻音：

“世界属于你们。”

大师战栗了一下，而对这一切已经不再奇怪的玛格丽特叫喊道：

“是阿扎泽洛！啊哈，这多么可爱，多么好啊！”接着悄声对大师说：“你看，你看，他们不会丢下我们不管的！”跑去开门。

“你不要把门打开，”大师在她身后喊。

“我才不在乎呢，”玛格丽特已经从过道里回答说。

阿扎泽洛进屋后鞠躬致礼，向大师问好，他的独眼炯炯发光，而玛格丽特激动地说：

“啊哟，我真高兴！我从来没有这样开心过！不过请原谅，阿扎泽洛，我没穿衣服！”

阿扎泽洛请她别担心，让她相信他看到的女人不仅是赤身露体的，而且是完全被扒下皮肤的。他很乐意地在桌子旁坐下，事先把一包用黑纸包着的东西放在炉子边的角落里。

玛格丽特给阿扎泽洛斟满了白兰地，他很高兴地把它全部喝光。大师目不转睛地望着他，不时在桌子底下偷偷掐自己的左手。但怎么掐也没有用处。阿扎泽洛没有在空气中消失，是的，说实在的，在这种情况下也没有必要。在这个红头发、矮个子的人身上没什么可怕的东西，难道是他那只长着白翳的眼睛，不过这在没有任何魔法的人身上也是常有的事；难道是那件像僧袍或

是斗篷的不很寻常的服装，不过细细想来，这也不是什么人离奇的事情。他跟所有熟人一样，白兰地喝得挺爽快，整杯整杯地干，而且不吃下酒菜。大师倒因为这白兰地而想起了很多事情，并且思忖起来：“不，玛格丽特是对的！当然，我对面坐着的是魔鬼的使者。不过前天晚上我亲自向伊万证实过，他在牧首塘遇见的正是撒旦，而现在又为什么周为这种想法而感到害怕，并且开始絮絮叨叨地说什么催眠术和幻觉呢。真见鬼，这里有什么催眠术家啊！”

他开始仔细瞧了瞧阿扎泽洛，确信他的眼神里有某种不自然的东西，或多或少暂时隐瞒的成分。“他不只是来拜访的，而是有什么其他的事。”大师心想。

他的观察力是相当敏锐的。

喝下了第三杯对阿扎泽洛不起任何作用的白兰地后，拜访者终于开始说话了：

“真见鬼，一个舒适的小地下室！我还是不明白，在这里，在这间小地下室里能干什么呢？”

“我也是这样想的，”大师笑着说。

“阿扎泽洛，您干吗要触我的痛处呢？”玛格丽特问，“不论什么方式！”

“哪能啊，哪能啊，”阿扎泽洛叫道，“我决没有想触您痛处。我是随便说说。对啦！我差点忘了，阁下向你们问好，还吩咐我转告，邀请你们和他去作一次短期旅行，当然，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你们对此有什么意见吗？”

玛格丽特在桌子底下用脚碰了一下大师。

“很高兴，”大师说，应幸终于搞清了他的来意，而阿扎泽洛继续说：

“我们希望玛格丽特·尼古拉耶夫娜不会拒绝此事吧？”

“我是非常赞成的，”玛格丽特说，她的脚又在大师的脚上碰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了一下。

“太好了！”阿扎泽洛叫道，“我就喜欢这样！几句话就能解决问题！跟在亚历山大花园那会儿就不一样了。”

“哎哟，别再提那时候的事了，阿扎泽洛！那会儿我蠢透了。不过对此也别严厉责怪我——要知道，你也不是每天都遇上妖精的！”

“那还用说，”阿扎泽洛承认道，“要是每天遇上，那多开心！”

“我最喜欢速度，”玛格丽特激动地说，“喜欢速度和裸体。就像从毛瑟枪里射出来的——一下子！啊，就像他射击那样，”玛格丽特对大师大声说，“一张七点的牌放到枕头底下，任何一点……”玛格丽特开始醉了，眼睛都红了。

“差点又忘了，”阿扎泽洛拍拍自己的脑门，喊道，“我都快晕头转向了。阁下给你们捎来一件礼物，”这时候他是对大师说的，“一瓶葡萄酒。请注意，这就是只有犹太总督才能喝到的那种葡萄酒。法列诺酒。”

这样的稀有珍品引起玛格丽特和大师的关注，这当然是在预料之中的。阿扎泽洛从一幅阴森森的黑缎子中取出一只完全发了霉的高水罐。他们嗅了嗅，然后把酒杯斟满，对着大雷雨前窗外一丝即将消逝的光亮透过酒杯瞥了一眼。发现一切都染上了鲜血的颜色。

“为沃兰德的健康！”玛格丽特举起自己的杯子激动地说。

三个人吻了下酒杯，饮了一大口。顿时大雷雨前的光亮开始在大师眼中渐渐熄灭，他呼吸困难，感到末日来临。他还看到面色极端苍白的玛格丽特如何软弱无力地向他伸出手，头垂向桌子上，然后又倒在了地板上。

“下毒的人，”大师还来得及叫了一声。他想从桌上抓起刀子，用它刺向阿扎泽洛，但他的手软弱无力地从桌布上滑落，大

师周围的一切先是变成了黑色，接着便完全消失了。他仰面向后倒下，太阳穴碰在老式写字台上的角上，皮肤也被划破了。

当中毒的人昏迷过去后，阿扎泽洛开始行动。他首先扑向小窗户，一转眼便来到玛格丽特生活过的别墅。始终精细和有条不紊的阿扎泽洛想检查一下，一切是否如需要的那样实现了。一切原来全无问题。阿扎泽洛发现一个阴沉着脸、等候丈夫归来的妇人从自己的卧室里出来，突然脸色煞白，捂住心口，软弱无力地喊道：

“娜塔莎！有人吗……来人哪！”没走到书房，她就倒在客厅的地板上。

“一切顺利，”阿扎泽洛说。转眼间他又来到一对中毒的情侣身旁。玛格丽特躺着，脸埋在小地毯上。阿扎泽洛伸出自己的一双有力的手，把她像洋娃娃似的转过身子，紧盯着她的脸。眼看着中毒的女人脸上发生了变化。甚至在即将来临的大雷雨的昏暗中，依然能见到她暂时的女妖的斜眼和魔鬼的冷酷恣情均已消失殆尽。死者的脸庞变得光彩照人、柔若秋水，露着的牙齿不再凶相毕露，而显出女人饱经忧患的娇弱。这时阿扎泽洛撬开她的牙齿，往她嘴里灌了几滴他掺上毒药的葡萄酒。玛格丽特出了口长气，没靠阿扎泽洛的帮助竟然抬起了身子，她坐起来，微弱地问：

“为什么，阿扎泽洛，为什么？您要对我怎样？”

见到躺倒在地的大师，她哆嗦了一下，低声说：

“我不知道竟然会这样……凶手！”

“不，不是的，”阿扎泽洛说，“他现在就会坐起来。嘿，您干吗那么神经紧张！”

红发恶魔的声音是那么坦诚，玛格丽特立刻便相信了他。玛格丽特一跃而起，精力充沛，生气勃勃，她帮着给躺卧的人喝了口葡萄酒。大师睁开眼睛，朝阿扎泽洛阴郁地瞥了一眼，憎恨地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重复自己最后说过的一句话：

“下毒的人……”

“啊哟！做一件好事反倒不碍人心，这是常见的奖赏，”阿扎泽洛说，“难道您是瞎子不成？快点睁开你的眼睛吧。”

于是大师站起身，用明亮而生机勃勃的目光环顾着四周，问道：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它意味着，”阿扎泽洛回答说，“你们该走了。已经雷声隆隆，大雷雨快来了，您听见吗？天黑了。马儿刨着地，小花园在颤动。我们就要离开这个地下室了，快告别吧。”

“啊，我明白了，”大师打量四周说，“您杀死了我们，我们死了。啊，这多聪明！这多及时！现在我全懂了。”

“哎哟，哪能呢，”阿扎泽洛说，“您该不会就是这个意思吧？要知道您的女友称您为大师，您想想您怎么会是死人呢？难道为了认为自己是个活人，必须一直待在地下室里，身上穿着小褂和医院的长衬裤？这真可笑！”

“我明白您的意思，”大师叫道，“别再说了！您永远都是正确的。”

“伟大的沃兰德！”玛格丽特随声附和道，“伟大的沃兰德！他的才智无与伦比。不过长篇小说，”她对大师叫道，“长篇小说您得随身带上，不管您去什么地方。”

“用不着，”大师说，“我已经完全把综背下来了。”

“但是你一个词……一个词也不会忘吗？”玛格丽特问，她紧紧拥抱着情人，替他擦去划破的鬓角上的血。

“别担心！现在我什么也不会忘了，而且永远不会，”大师说。“那么点火！”阿扎泽洛大叫一声，“点燃一切发端于它、而我们又将用它结束一切的火。”

“火！”玛格丽特可怕地大叫道。地下室的小窗户砰的一响，



窗帘被风刮到一边。天空中愉快短促地响起一阵惊雷。阿扎泽洛把带利爪的手伸进炉子，取出一块冒烟的木柴，点燃桌上的台布。接着他又点着了沙发上的旧报纸和窗台上的手稿及帘子。已经陶醉于即将来临的飞行的大师，把书架上的一本书扔到桌子上，抖开书页放到燃起的桌布上，书腾起了欢快的火焰。

“烧吧，烧吧，从前的生活！”

“烧吧，痛苦和苦难！”玛格丽特叫道。

房间已经在深红色的火柱中轻轻颤动起来，三个人随着浓烟冲出门去，跑上石阶，进了小院。他们在那里首先看到的是坐在地上的房东家的厨娘，她的身边是散乱的土豆和几把大葱。他们很清楚厨娘的处境。三匹黑色骏马在板棚旁打着响鼻，战栗着，把土刨得四处喷溅。玛格丽特跃上第一匹，接着是阿扎泽洛，最后是大师。厨娘呻吟一下，想抬手划十字，但阿扎泽洛从马背上厉声喊道：

“我要剁手啦！”他打个唿哨，三匹骏马踩断椴树枝，腾空而起，进到了低重的乌云中。地下室的小窗户里顿时冒出翻滚的浓烟。下面传来厨娘微弱而可怜兮兮的叫喊声：

“着火啦！……”

骏马已经在莫斯科的上空奔驰。

“我想告别这个城市，”大师对跑在前面的阿扎泽洛大声喊道。句尾被又一阵的雷声淹没。阿扎泽洛点了点头，骑马疾驰。乌云迎面朝飞行的人们急速飞来，但雨还没有倾盆而下。

他们在林荫大道上空飞行，看到人们的微小身影四散逃窜，躲避暴雨。头一遍雨点洒落下去。他们在浓烟上方飞行——这是格里鲍耶陀夫所剩的一切。他们飞过已经被黑暗笼罩的城市上空。闪电突然在他们头顶上闪烁。然后屋顶被绿荫替代。这时候大雨才倾盆而下，把飞行人变为暴雨中的三个大水泡。玛格丽特已经领略过飞翔的感觉，可大师没有，因此他十分惊讶，怎么这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么快就到了目的地，到了他想与之告别的那个人附近，因为他再也没有别人可以告别的了。雨帘中，他立刻认出了斯特拉文斯基医院的楼房、小河和他非常熟悉的对岸的松树林。“我会在这里等你们，”阿扎泽洛用手合成喇叭状高喊道，他忽而被闪电照亮，忽而消失在灰濛濛的雨帘中，“去告别吧，不过得抓紧时间。”

大师和玛格丽特跃下马鞍，飞驰而去，一闪而过，有如雨中幽灵，穿过了医院的花园。刹那间大师熟悉地拉开了117号病房阳台上的格栅，玛格丽特跟随其后。他们趁着大雷雨的轰隆声和怒号声，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了伊万的房间。大师停在床前。

伊万一动不动地躺着，同他头一次在自己的休息屋里观察大雷雨时一模一样。但他没有像那次那样哭泣。当他像平时那样凝视着那个从阳台上闪身进来的黑影时，他欠了欠身子，伸出双手，高兴地说：

“啊，是您哪！我一直都在这里等着，等着您。您可来了，我的邻居。”对此大师回答说：

“我在这里！可是，真遗憾，我再也不能做您的邻居了。我要永远离去，因此这次来只是来告别的。”

“我知道，我猜到了，”伊万轻声回答说，并问：“您见到他了？”

“是的，”大师说，“我来同您告别，因为您是我最近那几天唯一说过话的人。”

伊万开心起来，并且说：

“您飞来这里看我，这真让我感动。我一定履行自己的诺言，再也不写诗了。现在使我感兴趣的是别的，”伊万笑了笑，用精神错乱的目光望着大师身旁的什么地方，“我想写点别的。我暂时在这里躺着，您知道吗，我对许多事情都存在了进一步的了解。”

听了这些话，大师有些激动，他坐到伊万的床沿上，说：

“这太好了，太好了。您可以写他的续篇嘛！”

伊万的眼睛一亮。

“那您自己难道不写了吗？”这时他低下头，沉思地补充说：

“哦，是啊……我干吗问这个。”伊万朝地上白了一眼，难以掩饰地紧张。

“是的，”大师说，他的声音使伊万觉得陌生和低沉，“我已经不再写他了。我将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透过雷雨的喧嚣远处传来了唢哨声。

“您听见了吗？”大师问。

“是雷雨的喧嚣声……”

“不，这是在呼唤我，我该走了，”大师解释道，并从床边站起身。

“请您等一等！还有一句话，”伊万请求道，“您找到她了？她依然忠诚于您吗？”

“这就是她，”大师回答说，指了指墙。从白墙边闪过一直默默无语的玛格丽特，走到床前。她望着躺卧的青年，眼中闪现出一丝哀愁。

“可怜的人，可怜的人，”玛格丽特无声地喃喃道，俯身向床。

“真美啊，”伊万说，没有妒忌，但带着忧伤和某种轻微的感情，“你瞧，你们全都那么好。可我不是这样，”这时他想了想，并且若有所思地补充说：“不过，也许命运就是这样……”

“是这样，是这样，”玛格丽特悄声说，完全俯身到躺卧的人近旁，“让我吻一下您的前额，您的一切就将会像应该的那样……这点您可以相信我，我已经全看见了，我不知道今后发生的所有事情。”

躺着的年轻人用双臂搂住她的脖子，她吻了他。

“别了，学生，”大师用刚听得见的嗓音说，并且从空气中消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失。他消失了，随他一起消失的还有玛格丽特。阳台上的格栅关上了。

伊万深深感到了不安。他坐在床上，惊骇地打量四周，甚至哼哼了一阵，自言自语，站起了身子。雷雨一下得正猛，越来越汹涌，看来这使他的内心惶惶不安。让他激动不安的还有他已经习惯的在万籁俱寂中听到的门外杂乱的脚步声和低沉的噪音。他轻轻呼唤着，颤抖的声音掩饰不住内心的焦急不安：

“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

费奥多罗夫娜已经进屋，疑虑和不安地望着伊万。

“怎么啦？怎么回事？”她问，“大雷雨使您焦躁不安啦？哦，不要紧，不要紧……我们马上来照顾您。大夫马上就来。”

“不，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别请大夫，”伊万说，不安地望着墙，而不是费奥多罗夫娜，“我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我能够自己处理，您别怕。而您最好告诉我，”伊万诚恳地请求道，“那里隔壁，118号房间刚才出什么事了？”

“118号？”费奥多罗夫娜反问道，一对眼睛移来移去，“那里什么也没发生啊。”但她的声音却掩饰得很不成功，伊万立刻察觉到了，便说：

“嗨，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您是个老实人……您以为我在找麻烦吗？不，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没有的事。而您最好实话实说。我可是透过墙全感觉到了。”

“刚才您的邻居死了，”费奥多罗夫娜悄声说，无法压制自己的老实和善良，并且惊骇地瞥一眼全身被闪电的光亮笼罩的伊万。但是伊万身上什么可怕的事情也没有发生。他只是意味深长地竖起一根手指说：

“我早就知道了！我还可以向您保证，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刚才城里还死了一个人！我甚至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这时伊万神秘地一笑，“那是个女人。”

## 第三十一章 麻雀山上

大雷雨仿佛在瞬间停止，天空中出现一条彩虹，它从莫斯科河里饮水，似一道拱弧横贯莫斯科全城。在远处，在山岗上，在两个小树林之间，出现了三个黑色身影。沃兰德、科罗维耶夫和别格莫特骑在备有马鞍的黑色骏马上，两河对岸的城市眺望，支离破碎的阳光在成千上万扇面朝西、同女隐修院那缀满雕饰的塔楼遥遥相对的窗户上闪闪发光。

空中响起一阵嗡嗡的声音，阿扎泽洛和紧随他的那件黑斗篷飞行的大师和玛格丽特一起降落在等候他们的人身边。

“玛格丽特·尼古拉耶夫娜和大师，我不得搅你们啦，”沃兰德沉默一会儿说，“不过你们是不应该反对我的。我也不想让你们因此而觉得可惜。喏，好吧，”他对大师一个人说，“同城市告别吧。我们该走啦，”沃兰德用戴着带喇叭口黑手套的手指向河对面指去，那里无数个太阳几乎要使窗玻璃熔化，那里在这些太阳上空，弥漫着尘雾、浓烟和一天来被晒得滚热的城市的蒸汽。

大师跃下马鞍，离开骑在马上的人们，跑向山岗的峭壁。黑色斗篷在他身后的地上拖拽着。大师开始眺望城市。在最初的瞬间他的心中悄悄涌起一股隐隐作痛的悲愁，但很快它就变成一种甜丝丝的惊慌不安，一种流浪的茨冈人的激动。

“永别了！该理解它的意义，”大师低声私语道，舔了舔干裂的嘴唇。他开始仔细谛听、细细辨察在他内心中的声音。他的激动转变为，正如他好像感觉到的，深深的遗憾和极度的委屈。但这种感觉并不持久，它旋即消失，并且不知为何为骄矜的淡漠所替代，而不过多时又变化为对永久宁静的预感。

骑手们默默等待着大师。他们注视着悬崖边那长长的黑色身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影如何在做着手势，一会儿抬起头，仿佛想尽力把视线投向全城，望到它的各个角落，一会儿又垂下头，仿佛在审察脚下被践踏得枯萎的小草。

闷得慌的别格莫特首先打破了静寂。

“导师，请允许我，”他说，“在临别时打个唢呐吧。”

“先生会被你吓到的，”沃兰德回答说，“除此之外，你别忘了，你今天所有不成体统的事情全结束了。”

“啊不，不，阁下，”玛格丽特说，她像个女骑手，骑在马鞍上，挺直身子双手叉腰，让尖尖的拽地长后襟耷拉下来直至地面，“请允许他，让他打唢呐吧。我也对面前的漫长旅途感到担忧。不是吗，阁下，这是人之常情，甚至当一个人知道在这条道的尽头幸福在等待着他的时候？请允许他让所有人开心一下吧，不然我怕自己将会流下眼泪，大伙在上路前都会心情变坏的！”

沃兰德朝别格莫特点下头，别格莫特活跃起来，从马鞍上往地下跳，把手指放进嘴里，鼓起双颊，打了个唢呐。玛格丽特的耳朵里嗡嗡响了起来。她的坐骑竖起了前蹄，小树林里干枝纷纷从树上掉落下来，大群的乌鸦和麻雀腾空而起，尘柱朝河刮去，一艘正驶过码头的客运小轮船上，旅客们的帽子纷纷被刮落水中。大师听到唢呐声猛地惊醒过来，但没有回过头去，而是更不安地使劲做手势，他朝天举起一条胳膊，像是在警告城市不知以后的灾难。别格莫特高傲地环视四周。

“打唢呐，我比不过，”科罗维耶夫故作宽容地说，“确实打了个唢呐，不过要是公道地说，也就是中等水平。”

“我可不是合唱指挥，”别格莫特庄重地绷着脸回答说，并且突然朝玛格丽特使了个眼色。

“那么让我也来试试一下，”科罗维耶夫说，搓搓手，往手指吹吹气。

“但是你得留神，”马鞍上传来沃兰德严厉的声音，“别做自

残肢体的勾当！”

“阁下，请您相信，”科罗维耶夫说，把手放在胸口上，“开个玩笑，只不过开个玩笑……”这时他突然像橡胶似的往上伸直身子，用右手手指做了个灵巧的动作，像螺旋桨那样旋转起来，接着突然间越转越快，发出啸声。

这样的唢哨声玛格丽特从未听到过，现在她已经见识了，仿佛她和烈马一起被抛到了十俄丈以外。她身旁的一棵橡树被连根拔起，地上布满裂纹直至河边。河岸的巨石，连同码头和餐厅移到了河中。河水沸腾，冲霄而起，整艘客运小轮船连同丝毫未受损伤的乘客被冲到对岸绿荫覆盖的低地上。一只被科罗维耶夫的啸声击毙的寒鸦掉到玛格丽特打着响鼻的骏马腿旁。这啸声再次使大师惊醒。他抱着头，转身跑回等候着他的旅伴身边。

“好吧，”沃兰德从高高的乌鸦上对他说，“所有的账都清了吗？告别仪式结束了吗？”

“是的，完成了，”大师回答说，他已变得十分平静，大胆地直视着沃兰德的脸。

这时，沃兰德那可怖的像喇叭那样洪亮的噪音在群山上空隆隆而过：

“该走啦！！”接着响起别格莫特的唢哨声和哈哈大笑声。

骏马猛力一挣，骑手们腾空而起，疾驰起来。玛格丽特感觉到她那狂奔的骏马如何咬啮着、拉扯着马嚼子。沃兰德的斗篷在所有骑手的头顶上鼓鼓地胀起，开始遮挡住夜晚的苍穹。当刹那间黑色的斗篷物被吹到一边时，玛格丽特在疾驰中回首望去，发现不但没有了各种五彩缤纷的塔楼和一架盘旋在他们上空的飞机，而且也早已没有了城市本身，它仿佛已钻入地下，身后只留下一片迷蒙的烟雾。

## 第三十二章 宽恕和永久的栖身之地

神啊，我的诸神！傍晚的大地多么令人忧伤！沼泽地上空的烟雾多么神秘莫测。谁在这样的烟雾中徘徊寻路过，谁经受过死神布下的痛苦和磨难，谁背负着力所不及的重负在这片土地上飞翔过，谁就了解这一点。一个身心疲惫的人当然不会不知道这上点的。于是他会毫不犹豫地舍弃大地的烟雾，舍弃它的沼泽和河流，无忧无虑地服从死神的支配，懂得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永久的安宁。

神奇的乌鸦也都疲惫不堪，它们驮着自己的骑手缓缓而行，不可避免的黑夜开始追逐他们。感到它就在自己身后，就连最不安分的别格莫特也安静下来，它用爪子紧紧抓住马鞍，竖起自己的猫尾巴，默默地、严肃地飞行着。黑夜开始用一条黑头巾覆盖森林草地，黑夜燃起了下面遥远的地方几点凄凉的灯火，如今无论是玛格丽特还是大师，对这陌生的灯火，已没有半分的感受。

黑夜赶过了这群骑马远行的人，从上面洒落在他们头上，在忧伤的宇宙中，东一把西一把抛撒着斑斑点点的白色星星。

夜色愈来愈浓，它与疾驰的人们并肩飞行，抓住他们的斗篷，把它们扯下来，露出了他们的真面目。因此当被凉爽的夜风吹拂着的玛格丽特睁开眼睛的时候，她发现所有向自己的目的地飞行的人们全都改变了面貌。当一轮血红色的满月从森林边缘迎着他们冉冉上升的时候，所有幻的魔法全都失去了作用，那件不耐久的神秘外衣坠入沼泽，隐没在烟雾之中。

如今，人们未必认得出那个正同沃兰德和大师的女友并肩飞行的人就是科罗维耶夫—法戈特，他曾经是自称并不需要任何翻译的神秘顾问的翻译。那个以科罗维耶夫—法戈特的名义担当翻译的人，穿着一身破烂的杂技服离别了麻雀山，如今在马上奔驰



的却是位身穿深紫色服装、面容忧郁从无笑容的骑士，缰绳上的金环发出丁当的响声。他将下巴顶住前胸，同沃兰德并辔飞行，既不望头上的明月，也不对脚下的大地感兴趣，只想着自己的事情。

“他怎么变成这样？”玛格丽特在风的呼啸声中问沃兰德。

“这位骑士有次开玩笑不当，”沃兰德回答说，把自己的脸扭向玛格丽特，看起来有些着急，“他说了句自己编的关于光明与黑暗的俏皮话，不十分好。于是从此以后骑士不得不比他打算的开更多更长的玩笑。但是在今天这样的夜晚，是算总账的时候，骑士终于把债还清，因此就闭上了嘴！”

黑夜也扯掉了别格莫特毛茸茸的尾巴，撕掉了它身上的毛，并把它乱扔进沼泽地。那个曾是让撒旦取乐的公猫，如今原来是位瘦削的年轻人，少年魔鬼，优秀的小丑。眼下他也同大家一样安静，无声地飞驰着，把自己年轻的脸庞挪到月光下。

在众人外侧飞行的阿扎泽洛，一身钢铠甲闪闪发光。他的面貌在月光下了有了改变。怪诞而丑陋的犬牙不翼而飞，那只瞎眼原来是假的。阿扎泽洛的两只眼睛完全相同，空漠而幽黑，面孔惨白而冷漠。眼下阿扎泽洛以自己真实面目飞行着，是一个干旱荒漠的恶魔，一个杀人魔鬼。

玛格丽特无法看到自己，但她看清了大师的变化。他的头发在月光下全部变成了银白色，在脑后编成一根辫子，随风飞舞。当清风刮起他的斗篷，露出腿部时，玛格丽特发现他穿着高筒皮靴，上面的马刺宛若星星，时明时灭。大师也同少年魔鬼那样，边飞行，边目不转睛地盯着月亮，不过他在朝它微笑，好像月轮是他的一个熟人和意中人，并且按照在 118 室养成的习惯，仿佛又在低声诉说着什么。

最终，沃兰德也露出了自己的真实容貌。玛格丽特无法说出他的马缰绳是什么做成的，心想也许这是月亮的一串细小的链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子，而骏马本身——只是一团黑暗，马鬃——是一片乌云，骑者的马刺——是星星的白色斑点。

他们就这样一沉默地久久飞行着，直至下面的地形开始发生变化。片片忧伤的森林在大地的黑暗中逐渐沉没，条条河流晦暗的双刃令人神往。下面出现一块块巨砾，并且发出反光，而它们之间是一道道月光穿透不了的深沟。

沃兰德在一个平坦多石、一派凄凉的峰顶上猛然勒住自己飞驰的骏马，于是骑手们也都徐徐缓步而行，听到他们的马匹如何用蹄铁踩着燧石和砾石。绿幽幽的清晖洒满了小平台，玛格丽特很快瞥见在这荒凉的地方有把圈椅，圈椅里坐着个白色的身影。可能这个坐着的人听觉有些问题，或是他过分陷入沉思中，他没有听到多石的土地在马的重压下震动了一下，于是骑手们没去惊动他，而是慢慢围拢过来。

明月帮了玛格丽特的忙，它发出的光辉比最好的手电筒还要明亮，于是玛格丽特发现坐着的人双目好像已经失明，他下意识地搓了下自己的双手，失明的眼睛凝视着月面。如今玛格丽特看清在那沉重的石椅旁，卧躺着一条尖耳朵大黑狗，同它的主人那样不安地望着月亮，由于月光，椅子上闪烁着两火星。

坐着的人的脚旁乱扔着被打破的陶罐的碎片和一摊没有干涸的暗红色水洼。

骑手们勒住自己的坐骑。

“您的长篇小说我们拜读过了，”沃兰德把头扭向大师说，“只有一点要说，那就是可惜它没有结束。于是我想让您看看您的主人公。他一直在这个平台上坐着并且沉睡了将近两千年，但是当满月来临，正如您见到的，他便不得不忍受失眠的折磨。受失眠折磨的不仅是他，还有他的忠实看守，狗。如果说，怯懦是最深重的罪戾这句话没错的话，那么狗对他是无罪的。勇敢的公狗唯一所怕的，是大雷雨。不过那也有没有办法，谁爱，谁就应

该与他所爱的人遭受同样的命运。”

“他在说什么？”玛格丽特问，她那十分平静的脸上显现出了同情的善良。

“他在说同样一句话，”传来沃兰德的声音，“他说即使在月光下想要获得安宁也是奢望，他的职务不好。当他不沉睡的时候，他总是这么说，而沉睡的时候，又看到同样的东西——一条月光之路，并且想顺着这条路走上去，与囚犯伽诺茨里交谈，因为正如他断言的那样，当时，很久以前，在春季正月十四日，他有很多事都没有交代。但是，唉，踏上这条路他没有成功，而且谁也不上他这儿来。于是，怎么办，他只好自己同自己交谈了。不过，也需要某种多样化，因此也常对自己关于月亮的言论进行补充，说什么世上他最恨的是自己的永垂不朽和前所未闻的荣光。他坚定地说，他乐意同衣衫褴褛的流浪汉利未·马太交换自己的命运。”

“为了什么时候的一个月圆之夜，却要付出一万两千个月的代价，这不太多了吗？”玛格丽特问。

“弗丽达故事的重复？”沃兰德说，“不过，玛格丽特，您别在这里自寻烦恼啦。一切都将合乎规律，世界就是以此为基础的。”“您放了他，”玛格丽达突然刺耳地尖叫一声，那声音就像她当女妖那阵发出的叫喊声，把山上的一块巨石震落，顺着山阶飞向深渊，那轰隆声响彻群山。但是玛格丽特说不清这是否是巨石崩落的轰鸣声，还是撒旦狂笑的隆隆声。无论如何，沃兰德笑了，他瞥了一眼玛格丽特，说：

“群山中是不该叫喊的，崩塌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这不会惊动他的。您也不该为他求情，玛格丽特，因为他极力想与之交谈的那个人已经替他求过情了，”这时候沃兰德又重新朝大师转过脸，说：“怎么样，现在您的长篇小说可以用一个句子结束了！”当大师一动不动地伫立着，望着坐着的总督时，好像已经在等待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句话了。他把双手放近嘴边做成喇叭状，大叫一声，回声在荒无人烟、一棵树没有的群山中回荡：

“你自由了！你自由了！他在等待你！”

群山把大师的声音化为隆隆雷声，这雷声又把群山震塌。可恶的悬崖峭壁倒塌了。只剩下小平台和那把石椅。峭壁塌坍进去的黑漆漆的深渊上方，一座城市在闪闪发光，统治这座城市的光彩夺目的众神像，俯视着一座经过几千个月圆之夜变得花朵锦簇的花园。总督期待已久的月光之路直接伸向这座花园，第一个冲过去顺着这条路奔跑而上的是尖耳朵狗。身披猩红衬里白斗篷的人从圈椅上站起身，扯着嘶哑的嗓音叫喊着什么。无法分辨他是在哭还是笑，也听不清他在喊什么。只能看见他紧跟自己忠实的卫士顺着月光之路急急往上奔跑而去。

“我是不是也应该去那里，跟着他？”大师不安地问，手中的缰绳抖着。

“不，”沃兰德说，“为何要去追逐已经结束的事物呢？”

“那么，就是说，我们现在马上要去那儿？”大师问，回首朝后一指，在那里，在身后，出现他刚告别不久、有着修道院那装璜华丽的塔楼和窗玻璃上破成碎块的太阳的城市。

“那也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沃兰德说，他的声音变得低沉而洪亮，在巉岩上空响起，“充满浪漫色彩的大师！您的小说还被一个读过，此人就是您杜撰的主人公、那个刚被您亲自释放的人所渴望见到的。”这时沃兰德又把脸扭向玛格丽特：“玛格丽特·尼古拉耶夫娜！您极力为大师所设想的最美好的未来，令人不得不相信，但是，说实话，我向您提议的和耶稣为您请求的未来，是比您设想得更加美好的生活。您就宽恕他们俩吧。”沃兰德说，从自己的马鞍上朝大师的马鞍俯下身子，朝离去的总督身后指了指，“我们将不去打扰他们。也许，他们自己会谈出个结果来么，”随即沃兰德朝耶路撒冷方向挥了下手，它便熄灭了。

“那边也一样，”沃兰德指着身后的远方，“一个小地下室能为你们提供些什么？”这时候窗玻璃上破碎的太阳不再闪烁。“何必呢？”沃兰德恳切而温和地继续道，“噢，心中憧憬浪漫的大师，难道您不想白天同自己的女友在蓓蕾初绽的樱桃树下散步，晚上听舒伯特的音乐吗？难道您不再在烛光下惬意地用鹅毛笔写作了？难道您不想如浮士德那样埋头曲颈甑上，希望您能成功地塑造出一个新的人造小矮人来？往那边去，往那边去。那里已经为您准备好一座房子还有一个老仆在等候着你们，蜡烛已经点燃，不过很快就将熄灭，因为你们即将迎来黎明。顺着这条道路，大师，顺着这条道走下去。别了！现在是该我离开的时刻了。”

“别了！”大师和玛格丽特同声对沃兰德喊道。这时，黑衣沃兰德不择任何道路，纵身跃入深谷，他的侍从们也跟着他，喧嚣着坠落下去。四周的一切，悬崖、小平台、月光之路、耶路撒冷全消失了。消失的还有那些黑色骏马。大师和玛格丽特见到了沃兰德所许诺的黎明。半夜的月亮过后，黎明便直接来临。大师和他的女友在初露的晨曦中穿过多苔的石桥。忠实的情侣身后留下了小溪，他们又踏上多沙的小道。

“注意别出声，”玛格丽特对大师说，沙子在她光脚下沙沙作响，“注意，尽情享受生活中从未给予过你的静寂无声吧。你看，前面就是作为报答赠予你的永久的栖身之地。我已经看到威尼斯式的窗户和爬蔓的葡萄，它爬上了屋顶。这就是你的家，这就是你永久的家。我知道，晚上来到你家的将是那些你所爱的、你感兴趣的、不会惊扰你的人。他们将为你演奏，给你唱歌，你将看到把蜡烛点上，屋子里将会有怎样的光明。你将戴上自己那顶油污的、永久的尖顶帽子安然入睡，你将微笑着进入梦乡。睡眠将使你更加健康，你将学会智慧地推论。而你再也不会将我赶走。我将珍惜你的睡眠。”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

玛格丽特就这样说着，同大师一起朝他们永久的家方向走去，大师仿佛觉得玛格丽特的话语有如留在身后的小溪那样流淌，发出轻微的响声，而大师的记忆，那令人提心吊胆、钉满钉子的记忆消失了。大师得到了自由，正如他本人刚才释放了他所塑造的主人公那样。这位主人公离开尘世去了不胜寒的高处，于是在周日之夜，被宽恕的著名星占家之子、残酷的第五任犹太总督、骑士本丢·彼拉多永不复返地离去了。

## 尾 声

但是，在星期六晚上日落时分，沃兰德同自己的侍从们一起离开首都，从麻雀山上消失之后，在莫斯科究竟还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有关好长一段时间里各种最难以置信的传闻，把首都闹得沸沸扬扬，以及很快又传遍外省以及遥远偏僻地方这件事，就没有再提起的必要了，再重复这些传闻甚至都让人感到厌恶。

笔者所写的这几行并没有半点虚的成分，因为在开往费奥多西亚的列车上，笔者曾亲耳听到一则故事，说在莫斯科两千人的简直是一丝不挂从剧场里跑了出来，并且就这样乘上出租汽车回了家。在牛奶铺旁排着的长龙里，在电车上、商店、单元、厨房里，在近郊和远途列车上，在大大小小的车站上，在别墅和海滨浴场上，到处可以听到有关“妖精”的议论。

最有见识和文化的人们，自然决不参加有关妖精造访莫斯科的议论，甚至把它当作笑话，并且企图对议论者加以劝导。不过，常言说得好，真相永远只有一个，一味回避矛盾拒绝解释是行不通的：有人到过首都。格里鲍耶陀夫剩下的一堆木炭和其他许多事物都十分明显地证实了这一点。

有些文化人士持侦察机关的观点，认为作案的是一帮极为出色地具有非凡技能的催眠术家和能说腹语者。

当然，无论是在莫斯科，还是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逮捕他们的措施都被迅速果断地采取过了，不过很遗憾，没有逮捕到任何人。自称沃兰德的那个家伙带着自己的所有同谋者全消失了，再也没有回到莫斯科，也未在任何地方露面，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那么他是否已经跑到了国外呢？但是国外的任何地方也没有他明显的踪迹。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对此案的侦查工作持续了很长时间。无论如何，这个案子的确非常荒谬！四座被烧毁的房子和上百个失去理智的疯子不消说，还杀死了好些人。到有两起命案可以说是千真万确的：一个是别尔利奥兹，另一个是在外国人管理局供职、介绍莫斯科名胜古迹的倒霉蛋迈格尔男爵。他们俩可都是被害的。第二个被害者被烧焦的遗骸是在花园街 50 号单元里，在大火扑灭之后发现的。是的，有受害者，而这些受害经过是必须侦查清楚的。

但是这个案件还产生了一些受害者，那已经是在沃兰德离开莫斯科之后，这些受害者，说起来令人难受，全是黑猫。大约有一百只这样温和、忠实于人、对人有益的动物，在全国各地遭枪杀，或是用其他方式遭杀戮。有十五只公猫，有的仅仅长相极其丑陋，被送进了各个城市的民警局。譬如在阿尔马维尔，就有一只毫无过错的公猫被一位公民捆上前爪牵进了民警局。

公民暗中观察到这只公猫，是在那个时刻，当时这只动物一副贼头贼脑的样子（公猫有这副模样，你有什么办法？这不是因为它们行为不端，而是因为它们害怕受到比它们更强大的生物——狗和人的某种伤害或欺侮。人类去伤害动物并不困难，但是对此，我确信，并无任何光荣之处。是的，并无任何光荣之处！），是的，那么一副贼头贼脑样子的公猫正打算不知为了什么朝牛蒡草丛扑去。

公民突然朝公猫猛扑上去，并且从脖子上解下领带，把猫捆住，恶狠狠地威胁说：

“好啊！催眠术师先生，现在竟然跑到我们阿尔马维尔来了？嘿，我们这里可不怕您。您别装哑巴。现在大家都知道，您是个骗子！”

公民用条绿领带捆上倒霉的动物的前爪，连拽带拖牵着公猫上民警局，还不时轻轻踹上几脚，让它必须用后爪行走。“您别，”公民叫道，一群男孩子吹着口哨跟在后面，“别装傻！这办



不到！您得跟大伙一样行走！”

黑猫只是翻着白眼，一副受苦受难的样子。天生不会说话的公猫丝毫不可能进行辩护。多亏有人救了它，首先是民警，其次是自己的女主人，一位可敬的寡妇老太太。公猫刚被带到分局，民警就确信，公民身上散发出一股浓烈的酒精味，因此立刻就对他的证词产生了怀疑。而这时，老太太从邻居那里得知她的公猫被人抓走了，急匆匆跑向分局，及时赶到。她对公猫作了评价极高的介绍，说五年来自打它还是只小猫咪的时候起，她就了解它，可以为它担保，就像为自己担保一样。她证明，它什么坏事也未做过，也从未去过莫斯科。它在阿尔马维尔出生，在那儿长大和学会了逮老鼠。

公猫被释放和归还给女主人，也确实在实践中经历和了解了什么是错误和诬陷。

除了那些公猫，一些人也遇到了某些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了一些错误的逮捕事件。其中也有些人是被短期拘留的：列宁格勒有公民沃尔曼和沃尔佩，萨拉托夫、基辅和哈尔科夫有三个沃洛金，喀山有沃洛赫，而在奔萨，不知为何是个化学副博士维钦凯维奇……是的，此人是个大个子、面孔黑黑的黑发男子。

此外，还有九个科罗文、四个科罗夫金和两个卡拉维耶夫在不同地方被捕。

在别尔戈罗德车站，有个公民被捆绑着从塞瓦斯托波尔列车上押下来。只因为他想给同他在一起的旅客用扑克牌变戏法解闷儿。

在雅罗斯拉夫尔，有个公民恰好在吃中饭的时候捧着个刚从修理铺取回来的汽油炉走进饭店。两个看门人刚见到他，扔下自己在衣帽间的岗位就逃，饭店里的所有顾客和服务员也都跟着他们俩仓惶地村路的逃。同时，女收款员还莫名其妙丢失了全部进款。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还有许多事情，是无法一一说清的。总之，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还需要为侦查机关再次澄清一点事实。他们不仅为逮捕罪犯做了一切努力，而且为他们所做的一切作了必要的解释。一切都被解释得一清二楚，而且这些解释不能不承认是有根有据、不容反驳的。

侦查机关的代表和有经验的心理学专家判明，犯罪团伙的全体成员，抑或也许是他们中的一员（主要怀疑对象为科罗维耶夫），是些具有非凡能力的催眠术家，当他们在某个地方大显身手的时候，其实他们并不在场，而是在另一个与此毫无关联的地方。此外，他们还能够成功地向遇上他们的人暗示某些物体或人处于他们其实并不存在的位置上。相反，他们也能使人类看不到那些其实就在这个视野上的物体或人。

根据这样的解释一切就豁然开朗了，甚至包括最令公民们迷惑不解的、似乎根本无法解释的那件怪事：在企图逮捕公猫时，它在 50 号单元里身中数弹居然安然无恙。

不用说，枝形吊灯上根本没有什么公猫，当然也不会有所谓回击，射击是朝空地方打。而与此同时，暗示公猫在枝形吊灯上胡作非为的科罗维耶夫，却自由自在地在射手们的背后自由自在，欣赏自己利用暗示进行重大犯罪活动的本事。当然，倒汽油、焚毁单元的毫无疑问也是他。

自然，斯乔帕·利霍杰耶夫也没有乘飞机到过什么雅尔塔（这样的事情甚至连科罗维耶夫也是无能为力的），也没有从那儿发过电报。他自从在珠宝商太太的单元里被科罗维耶夫变的那套公猫拿叉子吃醋渍蘑菇的魔术吓得晕倒以后，就一直虚弱地躺在那里，直到科罗维耶夫嘲弄他，给他扣上一顶毡帽，让他上莫斯科机场，并且向前去迎接斯乔帕的刑侦处代表们暗示，斯乔帕就是从塞瓦斯托波尔航班的飞机上下来的。

是的，雅尔塔刑侦处证实他们曾接待过光脚的斯乔帕，并就斯乔帕的情况往莫斯科发过几份电报，但是在案卷中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一份这些电报的副本。由此可以得出一个虽然很打击我们的自信，但却是千真万确的结论，施行催眠术的这帮匪徒具有远距离催眠的能力，并且不单是个别人，而是整个团体都可以掌握这种技巧。在此条件下，罪犯们能够使心理素质最坚强的人变成疯子。

至于像池座中陌生人口袋里的一副扑克牌，或是女士们不翼而飞的衣服，或是会咪咪叫的圆形软帽，诸如此类的那些小事，就更不值得大惊小怪了！这样的小把戏，任何一个中等水平的专业催眠术家在任何舞台上都能表演，其中包括把报幕员的脑袋揪下来这样简单的魔术。会说话的公猫——同样都不是事实！为了让这样一只公猫给人们作表演，只要掌握腹语的首要原理就行，未必有谁会怀疑科罗维耶夫的技巧远远超过了这些原理。

是的，问题并不在于扑克和鲍索伊公文包里伪造的信件。这都不值一提。是他，科罗维耶夫把别尔利奥兹赶到电车底下死于非命的。是他使可怜的诗入伊万·别兹多姆内发疯的，是他害得伊万做梦，并在令人痛苦的梦境中见到古老的耶路撒冷和被太阳灼烤的无水的骷髅地，以及三个吊死在十字架上的绞刑犯。是他和他的同伙害得玛格丽特·尼古拉耶夫娜和她的家庭女佣娜塔莎从莫斯科失踪的。顺便说一句：侦查机关对此案给予了特别关注。必须搞清，这两位妇女是被这伙杀人犯和纵火犯劫持了，还是自愿同这伙罪犯一起逃跑了？根据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那些荒诞而混乱的证词，注意到玛格丽特·尼古拉耶夫娜留给丈夫的那张要去当女妖的奇怪而失去理智的字条，考虑到娜塔莎留下自己所有衣物而失踪的这一情况，侦查机关作出结论，无论是女主人还是女佣人都像许多其他人一样，先被催眠而后被劫持。于是就出现了一个绝对无懈可击的想法，罪犯们被两个女人的美貌迷住

了。

但是，剩下一个令侦察机关完全费解的问题是；迫使这伙歹徒从精神病院劫持一个自称大师的精神病人的动机。这一点无法确定，正如直到如今还是无法解释。他就这样用一个无用的代号：“一号楼 118 号”，永远消失了。

于是，几乎一切都已解释清楚，侦查工作也接近尾声，正如一切总将结束那样。

过了几年，公民们开始忘掉沃兰德、科罗维耶夫和其他人。因沃兰德和他的同谋而遭受过痛苦的那些人，都为自己的生活带来了许多变化。尽管这些变化很小，无足轻重，毕竟还是应该提上一笔。

譬如乔治·别加利斯基，在医院里度过三个月，复元并出院了，他被迫离开了游艺场，每当观众们为门票蜂拥而上那最激烈的时刻，关于魔法及其揭底的记忆就变得十分清晰地出现在他脑海里。别加利斯基放弃了游乐场，因为他明白，每天晚上只要他一出现在舞台上，他就不可避免地被认出来，并且观众毫无疑问会提出最挖苦的问题：他觉得，有脑袋和没脑袋哪个更好？——这实在是莫大的折磨。

是的，除此之外，报幕员这一职业所需的愉快心情他已经绝大部分丧失了。却落下了一个讨厌而令人痛苦的习惯：每年春天天月圆时，他便会惊恐万分，突然抓住脖子，恐慌地回头张望和失声痛哭。这些病症虽然持续时间很短，但是毕竟它们是存在的，再从事这份工作就不行了。于是报幕员退休并开始靠自己的积蓄生活，按他节俭的预算，这些钱应该够他花十五年的。

他离开后，再也没有同瓦列努哈见过面。瓦列努哈在剧场行政干部中变得不可思议地有求必应和温良恭谦。反倒因此获得极好的声誉和全体的爱戴。譬如，持有免费入场券的观众别的不叫，只叫他恩公。无论什么时间，谁往游艺场打电话，总能在听

筒里听到一个柔和而又忧郁的声音：“喂，您找谁，”如果说请瓦列努哈听电话，那声音会急忙说：“愿意为您效劳。”他可是因为自己的礼貌问题而实实在在地吃过亏的！

斯乔帕再也不可能用游艺场的电话聊天了。他在医院里呆了八天，出院后立刻被调往罗斯托夫，接到任命，担任一家大食品商店的经理。有消息说，他再也不喝波尔图葡萄酒，而只喝用茶蔗子芽泡过的伏特加，因此身体也比以前强壮了许多。有人说，他变得沉默寡言和回避女人。

斯乔帕的调离并没有使里姆斯基感到他若干年来曾那么贪婪地希望过的欢乐。经过住院和在基斯洛沃茨克的疗养，老态龙钟、脑袋不时颤抖的财务经理递交了离开游艺场的申请书。有趣的是这份申请书是由里姆斯基的夫人交到游艺场的。他本人甚至在白天都不敢走进那座大楼，他在那里见到过月光下噼啪爆裂的窗玻璃和伸向下面插销的长臂。

从游艺场退休后，财务经理在莫斯科南岸的儿童木偶剧院找了份工作。他在这个剧院里不必再在音响效果问题上同可尊敬的谢姆普列亚罗夫发生冲突了。此人转眼间被调到布良斯克，并被任命为蘑菇采购站主任。现在莫斯科人都吃上了腌松乳菇和醋渍白蘑，而且赞不绝口，当然十分高兴此项调动。反正事情已经过去，我们甚至可以说，其实谢姆普列亚罗夫并不适合做音响效果工作，无论他多么卖力地改进工作，一切还是老样子。

在同游艺场断绝关系的人当中，除了谢姆普列亚罗夫，还得算上鲍索伊，虽说他同游艺场毫无联系，除了喜欢赠票外。鲍伊索不仅什么剧场也不去，不管是掏钱买票，还是看白戏，而且不能听到任何有关戏剧的谈话。除了憎恨戏剧，他对普希金的诗和天才演员萨瓦·波塔波维奇·库罗列索夫也恨，不是一般的恨，而是极端憎恨。那么说吧，憎恨到这般地步——去年，他在报上看到一则带黑框的讣告：萨瓦·波塔波维奇在他事业如日中天之时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突然死亡，鲍索伊脸涨得通红，差点没跑去跟在萨瓦·波塔波维奇的身后，朝他大声吼叫：“活该！”不但如此，就在当晚，被著名演员之死勾起许多痛苦回忆的鲍索伊，一人独自与照亮花园街的满月为伴，喝了个烂醉。随着每杯酒下肚，一连串可恶的人影在他面前变得越来越长，这些人影中既有杜奇利·谢尔盖·格拉尔多维奇，也有美人伊达·格尔库拉诺夫娜和那个臭名昭著的流氓头子、红头发的卡纳夫金·尼古拉。

啊，那些人有什么意外发生？得了吧！好像他们什么事也没发生。也不可能发生，因为实际上他们根本就不存在，正如从未有过惹人喜爱的演员兼报幕员，没有过什么剧院和老守财奴波罗霍夫尼科娃姑妈，她竟然把外币藏在地窖里烂掉，当然更没有小金钟和厚颜无耻的厨师。所有这些都是科罗维耶夫这个坏蛋的影响下，鲍索伊所梦见的。唯一一个来到他梦中的活人是萨瓦·波塔波维奇这位演员，他参与进来只是因为鲍索伊经常听他的广播从而把他记住的。除了他之外，其他人全没存在过。

那么，也许阿洛伊齐也没存在过？噢，不！此人有过，而且现在还活着，正是他接任了里姆斯基辞去的那个职务，即游艺场的财务经理。

拜访过沃兰德之后大约一昼夜，他在维亚特卡附近的火车上苏醒过来，他确信他是在失去意识的状态下不知为何从莫斯科上了火车，他忘了穿外裤，却不知为何偷了一本对他来说毫无用处的房东的户口簿。这花了他一大笔钱，才从列车员那里得到了一条油渍麻花的旧裤子，从维亚特卡往回返。可是，房东的小楼，唉，他已经找不到了。破破烂烂的旧东西全被火烧掉了。不过阿洛伊齐是个很有办法的人，两周后他已经在勃留索夫胡同里住上了一间好房子，几个月后他又坐在了里姆斯基的办公室里。如同从前里姆斯基因为斯乔帕而感到苦恼那样，现在瓦列努哈因阿洛伊齐而几次三番叫苦不迭。眼下瓦列努哈只希望一件事，盼着阿

洛伊齐从游艺场被赶走，因为正如瓦列努哈有时对自己的知心朋友悄悄说的那样，“像阿洛伊齐这样的流氓，我这辈子好像还未遇见过，”仿佛他从这个阿洛伊齐那里会遇到任何事。

不过，也许瓦列努哈有所偏颇。倒没有发现阿洛伊齐有什么劣迹，总的来说没什么问题，当然不算他委派另一个人替代了索科夫的小卖部经理的职务的话。索科夫于沃兰德在莫斯科出现后十个月，因患肝癌死于莫斯科大学的第一附属医院……是的，过了几年，本书中真实描写的事件已拖了很长时间，并在人们的记忆中消逝了。但并非人人如此，更不是所有人都如此。

每年，春季的月圆节到来的时候，傍晚牧首塘畔的椴树林下便出现一个三十岁、或三十出头的人。他浅红色头发，碧眼，穿着朴素。这便是历史和哲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伊万·尼古拉耶维奇·波内廖夫教授。

他来到椴树下，总是坐在他那天晚上曾经坐过的那张长椅上，当时，早已被人遗忘的别尔利奥兹，在自己一生中最后一次见到碎成碎片的月光。

如今，月亮是完整无缺的，每个夜晚它都会由乳白色变成金黄色，接着是金黄色，带着模糊的小马和龙的影像在昔日的诗人伊万头上漂浮，同时它又在自己的高空中永远地静止不动。

伊万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明白和理解。他知道，年轻时他成了罪犯催眠术家的牺牲品，经过医治终算痊愈了。但他也明白有的事情他是无能为力的。他对这个春天的满月就抑制不住感情。当这一满月刚开始临近，当它刚开始变得又大又圆，并且高悬在两盏五烛灯之间闪闪发光，流泻出金色月光时，伊万就变得烦躁不安，寝食不宁，就盼着这一天快点来临。当满月终于来临，伊万就无法再在家里呆下去了。傍晚他就离家来到牧首塘。

坐在长椅上，伊万旁若无人自言自语，旁若无人，他抽着烟，眯缝起眼睛，忽而望明月，忽而望着他很好地记得的那道旋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转栅门。

一个、两个小时就这样匆匆流过。接着他站起来，总是顺着同一条路线，穿过斯皮里多纳夫卡大街，目光像盲人那样呆滞地走进阿尔巴特街的小巷。

他从一家石油铺旁经过，在一盏斜挂着的老式煤气路灯处拐弯，悄悄走近一道栅栏，栅栏后面是一座树木茂密、但仍光秃的花园，花园里有幢哥特式别墅，染上月光的那一侧现出带三扇窗户的气楼，而另一侧则是漆黑一片。

教授不清楚是什么把他引到栅栏旁的，也不知谁住在这幢别墅里，但他明白，在这月圆之夜他无法克制自己。此外，他知道呆在栅栏后面，他必定能在花园里看到同一个景象。

他将看到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坐在长凳上，蓄着小胡子，戴夹鼻眼镜，脸庞有些像小猪。伊万总是遇见这位别墅居民，一副充满幻想的姿势和一双盯着月亮的眼光。伊万知道，坐着的人赏月后，定会把目光移向气楼的窗户，紧盯着它们，仿佛期待着当它们全部敞开的时候，窗台上将出现什么非同寻常的东西。

以后的一切，伊万并不陌生。这时，他必定得在栅栏后面隐藏得更隐蔽一些，因为坐着的人立刻就要开始不安地扭过头来，用目光游移不定地在空中捕捉什么，一定会充满激情地微笑一下，然后突然举起双手表性甜蜜的相思之情，轻轻把手一拍，接着无缘无故但满足地大声嘟哝起来：

“女神！女神！……唉，我真是个大傻瓜！……”

“天哪，天哪！”伊万会藏身在栅栏后面，眼红地盯着神秘的陌生人，开始悄悄说，“瞧，又是一个月亮的牺牲品……是的，又是个牺牲品，跟我一样。”

而坐着的人将会接着自言自语道：

“唉，我真傻！为什么，为什么我不同她一起飞走呢？我怕什么，老蠢驴！弄到了一张证明信！唉，忍着吧，老蠢货！”这



样将继续下去，直到别墅黑漆漆那面的窗子砰的一响，窗口出现了一个白色的东西，然后，传来一个女人难听的声音：“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您在哪儿？想入非非干什么？您想得疟疾啊？来喝茶吧！”

这时，坐着的人的神智才恢复清醒，他将扯着嗓子虚伪的回答说：

“我想呼吸呼吸空气，新鲜空气，我的小心肝！空气真好啊！”说着，他就从长凳上站起身，偷偷在下边朝关上的窗户用拳头威胁一下，懒洋洋地走进楼里。

“他撒谎，他在撒谎！噢，天哪，他多会撒谎！”伊万嘟哝着离开栅栏，“他上花园绝不是空气在吸引他，他在这个春季的月圆之夜将会在月亮里，在花园里，在远处看到什么。要是能识破他的秘密，搞清楚他失去的那个女神究竟是谁，代价再高我也在所不惜。现在他还在空中用手徒劳地摸索呢，他一定能找到她吗？”

回到家，教授便病了。他妻子假装没发现他的病态，催他上床睡觉。但是她自己却不睡，坐在灯前拿着书，望着入睡的人脸上带有痛苦的神情。她知道，黎明时伊万会随着一声十分刺耳的喊叫醒来，开始哭泣和辗转不安。因此，她跟前灯下的小桌布上事先放好一支泡在酒精里的注射器和一管装有茶色稠液的针剂。

这位被重病人拖累的不幸女人，这时才能自由地、心情安定地入睡。眼下伊万也将面带幸福一觉睡到天亮，并且做着那些她不清楚的、但崇高而幸福的梦。

让学者在月圆之夜惊醒过来，并发出惨叫的，是同一个梦境。他梦见一个被削掉鼻子的刽子手，跳起来，厉声叫着，用长矛刺进被绑在绞架上并失去知觉的赫斯塔斯的心脏。

但是，与其说刽子手的模样可怕，倒不如说从某团乌云中射出的一股非同寻常的光亮更吓人，它翻滚着往地面上袭来，仿佛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世界末日即将来临。

注射一针后，躺着的人眼前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从床榻到窗前延伸着一条宽广的月光之路，一个身披猩红衬里白斗篷的人登上这条路，开始朝月亮走去。他身旁还走着一个人穿破烂希腊长衫、面容被毁的年轻人。两人边走边热烈交谈着，争论着，想讨论出个结果来。

“神啊，神啊！”披白斗篷的那人说，把高傲的脸庞转向自己的旅伴，“多么鄙俗的死刑！不过请你告诉我，”这时他的脸色由目空一切变为祈求，“从来就没有过死刑！求你告诉我，是不是这样！”

“哦，当然，未曾过，”旅伴嘶哑着回答说，“这是你的幻觉。”

“那你能对此起誓吗？”披白斗篷的人谄媚地请求道。

“我起誓，”旅伴说，他的眼睛不知为何在微笑。

“别的我什么也不需要！”披白斗篷的人嘶哑地叫道，领着自己的旅伴走向越来越高的向月亮。一条尖耳朵大狗平静地跟在它们后面。

这时，月光之路沸腾起来，从它那里开始哗哗流出一条月亮河，往四处漫溢。主宰着一切的月亮嬉戏着，舞蹈着，淘气着。此刻清波中出现一个绝色女子，她挽着一个胆怯地东张西望、蓄着大胡子的人朝伊万走来。伊万立刻认出了他。这就是 118 号深夜来造访他的人。伊万在梦中向他伸出手去热切地问：

“这就是结局吗？”

“这就是结局，我的学生，”118 号回答说，而那女子走到伊万跟前说：

“当然，这就是。一切全结束了，并且一切正在结束……让我吻一下您的前额，您的一切将会像应该的那样。”

她朝伊万俯下身子，亲了一下他的前额。于是伊万向她伸出

手去，并且仔细地望着她的眼睛，但她往后退，同自己的同伴一起退向月亮。

这时，月亮开始狂暴起来，它把一道道光波朝伊万倾注过来，把光亮向四面八方喷泻，屋子中充满了月光的洪水，银波荡漾，涨潮，淹没了床榻。也就在这时候伊万在睡梦中露出了幸福的神色。

清晨他默然醒来，依旧宁静而且健康。他那被刺伤的记忆已被平静代替，直到下一个月圆之日，谁也不会使他惊慌不安。无论是杀死赫斯塔斯的没鼻子的凶手，还是残酷的犹太总督、骑士本丢·彼拉多。